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

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研究

Multiple Perspectiv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Research On the Japanese Poet Momiyama Ishuu

蕭惠文

Hui-Wen Hsiao

指導教授：黃美娥 博士

Advisor: Mei-E Huang,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January 2015

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材料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材料	4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全文架構	6
一、研究方法	6
二、全文架構	7
第三節 前行研究回顧	8
第二章 笏山衣洲生平小傳及其漢學養成背景	13
第一節 笏山衣洲生平小傳	13
第二節 漢學養成及早年師承關係	14
一、明治時期漢學發展背景	14
二、笏山衣洲漢學養成與早年師承關係	22
附表一：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笏山衣洲相關文獻	30
附表二：《明治詩話》卷一、卷二品評漢詩人一覽表	39
第三章 笏山衣洲來臺緣由、交遊網絡及文學創作	48
第一節 笏山衣洲與《臺灣日日新報》	48
一、日治初期臺灣報業背景	48
二、笏山衣洲來臺緣由	51
第二節 笏山衣洲在臺時期交遊網絡	55
一、《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同仁	55
二、總督府各級官員	59
三、詩文結社與唱和詩友	63
第三節 笏山衣洲在臺作品	68

第四章 多義的空間：從「南菜園」看初山衣洲的「位置」..... 71

第一節 臺灣與臺北：初山衣洲的「位置」.....	72
一、臺灣：中心的邊緣.....	72
二、臺北：邊緣的中心.....	75
第二節 空間詩學：以「南菜園」與相關詩作為中心的討論.....	78
一、南菜園沿革與建制.....	78
二、田園想像與文化政治：南菜園的作用.....	82
三、光與影：南菜園相關詩文作品.....	84
四、想像的共同體：《南菜園唱和集》及其後續效應.....	97
五、歷史地景與形象改造：南菜園遺緒.....	99
附圖一：南菜園內部格局.....	103
附圖二：南菜園實景.....	103

第五章 差異的凝視：從《台灣風俗詩》看殖民視域中的台灣圖像

.....104

第一節 《臺灣風俗詩》內容概述.....	104
第二節 《台灣風俗詩》中的四個視角.....	109
一、觀風訪俗：中國節慶的臺地變貌.....	109
二、物種書寫：南國情調與「內地」疊影.....	112
三、文明開化：現代思維下的臺灣慣習.....	118
四、政治無意識：國族認同的「溫差」.....	122

第六章 結論：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126

參考文獻.....130

附錄：初山衣洲臺灣時期作品目錄初編.....136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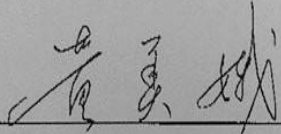
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

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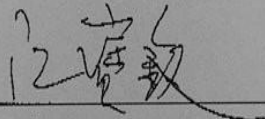
Multiple Perspectiv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Research On the Japanese Poet Momiyama Ishu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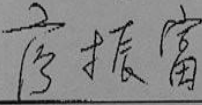
本論文係蕭惠文君（學號 R97145004）在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4 年 1 月 29 日承下列考試委
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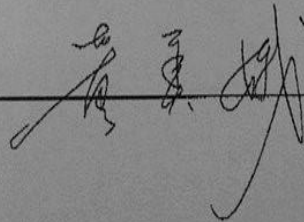


(指導教授)





所 長：



中文摘要



本文以日本漢詩人笏山衣洲為個案研究對象，首先探究其生平小傳與早年師承關係，考察他對明治漢學的承繼，以及在東都漢文壇於明治中葉以後走向衰落的應對趨捨；其次，針對笏山衣洲來臺緣由，以及居臺時期的交遊、作品，從中看他和臺灣文壇中的臺、日漢文人如何往來，又產生什麼火花；接著，考察笏山衣洲臺灣時期創作中的「光」與「暗」雙面性，並分析其所居住的總督別墅「南菜園」此一「多義的空間」，在臺灣歷史更迭中如何被一再複寫，以及背後所折射出的重層意義；最後，以笏山衣洲《臺灣風俗詩》為核心，察看其人如何以一外來者身份，從節慶、物種、文明、國族等不同視角觀看臺灣風俗，凸顯其中呈現出來的「差異的凝視」。

關鍵字：笏山衣洲；明治漢學；臺灣漢詩壇；南菜園；臺灣風俗詩

Abstract



This paper regards Momiyama Ishuu, a composer of Chinese poems in Japan as the study object. First, it explores his life, earlier apprentices with existed biographies, and then inspects his inheritances on Sinology in Meiji period, and his responses and choices for the decline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okyo after the middle of Meiji period. Second, based on reasons that made Momiyama Ishuu visited Taiwan, his social relationships while lived in Taiwan and works he left, this paper inspects how he dealt with Taiwanese and Japanese composers of Chinese Poems and what kind of sparkles they inspired. Third, it inspects the duality between “lightness” and “darkness” among Momiyama Ishuu’s creations made while he was living in Taiwan.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the Governor’s House he lived, Nancai yuan as a “space with much of justice” which was repeatedly replicated within the changes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the multiple meanings refracted behind. Finally, surrounded Momiyama Ishuu’s “Taiwanese Custom Poetries” as a core, this paper inspects how he saw the Taiwanese customs from points of views of vacations, races, civilizations and nationalities. And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highlight the “different staring” among his cultur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Momiyama Ishuu; Sinology in Meiji period; Chinese poems in Taiwan; Nancai yuan; Custom poetries in Taiwan

誌謝



完成論文的同時，首先感受到的是自己的不足。學術研究的世界浩瀚無窮，一本碩士論文的完成彷彿只是踏過史前時代的霧中風景，不知其前，不知其後，看著歷史的浪沫，聽著文字的潮騷，想像遠方，還有一片繁花盛開的森林。

首先我必須感謝指導教授黃美娥老師長久以來的鼓勵與包容，老師對學術研究的熱誠與活力，對臺灣文學的全心擁抱，對學生的溫暖關懷，都讓我敬佩，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感謝口試委員廖振富老師、江寶釵老師的提點，廖老師長期研究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漢文學領域，學養豐富，提供了許多論文修改的具體建議，使我獲益良多，江老師則提醒我應對詩文解讀再下更多基礎功夫，十分肯切。

感謝臺文所柯慶明老師、郭玉雯老師、張文薰老師的照顧，除了在課堂上的教導與思想激盪外，對於我申請日本交換學生的過程中，提供了諸多建議與協助，讓我能夠無後顧之憂在國外悠遊一年。感謝梅家玲老師、楊秀芳老師、洪淑苓老師，你們的浩瀚學識以及和善溫暖，都豐富了我的研究所時光。感謝 R97 的伙伴們，佩樺、涵晴、君珩、王雄、炤文、怡伶、佩茹、Conor，以及明慧和婉婷，不管是一起拼報告或一起玩樂，感謝有你們，讓我的生活更加趣味無窮。感謝欣怡，幾年來一起談文學、看電影、吃美食、唱 KTV、旅行，謝謝妳經常收留流浪到臺北的我，陪我走過生命中的寒暑炎涼。最後要感謝親愛的 L，在我想要放棄論文的時候不斷的鼓勵我，也耐著性子，在風和日麗的週末，捨棄所有玩樂的行程，陪我在圖書館奮鬥，你的陪伴讓我終於能夠完成這本論文。

離開這本論文，是新的旅程即將開始，相信眼前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人生有更多精彩亟待採掘。而這段走過的痕跡，無論苦樂，都會成為生命中一段不可磨滅的美麗時光。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材料

一、研究動機

二〇〇八年秋，筆者選修臺大臺文所黃美娥教授開設之「日治時期臺、日漢文關係」課程，在此之前，筆者所具備之日治時期文學史知識，多源自於葉石濤、彭瑞金、陳芳明等研究者的縱論式文學史書籍，這些文學史的書寫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然幾乎都偏重於「新文學」的考察，對於「舊文學」，亦即文言散文、文言詩、文言小說等以舊式漢文書寫的臺人作品並未多加考究，更遑論日人作品。事實上，日治時期因公務、旅行、任職或其他因素來臺的日人，也留下了為數可觀的漢詩文作品，但很長一段時間，這些作品雜草叢生，長期被隱蔽在日本殖民時期歷史的幽徑中，對於臺灣文壇人士而言，這些作品很容易因為國籍因素被劃歸為「日本文學」，而對於日本中央文壇而言，這些作品又想當然的屬於戰前臺灣（或「在臺灣的」）文學之範疇，以致形成詭異的「空集合」現象。加之二十世紀以後，無論是在中國、日本、臺灣，漢文的衰落都成為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文學、白話文學、言文一致的時代風潮下，近代漢詩文作品的研究自然成為少人關注的冷僻學問，而在臺日人的作品，更因時空轉換及民族情感等因素，關注者更形零落。

幸而，近年來有黃美娥、廖振富等學者著力挖掘日治時期旅臺／在臺日人的漢詩文作品，目前已有久保天隨、櫻井勉、佐倉孫三、中村櫻溪、初山衣洲、館森鴻、小泉盜泉、宮崎來城等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漢詩文作家的初步研究成果¹，讓

¹（依年代序排列）久保天隨的相關研究有：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周延燕，《近代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及其藏書研究》，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李嘉瑜〈旅行、獵奇與懷古——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成大中文學報》18期，2007，頁117-142；柯喬文〈文學成史：殖民視域中的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中極學刊》6期，2007，頁45-66；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7期，2009，頁1-27；張家禎，〈日本漢詩人久保天隨與南雅社之關係探討〉，《文學臺灣》73期，2010，頁279-303。櫻井勉的相關研究有：詹雅能，〈櫻井勉與日治前期的新竹詩社〉，《社會科教育學報》6期，2003，頁1-28；莊怡文，《如何記憶一座城市——新竹知事櫻井勉漢詩中的旅臺生活》，《竹塹文獻雜誌》55期，2013，頁36-56。佐倉孫三的相關研究有：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55卷3期，2004，頁7-23；沈家姍，〈林美容著〈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紀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與三尾裕子著〈以殖民統制下的「灰色地帶」作為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臺灣民俗藝術彙刊》，2期，2005，頁108-110；林美容，〈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的比較〉，《漢學研究》，28卷4期，2010，頁261-294。中村櫻溪相關研究有：廖振富，〈中村櫻溪〈城南雜詩〉的臺灣風土與旅居書寫〉，「東亞移動敘事—帝國·女性·族群」國際研討會，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8年11月8~9日；廖振富，〈中村櫻溪北臺灣山水遊記的心境映現與創作美學〉，「臺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臺中：東海大學

日治時期臺灣文壇的複雜與多樣性能夠立體的呈顯出來。

筆者於修習「日治時期臺、日漢文關係」課程期間，選擇針對初山衣洲進行個案研究，當時有關初山衣洲的前行研究幾乎付之闕如，但在多篇勾勒日治時代臺灣文學史的短篇論文²中，凡談到漢詩文壇，必列舉初山衣洲之名，且認定他是在臺日本漢詩人中成就最高者，其詩文品質、文壇地位和影響力都受到日治時期臺、日文學家及評論家的另眼看待。如王松《臺陽詩話》（1905）甚少論及日人，但特地介紹了初山衣洲：「初山衣洲（逸），東京人也；性耽詩酒，為日本有名之漢學家。來臺，督府延為上客，囑主報政；有鬢絲懺話一卷行世。」³ 許天奎《鐵峰詩話》（1934）也寫道：「日本詩人之遊臺灣者，其詩才當以初山衣洲先生」為最，先生足跡遍大陸，著有大陸詩草，其聲調之高措辭之雅，令人心折不置。」⁴ 日治晚期重要的日籍評論家島田謹二亦如此闡述初山衣洲的重要地位：

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以來的臺灣文學以初山衣洲為代表。衣洲作為『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主任來臺，獲得總督兒玉源太郎的賞識與信任，就任可謂總督的文藝顧問地位，住在總督的別墅南菜園，一方面遍遊臺灣全島，特別縱橫地描寫或吟詠了臺北的風物、人情和生活各面貌。為數甚夥的創作中，尤以『南菜園雜詠』的神韻充分表現著 Parnassien 衣洲的風格，值得朗誦的佳作頗多。然而初山因故於落寞失意之中在五十歲時（明治三十七年）離開臺灣。⁵

中文系主辦，2008年12月19~20日；李展平，〈擬古的異鄉情懷——試論中村櫻溪旅臺山水遊記〉，《臺灣文獻》61卷2期，2010，頁396-424；莊怡文，〈中村櫻溪的「柳」、「蘇」情懷——以《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為研究對象〉，《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5期，2011，頁315-342；黃敬堯，〈臺日漢文的跨界交錯：日治時期來臺日人中村忠誠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王又華，〈中村忠誠臺灣漢文作品論析〉，《臺灣學研究》14期，2012，頁1-28。館森鴻的相關研究有：王俐茹，〈日本臺灣漢文人的交遊網絡及其拾遺？：以館森鴻為個案〉，《第六屆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9，頁195-219。林俊宏、大山昌道〈館森鴻及其作品〉，《臺灣文獻》別冊31，2009，頁18-28；〈日治時期館森鴻在臺灣古典詩活動及其作品〉，《人文資源研究學報》7期，2010，頁183-201；林俊宏、大山昌道，〈十九世紀末中日學術交流的一幕——以館森鴻（似而非筆）為中心〉，《鵝湖》36卷6期，2010，頁25-34；陳惠茵，〈同文的接軌與轉化：館森鴻對日治前期臺灣漢文壇的參與及其內涵探析〉，《思辨集》14期，2011，頁199+201-214；林俊宏、大山昌道，〈日治時期漢學家館森鴻學問養成之探討〉，《修平人文社會學報》，20，2013，頁151-171。小泉盜泉相關研究有：胡巨川，〈脫盡恆蹊說盜泉〉，《南臺文化》2002卷1期，2002，頁23-27；謝崇耀，〈小泉盜泉及其漢詩探析〉，《臺北文獻》160期，2007，頁21-68；莊怡文，〈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盜泉詩稿》研究〉，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宮崎來城的相關研究有：林以衡，〈日本旅臺文人宮崎來城在臺漢文學創作與評論初探〉，《臺灣學研究》9期，2010，頁97-121。

² 例如郭水潭〈日僑與漢詩〉、〈臺灣日人文學概觀〉，收錄於羊子喬編《郭水潭集》（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4）；島田謹二〈臺灣的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原載《文藝臺灣》，1941年5月。後葉笛翻譯刊載於《文學臺灣》，1996，頁160-161。

³ 王松，《臺陽詩話》（臺北市：臺灣銀行，1959），頁55。

⁴ 許天奎，《鐵峰山房唱和集》（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9），頁64。

⁵ 〈臺灣的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原載《文藝臺灣》，1941年5月。後葉笛翻譯刊載於《文

如此重要的詩人，相關研究甚至連生平詳細資料卻付之闕如，使人深感遺憾與好奇。筆者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線上資料庫，發現朮山衣洲多數詩文作品，皆發表在此報上的「文苑」和「詞林」欄，另有少數作品則發表於《臺灣教育會雜誌》上，當時即初步透過文本閱讀以及參酌神田喜一郎所著之《明治漢詩文集》附錄之詩人小傳，勾勒出朮山衣洲臺灣時期的初步輪廓，撰成單篇論文〈論朮山衣洲及其「南菜園」時期的意義〉⁶。

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〇間，筆者以交換學生的名義至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進行交換研究，蒙受藤井省三教授諸多照顧，留日期間，參酌日本學界對近代漢文的研究與思考，認為若要研究像朮山衣洲這樣一個具備明治時期漢學養成背景，年輕時在日本中央文壇登場，中年後以媒體要角身份活躍於殖民地臺灣文壇，也曾至中國東北擔任任職報社、軍學堂教官的文人，很難單獨以臺灣時期言行及作品作為斷代研究，而必須溯及其「前臺灣時期」及「後臺灣時期」，才能完整呈現一名漢文人在東亞的流動及其意義。而二〇一一年，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將過去由朝日新聞社保存的朮山衣洲相關史料整理上架⁷，使得朮山衣洲在臺灣時期以外的文獻，有了更多開拓的空間。特別是朮山衣洲在來臺之前於明治文壇的活動情形，以及對明治時期重要漢學者成島柳北的仰慕與繼承關係，都可以在新出土的文獻中找到蛛絲馬跡，並且也反應在其居臺時期作品中。惟文獻眾多，礙於時間與篇幅的限制，故本論文焦點擬放在朮山衣洲「前臺灣時期」的背景養成，以及「日本」文人衣洲和「臺灣」相遇所萌發的火花，較能彰顯其人在「臺灣文學」研究範疇的意義，至於衣洲的「後臺灣時期」，則期待更多東亞漢學研究者繼起探析，完整其生命拼圖。

本文標題使用「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乃來自於後殖民理論中「刮除重寫」(palimpsest) 概念之啟發，Mike Crang 說：「地景是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在政權的移易、時代的變換中，地景隨著時間軸線的進行，不斷上演著刮除重寫的過程，例如日治時期作為日人信仰中心的臺灣神社，在戰後被改造成國府接待外賓的要地圓山飯店，而中山北路在戰前是朝拜大和神靈的日式參道，在戰後卻又衍化成美軍俱樂部林立的洋派風景。然而，這樣的改造並不會完全使人的認知與記憶斷然二分，從此涇渭，許多時代的印記仍然隱藏在這張斑駁的羊皮紙底層，重層累積，不同文化的幽靈埋伏其中，時隱時現。

筆者於是思及，既然在殖民情境下，地景有如此複雜的改寫過程，那麼人物

學臺灣》，1996，頁160-161。

⁶ 蕭惠文，〈論朮山衣洲及其「南菜園時期」的意義〉，《臺灣文學評論》十卷四期，2011，頁67-84。

⁷ 有關大阪府立中之島藏書相關書目整理介紹可參閱本論文第二章之附錄。

呢？初山衣洲作為一個日本漢詩人，原來的人生進路也許可以單純地以寫詩評詩為技能，在日本媒體界取得一個位置，過平凡的一輩子。然而就在殖民情境中，他因緣際會來到殖民地臺灣，產生了許多化學反應。筆者以為，初山衣洲的個案不適宜使用「刮除重寫」一詞，因為其人形象不只是在時間變異中被不斷改寫而已，甚至在同一時間點上，也有好幾個看待他的不同視角，而他自己在看待臺灣此地時，也從同一雙眼睛中發散出不同的凝視。因此使用「多重複寫」一詞，更能表現論文討論的範疇。

在日治初期，同樣具備漢詩文寫作能力的臺灣漢詩壇中，他如何看待自己來到臺灣所扮演的角色？日本高官、日本漢詩人又如何看待他？而台灣仕紳、臺灣漢詩人又如何看待他？這是第一種複寫，亦即「同一時代的不同視角，所折射出的初山衣洲形象之異」；其次，他對於自己所處的臺灣與臺地風俗，又是以什麼目光去觀察和凝視，這些目光是否因議題的不同而有所變換，有「見」與「不見」？這是第二種複寫，亦即「對於同一地方（臺灣），初山衣洲所展現出的不同視角」；而再把時間因素放進來，在日治時期，初山衣洲曾被作為總督上賓、詩壇盟主看待，他所居住的「南菜園」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地景，然而就在其人離開後，「南菜園」又日漸回歸為紀念總督德政的歷史地景，到了一九四〇年島田謹二提倡「外地文學論」，把初山衣洲放在外地文學的範疇中大力揄揚，使他回歸藝術殿堂，但是到了戰後，在臺日人漢詩文的研究討論，卻又再度隱蔽於荒煙蔓草間。其人在文壇位置的升降隨著時間之流起伏不止，也正是另外一種複寫，亦即「初山衣洲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中如何被定義位置」。以上即為本文問題意識的核心概念，以及本論文使用「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進行初山衣洲個案研究的用意。

至於具體內容，礙於時間及篇幅限制，本論文目前所欲處理的問題是：（一）初山衣洲在來臺之前交遊狀況和活動情形，以及他對明治漢學的承繼，在東都漢文壇於明治中葉以後走向衰落的應對趨捨；（二）初山衣洲居臺時期的交遊、作品及其背景，從中看他和臺灣文壇中的臺、日漢文人如何往來，又產生什麼火花；（三）初山衣洲在臺創作中的「光」與「暗」雙面性，以及其所居住的總督別墅「南菜園」此一空間，在臺灣歷史更迭中所折射出的重層意義；（四）初山衣洲在《臺灣風俗詩》中，如何以一外來者身份，對臺灣風俗進行考察與凝視，而這樣的視線（gaze）又有什麼複雜的面向可供深究、辨析。筆者試圖從這幾個方向去看待，他人與自身如何複寫初山衣洲，而初山衣洲又如何複寫臺灣，顯現出其人風貌的特殊性。

二、研究材料

本論文欲採用之主要研究素材如下列所示：

- (一) 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會雜誌》上之漢詩、漢文、小說、和文作品。(詳參本論文最末之作品目錄初編)
- (二)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所藏「初山衣洲遺書」(詳參第二章附錄)
- (三) 初山衣洲居臺時期所編輯的兩本多人唱和詩集《南菜園唱和集》、《穆如吟社集》。(詳參第二章附錄)



《臺灣日日新報》上散見之作品，參酌漢珍 YUMAMI 線上資料庫加以彙整解讀，惟因年代久遠加之掃瞄失準等因素，如有文字辨識不清處皆以□□符號代替，總計有漢詩 432 首，漢文 66 篇，漢文小說 4 篇，日文散文 7 兩篇，及譯稿〈法制經濟大意〉45 篇。⁸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所藏衣洲相關文獻計有 147 件，其中 134 件列有編號，除編號 131 號文獻遺失之外，其餘皆可調閱一睹，其中亦包括《南菜園唱和集》、《穆如吟社集》。經由藏書檢索搜尋「初山衣洲遺書」可尋得全部的條目資料。這批資料的現世，據館方人員表示，乃來自於大阪朝日新聞社之捐贈。衣洲晚年於大阪終老，期間開設崇文會，從事翻譯、出版、漢文教學等工作，和許多當地漢詩人、漢文人與新聞記者時相往來，推測這批身後留下的作品、文獻，後來由朝日新聞社接管保存，並於近幾年方由中之島圖書館整理清查，列入藏書。

此批資料可大致分為幾個類別：一為衣洲各時期的日記，包括《苟然屋日記》、《櫻雨艸堂日記》、《澄心廬日記》、《冰壺軒日記》、《落木葦日記》、《北游日記》、《懷耿堂日記》、《岡山縣巡田日記》、《游豐日記》，其中《櫻雨艸堂日記》可一窺其來臺之前，居住於東京赤坂一帶的生活，起自明治 24 年 1 月 17 日（1891），終於明治 31 年 11 月 17 日（1898），《澄心廬日記》則為居臺時期的起居注，簡筆記錄其臺灣時期的生活情狀，起自明治 33 年 1 月 1 日（1898），終於明治 37 年 12 月 30 日（1904），而《落木葦日記》、《北游日記》、《冰壺軒日記》則為衣洲於赴中國於天津、保定擔任記者、軍學堂教官時期的日記，較為簡短零碎。這部分的文獻，可以讓研究者補足衣洲來臺之前與離臺之後的生活情貌，使其生命軌跡更為立體可徵。二為衣洲個人創作作品，包括各式詩文、雜談、評論、遊記、小說類作品，如：《星岡小記》、《櫻雨叢談》、《慄堂詩稿》、《幽居逸趣》、《近世恢談》、《冰壺軒筆記》、《臺灣風俗詩》、《鬢絲懺話》、《唐澤山紀游詩》、《航北詩草》、《燕雲集》、《明治詩話》等等，有些為簡短凌亂、編次不明之草稿，有些則為工整字體書寫，目錄詳盡、內容完整之著作，其中《臺灣風俗詩》收錄多首描繪臺灣特有風俗之詩作，並附上簡短解說文字，可說是衣洲觀點獨特的臺灣采風

⁸ 衣洲在臺作品目錄在程怡雯碩士論文《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國立中興大學，2011）已有整理，參見頁 154-166。該附錄對衣洲的作品作了詳盡的耙梳，惟筆者在清查過程中又發現少數未放在其中的詩作，且該目錄亦有幾處誤植，故筆者重新製作作品目錄，詳見本論文最末之附錄一。

錄。三為衣洲居臺期間所主編的兩本臺、日詩人唱和之作，《南菜園唱和集》以及《穆如吟社集》。兩者發行時日相當，可藉此捕捉衣洲居於兒玉總督別墅「南菜園」，並組織詩社「穆如吟社」時期，於臺灣漢詩壇活躍情形。四為衣洲發表於報紙上的作品剪報，如來臺之前發表之《東京日日新聞文苑詩文集》、《國會文苑詩文集》、《新朝野新聞詩文集》，居臺期間的《臺灣日日新報文苑詩文集》。衣洲自行將這些作品剪報收集，或為將來有出版之意向，但這些後來都未能出版成冊。幸而遺書中留下這批剪報作品，也為研究者提供了更豐富的研究材料。五為各式讀書筆記、抄錄筆記、教學講義、翻譯作品，如《駢字啟蒙》、《昭昧詹言撮鈔》、《紀曉嵐詩鈔》、《明六言詩》、《會心語彙卷》、《日本憲法義解》、《支那古董叢說》……，由這些文獻，可知其讀書取向以及教學內容。六為衣洲私人之書信往來、任職文書、會計資料，如：《初山逸也辭令綴》、《初山逸也宛書狀集》、《崇文會會計簿》、《支那骨董叢說計算簿》、《印譜》等等，其中包含早年任職各報社的薪資資料及晚年售書、教學之收入概況，從書信集中也可以查知衣洲於各階段之交游情形。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全文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文擬以個案研究為主，旁及其所處的時代及社會，試圖釐清一明治時期漢詩人初山衣洲以漢詩文為資本，在東亞流動的軌跡。特別是在來到知識份子同樣具備漢詩文寫作能力的臺灣後，和當地詩壇產生的交互作用，文學與政治在其中的角力有何複雜性和特殊意義，而殖民視域又會對他看待臺灣的目光有何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基礎首先從文本出發，將初山衣洲在臺灣時期所創作的詩文作品一一清查過濾，並且考訂相關別號的真偽與可信度，製作作品目錄；其次，相關文本中凡屬日文書寫者，經徹查並考量研究需求，將其中重要者翻譯成中文以便引用及閱讀；接著，蒐集前行研究，思考前人的觀點與自身從文本中所讀出的訊息一一參照辯證，耙梳自身的理路。

為了更全面性將筆者關懷的議題作一脈絡性的耙梳，本文擬打破文體的界線，不將其人作品分漢詩、漢文等體裁來探討，也不將詩文的風格及賞析視為重心，而是從衣洲整體作品及生命歷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政治性／社會性／文化性等等做綜觀式的思考，並且聚焦於在臺時期作品中，其藉由漢詩文營造出的「多義的空間」與在殖民情境下的「差異的凝視」，觀看在「殖民地臺灣」這個前所未有的特殊時空中，日本漢詩文創作的質變，以及日本漢詩人在自我定位上的矛盾現象。



二、全文架構

全文共分六個章節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及研究材料、研究方法，介紹全文架構，並回顧目前為止的初山衣洲相關研究。

第二章介紹初山衣洲生平概況與學識養成背景，先根據相關文獻考察其生平大要，並從明治時期漢學發展背景去察看初山衣洲的漢學養成背景，以及對江戶／明治幾位漢詩文大家的師承關係。

第三章考察初山衣洲來臺緣由、交遊網絡及詩文創作，首先耙梳日治初期的報業發展歷史，並察看初山衣洲來臺任職的《臺灣日日新報》社如何成形，以及它的御用報紙立場，接著考察初山衣洲來臺的緣由以及東京文友對他來臺一事所期許的「任務」與扮演的「角色」；接著討論其在臺灣的人際網絡，包括他和《臺灣日日新報》社同仁、總督府各級官員、藉由詩文酬唱和詩社雅集所建立的漢詩文朋友圈等等，最後簡要介紹其居臺五年半其間創作的漢詩、漢文、漢文小說、和文作品，以瞭解其人在臺著作之豐。

第四章以初山衣洲在臺的生活情狀及漢詩文作品為探討對象，去探究初山衣洲的「位置」。從帝國空間來看，衣洲游移於「邊緣的中心」（臺灣島都臺北）與「中心的邊緣」（日本帝國殖民地臺灣），擺盪於「島國文壇盟主」與「帝國邊陲的流放者」反差的身份中，而從漢學發展來看，衣洲一方面體驗著（日本）漢詩文在現代化進程中衰微，一方面又迎接著（臺灣）漢詩文在帝國懷柔政策中復興，這空間、時間的多重矛盾，遂交織成了其人複雜的風貌。而「南菜園」作為衣洲居在時期居住的地方，它的形象有詩人居地之文學意義，又有宣揚總督政績之政治意義，而在時間遞進中，又在戰後化身成國府官員的官舍以及臺灣整體命運的隱喻，實為一值得深入探究的「多義的空間」。

第五章以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新出土的文獻《臺灣風俗詩》為核心，探討初山衣洲在此書中所呈現出來的幾個看待臺灣的視角，包括「觀風訪俗：中國節慶的臺地變貌」、「物種書寫：南國情調與『內地』疊影」、「文明開化：現代思維下的臺灣慣習」、「政治無意識：國族認同的『溫差』」，從初山衣洲看待臺灣風俗的態度，去討論他在記錄異地節慶的紀實精神，物種書寫上流露的異國情調和鄉愁，從文明開化的角度看待臺灣舊慣之陋，以及在政治、教育等國族認同相關性較大的議題上，無意識流露的帝國之眼，以及其和臺地現況的「溫差」。從各個視角可以看出日本漢詩人來臺，對殖民地的觀察，從題材及視角的不同，呈顯出

一種「差異的凝視」。

第六章為結論，回顧本論文研究成果與限制，並且針對未來還能夠開展的相關議題，例如後代評論文章中「再現」的詩人形象及其意義等等，作一簡要的分析與整理。



第三節 前行研究回顧

以下依照發表年代順序，針對與笏山衣洲相關的研究作品進行耙梳與簡評：

(一) 單篇論文

1.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笏山衣洲〉⁹

本文為戰前唯一針對笏山衣洲做詳細論述的長篇論文，內文長達 180 頁，從笏山衣洲在日本的學養背景、交遊狀態、報社工作，一直寫到他渡海來臺、擔任臺日報漢文主筆、和兒玉源太郎時相唱和，與臺灣文友宴飲雅集等情景，以及最後因為報社內部權力改組而黯然離臺的始末。島田從「外地文學」的觀點出發，特別留意到衣洲的詩作中最擅長表現的，是一種「外地生活者特有而痛切感受到的望鄉之情」，雖然這是外地生活者普遍具有的情感，但沒有人能夠像衣洲這樣表現出深遠縹緲的鄉愁，從而肯定他臺灣時期詩歌的藝術價值。

2. 薛建蓉，〈笏山衣洲在臺經驗、交遊及其對臺灣文壇的影響〉¹⁰

內容從衣洲的生平概要出發，耙梳其在臺經驗、交遊網絡、最後聚焦在掌握媒體發言權的漢文主筆的身份對臺灣文壇的影響，文中認為衣洲在臺日報上和臺灣文人的唱和越多，也就使他擁有越多象徵資本，而臺灣文人為了爭取公領域的發聲管道，或真或假的接受日方的懷柔收編，也使書寫者不知不覺接受了權力者的宰制，值得後人警惕。本文在附錄表格及衣洲生平的敘述有若干誤植之處，例如衣洲號「季才」誤為「秀才」，以及將漢文作品誤植為漢詩作品等等，惟其作為戰後第一篇關於笏山衣洲的研究論文，實有開創之功。

3. 程怡雯，〈行過臺灣：日治初期日本文人笏山衣洲在臺漢詩文作品分析〉¹¹

⁹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笏山衣洲〉，(上)篇發表於《臺大文學》第五卷第四號（1940年10月），頁237-299；(中)篇發表於五卷六號（1940年12月），頁375-462；(下)篇發表於六卷二號（1941年5月），頁108-148。

¹⁰ 薛建蓉〈笏山衣洲在臺經驗、交遊及其對臺灣文壇的影響〉，「異時空下的同文書寫——臺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成功大學，2008年11月29~30日。

¹¹ 程怡雯，〈行過臺灣：日治初期日本文人笏山衣洲在臺漢詩文作品分析〉，中興湖文學獎第26

此文從初山衣洲的作品出發，藉由其在臺詩作耙梳衣洲居臺期間的生活情狀，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擇取衣洲來臺任漢文主筆、入住南菜園、隨總督參與饗老典、揚文會、因為水土不服而生病等時期所寫的詩歌，藉以一窺衣洲在臺的形跡。其二，特別針對衣洲詩中描寫臺灣四季風候者，擇要分析，看其人如何將春櫻、夏蓮、秋氣、冬雨入詩，寫出臺地特有風物，把臺灣四季圖像勾勒出來，並忠實捕捉寓居生活中浮現的剎那感受；其三，將衣洲參與總督南巡舉辦饗老典時的所做的紀行文〈隨轅紀程〉中的漢詩摘出，分析他隨行總督途中的感思，也注意到他雖能看見臺灣風土，但看不見臺灣民生疾苦的盲點；其四，從議論文章〈論學者宜通時務〉、〈論揚文會〉、〈論新學會〉等，看殖民當局透過官方報紙宣揚當局「德政」的意圖，從中看殖民性與現代性的糾結交纏，以及殖民政策推展及現代性進入臺灣的初期歷程。

4. 江明慧，〈悲歡轉眄一場空——談初山衣洲〉

本文亦從初山衣洲在《臺灣日日新報社》上發表的詩文創作及評論出發，先從日治時期臺灣儒學樣態與其功能談起，原來在臺灣的儒學於內可修身養性，於外可求取功名，但在殖民時期，卻成為日本統治者的政治懷柔工具。而日本漢詩人作為懷柔政策的中介者，一方面呼應國策，一方面卻也有個人內心幽微的情感轉折，兩者遂交揉出特殊風貌。此文留意到了詩人內在抒情性的一面，和呼應國策的功能性之矛盾處，對於開展日治漢詩人研究提示了政治途徑以外的面目。

5. 高平，〈日據初期臺灣漢詩領袖初山衣洲詩學研究〉¹²

中國研究者高平從詩學研究的角度切入，認為日據時期在臺日本人所做的漢詩，乃江戶、明治前期以來漢學興盛的遺緒，並且於新殖民地臺灣大放異彩，而針對日據時期臺灣詩壇領袖初山衣洲，高平嘗試以其詩學思想為研究對象，考察其與明治前期詩壇的關係，並概括其詩學思想為「詩中有人」與「境能移人」，重視義理源流，並崇尚神韻、性靈學派。文中特別留意到江戶、明治前期初山衣洲故鄉愛知縣出身的文人頗眾，指出此地日在明治漢詩壇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高平亦從衣洲所著的《明治詩話》以及在臺日報上所寫的詩評為本，探討其人的詩學思想，也是有異於前行研究而別出心裁的取徑。

6. 許時嘉，〈在文體與國體之間——甲午戰爭後漢詩文意識之一個面向〉¹³

期（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

¹² 高平，〈日據初期臺灣漢詩領袖初山衣洲詩學研究〉，《外國文學》第1期（北京：外國語大學，2010）。

¹³ 許時嘉〈在文體與國體之間——甲午戰爭後漢詩文意識之一個面向〉，《日本思想史學》42號（日本思想史學會，2010）。

許時嘉此文前半部以《精美》這部發刊期間與甲午戰爭前後相疊的漢詩文雜誌為研究對象，考察日本內地漢學觀的變化，以及該變化對漢詩運動造成的影響，後半部則針對其主編大江敬香與其周邊人物進行剖析，探討當時漢詩人在這股變化中的定位和立場。根據論者考察，發現日後活躍於臺灣的日本漢詩人大部分都與大江敬香的文藝活動有高度相關，因此，殖民地臺灣官民唱和的漢詩活動，不只是總督府懷柔政策的產物，也可以將視野擴展至明治期日本漢學家本身的漢學觀內在的演變脈絡來討論。論者根據衣洲文友大江敬香及田邊蓮舟對於衣洲來臺的期許文字加以分析，認為衣洲來臺實被視為「任重而道遠」，而這樣的重任，並不只是對於「懷遠」（懷柔遠方異族）功能性的期許，更有對衣洲本身漢詩人角色的期待。明治政府動員漢詩人來臺或有其政治收編的想法，但這些漢詩人千里迢迢來到臺灣，他們所期待的一展抱負，不只是對國家的使命感，也保留了發揚漢學的基本責任。

7. 蕭惠文，〈論初山衣洲及其「南菜園時期」的意義〉¹⁴

拙作嘗試討論日本領臺初期，帝國裡的漢詩人初山衣洲，來到殖民地後所萌發的重層意義。衣洲在日治初期來臺主掌報政，有「懷柔」、「經濟」、「變風」之任務，而其人在臺形象，透過漢詩、時論文章、詩評等的塑造，則有詩壇盟主、城居隱士、知識先驅等多重角色，尤其在其人入住南菜園時期，透過報端的南菜園相關唱和詩作，將該地塑造成田園境地，也將兒玉源太郎和自己的關係，從「臺灣總督」與「媒體要角」，轉化成淡薄的明君和隱居的名士，而將南菜園唱和詩編輯成《南菜園唱和集》的舉措，更是在塑造一個虛擬的新漢詩團體。「漢詩」作為日治初期總督統治術的一環，初山衣洲可以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從初山衣洲的身上，也可以一窺殖民統治從「武赫」過渡到「文治」的靈活變換，「文學」在特定條件下的政治化，於焉現形，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中特異的一抹風景。

8. 黃美娥、蕭惠文，〈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簡介：兼論《穆如吟社集》、《臺灣風俗詩》二作〉¹⁵

黃美娥教授與筆者此文，以耙梳新出土文獻的角度出發，透過在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實地考察後所整理出來的資料，還原衣洲的完整遺作，一一寫作簡評，有助後人從中一窺其人更加完整的生命歷程、藝術風格、思想轉變。此外，也從

¹⁴ 蕭惠文，〈論初山衣洲及其「南菜園時期」的意義〉，《臺灣文學評論》十卷四期，2011，頁67-84。

¹⁵ 黃美娥、蕭惠文〈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簡介：兼論《穆如吟社集》、《臺灣風俗詩》二作〉，許素蘭主編，《鉤沉·瑣憶·補遺：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二輯》（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眾多文獻中擇取和臺灣關連性較大的文本《穆如吟社集》和《臺灣風俗詩》加以討論，先藉由《穆如吟社集》詩文內涵、唱和組成份子等等，考察日治初期統治階級的自我形塑：一為對開闢新地的嚮往，一為對田園隱士的投射；再從《臺灣風俗詩》中的對臺地風土的主觀書寫，窺見衣洲在看待臺人風俗異於日本之處時，明顯覺知到「他者」（臺灣）之不同於「我者」（日本），但在當下的殖民政治體制下，又輕易地接納「他者」（臺灣）乃是「我者」（日本）的連帶關係。

9. 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

16

許時嘉以前行研究中未曾使用的初山衣洲居臺時期日記為切入核心，初步分析、建構日本人在臺北城的生活圖像，以凸顯日治初期日臺往來型態的多樣性。藉由對初山衣洲的詩文分析、金錢流動狀態，可知日臺人之間的交流未必受限於民族差異，有時會因為利益需要或重疊的社群交往，衍生出新的合作關係；初山衣洲在日記中對臺日報內部人事更迭的紀錄，也反映該報被收編御用報紙過程中出現的脫序狀況；另外，從日記中對古亭庄日人生活情狀的描寫，也可以見到日人內部社群亦有眾聲喧嘩和階級性的存在。此文從日記出發，也提供吾人透過私領域的觀察，重新聆聽漢文主筆初山衣洲內在真實心音的路徑。

10. 白佳琳，〈帝國下的臺灣風土：初山衣洲及其《臺灣風俗詩》研究〉¹⁷

風俗是特定社會、文化區域內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或規範，因自然條件不同人們產生行為規範的差異，即是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領臺之初日人如何看待臺島風俗乃是此文關心的核心問題，內文首先將初山衣洲《臺灣風俗詩》的寫作背景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並將集中漢詩製成表格整理，考察其中詩句典故，接著將《臺灣風俗詩》中的詩作，依主題加以分類，討論其筆下的臺灣風俗如何被書寫，以及其書寫隱含的描寫視角，藉此討論，從中觀看兩個不同文化相遇之時，作為外來者的初山衣洲，如何去觀看臺灣的他者文化。

（二）學位論文

1. 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¹⁸

¹⁶ 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第20卷第4期，2013。

¹⁷ 白佳琳，〈帝國下的臺灣風土：初山衣洲及其《臺灣風俗詩》研究〉，《第九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

¹⁸ 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2011。

此論文為目前僅見的初山衣洲個案研究學位論文，針對衣洲作品及相關文獻有詳盡的整理，並且採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先根據《明治詩話》耙梳了初山衣洲在日本的交遊狀態，再擴及衣洲在臺灣就任漢文主筆後的人際往來、詩文結社等等，並將衣洲作品區分成漢詩及漢文兩大部分論述，從在臺閑詠詩、山水風土詩、巡臺紀行詩三個方向剖析衣洲的詩作風格；再從殖民現代性的展現與生命情志的抒發兩個方向看待衣洲作品的實用性質和抒情性質漢文的內涵與特質。該文以古典詩學的研究路徑入題，對衣洲文學作品的賞析十分詳盡，條理明白。

2. 橋本恭子，《『華麗島文学誌』とその時代——比較文学者島田謹二の台湾体験》

此論文為作者的博士論文，已在日本出版¹⁹，並於近日刊行中文版《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的體驗與解讀》²⁰，雖然論文內容是以島田謹二為核心展開，但在第四章探討島田所著的論文集《華麗島文學志》時，提及了島田謹二筆下的初山衣洲。島田所主張的「外地文學論」中有三個比較大的命題：一是「異國情調」，二是「寫實主義」，三是「鄉愁」。前兩者是過去研究者在討論島田謹二的文學理論時較常談及甚至爭論的部分，而關於「鄉愁」的闡述則較少。橋本此篇論文以島田的長篇論文〈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切入，談在臺日人身上特有的「熱帶的憂鬱」，他們一方面對內地（日本）文人有著自卑感，一方面卻又要時而面對本島（臺灣）人的敵視眼光，在雙重壓力下，縮合成「在殖民地的宗主國文人」特有的鄉愁意識。雖然論及初山衣洲處實屬不多，但也啟示了從另一視角看待在臺日本漢文人的路徑，值得再深入追索。

¹⁹ 橋本恭子，《『華麗島文学誌』とその時代——比較文学者島田謹二の台湾体験》（東京：三元社，2012）。

²⁰ 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的體驗與解讀》（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第二章 初山衣洲生平小傳及其漢學養成背景



第一節 初山衣洲生平小傳¹

初山衣洲，生於西元 1855 年 11 月 17 日，卒於西元 1919 年 5 月 7 日²，名逸也，字季才，有時單稱「逸」，別號衣浦漫叟、櫻雨草堂主人、秋蓮菴主³、鱸六醉士、澄心廬主人、南園寓公、衣洲植客、衣洲泛槎客、衣洲病夫、衣洲狂夫、衣洲醉士、苟然居主人、冰壺軒主人等。出生於三河國西尾藩（今愛知縣），其父為真宗⁴之僧尾崎氏，母加藤氏⁵，二歲喪父，被姊夫初山義三郎⁶領養並承其家業，成為尾張布土（今愛知縣）人。早年跟隨尾張藩儒筒井秋水、青木樹堂修習漢學，並向森春濤學詩。當時與森春濤、丹羽花南、水野大路等漢文人交遊，一時文名甚著。

在明治五年（1872）時離開家鄉上京，一邊於尺振八⁷之塾修讀英學、法律、經濟，一邊向鱸松塘學漢學、詩文。明治十年（1877）成島柳北創辦《花月新誌》，衣洲入其門下，為《花月新誌》執筆寫作⁸，並在此時加入成島柳北主持之「白鷗

¹ 此處生平概況主要參看資料，依年代順序羅列如下：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南菜園（上）〉（《臺灣時報》4 月號，1937）；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合著論文〈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臺大文學》五卷四號、五卷六號、六卷二號，1940-1941）；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東京：筑摩書房，1983）書後附錄之人物小傳；中村義等人編《近代日中關係史名人辭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另根據《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及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初山衣洲遺書」增補。著作部分，則參考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書目錄及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初山衣洲遺書」之豐富館藏，因數量龐大，以表格及簡評方式形式呈現，附於本章之末。

² 有關初山衣洲的生卒年有如下版本：出生日期方面，神田喜一郎與島田謹二合著之論文〈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記載衣洲生於安政 3 年（1856 年）7 月 10 日，但日期後面加上問號，可知論文作者當時不能確定正確日期。後來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則記載衣洲生於安政 2 年（1855 年）10 月 8 日。而中村義等人編《近代日中關係史名人辭典》同樣記載衣洲生於安政 2 年 10 月 8 日，應是參看《明治漢詩文集》而來的資訊，惟在日期之後以括號附註 1855 年 11 月 17 日，此乃因安政年間屬江戶時代之故，日本江戶時代仍使用舊曆——即中國之陰曆——紀年，直至明治 5 年 12 月 3 日（1873 年 1 月 1 日）才全面採用西元紀年。故若以西元紀年的角度來看，衣洲應生於 1855 年 11 月 17 日。逝世日期方面，1919 年 5 月 18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詩人羽化」此則啟事，報導初山已在前不久過世，享年 64 歲。《明治漢詩文集》、《近代日中關係史名人辭典》中，「初山衣洲」詞條皆記載衣洲卒於 1919 年 5 月 7 日。

³ 按：「菴」乃「庵」的異體字，有時在報端的署名亦寫作「秋蓮庵主」。

⁴ 佛教流派淨土真宗。

⁵ 其原出生地及親生父母姓氏背景可參見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合著論文〈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頁 239。及西村天囚〈初山季才墓表〉，收錄於《碩園先生文集》（大阪：懷德堂記念會，1936）卷二，頁 61。

⁶ 西村天囚〈初山季才墓表〉寫作「初山賴三郎」。

⁷ 尺振八（1839-1886），文久元年（1861）出仕幕府，同年以及文久三年（1863），以遣歐使節團的翻譯身分隨行，明治元年（1868），任神戶美國大使館通譯，明治三年（1870）於兩國創立共立學舍，其後，因為共立學舍成為自由民權鬥士的聚集所而關閉。明治五年（1872），出仕大藏省，任翻譯局長，八年（1875）辭退。

⁸ 衣洲曾仿效柳北之「新柳情譜」，於《花月新誌》上連載「衣浦情譜」系列詩作，從第百一號

吟社」。遊學數年之後，返回故鄉在近江的某銀行擔任要職，初山家原本家境富裕⁹，但因被人謀奪而失去家產，為謀生計，於明治十七年（1884）時再度上京，擔任《國會》雜誌詩壇編輯，接著進入《東京朝日新聞》工作，並協助大江敬香編輯《花香月影》。明治三十一年（1898）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的身份被招募來臺，受總督兒玉源太郎寵信，得到寄居於總督別莊南菜園的特殊禮遇。因為生病之故於明治三十六年（1903）四月十四日退社¹⁰，同年七月十五日起短暫轉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勤務¹¹，明治三十七年（1904）四月一日再度解職，離開臺灣。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以《北洋日報》主筆的身份赴天津，因不得志而在隔年春天轉赴保定陸軍學堂任教學工作，四十三年（1910）十月辭職歸國。此後，應友人西村天囚之邀而定居大阪，在大阪成立崇文會，從事通信教育而勉強糊口，以傳授文墨為主。同時，衣洲亦和西村天囚等友人在大阪成立漢文社團「景社」¹²，以文會友，時相切磋。並和漢文人磯野秋渚、狩野直喜、長尾甲、小牧昌業時相往來通信¹³。大正八年（1919）仙逝。

其詩最初仿效清初詩風，中年以後綜採各時代名家之長，純情婉麗又帶沉痛蒼古之味，開拓了高蹈獨特的詩境。他的著作及相關文獻資料，筆者已根據晚近出土之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書，整理成表格，附於本章最末。

第二節 漢學養成及早年師承關係

一、明治時期漢學發展背景

初山衣洲一生以漢文人、漢詩人自居，從少年到青年時期在故鄉尾張布土即浸淫於漢詩文的學習中，上京以後，一邊接觸明治期新興的英學、法律、經濟等新學實學，也仍舊不忘舊學的深化，進入青壯年期，筆鋒漸趨圓熟，遂開始以漢文人、漢詩人的角色，在東京文壇登場。他在雜誌上連載作品，加入東京文壇的詩社組織，投身報社的編輯工作，進行漢詩文的選輯品評，亦被視為東京漢詩壇的明日之星，其後更挾漢學之「同文」特質為資本，在臺灣、中國天津進行跨境

（明治 13 年 9 月 28 日）連載至第百六號（明治 14 年 2 月 28 日）。

⁹ 西村天囚〈初山季才墓表〉有「初山氏，田產頗裕」之敘述。

¹⁰ 〈初山逸也辭令綴〉中有臺日報所發公文載明：「漢文部主任初山逸也依願解囑」，日期為四月十四日。詳見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所藏「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102 號文獻。

¹¹ 同上。附帶一提，擔任民政部總務局勤務的月俸只有 45 圓，擔任臺日報漢文主筆的月俸，初始為 70 圓，後加薪至 90 圓，推測衣洲當時可能生計困窘，而不得不暫時屈就總督府的臨時職務。

¹² 衣洲晚年與西村天囚等浪華漢文人共同成立之文會，相關活動情形在〈初山衣洲雜錄〉中有零星記錄，例如文會同仁曾在衣洲六十華誕之際約集撰文祝賀。詳見「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101 號文獻。

¹³ 見〈初山逸也宛書狀集〉，「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130 號文獻。

流動，留下了獨特的生命軌跡。晚年回歸日本，落腳大阪，仍繼續授文傳墨、組織詩社、與文友相偕吟詠，對浪華文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揆諸衣洲的生命軌跡（1855-1919），時代變動劇烈、各種思想互相激盪的日本明治時期（1868-1912）佔據了他一生的多數時間，而衣洲的思想背景、人格塑成、生命情調、進路選擇，也無法排除時代因素單獨觀看。除去幼年與晚年，衣洲幾乎是個典型的「明治文人」，故在進入衣洲作品的考察之前，必須先對其早年所經歷的時代背景——亦即明治時代的漢學及新學衝融、演進的狀態，作細緻的理解。

首先從明治時代的「漢學」發展一絡看起：綜觀日本漢文學發展史，從誕生到衰頹大約歷經一千多年，這期間的漢文學創作，出現過四度的高峰期：首次昌盛於平安（794-1192）前期；第二次復興於鎌倉、室町（1192-1603，又稱「中世」）中期；第三次再昌於江戶（1603-1868，又稱「近世」）中、後期；第四次則鼎盛於明治時期（1868-1912）¹⁴。換言之，明治時期是日本漢學最後的黃金年代。

明治漢學的發展基礎來自於江戶時代，1603年江戶幕府成立之後，德川家康為終結爭戰，偃息戰國時代「下剋上」的風氣，遂借用「漢文之力」，把中國儒教之中特別重視道義、名分的「朱子學」導入日本，讓武士學習，藉此改造武士思想，創造出對主君絕對盡忠的「日本版士大夫階級」¹⁵。作為建立一上下有序文治社會的工具，德川氏開始大力提倡儒學，並且鼓勵民間辦學，風行草偃之下，全國各藩藩主紛紛仿效，在各地成立藩校，而地方的仕紳鴻儒也相繼開辦家學，形成了私塾林立的現象。江戶時期，官方有中央國學及地方藩校，民間又有各類漢學私塾，透過教育，漢學得到一全面性的深化發展。然而，大政奉還之後，進入明治時期，「脫亞入歐」、「文明開化」的思潮風起雲湧，漢學成為守舊、落後、陳腐的代名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依時代風氣觀之，漢學在明治時代的衰敗似乎是可預期的結果，然而，事實卻與預期全不相符。漢文人大町桂月〈明治文壇之奇現象〉一文有如下的觀察：

明治之世，西洋文學、思想排山而至，此未足為奇；小說一改面目而勃興，此未足為奇；新體詩勃興，此亦未足為奇，然期應走向廢滅之漢詩卻反而興盛更熾，吾人深感不可思議。漢籍傳入兩千年，漢詩創作技法之發達，未有如明治時期者。¹⁶

¹⁴ 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頁2。

¹⁵ 詳見加藤徹《漢文の素養》（東京：光文社，2006），頁186-226。

¹⁶ 轉引自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東京：角川書店，1984），頁507。原文為日文，此處為筆者自譯。

豬口篤志認為明治期漢詩文不衰反盛的原因，可從三個方向考察¹⁷：其一，私塾與詩社¹⁸的發達，使明治初期漢學面對新學的衝擊，仍能成為一潛在的反動力量，在新學制推動之餘，各地的藩學和碩儒仍存¹⁹，甚至全國各地的官僚仍然經常使用漢文溝通。其二，作為漢詩文發表機關之報紙、雜誌扮演了重要的傳播角色，江戶時代盛行木版印刷，已使書籍的流通大為便利，進入明治期轉為銅版及鉛版印刷，書籍的發行部數更有飛躍性的成長；加之學校教育普及，讀書識字階層大增，報紙雜誌的流通更廣。在此利多之下，漢文人踴躍出版書刊²⁰及興辦雜誌²¹、報紙²²，蔚為風潮。其三，明治維新之元勳、功臣²³對漢詩文的喜好，也使維新政府難以短時間內和漢學脫勾。

依照上述觀點，我們可以從三個向度的綜合匯流去耙梳明治期特異的「漢學再興」現象，亦即：教育體制與文學結社、傳播媒體與讀書國民、上層菁英與漢學趣味。

（一）教育體制與文學結社

首先從教育體制來看，教育體制可分為官方學制和私人漢學塾。根據李慶的研究整理指出，明治二年，維新政府廢除了幕府建立的國學昌平黌，將之與教授洋學的開成學校跟教授醫學的醫學校三校合併，在東京建立最高學府「大學校」，後改稱「大學」，以「依神典國典，辨國之體，兼而講明漢籍，以成實學實用」²⁴為辦學宗旨，確立了以國學為體，漢學為輔，並且追求「實學實用」的新方向，但這種學術主流的偏移導致了明治初年國學派、儒學派和洋學派的角力紛爭，大學旋於明治四年廢止；明治四年又設置文部省，職司教育相關事務，委員多任命洋學學者；到了明治十年，由於西方文化和教育思想的深入，東京開成學校和東京醫學校再次合併，成立了東京大學，為全國最高學府，而在江戶時代原居於教育主導地位的漢學則被排除在主流之外²⁵。但就在不久之後，維新政府很快意識到，過份強調實學及全盤西化並不適合當時的日本，因此不得不再尋求傳統儒學、

¹⁷ 詳細參見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東京：角川書店，1984），頁 507-585。

¹⁸ 明治時代主要的詩社有岡本黃石「麴坊吟社」、小野湖山「優遊吟社」、大沼枕山「下谷吟社」、森春濤「茉莉吟社」、鱸松塘「七曲吟社」、向山黃村「晚翠吟社」、成島柳北「白鷗吟社」等，門人多者有達數百之眾。同上，頁 508。

¹⁹ 例如安井息軒、吉野金陵、林鶴梁等。同上，頁 508。

²⁰ 例如森春濤《東京才人絕句》、大沼枕山《下谷吟社詩》，鱸松塘《七曲吟社絕句》等。同上，頁 510。

²¹ 例如佐田白茅《明治詩文》、森春濤《新文詩》、成島柳北《花月新誌》等。同上，頁 510。

²² 例如成島柳北《朝野新聞》。同上，頁 510。

²³ 例如鍋島閑叟、勝海舟、西鄉南洲、山內容堂、松平春岳、副島蒼海、木戶松菊、長三洲、宮島栗香、伊藤春畝、中井櫻洲、乃木石樵等維新要角都留下不少漢詩文作品。同上，頁 532-550。筆者按：「西鄉南洲」即維新重要人物「西鄉隆盛」，豬口篤志原文皆以號而不以名稱呼這些維新元勳，此處保留其原貌而不作更改。

²⁴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第一篇第三章，頁 16。

²⁵ 李慶《日本漢學史：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頁 65-77。

漢學教育去彌補修正，文部省遂於明治十年在東京大學文學科設置「和漢文」專業，更在明治十四（1881）年設立「古典講習科」，明治時期許多重要漢學研究者都曾在這裡學習過，如東洋史學者市村瓊次郎、甲骨文研究者林泰輔、以《史記會注考證》知名的瀧川龜太郎、日本漢學史家岡田正之，中國文學史家兒島獻吉郎、藝術史家長尾慎太郎等等²⁶。

官方學制歷經了對漢學的摒棄與回歸，而民間的力量更是蓬勃。由於江戶漢學的遺緒，民間興辦漢學塾的風氣仍然興盛，加之官方學制中漢學的回歸也起了鼓勵作用，明治十年到十二年間，光是東京地區成立的漢學塾就有三島中洲「二松學舍」、小永井小舟「濠西精舍」、山井清溪「養正塾」、中村敬宇「同人社」、蒲生炯亭「有為社」等，地方上亦有增置²⁷。陳瑋芬針對漢學塾何以如此長壽，進入明治時代仍舊興盛，有如下的觀察：

為什麼漢學塾能夠如此「長壽」呢？理由之一，除了漢學塾招生對象比藩校更廣，接納一般庶民入學，在新學制尚未推廣到全國各地前，就學人口遽增，舊有的私塾便持續發揮教育功能。理由之二，漢學依然享有崇高評價，政治思想、法律、各種學問（包括西學），都必須使用漢文表達或以漢字詞表述。公文的書寫涉及漢語的使用，對有志於公職者而言，漢文知識不可或缺。理由之三，就遠離大都市的城鎮而言，明治時期的社會結構變動不大，人們認為古來的漢學教育對生活極有助益，對同鄉的漢學者也頗有好評。²⁸

要言之，漢學於維新之初，在教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既支撐補充著新學制未足之處，甚至用來傳遞看似和漢學相對立的西學知識，縱然西風東漸，但未及深化，地方上的百姓仍然對漢學存著敬意。然而此種以實用價值取勝之漢學，和前代深入思想精髓的漢學顯然在內涵已有不同，從「體」到「用」的暗中置換，也使得明治中葉以降，漢學在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後，無可避免的走向衰退之途。像初山衣洲這種早年在漢學塾中培養出深厚漢學素養，在青壯年正欲一展才學之際，卻面臨漢魂不繼的窘境，因而困在時代隙縫中，在「東」、「西」、「新」、「舊」分歧的路口面臨去就的漢文人，絕不只是單一個案。

²⁶ 古典講習科成立於 1881 年，廢止於 1889 年，雖然只培養了四十餘位畢業生，但這批畢業生卻成為明治時代漢學研究的生力軍。有關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的設置過程、修讀內容、重要參與者之詳細資料可參見〈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諸子〉，收錄於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之《明治的漢學》（臺北：臺灣學生，2002），頁 141-165。

²⁷ 關於明治期成立之漢學塾，可參見李慶《日本漢學史：起源和確立》頁 80 及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302-304 之表格。

²⁸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289。

漢學塾的發達，直接導致了詩社及文會林立的狀況。明治初期知名的詩社主要有大沼枕山主持之下谷吟社、森春濤創辦之茉莉吟社、鱸松塘的七曲吟社、成島柳北的白鷗吟社、向山黃村的晚翠吟社、岡本黃石的曲坊吟社、小野湖山的優遊吟社、川口東洲的茗溪吟社、大江敬香的愛琴吟社等，文會則有藤原海南的舊雨社、川田甕江的洄瀾社及重野成齋的麗澤社。高文漢分析這些漢文學集團有如下特質：一是這些詩社、文會的成員幾乎囊括了所有近代漢文學作家，由他們構成近代漢文學發展的基礎；二是團體與團體之間，其成員既相對固定，又互相有交叉與重疊，非常有利於作家間的信息交流；三是詩社的部分成員往往有師承關係，詩社不僅是詩人們平等交流、切磋技藝的聚會，而且還肩負著指導後學、培養新人的責任；四是明治維新以後，東京成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不少漢文學作家在新政府擔任要職，有的則與新政府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東京成為漢文學集團的聚集地、日本全國漢文作家的活動中心²⁹。初山衣洲和森春濤有師生關係，在東京時又曾加入成島柳北主持之白鷗吟社，親身見證過此時期詩社、文會林立的情景，這也對他中年以後來臺，和臺灣漢詩壇的吟詠交流路徑有深刻的影響。

（二）傳播媒體與讀書國民

印刷術的發達，使出版報章雜誌變得更為便利，教育的普及，也使識字人口增加，對刊物的需求更深。這種供需兩方的成長，使明治初期進入一個出版業的繁榮時代。明治年間，東京地區的報紙有《朝野新聞》、《日本》、《東京日日新聞》、《東京橫濱每日新聞》、《郵電報知新聞》、《國會》等等，許多報紙都設置了漢詩專欄，並由著名詩人擔任主筆。其中，率先刊登漢詩文作品的是《朝野新聞》（1874年創刊），由社長成島柳北親自審閱作品，並加以評論。由於刊登的作品形式活潑，雅俗共賞，大受歡迎，也讓其他報紙爭相仿效，以刊登漢詩文作品為風尚。

除了報紙之外，也誕生了一批漢詩文雜誌。例如森春濤《新文詩》（1875-1883）、服部誠一《東京新誌》（1876-1883）、佐田白茅《明治詩文》（1876-1881）、成島柳北《花月新誌》（1877-1884）等等，初山衣洲即曾在《花月新誌》上發表系列詩作「衣浦情譜」。而明治年間亦出版了一些漢詩集，包括《明治三十八家絕句》（1871年刊）、《東京才人絕句》（1875年刊）、《明治十家絕句》（1878年刊）、《東京十才子詩》（1880年刊）等等。這些詩集有收錄大家作品、亦有新秀作品，涵蓋內容甚廣。其中初山衣洲曾被選入淺見綾川所編輯之《東京十才子詩》³⁰，此

²⁹ 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頁 18-19。

³⁰ 明治十三年，淺見綾川編纂《東京十才子詩》刊行，相較於臺閣、江湖詩人一概網羅的《東京才人絕句》以及僅收錄江湖詩人的《明治十家絕句》，此書大略以未滿三十歲的新銳作家作品為對象，其中亦收錄女流作品，氣象一新。收錄作者為橋本蓉塘、森槐南、大沼湖雲、永井三橋、初山衣洲、杉山三郊、上夢香、岩溪裳川、鱸采蘭（女流）、大沼芳樹（女流）。見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東京：筑摩書房，1983），頁 361。

詩集收三十歲以下的十位新秀作家作品，可知當時衣洲被視為東京文壇的明日之星。

書面作品的大量產出，也有賴「讀書國民」³¹的支撐，才能形塑一雙向交流的閱讀圈，也才能證成當時漢詩文作品所具備的流通性及影響力，因此必須再考察明治期各種漢詩文媒體在民間的接收情形。

原來為上層知識人所特有的閱讀能力，在前述教育逐漸普及的背景下，成為一般庶民也可望參與的日常活動。為了推動文明開化思想的資訊流通，明治初期由政府或民間主辦的「新聞解話會」³²大量召開，更有「新聞縱覽所」³³的設置，讓民眾得以藉由這些輔助活動，理解報紙內容、閱讀更多新知³⁴。更有趣的現象是，明治初期，日本政府為了改善日本人的體質，鼓勵多喝牛奶，而在各地推獎成立「牛奶堂」(ミルクホール)，第一間牛奶堂在 1872 年正式營運，風潮一直延續到大正時代。牛奶堂這樣的飲食店遂成為庶民蟻集的聚落，而牛奶堂除了提供飲品之外，也大多在店內放置報紙，提供民眾閱讀之需。日本學者加藤秀俊認為，今日大學周邊的飲料店依然頗具「新聞縱覽所」的氛圍，正是明治以來「牛奶堂」與讀報活動連結的遺緒。³⁵

而不論是「新聞縱覽所」或「牛奶堂」裡面放置的報紙，根據永嶺重敏的考察，以來自首都圈東京的報紙居多數³⁶。蓋政令的宣導、新知的接收多由資訊發達的首都開始，因此東京的報紙成為明治時代知識體系中較為權威的存在，也是想當然爾。雖然維新政府在推動報紙普及的背後目的，並沒有推廣漢詩文這樣的文藝取向，但如前所述，東京地區的報紙，如《朝野新聞》、《日本》、《東京日日新聞》、《東京橫濱每日新聞》、《郵電報知新聞》、《國會》等等，大多設置了漢文欄，在報紙從中央普及到地方的同時，這些漢詩文作品的能見度也大大的提高，成為明治政府閱讀政策下的受益者。

除了鼓勵閱讀的新聞縱覽所之設置外，江戶時代的讀書狀況在進入明治期後，差異最大的部分在於報章書籍流通的「速度」和「量」。要言之，政府的扶植，

³¹ 此處使用「讀書國民」一詞，概念來自永嶺重敏《〈讀書國民の誕生——明治30年代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讀書文化〉》(東京：三秀舎，2004)一書。

³² 新聞解話會，是指聚集區域住民，由僧侶或教師等解讀新聞記事的集會活動，從明治五年起，在政府的授意下，各縣也都制訂了解話會的規則，積極推動。新聞解話會的對象以不識字的民間百姓為主，但在地方上的推行過程並不順利，若要展現成效則有賴其後「新聞縱覽所」的設置。參見永嶺重敏前揭書，頁 172-174。

³³ 新聞縱覽所，是指收集許多報紙，讓人可以付費或免費閱讀的場所。明治初期分成官辦和民辦兩種，其中民間辦理的新聞縱覽所引起了一波風潮。參見永嶺重敏前揭書，頁 175-179。

³⁴ 加藤秀俊、前田愛對談，《明治メディア考》(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頁 17。

³⁵ 同上，頁 17。

³⁶ 參見永嶺重敏前揭書，頁 179-181。

再加上活字印刷的發達以及鐵路運輸的便利等因素而快速發展的讀書文化，使明治中期培養出龐大的「讀書國民」。這批讀書國民，隨著時間累積，不只存在於人文薈萃的首都圈，而是擴及日本各地。到了明治三十年代前後，來自首都圈的報紙、雜誌、書籍等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流通到地方，地方的讀書人遂開始脫離地域性的讀書圈，而走向一個全國性的知識網絡體系³⁷。也因此，在東京發行的報紙上刊載的內容，便成為全國人民得以同步接收的資訊，包括時事、政令、社評——當然也包括刊載在文藝欄上的漢詩漢文作品。而特定地域的詩人，也可以透過郵寄稿件，進而藉由報紙這樣的新興媒體，取得在外界曝光、和更多讀者對話的機會。新的媒體、新的讀者圈，新的閱讀型態，這都讓明治時期漢詩文的創作與分享，進入了一個新的世代。

（三）上層菁英與漢學趣味

村山吉廣對明治維新後的漢學發展情況，如此評論道：

談到明治維新，常被認為與「文明開化」劃上等號，而舊時代的學問中心漢學於此全面退潮，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到明治中期為止，毋寧說是個「漢學愛好」的時代，社會上層的人們仍為漢學傾倒。……維新政府的高官，也都是曾在各地藩校進行漢學修行的菁英份子。他們有舊漢學的教養為根底，口出漢語，亦以漢文調行文。³⁸

此說呼應前文豬口篤志所言，維新政府的高官仍然保有高度的漢學趣味，他們吟詠漢詩文的形象，也鮮明地深植在當時西潮如狂的明治社會中。例如，被後世稱為「維新三傑」的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皆有漢詩作品傳世。

西鄉隆盛（1828-1877），幕末薩摩藩武士、軍人、政治家。又稱吉之助，號南洲。早年與僧人月照等人為王事奔走，受幕府勢力壓迫而致流放奄美大島，明治元年（1868）任大總督參謀，與幕府重臣勝海舟談判成功，兵不血刃進入江戶城，之後率軍平定東北地區的幕府殘餘勢力。接著陸續就任近衛都督、陸軍大將，後來因為主張征韓論，與當局齟齬，掛冠求去，回到鹿兒島建立私學校，明治十年（1881）在私學校學生的簇擁下起兵，最終失敗自盡，史稱「西南戰爭」。明治二十二年獲得赦免罪名並追贈正三位。漢詩文相關作品有《西鄉詩文》、《大西鄉全集》³⁹。其〈亡友月照十七回忌辰〉詩云：「相約投淵無先後，豈圖波上再生緣，回頭十有餘年夢，空隔幽冥哭墓前。」⁴⁰幕府末期，西鄉曾護衛被幕府追捕的僧

³⁷ 見前揭書，〈前言〉。

³⁸ 村山吉廣《漢學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か》（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頁3。原文為日文，此處為筆者所譯。

³⁹ 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頁413。

⁴⁰ 同上，頁62。

人月照返鄉，因不願服從新藩主逮捕月照的命令，最後與月照同在錦江灣投海自盡，結果月照絕命，而西鄉卻獲救，被流放到奄美大島。此詩正是多年後於舊友忌辰之際，惆悵思往之作。從這首詩中，吾人可見，在幕末、維新時期活躍於政治及軍事舞臺上的西鄉隆盛，面對故友杳亡多年的悲痛之情時，選擇使用漢詩來表現這種情思，在「維新」世代中無意間散發出濃厚的「念舊」之情。

木戶孝允，又稱桂小五郎、木戶準一郎，號松菊。年幼父母雙亡，由桂孝古領養，師事吉田松陰，涉獵經史，懷抱濟世之志，前往江戶，入劍客齋藤彌九郎門下，其後被舉為屬藩之大監督，明治元年後歷任總裁局顧問、參與、待詔院學士、參議，為「廢藩置縣」的主要推動者。明治四年隨岩倉具視考察歐美，七年兼任文部卿，八年再任參議。著作有《松菊詩文》、《松菊遺稿》⁴¹。其〈偶成〉詩云：「一穗寒燈照眼明，沉思默坐無限情。回頭知己人已遠，丈夫畢竟豈計名。世難多年萬骨枯，廟堂風色幾變更。年如流水去不返，人似草木爭春榮。邦家前路不容易，三千餘萬奈蒼生。山堂夜半夢難結，千壑萬山風雨聲。」⁴²木戶一生波瀾壯闊，以漢詩寫盡政途起伏及憂國憂民之情，寒燈照眼，默坐有情，雖然世路多歧，廟堂風雲不停變換，他關懷的始終是蒼生百姓，而非只圖虛名。漢詩本身所具備的典重特質，相當適合知識份子自抒懷抱之用，從木戶的這首詩中即可看出。

大久保利通，又稱正助、市藏、一藏，號甲東。鹿兒島藩士，年少兼修文武之道，特別著力於陽明學，後被藩主齊彬拔擢，和西鄉隆盛共同參與維新事業，明治元年任總裁局顧問，二年入東京，成為新政府的中心人物，四年隨岩倉具視視察歐美，歸朝任參議兼大藏卿，六年兼任內務卿。八年發生征臺事件，自請為全權辦理大臣，赴北京，與清朝政府折衝談判，回程在天津與李鴻章會面，接著轉赴臺灣與都督西鄉從道商議撤兵一事。因認為整治內務為首要任務，從而反對征韓論，和多年僚友西鄉隆盛決裂，抱持著鋼鐵般的意志貫徹信念，因而被同情西鄉的人所憎惡，後受刺客島田一郎刺殺而死⁴³。其〈下通州偶成〉詩：「奉敕單航向北京，黑煙堆裡蹴波行，和成忽下通州水，閑臥篷窗夢自平。」⁴⁴內容所寫的即是為了斡旋征臺衝突而赴北京途中所思，雖然他肩負著國家重任，但全詩歸結於「閑臥篷窗夢自平」的閒適之情，化沉鬱於疏淡之中。漢詩於此，除了作為抒發情思之工具，也記錄了當時維新高官的動向以及東亞國家局勢，具有其反映時代的史料意義。

從上述例子可以證明，即使進入追求文明開化的時代，維新元勳仍然保有濃

⁴¹ 同上，頁 413。

⁴² 同上，頁 63。

⁴³ 同上，頁 413。

⁴⁴ 同上，頁 63。

厚的漢學趣味，無論是弔友、抒懷、紀事，都能夠以漢詩做為媒介，達到宣洩情感之效，故而從明治初期到中葉，漢詩也因為這些元勳的「示範效果」，而有了風行草偃之狀，得以不衰反盛。



二、初山衣洲漢學養成與早年師承關係

耙梳完明治漢學的興盛之原因，接著方能把初山衣洲置回其所處時代，詳細考察其早年的漢學養成背景。

程怡雯曾根據初山衣洲於明治二十八年印行之《明治詩話》卷一、《明治詩話》卷二，考察其早年師承關係及赴東京後的交遊網路⁴⁵。《明治詩話》二書除了可以一窺衣洲和明治詩壇漢文人的互動關係，也為不少名聲不傳於世的詩人保留其殘稿。而筆者在此除了參酌此珍貴文獻外，亦將「初山衣洲遺書」中相關史料讀解摘出，並參酌神田喜一郎等人對明治詩壇、詩家的評論研究，力求更完整拼湊出此一個案的生命軌跡。

根據神田喜一郎《明治漢詩文集》所述，衣洲早年在故鄉尾張時，曾經「跟隨尾張藩儒筒井秋水、青木樹堂修習漢學，並向森春濤學詩。」又，根據尾崎秀真所述，衣洲「當時與森春濤、丹羽花南、水野大路等漢文人交遊，一時文名甚著」⁴⁶。筒井秋水、青木樹堂、森春濤，與衣洲有直接的師生關係，這幾位明治詩壇的知名人物，構築了衣洲早年的漢學素養及視野。以下分別考察衣洲和這些人物的往來情形。

《明治詩話》卷一的壓軸之篇，即衣洲品評其早年業師筒井秋水⁴⁷，從中可以看出筒井的教學風格、人格特質以及文藝取向：

筒井秋水，名載，字元卿，三河西尾人，性孤峭，不與人苟合。余少時就受句讀，訓誨甚嚴，稍有倦色，則叱咤退之，以故子弟往往逃去不敢近。獨余與浮圖石窗，晨夕授業，十年如一日，翁深慕聞水戶西山⁴⁸、備前芳

⁴⁵ 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活動與漢詩文研究》（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11），頁 24-38。文中對《明治詩話》中呈顯的衣洲早年師承關係及交遊網絡有詳細整理。其中頁 35-38 所附之目次表對照原書略有出入，《明治詩話》卷一收錄詩人實際上總共有 37 人，此論文所附表格載為 36 人，應是漏掉了原書第三十四頁後半的「佐野竹軒」一條。

⁴⁶ 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 南菜園（上）〉，《臺灣時報》，1937 年 4 月，頁 137。

⁴⁷ 初山逸也，〈筒井秋水〉，《明治詩話》卷一，頁 26-27。

⁴⁸ 德川光圀（とくがわみつくに，Tokugawa Mitsukuni）（1628 年 7 月 11 日 - 1701 年 1 月 14 日）江戶時代前期御三家大名。字子龍，號梅里。被人們稱為「水戶黃門」。1661 年（寬文元年），繼任水戶藩（今茨城縣水戶市）藩主。1659 年（萬治二年），明末學者朱舜水至長崎后，他得知朱舜水學識淵博，善理儒政，於 1665 年（寬文五年）請朱舜水至水戶，協助管理藩政，重振藩學，使朱子學在水戶藩確立起主導地位，世稱「水戶學派」。接受朱舜水的建議，以儒家禮儀，制定藩規；重實學，實行勸農政策；興教育，廣招賢士。設寺院，進行宗教改革。因其政績顯著，民風淳樸，

烈⁴⁹諸公為人。有客談及之，乃起而盥漱，下席聞之，其嚴謹率類此。(中略)詩思清苦，一首往往踰月而成，神韻縹緲，有不盡之妙。翁尤喜漁洋⁵⁰絕句，抄出其會心者若干首，朝暮吟諷不絕，以故其詩髣髴相似。又妙文章，極愛魏叔子⁵¹云。

從此段敘述可知筒井秋水在教學上的「嚴師」面貌，若弟子於學習上稍有懈怠，則厲聲責罵，故弟子多畏其威儀，逃去不敢近。這可能跟筒井早年刻苦學習的經驗有關。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所藏《初山衣洲雜錄》⁵²中，有衣洲晚年哀輓師尊所作之〈秋水先生行狀〉⁵³，其中提到筒井秋水早年讀書情景：「幼而聰慧，讀書過目成誦，成童回藩受業藩士菅藤四郎，當時世風重武輕文，每見子弟讀書者，群相誹笑，以為懦弱不足用。先生屢被詬辱而不□與爭，益發憤讀書，然家貧不能買書，聞鄰里有山中某裕于財，藏書甚富，乃日就其家借覽之，往返數里，雖風雨泥濘未嘗少懈焉。」

筒井在重武輕文的時風下，仍然決意讀書，即使在家貧不能自給的艱困狀況中，也能夠不辭勞苦前往鄰里借書，日積月累，從而培養出深厚學養。如此刻苦的精神，自然也希望弟子能夠承襲，故其人在治學上的審慎，在教育上的嚴厲，可以想見。初山衣洲能夠不畏嚴師，甚至「晨夕授業，十年如一日」，可知學習態度應深受筒井秋水肯定。〈秋水先生行狀〉中亦有另一段記載，談及筒井秋水教學風格，以及衣洲當年受業情貌：

(筒井秋水)明治中興以後絕意仕進，下惟城北，專以教育子弟為己任，及門之徒先後數百人，間有裹糧而至者。先生為人硬直，授經極嚴，每晨進諸生於前，自把書朗誦再四，然後各自複誦至十數遍，先生默而聽之，有稍不通則指曰，某生錯矣，而不直告其何字錯，務使其自思之。自辰至

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在日本各藩中享有盛名。他與朱舜水倡導的水戶學，在日本文化思想史上產生重大影響，成為日本民族的精神財富。後世人著《水戶黃門漫遊記》，對他及其政績給以很高評價。

⁴⁹ 池田光政(1609—1682)，岡山藩主。其懷著儒教的仁政思想積極施政，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並宣導士族及平民教育。曾起用陽明學者熊澤蕃山，創設花田教場、閑穀學校等。勤政 57 年，人稱名主。

⁵⁰ 王世禎(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清山東新城(今山東淄博市桓臺縣)人，累官至刑部尚書。王世禎以其卓越的詩學理論和詩歌創作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位置，被譽為清初詩壇領袖、一代詩宗。

⁵¹ 魏禧(1624—1681)，字冰叔，一字凝叔，號裕齋，亦號勺庭先生。江西寧都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與侯朝宗、汪琬合稱「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與兄魏祥、弟魏禮並美，世稱「三魏」。魏禧重氣節，束身砥行，文章有凌厲雄傑、剛勁慷慨之氣，散文作品文筆簡煉，敘事如繪，內容多表彰民族大義，敘事簡潔，又善議論，且精於史學。

⁵² 「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101 號文獻。

⁵³ 原文無頁碼，雜錄中收有兩篇〈秋水先生行狀〉，兩篇文章第一頁內容大同小異，然第二篇無第二頁。第二篇標題下有載明「丁巳二月 景社」，推測為衣洲向晚年在大阪地區成立之文會「景社」寄稿之作。以下引文皆以較為完整的第一篇為主。

午，整然危坐，見諸生少有惰色，正色呵責，不毫寬假。(中略)逸□□□先生授句讀，稍長，先生授以詩古文辭，常誡逸曰：「學非勤苦不成，勿恃才高而怠也。」

筒井對學生的教學模式雖甚嚴厲，但受業弟子多達數百人，可知其學養頗受時人推崇，而他對弟子的教學法，一是強調記誦，二則培養弟子自行思考的能力。衣洲跟隨他學習句讀，進而研讀漢詩、漢文作品，就學期間，衣洲的才情應屬出眾，否則筒井不會告誡其「學非勤苦不成，勿恃才高而怠也」。考察「靱山衣洲遺書」中衣洲的藏書目錄，吾人可知衣洲閱讀範圍廣泛，上至周易，下至明清時人作品，皆有涉獵，不違乃師風範。

深受筒井秋水感佩的人物是德川光圀、池田光政，甚至感佩到了「有客談及之，乃起而盥漱，下席聞之」的地步。此二者都是江戶時代賢明的藩主，德川光圀對江戶儒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確立了江戶幕府以朱子學輔政的路徑，池田光政在思想上則是以陽明心學為宗，看似矛盾，但這正好呼應了衣洲在〈秋水先生行狀〉中提到的，筒井秋水的思想取向：「先生學宗程朱而不甚墨守」，他在思想的接收上帶著開放的態度。至於在文學愛好上，衣洲謂其「古文原本歐蘇兼取清初之家」，《明治詩話》亦提到筒井秋水喜誦王士禎之詩，喜讀魏禧之文，此二人皆為清代作家，可知筒井不泥於古，而能欣賞晚近作者的作品。衣洲評論筒井之詩，和王士禎「髣髴相似」，而事實上，衣洲自身的創作風格，也和王士禎力主神韻之說有相通之處，信夫怨軒為《明治詩話》所寫的序文中即言：「季才以詩名於世，最推服漁洋，其詩神韻縹緲，辭情兼至。」⁵⁴可知衣洲繼承了師尊對漁洋的愛好，也自身的詩風也走向「神韻縹緲」，頗有實踐漁洋山人「神韻說」之意味。

青木樹堂(1825-1881)，幕末到明治時代的漢學者，生於文政八年，名可笑，字孟純、陽春，別號鷺巢、祖方。向京都天龍寺的觀水學習，也受到齋藤拙堂、梁川星巖的影響，任尾張長壽寺住持後，任職名古屋藩，維新後出仕大藏省。⁵⁵明治十四年四月歿，葬於谷中天王寺。是衣洲終生追慕的恩人之一。⁵⁶著有《江戶外史》十五卷，《皇漢金石文字一覽》一卷。⁵⁷

《明治詩話》卷二，〈青木樹堂〉文中，衣洲於開頭便如此敘述：

⁵⁴ 信夫怨軒，〈序〉，收錄於《明治詩話》卷一。

⁵⁵ 電子版《日本人名大辭典》，「青木樹堂」詞條。

<http://kotobank.jp/word/%E9%9D%92%E6%9C%A8%E6%A8%B9%E5%A0%82> (最終查詢日期：2014.04.30)

⁵⁶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靱山衣洲〉，〈南菜園の詩人靱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年，頁240。

⁵⁷ 靱山逸也，〈青木樹堂〉，《明治詩話》卷二，頁21。

鳴呼樹堂先生，余豈忍言哉，明治丁丑，余入某試場，榜出不第，無所依倚，先生為經營，因以得留都。後數年，又為狡奴所欺，其禍荐臻，先生慨然為出資斧助之，其義蓋有厚於至親者焉。而先生既歸道山，余亦鬢髮蕭疎，碌碌未成一事，每念及此，五內為裂。⁵⁸

衣洲提及青木樹堂，體例上並未依照《明治詩話》中品評其他詩人較常使用的例法，亦即先言其生平梗概、文章風格，進而擇錄佳作，最後再論己身與品評者平生交分的作法。一句「鳴呼樹堂先生，余豈忍言哉」，情感深刻，歷歷可見，蓋不能顧及常例耳。此段寥寥數語，提及青木樹堂曾有兩次在他人生中最危難時刻，伸出援手。第一次是在京應試落第，無處可依，有賴青木樹堂的協助，才能盤桓於東都。衣洲此番為應何試，目前尚無從查考，但由此紀錄可知衣洲上京讀書後，原欲留在東京發展，只是事與願違。明治丁丑年即明治十年（1877），對照神田喜一郎所述，當時衣洲留在東京，參與了成島柳北的《花月新誌》及「白鷗吟社」，後來可能為謀生計，最後仍舊離開東京，回到家鄉任職於當地銀行。原本初山氏田產頗裕，但卻被人欺騙而失去家產，陷入了文中所言「又為狡奴所欺，其禍荐臻」的悲慘境地，此時也受到青木樹堂出資斧協助，這樣的關愛之情，確實恩重如山。

〈青木樹堂〉一文中並無說明衣洲受業於青木的實際情景，只感嘆自己碌碌無成，頗有愧對師尊之意。而關於青木樹堂的思想，衣洲簡要說明：「先生素志於經國之學，詩雖餘緒，而細大洪纖，無施不可。」可知青木較用心於經國之學，而少有詩歌創作，青木對衣洲影響主要在於人格之陶冶，至於衣洲的詩學養成，還有賴於森春濤與鱸松塘兩位明治漢詩大家。

森春濤，名魯直，字希黃、浩甫，別號香魚水齋廬、九十九峰軒、三十六灣書樓，尾張一宮人。家中世代從醫，春濤早年亦學醫，後轉而向鷺津益齋（毅堂之父）學詩，和大沼枕山成為同門雙璧。安政三年上京，當時棲隱於「鴨沂小隱」，受梁川星巖知遇，詩名漸上。文久三年，移居名古屋成立桑三吟社，培育了神波即山、丹羽花南、林櫟齊、永坂石埭、永井禾原、杉山三郊。明治七年再度上京，成立茉莉吟社，參與者以大沼枕山、小野湖山、鷺津毅堂為首，旁及川田甕江、橋本蓉塘、伊藤聽秋、巖谷一六、野口松陽、三島中洲、日下部鶴鳴等人，為逐漸衰頹的漢詩壇帶來一股新生力量。創辦漢詩雜誌《新文詩》，並輯有《東京才人絕句》、《清三家絕句》等。⁵⁹

春濤與衣洲同為尾張出身，衣洲向春濤學詩，推測應該在森春濤於名古屋成

⁵⁸ 同上，頁 21。

⁵⁹ 森春濤生平可詳參神田喜一郎《明治漢詩文集》，頁 404。此處僅節錄要點翻譯。

立桑三吟社之時⁶⁰。森春濤詩以纖小豔麗的「香奩體」聞名，野口松陽曾贈詩云：「豔體也知風調高，百年只算一春濤，美人香草淵源遠，直至西崑溯楚騷。」可知春濤以香豔柔膩的詩風在當時獨樹一幟。除此之外，森春濤也重視清詩的價值，先後編有《清三家絕句》、《清廿四家詩》。他在弟子丹羽花南的協助下，離開故鄉，後來定居在東京，成立茉莉吟社，蔚為潮流，名高一時，其子森槐南及門生也在明治中後期的漢詩壇相當活躍。神田喜一郎在書寫衣洲之小傳時，品評他的創作風格上特別提到：「其詩最初仿效清初詩風，中年以後綜採各時代名家之長，純情婉麗又帶沉痛蒼古之味，開拓了高蹈獨特的詩境。」⁶¹，衣洲早年以模仿清初詩風為主，想來是受到筒井秋水、森春濤這兩位老師重視清人詩作的影響。惟考察衣洲詩作內容，唯有早年所作《鬢絲懺話》一書，為歌樓遊女立傳，綺羅香澤之外又帶深情，至於他的詩作則並無繼承春濤香豔風格之跡象，想來和坎坷貧困、輾轉流徙的人生經歷有關。

從筒井秋水、青木樹堂到森春濤，都是衣洲上京之前的師承對象，分別給予他在詩學及生活上的啟迪與陶冶。而明治五年（1872年），衣洲離開名古屋赴東京之後，對他影響較大的則為鱸松塘和成島柳北。

鱸松塘，名元邦，稱甫，字彥之，別號小塘、十髯叟堂、東洋釣史、晴耕雨讀齋、懷人詩屋，安房國府村谷向（今千葉縣）人。十七歲入玉池吟社，為梁川星巖門下弟子，和小野湖山、大沼枕山並稱為「星巖門三高足」。明治三年九月上京，寓居淺草，成立七曲吟社，來遊者數百人。生平酷愛旅行，後半生幾乎都在旅行中度過，所到之處必有詩作。其詩以七律為佳，絕句、古體次之，師法陸放翁、高青邱，詠物詩則近似袁隨園。家產雖豐而澹泊名利，以詩人自居，以高士自處，詩品自高，詩思沉潛，字句清新，精鍊至極。著有《松塘小稿》、《超海集》、《香山遊草》等。⁶²

衣洲在來臺任職時提交給臺日報的履歷中寫道自己曾「入鱸松塘之門，學習漢籍及詩文」⁶³，鱸松塘於明治三年在淺草成立七曲吟社，而衣洲在明治五年上京，想來入門應在此時。衣洲的詩作中以田園自然詩為成就較高者，且有不少觀

⁶⁰ 衣洲於明治五年（1872）離開名古屋赴東京，故向森春濤學詩推測在 17 歲之前。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的論文中有如下推測：「衣洲之學問根柢受嚴格的筒井秋水打下基礎。接著他由尾張一之宮前往名古屋，寓居於桑名町三丁目，高揭「桑三吟社」之看板教導漢詩的名詩人森春濤正被舉為明倫堂教授，時為明治二年，衣洲十六歲。西村天囚撰〈初山季才墓表〉中有「問詩森春濤」之句，天囚寫這是衣洲東游後之事，筆者推測這應該是少年時期居於尾張之際，向桑三吟社叩門。」參見〈南菜園的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年，頁 239。

⁶¹ 同上，頁 420。

⁶² 鱸松塘生平可詳參神田喜一郎《明治漢詩文集》，頁 405。此處僅節錄要點翻譯。

⁶³ 中之島圖書館的衣洲相關文獻中未見衣洲提交給臺日報的履歷表，此處資料轉引自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的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年，頁 240。

景寫景之詩，遺稿中亦可見不少紀遊系列詩作⁶⁴，和鱸松塘一生熱愛旅行並於旅途中作詩的習慣似有相通之處。

成島柳北（1837-1884），名弘，字淑厲、保民，稱甲子麿、甲子太郎、惟弘、溫，別號確堂、漫上漁史、誰園、我樂多堂、墨土隱士、何有仙史，江戶人。成島家為幕府名臣，歷任將軍侍講，成島柳北承父祖家學，十八歲成為侍講見習，曾為德川家定、德川家茂講授經學，協助《德川實紀》、《後鑑》的編纂校訂。因故與妻子離異後流連青樓，並以之為題材作《柳橋新誌》，文久三年（1863）因作狂詩諷刺幕府的因循保守獲咎，遭解除侍講職務，以此為契機，轉而修習蘭學，並且鼓吹當世的洋學者勉勵鑽研英學。後又歷任騎兵奉行、外國奉行、會計副總裁等要職。維新之後過著筆墨生活，與東本願寺法主大谷光瑩交好，於明治五年至六年（1872-1873）隨之遊歷歐美諸國，歸國之後就任《朝野新聞》主筆，曾因反對官方的新聞條令而遭逮捕禁錮四個月，以反抗官方壓制新聞自由聞名。明治十年（1877）一月創辦《花月新誌》，於雜誌的編輯上灌注諸多心血，後因病而不得不於明治十七年（1884）十月，發行一百五十五期後廢刊。著有《柳北全集》、《柳北遺稿》、《柳北詩鈔》等。⁶⁵

柳北對於衣洲的創作路徑有深刻的影響。衣洲在《明治詩話》中自言：

余夙辱其知遇，且私慕之，嘗倣其著〈新柳情譜〉，作〈衣浦情譜〉，翁采入《花月新誌》。嘗在鄉時，有一僧詆翁者，余怒不可抑，托事招之，預大書一聯曰：「無學無才漫誑俗，蓄妻食肉況貪財」，僧不覺赧然，慙謝乃止。

66

由此可知，柳北既是衣洲在寫作上的模仿對象，也對他有知遇之恩，使他在東京文壇上能夠獲得發表並且嶄露頭角的機會，遇到不相干的人對柳北翁有所詆毀，衣洲甚至「怒不可抑」，到了要寫詩回擊的地步。初來乍到東京，在文壇上尚未有一席地位的衣洲能在《花月新誌》上獲得發表作品的機會，這和雜誌的創辦宗旨有很大的關係。比起臺閣氣息濃厚的森春濤《新文詩》，成島柳北《花月新誌》在刊登作品的選擇上，不限臺閣而廣求於江湖，不限漢詩、漢文而擴及和文、和歌甚至翻譯文學，以一種開明的態度，塑造雅俗共賞的文藝園地⁶⁷，也使衣洲這樣的年輕詩人獲得了一展詩才的機會。

不僅如此，來到東京之後，衣洲也加入了成島柳北所主持的白鷗吟社。白鷗

⁶⁴ 例如〈唐澤山記游詩〉，「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45 號文獻；〈航北詩草〉，「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49 號文獻。

⁶⁵ 成島柳北生平可詳參神田喜一郎《明治漢詩文集》，頁 407。此處僅節錄要點翻譯。

⁶⁶ 《明治詩話》卷二，頁 13。

⁶⁷ 參見〈明治詩壇評論〉，大江敬香，見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頁 333。

吟社活動時間為明治十一年(1878)開始，至明治十七年(1884)柳北歿後結束，當時活動情形及參與者，在衣洲遺稿〈書白鷗社諸賢手書詩稿後〉⁶⁸可見一斑：

成島柳北翁，文采風流，照映一時，兒童走筆□，靡不知澤上漁史之名矣，嘗倡設詩社，名曰白鷗，每月一次，聚於澤之值半樓，與會者依田學海、關根痴堂、瓜生梅邦、勝部五松、冲九泉、杉山千和、濱村大澗、渥美惠淳等凡八九人，咸寓於澤上者也。予與杉山三郊、阪本三橋，以年少陪席末焉。翁瘦身長面，右耳下有瘤，大如桃實，偕因自號贅瘤子。為人忼爽磊落，氣溢於眉宇間，當其飲酣談劇也，竦肩揚眉，聲如洪鐘，舉座為之氣奪。學海不解飲，而娓娓善談，俱不相下。痴堂清癯如鶴，語多諧談，往往使人噴飯，大澗雖好為諧謔，而不及痴堂之奇警矣。梅村溫厚謹□，與惠淳相匹。至五松守固□，明敏通達，當世之才也。諸賢年皆四十左右，獨千和翁齡超耳順，童顏鶴髮，宛然神仙中之人。宴畢之後，各手書其詩，綴為小冊，序次批閱，互言可否，鷗社之名，一時噪於都下。蓋距今三十餘年矣。當時予年二十二，好為文章，翁亟加稱賞，采入花月新誌，嘗謂人曰：衣洲年少才銳，如能多讀書，可期他日之一熾矣。予聞之，且愧且喜，後遭家多故，流落異土，音問漸疎，而柳翁早歸道山，學海、痴堂、千和、大澗諸老，後先凋謝，其餘諸賢，莫知存歿，三郊與三橋少予二歲，今雖健在，而睽隔東西，無復□□矣。今茲乙卯春初，在衣浦草堂，檢篋中□□獲諸賢手稿數紙，年久蠹蝕甚多，因命工補綴，裝為一卷，追念當時諸賢談笑戲謔之狀，粗記其梗概，寓生死聚散之感焉。後之覽者，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

寥寥數語生動紀錄了吟社文人的音容笑貌與死生新故之感。寫柳北翁處言：「翁瘦身長面，右耳下有瘤，大如桃實，偕因自號贅瘤子。為人忼爽磊落，氣溢於眉宇間，當其飲酣談劇也，竦肩揚眉，聲如洪鐘，舉座為之氣奪」，形塑其酣暢淋漓的豪爽形象，文末又再度提及柳北對自己的知遇之恩：「當時予年二十二，好為文章，翁亟加稱賞，采入花月新誌，嘗謂人曰：衣洲年少才銳，如能多讀書，可期他日之一熾矣。予聞之，且愧且喜」，對於後來自己辜負所期，未有真正在東都文壇發光發熱的一天，顯然有深沉感慨。從早年受到文壇要角成島柳北讚賞為「年少才銳」，到中年以後「遭家多故，流落異土」的失落，這樣的人生歷程對於解讀衣洲臺灣時期的詩歌內涵，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

除了在文風上受柳北影響、在文壇上受柳北提攜之外，成島柳北曾任幕府侍講，維新後身兼漢文學家以及媒體人雙重角色，也和衣洲一生的身份歷程有近似之處，衣洲於明治十七年開始擔任《國會》雜誌詩壇編輯，後進入《東京朝日新聞》工作，並協助大江敬香編輯《花香月影》，以其漢詩人的角色在媒體上現身。


⁶⁸ 「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67 號文獻，原文為毛筆手寫稿，部分辨識不清的字以□□暫替。

明治三十一年更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的身份被招募來臺，受總督兒玉源太郎寵信。然二人在思想走向上有歧岔之處，柳北不懼議論時政而遭解職，衣洲則與主政者唱和，並在官報體系任職，為文協行政策；柳北曾遊歷歐美，作《航西日乘》，一生對西學保持高度興趣，而衣洲則輾轉於東方，來到殖民地臺灣，跟著總督巡行的腳步於報刊上發表《航南日記》。航西與航南，正反映明治時期知識份子，面對時代劇變，在思維上「改寫世界地圖」的兩種方式：站在日本列島這個基準點上，一隻眼看見西方，要脫亞入歐文明開化，一隻眼則看向南方，遂有了軍事擴張的舉措。帶著前半生習得的漢學教養和新學知識，因緣際會來到日本殖民地臺灣，「航南」的衣洲又如何以日本漢文人、媒體人、殖民者的角色，和臺灣文壇、媒體界、政治圈交會，產生各種化學變化，這多重角色的身份是否影響他看待臺灣的方式？在看待政治、經濟、教育、文學、文化、風俗、地域等各個層面時，又是否因為身份的混種和議題的不同，而有著自覺或不自覺的、差異的目光？這些目光又代表什麼時代意義？在殖民時期在臺日本漢文人之中，又是否具有某種共通性？筆者將透過相關史料及作品的耙梳，在以下的章節，嘗試去釐清這些問題的脈絡。

附表一：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⁶⁹

藏書編號	書名	內容	備註
1	星岡禱記, 星岡小記(己丑3月)	短篇漢文作品數篇, 寫東京赤坂、霞關一帶星岡的美景以及與友人的交遊情形。初名《星岡禱記》(又寫作)「雜記」, 後改名為《星岡小記》, 封皮上書有「己丑三月日課一章」, 內容共有五稿, 一稿為草書, 頗多刪改劃記, 二稿為漂亮整齊之行書, 並有友人衣白山人的朱筆點評, 三稿亦為行書, 文後有所增補, 四稿有會稽陶大均點評, 五稿刪去序文, 收劉慶汾、王肇鉉、陶大均點評文字。	
2	櫻雨叢談	分為三部分: 一、《櫻雨談叢》, 短篇漢文作品, 內容為當代文士伶人歌伎小傳, 或可視為仿聊齋型態的小說。(篇章有〈勝山〉〈豐原兼秋〉〈賣酒郎〉〈都產〉〈幽婚〉〈斬晴宗〉); 二、李白杜甫等中國詩人之詩抄; 三、櫻雨莊談苑(又名今古談苑、櫻雨談叢), 比第一部分多兩篇文章〈紅兒〉、〈人見春燈〉, 並有友人朱筆點評。	
3	駢字啟蒙	明治丁未二月八日抄於冰壺軒。收相對語數十種, 似為講授漢文駢文作法之補充講義, 內容抄自中國道光年間著名學者黃本驥著作《三長物齋叢書》。	
4	慄堂詩稿	收錄少年至青年時期詩作。	
5	木村陽二弔文	大正五年作。為某會社理事木村陽二所作之弔文。和文。或為受託之作。	
6	衣洲先生瑤韻	他人唱和衣洲詩作之作品。署名為薰。	
7	明治詩話材料	撰寫明治詩話時之參考材料, 只有三四頁。	
8	東京日日新聞文苑詩文集	將發表於東京日日新聞文苑欄的作品剪報收集成冊, 包括自作、他人唱和及品評部分。起自明治三十一年八月初七。	
9-1	國會文苑詩文集	將發表於國會雜誌文苑欄的作品剪報收集成冊。明治 24 年作品。	
9-2	國會文苑詩文集	將發表於國會雜誌文苑欄的作品剪報收集成冊。明治 25 年作品。	
9-3	國會文苑詩文集	將發表於國會雜誌文苑欄的作品剪報收集成冊。明治 26 年作品。	

⁶⁹ 本藏書整理表格先前發表於黃美娥教授與筆者合著之論文〈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簡介——兼論《穆如吟社集》、《臺灣風俗詩》二作〉, 收錄於《鈞沉·瑣憶·補遺: 臺灣文學史料第二輯》(臺南: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2), 此處則根據原始內容, 修正幾處誤植之處。表格中以加粗黑體字描述者為衣洲自著作品, 其餘則為他人作品。

9-4	國會文苑詩文集	將發表於國會雜誌文苑欄的作品剪報收集成冊。明治 27 年作品。	
9-5	國會文苑詩文集	將發表於國會雜誌文苑欄的作品剪報收集成冊。明治 28 年作品。	
10	紅樓夢評叢鈔	大正癸丑(2 年)夏仲起季才手錄。內容為對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等中國小說作品的作者及版本之考據，頁數不多。	
11	臺灣風俗詩	內容分三部分：一、臺灣風俗詩，以臺灣風俗為題材的詩集，詩作後皆有簡短文章解說臺灣特殊風俗。二、臺北竹枝詞，寫臺北風土題材的竹枝詞數首。三、臺灣歲俗時尚，漢文作品，記錄臺灣的節令習俗及婚姻喪葬儀節。此為草稿，較詳盡的版本可參考藏書編號 88 之作。	
12	幽居逸趣	庚寅冬日偶有心疾，閉門謝客時所作，寫櫻雨草堂隱居之閒情逸趣。	
13	乾堂詩稿	他人之作，封面書「僅供衣洲先生採擇」。署名北澤正誠稿。	
14	昭昧詹言撮鈔	清代學者方東樹詩論作品昭昧詹言之書抄，衣洲愛之如寶。	
15	韓文	抄錄韓愈古文，內文寫「鈴木於大關塾書」，參照字體和衣洲其他作品明顯不同，應非衣洲手抄之作	
16	近事談	明治時期作品，以時事為題材的短篇趣聞	
17	支那尺牘稿本	漢文書信範例，書中署冰壺軒藏	
18	集句百絕	收集句詩少許，書中署櫻雨草堂	
19	後樂園志并詩賦	明治 23 年。抄錄作品，非自作，收後樂園編制資料，權中納言源光國卿、權中納言源綱條卿詩賦作品及林道春小廬山記、朱舜水遊後樂園賦並序	
20	隨見叢錄	宗教相關簡短筆記，以草書書寫於太真瓊教本部通信用紙	
21	評語叢，名句叢	抄錄評語、名句	
22	常總日記	開頭原註明為明治 30 年日記，但寫至 3 月開始後即停止，並註銷劃掉，之後改記錄明治 33 年來臺後之生活，草書，內容簡短記錄每日天氣陰晴、會計資料等	
23	櫻雨草莽禱記	內頁另書雲梯日記，起自明治 21 年元旦，內容為片言隻語的讀書筆記、雜記	
24	紀曉嵐詩鈔	抄錄紀曉嵐詩作	
25	冰壺軒筆記	短篇漢文雜記，旅居保定期間，寫中國文史之事，包括中國風土、文士之介紹，詩文點評，伶人小傳、皇族軼事等	
26	詩集	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作品之剪報	
27	朗盧先生文稿	阪谷素（號朗盧，備中人）之文稿	
28	明六言詩	中國明朝文人詩抄：高啟、楊基、徐賁、王恭、韓奕、楊士奇、李東陽、何景明、吳維嶽	

29	辛亥文稿	漢文作品三篇：〈書南菜園唱和集後〉，〈書成齋博士秋懷二十律後〉，〈伯公杯記〉	
30	丁巳詩稿，戊午詩稿	詩作少許，草稿，刪改痕跡多	
31	近世尺牘	原件作尺牘雅品，文人往來書信範例	
32-1	瑤溪詩稿	北澤正誠稿，非衣洲之作	
32-2	瑤溪詩稿	北澤正誠稿，非衣洲之作	
33	冰壺軒日記	手稿日記，明治 41 年丁未一月元旦起，每日陰晴、交遊等簡筆小記	
34	鄙稿	恆遠警郎之作	
35	貴耳	稻垣天真之作，太真瓊教會相關宗教資料及捐獻名冊	
36	裸記	抄錄王國維等中國文人之作	
37	金鰲雜記	稻垣天真之作	
38	鍾情錄	和文作品，署名櫻雨主人編纂，題材為風月、宗教相關	
39	杜韓蘇詩鈔	杜甫、韓愈、蘇軾詩鈔	
40	惜抱軒詩集箋註	方苞詩	
41	皇清經解總錄，皇清經解續編目錄	《皇清經解》，又名《學海堂經解》，為兩廣總督阮元（1764 年 - 1849 年）所輯，收七十三家，記書一百八十八種，凡一千四百卷。此書是匯集儒家經學經解之大成，是對乾嘉學術的一次全面總結。光緒初年，陶冶元編《皇清經解敬修堂編目》十六卷，「依經為序，於各經逐句標明卷頁數。或有一句之義散見於數處者，一一摘出，統注於此句下。」。王先謙（1842 年 - 1917 年）仿《皇清經解》體例，又續作《皇清經解續編》，共一千四百三十卷。	
42	清詩妙絕	清人詩鈔，收錄蔣超、王士禛、張玉裁、葉燮、潘耒等人作品	
43	鬢絲讖話	明治 23 年 5 月 19 日起稿，伎人小傳並附詩，收錄依田（百川）先生、關根（痴堂）先生評語	
44	名家小品畫冊叙	飯田美術部出版名家小品畫冊，為之作序，有簡短畫論，此為草稿	
45	唐澤山紀游詩	丁酉春三月三十日與友人同遊唐澤山，賞景醉酒之餘，賦詩唱和之作	
46	惜抱軒詩鈔	姚鼐詩	
47	書含碧帖後	由臺灣寄喜多諒卿。友人喜多諒卿性好翰墨，將西村天因所作南游十律裝幀成帖，並由西村命名為含碧帖，再託衣洲作一後序	
48	贈正五位田岡	記田岡俊三郎生平及功業	

	俊三郎君紀功碑		
49	航北詩草	乙酉九月將赴燕京途中，舊疾復發，至函山澡泉養病之時，寄東都友人詩作，頗有因病愁苦悲慨之思	
50	穆如吟社集卷 1	明治三十三年刊行，乃衣洲成立之穆如吟社唱和集，內容收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等政府官員的詩作，亦有嘉義、臺南等地之漢詩人唱和之作，內容多涉臺灣風土。	臺灣日日新報社
51	南菜園唱和集	收臺日漢詩人與兒玉源太郎、衣洲唱和詩作，多描寫田園幽居閒適生活	南菜園
52	含毫便覽	讀書筆記，內容極少	
53	燕雲集	衣洲於保定任職軍官學堂之詩作集結，內容多涉天津生活及當地風土	
54	明治詩話初稿，明治詩話卷壹再稿	衣洲對明治時期漢文人的介紹、點評	
55	歸展詩草	衣洲晚年歸返家鄉（尾張布土，今名古屋）時所做之詩，回顧畢生，寓身世之慨，有友人杉山令（三郊）之跋	
56	星岡小記藁本	和臺灣風俗詩目錄有重疊，應為草稿	
57	西游車中唱和詩	和友人陳矩西遊名古屋途中，於車上互相唱和之詩作，詠沿途景觀，如箱根、富士山等	[陳矩：初山逸也]
58	臺灣日日新報文苑詩文集	臺灣日日新報文苑詩文集簡剪報	
59	冰壺軒筆記	旅居保定期間，寫中國文史之事，包括中國風土、文士之介紹，伶人小傳軼事等	
60	明末諸家傳記鈔	明人傳記相關書抄，封面書「季才手鈔」。所提及人物包含王鐸、牧齋明史、祝世祿、錢謙益、阮大鍼、錢牧齋、楊文驄、黃道周	
61	苟然屋日記	大正紀元壬子八月一日起筆，內容為簡略之日記	
62	評語藪	抄錄文學批評術語	
63	詩語	抄書節錄句子	
64	坐翠山房詩鈔序	稻垣天真詩集序	
65	凡鳥遺稿	封面朱筆寫「再閱」，紙數三十一張，字跡似非衣洲之作，不見作者名姓。	
66	鈔本歸震川集目次	歸有光集目次	
67	書白鷗社諸賢	白鷗社為明治初期重要漢文人成島柳北所成立之詩社，同人	

	手書詩稿後	有依田學海、關根痴堂等，衣洲曾以年少之姿陪席其中。後諸賢凋謝，衣洲於家中搜得諸賢手稿，輯為一卷，並略記往事以誌之。	
68	叙艷女詩	和鬢絲儼話附錄之詩相同	
69	漢上裸記稿本	丁巳十月初二起，內容有浪華文人詩社之介紹	
70	曲亭叙跋	草書和文之作	
71-1	會心語彙卷 1	抄錄詞語及漢籍上之掌故並加以詮釋，類似讀書筆記加上成語典，典故彙編之類的工具書。明治 23 年 1 月~35 年 2 月，署名菱園主人纂。	
71-2	會心語彙卷 2	未有年份，署名澄心廬主人自纂。	
71-3	會心語彙卷 3	明治 37 年 3 月初七錄畢，署名澄心廬主人自纂。	
71-4	會心語彙卷 4	明治 37 年 3 月初七~39 年 6 月 10 日，署名澄心廬主人自纂。時在保定。	
71-5	會心語彙卷 5	明治 39 年 6 月 10 日~41 年 5 月 13 日，署名澄心廬主人自纂。時在保定。	
71-6	會心語彙卷 6	明治 41 年 5 月 13 日~44 年 5 月 27 日，署名冰壺軒主人自纂。	
71-7	會心語彙卷 7	明治 44 年 5 月 27 日~大正 4 年 5 月 15 日，署名苟然居主人自纂。	
71-8	會心語彙卷 8	無年代，署名季才手錄。	
72	會心語彙別集	同前，未有年代，用紙為澄心廬玩籤及櫻雨草堂玩籤，推測為早期所作	
73	文稿(並詩稿繕寫)	漢文漢詩作品數篇，部分與臺灣相關	
74	穀堂野村先生文抄	穀堂野村先生文抄	
75	雜稿(大正丙辰仲夏 2 冊合綴)	各式文章草稿，刪改頗多，字跡潦草不易閱讀	
76	櫻雨艸堂日記	草書手稿日記，明治 24 年 1 月 17 日-31 年 11 月 17 日。附錄有櫻雨漫錄原藁(明治 23 年 2 月盡日)，櫻雨雜錄初藁，後二者為和文雜記手稿 31 年日記中常提及土居香國 福井學圃	
77	澄心廬日記	草書手稿日記，明治 33 年 1 月 1 日-37 年 12 月 30 日 附 紀南游寓日記，湘南游寓日記，日記末附有友人住址	
78	和倉日記(戊午 4 月)	戊午 4 月，收有自然詩少許，刪改增削多，應為草稿	
79	硯のちり	和文手稿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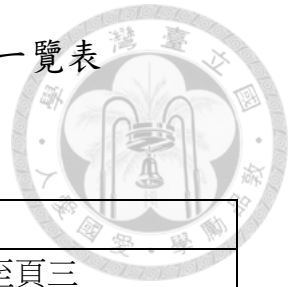
80	落木菴日記	草書手稿日記，明治 38 年 1 月 1 日-9 月 20 日 附 麻溪草堂日記	
81	北游日記	草書手稿日記，明治 39 年 1 月 1 日-10 月 10 日	
82	懷耿堂日記	草書手稿日記，明治 32 年 8 月 15 日-12 月 29 日	
83	岡山縣巡回日記(卜筮日記).	手稿，無年代，記事凌亂，有占卜相關記錄，亦有草書隨筆	
84	游豐日記	草書手稿日記，明治 35 年 11 月-36 年 1 月	
85	日本憲法義解	衣洲翻譯伊藤博文所著之《日本憲法義解》，全文於任職臺日報主筆期間分段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此為衣洲自行收集剪貼之報紙剪報	
86	中国法政論稿集	和中國法律、政治制度相關的報導以及資料、法規的剪報，推測為衣洲旅居中國時期所收集	
87	中国語辭書草稿	收錄中文口語用法並加以解釋	
88	臺灣風俗詩(初-第 2 稿, 未定藁合綴).	內容分三部分：一、臺灣風俗詩，以臺灣風俗為題材的詩集，詩作後皆有簡短文章解說臺灣特殊風俗。二、臺北竹枝詞，寫臺北風土題材的竹枝詞數首。三、臺灣歲俗時尚，漢文作品，記錄臺灣的節令習俗及婚姻喪葬儀節。	
89	登極賀詞集(劉禹錫ほか 3 名撰)	古文賀詞範例	
90	不關焉堂記	鈴木丈之手稿，非衣洲之作	
91	讀杜隨筆(上卷之 1)	陳訐撰，非衣洲之作	
92	日下部少佐墓誌銘, 阿久津兄弟碑銘, 飯倉好察君墓誌, 躑躅命名之記(上田君囑).	著者不明，或為衣洲講授漢文墓誌銘體例之教材	
93	題夷情備采前, 山田長政戰艦図記	抄錄塩谷世弘之文章兩篇	
94	伏見大將宮殿逸話	草書手稿，大正三年十一月	
95	掬星硯記	漢文一篇，寫友人習癖	
96	易断	和文作品，占卜相關	

97	將來之清國	軍官學堂教材	[陸軍軍官學堂]
98	九轉記(初-2稿)	漢文作品，草稿，寫早年於日本時期四處流徙之情狀	
99	錦木山觀音寺緣起	小野崎秋城稿，非衣洲作	
100	校閱陸軍奏摺	校閱陸軍事宜與流程之建言，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內文署「冰壺軒藏」。	
101	初山衣洲雜錄	收錄漢文作品多篇及宗教相關品物錄：包含〈南巢集序〉、〈丁未一月五日冰壺軒雅集 山莊吟十首并引〉、〈太真瓊教會物品錄〉〈祭秋水先生文〉、〈先府君行實〉，後並附有多篇衣洲詩文草稿	
102	初山逸也辭令綴	含各時期薪水單，任命狀，辭呈，書籍版權登錄證，其中包含離開臺日報時的辭呈	
103	法制經濟大意譯稿	衣洲翻譯添田壽一所著之《法制經濟大意》，全文於任職臺日報主筆期間分段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此為衣洲自行收集剪貼之報紙剪報	
104	高名ノ人九星納音引合セ吉凶ヲ見事	占卜相關資料	
105	新朝野新聞詩文集	於《新朝野新聞》上發表之作品剪報，可一窺衣洲早期詩作	
106-1	本筮圖記 上	易經相關，新井一伯稿，非衣洲作	
106-2	本筮圖記 下	易經相關，新井一伯稿，非衣洲作	
107	周易書目	東京上野博物館藏書目，東京圖書館藏書目，勢州豐宮崎文庫易書目，易學淺說，周易講和筆記(易の話 2月15日崇文會に於いて 初-再稿)，周易雜記。	
108	漢書論贊	抄錄漢書論贊部分	
109	經子史四百則	中國古籍之簡短書抄，土井聳牙著，非衣洲作	
110	中国官制	抄錄中國官制相關資料	
111	改編射擊精理卷2	衣洲翻譯之陸軍學堂教科書，內容為射擊原理	[陸軍軍官學堂]
112	氣球學教程	衣洲翻譯之陸軍學堂教科書，內容為熱氣球製作方法並富有圖示	[陸軍軍官學堂]
113	改編軍械精蘊卷3	衣洲翻譯之陸軍學堂教科書，內容為槍械相關知識	[陸軍軍官學堂]

114	陸軍軍官學堂 兵學教科書 卷2	衣洲翻譯之陸軍學堂教科書，內容為軍隊編伍行軍等相關規 制	[陸軍軍 官學堂]
115	馬隊戰術教科 書	衣洲翻譯之陸軍學堂教科書，內容為馬隊戰術知識	[陸軍軍 官學堂]
116- 1	軍官學堂教科 書軍制學 卷 1	衣洲翻譯之陸軍學堂教科書，內容為軍制學	[陸軍軍 官學堂]
116- 2	軍官學堂教科 書軍制學 卷 2	衣洲翻譯之陸軍學堂教科書，內容為軍制學	[陸軍軍 官學堂]
117	周易	抄錄周易內容	
118	印譜	收錄各時期印章圖樣	
119	北清に關する 切抜	明治三十九年二月，內容為和北清相關之剪報資料，包含經 濟、法律、鐵路、行政組織。	
120	點易餘筆，菱 園詩話	封面書「點易餘筆」及「中葦居士手錄」、「附詩話」等字樣， 但內容僅有兩頁，和易經相關，不見詩話部分	
121	清秘史	中國清朝野史，非衣洲之作，作者為有媯血胤	
122	鑛業會誌繙譯 (初稿)	翻譯作品，測量法	
123	大日本神祇文 畫考	考察古事記等古書中的古文字	
124	聖華盒印譜序	非衣洲作，井上聖次郎稿	
125	源氏物語(若 紫)	和文書抄，抄錄一小段源氏物語內容	
126	青山展墓集	收少許詩作，開頭書「陰曆八月十三夜散策郊外作」，塗改頗 多，應為草稿。	
127	退役願書	和文，渡邊崑山著，非衣洲作	
128	書籍目錄	封面書「唐書」，為漢籍目錄，記錄冊數及價錢	
129	禱記(四書集 註引用姓名考 ほか)	四書集注引用姓名考、易經相關書目	
130	初山逸也宛書 狀集	和文友、詩社同人、學生的通信手稿，通信頻繁對象包含中 村忠誠、長尾甲、狩野直喜、小牧呂業、衣白山人等，可從 中窺見衣洲的交遊網絡	。
131	原始資料遺失	原始資料遺失	
132	崇文會會計簿 (大正8年3月	崇文會相關會計資料	

	-5 月), 雜記		
133	支那古董叢說 計算簿(大正 3 年 1 月 崇文 會 付 崇文會 宛註文ハガキ 1 通)	支那古董叢書販賣冊數等會計資料	
134	初山逸也宛受 取書集	晚年之會計資料, 包括翻譯、收學費、售書的收入等等	
其他	桂社詩	桂社同人作品集, 桂社為衣洲晚年於大阪參與的詩社, 同人有磯野秋渚、光吉元、高鳥彬、神義鐵、小寺元也等	中之島藏 書署名初 山逸[ほ か]
其他	桂社詩東字集	桂社同人作品集, 桂社為衣洲晚年於大阪參與的詩社, 同人有磯野惟秋、光吉元、高鳥彬、神義鐵、小寺元也等	中之島藏 書署名初 山逸也 [ほか]
其他	支那古董叢說 第 1 集	中國古董介紹與知識解說, 如銅器、玉器等	中之島藏 書署名初 山逸也
其他	支那古董叢說 第 2 集	中國古董介紹與知識解說, 如銅器、玉器等	中之島藏 書署名初 山逸也
其他	支那古董叢說 第 3 集	中國古董介紹與知識解說, 如銅器、玉器等	中之島藏 書署名初 山逸也
其他	支那古董叢說 第 4 集	中國古董介紹與知識解說, 如銅器、玉器等	中之島藏 書署名初 山逸也
其他	書畫落款式	介紹中國古典書畫落款方式及常識	中之島藏 書署名初 山逸也


附表二：《明治詩話》卷一、卷二品評漢詩人一覽表



卷一

編號	漢詩人	與衣洲的交流	頁碼
1	岡本黃石		頁一至頁三
2	宇津木靜區	余近屢謁黃石翁，偶談及之，翁嗚咽不能言，余亦為之慘然	頁二至頁四
3	岡本隨軒	客歲同人胥謀創詩社，名曰穆如，每月一次，例設小醺，席上鬪詩，君每制其勝	頁四
4	小野湖山	余嘗謁翁於浪越，後雁魚沈斷，從不見其詩	頁五至頁六
5	門田朴齋	翁諱重鄰，字堯佐，舊福山藩儒，嗣子杉東嘗約余寄其餘詩，以其遼遠，猶未接手，惜不能具載爾。	頁六至頁七
6	依田學海		頁七至頁九
7	杉浦海潭		頁九至頁十
8	園田鷹城	著有好齋詩鈔三卷，友人橫山櫻溪鈔存之，余因得借覽，世不多傳	頁十
9	藤崎長洲	藤崎光靈字祚卿，號長洲，一號松筠，江州日野人，性溫厚寡言，不濫與人交，獨與余相得最懽 壬戌新秋，祚卿將還其國，來告別余，余醉後書其扇云，琵琶風月近新秋，屈指曾游十換裘，只好今宵題扇句，隨君明日入江州。祚卿推為絕唱，余笑曰：何少所見，而多所怪耶。	頁十一
10	藤崎桐陽		頁十一
11	釋天真	平生作詩，未太刻琢，從不留稿，祚卿為寄數首	頁十一至頁十二

12	釋大俊		頁十二至頁十三
13	井戶春耕		頁十三至頁十四
14	釋清痴		頁十四
15	山崎鯢山		頁十四至頁十五
16	湯川清齋		頁十五
17	平松東靄		頁十五至頁十六
18	平松小靄		頁十六
19	渡井夢南	辛巳秋，訪素園主人，座有一老翁，偉貌豐軀，主人曰，是夢南翁，余驚而避席，從此訂交，時以詩贈答	頁十六至頁十七
20	大村桐陽		頁十七
21	淺野醒堂	余在鄉時，亦失之交臂，殊為可愧	頁十七
22	阿部湖村		頁十八
23	土居香國	甲午三月入都，余與素園主人謀，觴於驪山望嶽亭，有聯句二首，并錄於左。垂楊山郭雨餘煙（逸），友一二三吟袖聯，來往梅花香雪路（豫），參差茅屋午鳩天。水聲穿竹不妨鬧（逸），草色映衣殊覺妍，滿月春光如此好（豫），尋詩還到酒旗前（逸）。其二云：天末芙蓉帶彩霞（豫），闌干倚遍夕陽斜，山村煙雨抽新筍（逸），野店東風未落花。紅袖侑杯顏一破（豫），白頭敲句手重叉（香國四十頭髮皆白）。此間宜作終焉計（逸），酒地詩天不憶家（豫）。	頁十八至頁十九
24	結城凡鳥	己亥歲，余遊東京，為寄其家人所托數丁金，凡鳥揮霍三日而盡，是歲四月，舉陸軍吏試補，從福原大佐行清國，其發前一日，囊盛數百	頁二十至頁二十一

		金，訪往所寄食，或十金，或二三十金，照其厚薄贈之，人皆呆然。凡鳥語余曰：漂母一飯，今而得報，亦一快事矣。	
25	赤松半古		頁二十一
26	大澤東軒	□木廣瀨櫛岡，郵寄其從兄大澤東野詩……余讀之，詩不甚流暢，而一片真氣溢於行間，乃知東野性情至篤，自與輕薄才子異。	頁二十一至頁二十二
27	土屋鳳洲	余客浪華日，君在寧樂，掌教中學，頃遷官東京，足跡相隨，而未得把晤，何其緣慳乎？	頁二十二
28	小林溪水		頁二十二至頁二十三
29	奧谷淳蘇		頁二十三
30	板橋雲山		頁二十三
31	佐野竹軒	日野藤崎祚卿問詩於余，一日在座，時方暮春，庭前紫藤花盛開，祚卿為余誦其鄉佐野竹軒詩曰：紫藤花映小柴門，盡日曾無車馬喧，一枕黑甜鄉裡夢，醒來槐影落西軒。余笑曰：何酷似吾輩身世耶。祚卿黯然曰：竹翁名玄庵，豐後人，嘗受業賴山陽，後以醫仕市橋候。中興後流寓日野，賣藥為活，米鹽屢空，宴如也。一切憂愁，都寓於詩。明治十三年以病亡，齡七十三。詩篇散佚，世鮮知其名著，零篇賸墨，幸得賴君以傳，翁亦可瞑矣。次日郵送遺詩數首。	頁二十三至頁二十四
32	釋蘭谷	近時浮圖善詩者，寥寥罕聞，獨有吾鄉渡邊蘭谷，其遠明堂集既行於世。	頁二十四

33	釋伏堂		頁二十五
34	津田聿水	明治癸巳，余在浪華，會飲北里酒樓，一見如舊，後去客越前，無幾以病亡，悲夫。詩篇散佚，無由收拾，友人某僅藏數首。	頁二十五
35	奧田丘村		頁二十五
36	瀧川菊浦		頁二十六
37	筒井秋水	筒井秋水，名載，字元卿，三河西尾人，性孤峭，不與人苟合。余少時就受句讀，訓誨甚嚴，稍有倦色，則叱咤退之，以故子弟往往逃去不敢近。獨余與浮圖石窗，晨夕授業，十年如一日，翁深慕聞水戶西山、備前芳烈諸公為人。有客談及之，乃起而盥漱，下席聞之，其嚴謹率類此。(中略)詩思清苦，一首往往踰月而成，神韻縹緲，有不盡之妙。翁尤喜漁洋絕句，抄出其會心者若干首，朝暮吟諷不絕，以故其詩髣髴相似。又妙文章，極愛魏叔子云。	頁二十六至頁二十七

卷二

編號	漢詩人	與衣洲的交流	頁碼
1	尾原君山		頁一
2	尾原晴洋		頁一至頁二
3	杉山千和	嘗訪柳北翁於墨上村莊，座有一老翁，童顏鶴髮，宛然商山四皓中人也。翁謂余曰，千和翁棋手高于一世，子好詩過人，他日當能如翁於棋否，從此訂交，今二十年矣	頁二
4	末廣雙竹		頁二至頁三
5	末廣鐵腸	朝野新聞	頁三至頁五

6	釋居龍		頁五
7	松本晚香		頁五至頁六
8	關川葭涯	嘗有關川葭涯者，屢寄詩於國會社，每見評點滿紙，未讀而心已厭焉…	頁六
9	釋日應		頁六
10	池上清醒		頁六
11	勝部五松	時成島柳北、依田學海諸老，創白鷗詩社，君亦與焉。 成島柳北夙有聲名，使酒漫罵，多否少可，獨推君為難企及，君歿未半歲，柳北亦逝，余於二君，並辱忘年之交，今不可復見，哀夫。真非空言貢諛者矣。	頁六至頁七
12	松林古陵		頁七至頁八
13	北澤乾堂	君性謙恭，每作一詩，就余商量，余深服其虛懷也。	頁八至頁九
14	西島城山		頁九
15	西島梅所	辛卯春，余訪孫君異於霞關嚶鳴館，坐有一客，謂君異曰：頃讀山衣洲星岡小記者，首載君敘，未知衣洲何人。君異笑指余曰：此是也。因大笑，乃各告姓名，於是始知梅所。嗣後數年，君異投海而死，嚶鳴館亦歸他人，而君與余阻隔風塵，不復數相見。歡會難期，歲月易磨，豈不重嘆。	頁十
16	永井禾原	禾原散人與余交二十年，性篤交友，不以窮達渝其交。幼受業青木樹堂 有弟曰三橋，冒阪本氏，為岡山縣佐，亦有詩名，與余交善。	頁十至頁十一
17	林櫟窗	櫟窗與先人善，常屢來晤談，	頁十一

		戲謔百出，余隔障聞之，不覺噴飯，今猶恍見其音容也。	
18	福井學圃	湖心亭穆社雅集	頁十一至頁十二
19	末松青萍	癸巳抄秋，余初會博士於湖心亭，酒兩三行，博士操筆賦七古一篇，頃刻而成，一室傾靡，東坡所謂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者非耶。春濤翁輓詩	頁十二至頁十三
20	成島柳北	柳北翁風流文采，照映一世，而其氣節事業，亦有絕于人者。翁諱弘字保民，江戶人，世為幕府奧儒者，年甫十八，嗣家為侍講。嘗嘆幕政陵夷，諸吏因循，作詩嘲之，遂以獲罪。後出為騎兵頭，更遷外國奉行勘走奉行，議論剴切，不與時合，乃謝病去，無幾又擢為會計副總裁，班列參政。戊戌之春，上國兵起，東軍敗歸，翁慨然，與執政議論得失，皆斥不用，因嘆曰：「大事去矣，吾復何言。」乃賣劍買牛，退隱墨水之湄，徵辟不就。其從本願寺法主，周遊米國歸也，朝野新聞社延之為長，翁日草雜錄數百言，其文縱橫自在，變化百出，令人忽笑忽泣，而規世諷俗，寓意隱然，言者無罪，聽者足戒，蓋是也。性好為狹斜游，日酣飲香圍粉陣間，如流連忘歸者，蓋胸中鬱勃之氣，無由發露，聊借以自慰耳。明治甲申十一月，卒墨水草廬。余夙辱其知遇，且私慕之，嘗倣其著新柳情譜，作衣浦情譜，	頁十三至頁十五



		<p>翁采入花月新誌。嘗在鄉時，有一僧詆翁者，余怒不可抑，托事招之，預大書一聯曰：「無學無才漫誑俗，蓄妻食肉況貪財」，僧不覺赧然，慙謝乃止。翁詩多行世，頃又有刻遺稿者，遺珠甚希，茲錄一二存胸臆者。〈憶家〉云：「簾外秋風殘柳斜，客愁轉與暮寒加。關情何特尊鱸味，每點寒燈便憶家。」〈哭女〉云：「花間露似淚漣漣，秋慘東籬日暮天。誰料今年手栽菊，一枝為汝供墳前。」〈墨上夜歸〉云：「花香柳影夢依稀，隄畔紛紛木葉飛。隔水綺樓燈一點，醒人薄夜踏霜歸。」皆有一種性情。嘗著鴨東新誌，判華量月，裁紅暈碧，幾可與北里粧樓諸書併傳。中有東山吟，余嘗愛誦。(略) 明治戊寅，翁與依田學海、瓜生梅村諸老，創詩社於墨上，名曰「白鷗」，余亦與焉，時沖君九皋寓墨上，為幹其事，嘗設盛讌，令妓侑飲，翁醉態淋漓，賦俳體一首云：藝者澤山燒鳥旨，使卸幹事隈先生。一座噴飲，惜今忘其半。蓋翁俳體，南畝以後無復替人云。… (略)</p>	
21	關根痴堂	<p>庚寅之秋，余著鬢絲懺話，痴堂題詩其後云，投問久已謝塵紛，儘策詩勳仍酒勳，識面楊家紅拂妓，論心蓮幕舊將軍(謂成島柳北)。星岡夜雨淋零淚(衣洲嘗著星岡</p>	頁十五至頁十六



		<p>小記),衣浦春風縹緲雲(衣洲嘗著衣浦情譜),花月千場留夢影,誰收佳話入新聞,有才難免是情痴,多病多愁為善詩。人面桃花春片夢,茶煙禪榻鬢雙絲,若非心裡玲瓏徹,安得豪端磊落奇。好向月殘風曉底,吊將柳七唱君詞。刻成,余為持贈,痴堂笑曰:八旬老嫗隨少女後,時得人目送,亦可幸矣。余曰,詎敢然,少女病羸,難于獨步,反扶老嫗之肩耳,大笑而別,時清客陳衡山在霞關使署,讀痴堂詩,欲見其人,余為具雞黍,折簡招之,偶以事不來,越二日,忽有人報曰,痴堂以暴疾亡,余始未信,繼接其家人書,黯然而神傷,為之數日食不甘味,實明治廿三年九月廿二日也。痴堂年僅五十,早為白玉樓中人,悲夫。</p>	
22	吉田靜海	<p>甲午夏,久旱無雨,炎熱困人,靜海主人要余泛舟墨水,時方陰曆六月十五夜也,涼月當天,金波晃樣,繫纜於白鬚祠下,風露離離,衣衫為濕,時菰蒲中微聞蟲聲,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p> <p>主人博覽強記,尤邃經史,於詩不多費力,每謂余曰,詩吟詠性情也,情動乎中,不容己於言而後作,故千載之下,誦之猶接鬚眉,若今之詩家,刻苦彫繪,不復問性情為何物,蓋不讀書之罪也己。</p>	頁十七至頁十九

23	信夫怨軒		頁十九至頁二十
24	青木樹堂	嗚呼樹堂先生，余豈忍言哉，明治丁丑，余入某試場，榜出不第，無所依倚，先生為經營，因以得留都。後數年，又為狡奴所欺，其禍荐臻，先生慨然為出資斧助之，其義蓋有厚於至親者焉。而先生既歸道山，余亦鬢髮蕭疎，碌碌未成一事，每念及此，五內為裂。	頁二十至頁二十二
25	神波即山	明治庚寅，以病亡，詩稿散佚，流傳太罕，余多方蒐羅，僅得數首。	頁二十二至頁二十三
26	日下部鶴鳴	天下有耳者，鼎鑪之小，亦能知鳴鶴翁之善書，而余尤服其書論之精。 有客曰：支那地名太好，倘使僕游其地，恐所作亦不減之，後客游西京而還，讀其諸作，皆笨拙不足觀，余笑曰：嵐山覺水，琵琶湖漢江，皆不好地名乎？子詩何爾粗惡，客赧然而退。	頁二十三
27	大沼枕山		頁二十四
28	鷺津毅堂	我尾出文士殊多，而博學洽聞，兼善詩文者，余私推毅堂翁。	頁二十四至頁二十六

第三章 初山衣洲來臺緣由、交遊網絡及文學創作



初山衣洲來臺的時間點，恰在臺灣新隸日本版圖之際，不論臺人、日人都還在適應這個劇烈變化的時刻。對臺地文人來說，誠如賴雨若〈有感〉詩云：「臺灣割後竟如何？漢學儒生落拓多。八股文章無用處，大多個個變詩魔。」¹臺人的進路原本循著清國書生模式，以讀書科考為畢生職志，也確實有不少文人已取得初步的功名，正待更上一層樓，卻遭逢「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巨變，青雲之路就此斷絕。其漢學素養無法運用在科考之路，只能夠成為消閒抒悶的工具，因此「個個變詩魔」。

而對日本漢文人來說，臺灣又是一個新奇的地方。戰後初期郭水潭回顧日本領臺之初的情況，曾指出：「日人文學在臺灣，初由漢詩出發，因為有些失意的政客和自由主義的學人都接踵奔到新天地臺灣。……概工詩文，並以此為文雅。」²就初山衣洲的情況來說，他並非失意政客，也非自由主義的學人，而是一個在新舊文化交替的時代背景下，輾轉流徙於於報社之間謀生的窮苦文人，雖有文名，但生活窘迫。他的來臺，是因緣巧合，卻也在臺灣留下諸多影跡，並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應。本章試圖還原衣洲在居臺時期的報業背景、交遊網絡及詩文創作，勾勒漢詩人在臺灣生活的具體輪廓，以便後續進一步探討其行跡、作品和臺地及臺地文壇的交互作用。

第一節 初山衣洲與《臺灣日日新報》

一、日治初期臺灣報業背景

日本領臺之後，「新聞紙」（報紙）此一新式傳播媒體很快就進入臺灣³，早在1896年6月7日，和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有同鄉之誼的山下秀實⁴即銜命來臺創辦臺灣第一份近代化報紙《臺灣新報》⁵，由於山下是警察出身，非專業報人，故延

¹ 賴雨若，〈有感〉，收錄於林文龍編，《臺灣詩錄拾遺》（臺中：省文獻會，1970），頁208。

² 郭水潭，〈臺灣日人文學概觀〉，《臺北文物》三卷三期，1954年，頁2。

³ 事實上，日本領臺之初，山下秀實即有感於在臺灣發行新聞之必要，也取得總督樺山資紀的認可，但當時臺灣本島政治分為民政、軍政兩個系統，對於報紙的許可，兩者意見不同，因此歷時一年才得以創刊。參見《臺灣日日三十年史——附臺灣の言論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4），頁1-2。

⁴ 山下秀實，鹿兒島人，舊薩摩藩士。生於弘化4年（1839），卒年不詳。警察出身，曾任熊本警部長、大阪府警部長，改隸之初來臺創立臺灣驛傳社，從事通信運輸事業，後任《臺灣新報》社社長，其後亦曾任職於製糖會社。參見五十嵐榮吉《大正人名辭典》（東京：東洋新報社，1917），頁f64。

⁵ 參見洪桂己《臺灣報業史的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57），無頁碼。

請前日本《郵便報知新聞》記者田川大吉郎⁶出任社長兼主筆⁷。惟當時不論印刷器材或編採人員皆十分匱乏，無法支撐密集發行，故一開始採用每週發行一至二次的型態，內容以日文為主，也有一兩版中文，銷量約四千八百十一份⁸，主要讀者為日本軍警公務員⁹。《臺灣新報》正式創刊之日，為日本領臺一週年始政紀念日，成立的背景也有樺山總督的支持，其向官方靠攏的政治色彩不言可喻。樺山資紀雖然在報紙正式創刊前半個月即因故離職，但繼任的總督桂太郎也看見了報紙翼贊殖民統治的必要性與功能性，遂在 1896 年 7 月下令將《臺灣新報》作為總督府公報發佈處，並約定由民政局一年補助報社四千八百圓，作為刊載臺灣總督府各種公文及報告書的費用。據此協議，《臺灣新報》需配合督府政策，以臨時附錄或號外的形式印刷《總督府報》，或將民政局文書課所編輯的府報事項登載於指定頁面，或刊登民政局長所指定的各官衙廣告等等¹⁰。從此以後，《臺灣新報》徹底喪失民間報紙應有的獨立性，而成為總督府的代言人和殖民統治的附庸，具有洗脫不去的官方色彩。

另一方面，1897 年 5 月 8 日，在總督桂太郎的授意下，臺灣第二家報紙《臺灣日報》由日人川村隆實¹¹在臺北創刊，並聘請內藤湖南¹²擔任主筆。該報主要使用日文，亦有中文，甚至有英文欄，初時不定期出版，後改為日報。銷售量約二千五百四十一份¹³。臺灣報業從此進入兩強相爭的階段。《臺灣日報》和《臺灣新報》在新聞報導上往往採取截然相反的立場，互相筆戰，甚至曾發生雙方員工在街上相遇而大打出手的情事¹⁴。兩報如此水火不容的原因有二：其一，兩報在報導日本消息方面，反映了日本國內派系鬥爭的政治形勢，《臺灣新報》代表薩摩系的立場，與代表長州系的《臺灣日報》針鋒相對¹⁵，事實上，當時何以在原

⁶ 田川大吉郎（1869-1947），新聞記者、評論家、隨筆家、社會運動家、衆議院議員。東京專門學校畢業後進入《郵便報知新聞》，曾於中日戰爭中擔任翻譯官，後來臺擔任記者，返日之後曾當選衆議院議員。

⁷ 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2003），頁 35-36。

⁸ 郭衛東主編，《近代外國在華文化機構綜錄》（上海：上海人民，1993）之「臺灣新報」詞條，頁 155。

⁹ 周佳榮，《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香港：三聯書店，2007），頁 57；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2003），頁 37。

¹⁰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第三編警務事蹟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東京：綠蔭書房，1986 復刻版），頁 5-6。

¹¹ 川村隆實，山口縣人，舊長州藩士。

¹² 內藤湖南（1866~1934），東洋史學家。幼學漢詩，長而擔任諸多報社記者，後來臺擔任《臺灣日報》主筆僅八個月就辭職返日。四〇年代以文科大學講師的身份，主講京都帝大新設的東洋史講座，開啟京都考證學派，史學著作頗豐。參見《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第二卷（東京都：講談社，1984），467 頁。

¹³ 郭衛東主編，《近代外國在華文化機構綜錄》（上海：上海人民，1993）之「臺灣日報」詞條，頁 154。周佳榮，《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香港：三聯書店，2007），頁 58。

¹⁴ 《臺灣日日三十年史——附臺灣の言論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4），頁 3。

¹⁵ 參見郭衛東主編，《近代外國在華文化機構綜錄》（上海：上海人民，1993），頁 154-155；周佳榮，《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香港：三聯書店，2007），頁 57。按：周佳榮的資料來源為郭衛東主編之書，但經筆者考察，二書皆誤植了兩份報紙的立場。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於創社三十

有的《臺灣新報》之外仍要成立《臺灣日報》，正是因為隸屬於長州系的新任總督桂太郎想要建立自己可以掌控的媒體所致；其二，兩報衝突來自於總督府對補助款的差別待遇。《臺灣日報》創立後，原欲循《臺灣新報》模式，成為總督府的公報並領取補助，創刊前川村隆實已與總督府秘書官木村匡談妥，《臺灣日報》作為總督府官報，換取總督府認購三千份報紙及五千份附錄，合計一年補貼兩萬五千圓經費。不料，對《臺灣日報》大力支持的總督桂太郎卻在創刊前夕離職，導致事情生變，嗣後總督府只給了《臺灣日報》一年四百圓的補助款，和原先協議出入頗大，也遠不及總督府對《臺灣新報》的援金¹⁶。這導致了《臺灣日報》對官方的不滿，因而在報導總督府施政時，故意以反對姿態出現，大力抨擊，造成總督府官報竟公然對抗總督府的特異情景，也對日治初期的殖民統治帶來困擾。報紙乃是督府對外發聲管道，也是殖民統治的「門面」，卻產生如此激烈的鬥爭，鑑此，報社的整頓就成了不得不行之事。

1898年，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解決報社紛爭問題迫在眉睫，他在四月間強力介入，協助日人守屋善兵衛¹⁷收購兩報，並在同年5月1日將兩報合併，成立了《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報》），也形同為自己建立一親附之機關報。《臺日報》由守屋善兵衛出任社長，董事長村田誠治¹⁸兼任副社長，主筆由原《新報》主筆木下新三郎續任，而《日報》主筆內藤湖南則黯然去職。總督府發佈府令宣告，未來將以附錄形式在《臺日報》上發佈府報，並約定按月補助四百圓的刊登費用，但若有刊載錯誤或原稿遺失之情形，則必須減少支付費用二十錢以上、五十圓以下¹⁹，此一罰則的出現，也昭示著總督府和報社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臺日報》的御用報紙身份鮮明呈現。然而，合併初期，《臺日報》面臨經營困難，由於前《新報》與《日報》加起來有七千多份的訂閱量，但不少機關及家庭為重複訂購，合併後訂閱量下降，甚至降到只剩二千五、六百部的程度；而報社從業人員為兩社合併而來，人口反而增加，加之兩派人馬原先就不合，在編輯事務上殊難合作，更導致了新聞品質低落和發行工作不順。為了改善經營困窘，1900年4月，官方甚至協助《臺日報》改組為株式會社，資本額萬圓，臺

週年出版的《臺灣日日三十年史——附臺灣の言論界》頁3所述，作為臺日報前身的兩份報紙，《臺灣新報》應代表薩摩系，《臺灣日報》則代表長州系，此處論述中已加以改正，特此說明。

¹⁶ 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2003），頁38。

¹⁷ 守屋出身岡山縣，生於慶應二年一月，家產傾敗後，發憤上京，修習獨逸學（按：德國相關學問），明治十九年於文部屬任官。二十八年日清戰爭後，為了從事工程浩大的陸軍檢疫事務而退官，受到當時的事務局長官後藤新平賞識，成為其幕僚。明治二十九年六月隨以衛生顧問身份渡臺的後藤來臺，不久之後返回內地，三十一年三月又跟著被任命為新任民政局長、滿腔抱負的後藤再次渡臺。剛開始在製藥所任職，其後，在五月時，一直作為臺北總督府御用媒體而發行，卻經常互相鬥爭的《臺灣新報》和《臺灣日報》被後藤新平合併，創設《臺灣日日新報》並拔擢守屋為社長，經營大任悉皆委託之。見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年，頁247。原文為日文，此處為筆者自譯。

¹⁸ 村田誠治，栃木人，號天民。凡事都由他策劃，是經營方面的核心人物，負責協助主管。出處同上。

¹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第三編警務事蹟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東京：綠蔭書房，1986年復刻版）之，頁9-10。

灣總督府並以「愛國婦人會」²⁰的名義投資，也藉此深入控制²¹。

在這草創艱難初期，面臨經營困難的《臺日報》亟思提升閱報誘因，其中，聘請知名學者及文人來臺即為方法之一；此外，當時該報社論配合督府，著重於日本政府治臺之道與政策之宣揚，但臺人不識日文，有資訊接收上的困難，因此亟需能書寫漢文的人才，針對臺籍仕紳籠絡溝通，以裨殖民統治的推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嫻熟漢文且在東都文壇小有名氣的初山衣洲來臺，也就成了時勢所趨。

二、初山衣洲來臺緣由

如本論文第二章所述，明治文人的漢學基礎，是在江戶幕府重視儒學的時代背景下衍化而成。日人的漢學底子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江戶時代漸次累積深厚，最終達到了足以和中、韓等漢字文化圈中能詩善文者相抗衡的地步。加藤徹的研究指出了這種東亞同文圈中，國與國之間使用漢詩文交流角力之情形：

江戶時代的日本施行鎖國政策，和外國沒有建立交流。唯一的例外是朝鮮國王在德川將軍換代之際派遣到日本的「朝鮮通信使」。從慶長十二年（一六〇七）到文化八年（一八一—），總共來了十二回。

來日的朝鮮通信使和日本的文人以漢詩應答，這是繫乎國威的文化戰爭。初期，日本人所作的漢詩程度較為低下，不久之後，因為日本人的漢詩程度急速提升，朝鮮人也選送一流的漢詩人到日本來。²²

原來應為風雅之事的詩文往來，背後涵義卻演變成「繫乎國威的文化戰爭」，十分耐人尋味。此處所記，雖然是日、韓之間的文化戰爭，但也提供了一條思考路徑，讓吾人揣摩日治初期總督府治臺之際，需要藉由漢詩文力量輔助的原因。臺灣久受中國文化影響，島內仕紳能詩善文者眾，如要贏得這批臺籍仕紳的親善和敬重，沒有一定的漢學素養是難以達成的。誠如黃美娥指出：「尤其是自 1899 年以後，兒玉、後藤、村上義雄…等日本高官，接連幾次在其宅邸、別業舉行了詩會活動，事後並分別輯有唱和集，這些舉措已經使臺人相信——日人雖是異族，但是對於漢詩極度尊重，而且所寫漢詩水平不差的事實。結果藉由漢詩這種文學

²⁰ 創始於 1901 年 3 月 2 日，乃為軍事援助，以日本皇室中的上流婦女組成之團體。在臺灣的愛國婦人會為在臺日本婦人，或吸收本地仕紳及名望者之妻組成，從事社會公益活動。於 1904 年 2 月成立臺北、臺中、臺南三個支部，1905 年 7 月統一為一個臺灣支部，由各民政長官（總務長官）夫人擔任該會之顧問，各地方廳以下置幹事。1908 年 10 月發行機關刊物《臺灣愛國婦人》，1910 年致力於廢除纏足運動，之後則設立女子職業學校，並進行各項社會公益事業。戰後該會由國民黨接收。參見《臺灣歷史辭典》線上資料庫，「愛國婦人會」詞條。

²¹ 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2003），頁 40。

²² 加藤徹，《漢文の素養——誰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東京：光文社，2006），頁 197。原文為日文，此處為筆者自譯。

媒介，日人在文化上漸與臺人親近融合，也因此獲得臺人對日人『侵略』形象的改觀」²³，又如楊永彬所言：「來臺日人官紳藉由傳統漢學素養，及由此所引伸之書畫能力，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透過臺灣紳商／日本官紳間交流，產生裨補統治的作用」²⁴，日本領臺初期，即便是武官出身的臺灣總督，也都具有寫作漢詩文的能力，惟為政者的殖民者特質鮮明，多少使人產生戒心和距離感，故而需要像初山衣洲這一類型的文化人、媒體人作介質，溝通臺、日兩造高官與知識份子之聲氣。就在這個「剛剛好」的時代背景下，初山衣洲來到臺灣。

初山衣洲於 1898 年應《臺灣日日新報》主事者守屋善兵衛之邀，來臺擔任該報的漢文主筆。在來臺之前，衣洲雖有文名，但卻一直過著窮愁潦倒的生活，如其渡臺之前所作〈九轉記〉之序文所言：「嗚呼金丹九轉而成，如余九轉而愈轉愈困，豈非天耶。」²⁵在渡臺之前的初山衣洲，一直流轉於各媒體間任職，過著並不寬裕的生活。而當時《臺灣日報》和《臺灣新報》合併之後，《新報》舊主筆木下新三郎繼任為《臺灣日日新報》主筆，漢文部主任則由阪部春燈²⁶擔任。阪部春燈在 1898 年 6 月中旬因急病死於臺北，守屋善兵衛於是極力勸說當時頗有文名的初山衣洲來臺發展，這便是初山衣洲來臺的契機。1898 年 12 月 16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啟事「初山衣洲君入社」，記者廬山生寫道：「名聲一時籍甚，在東都文壇獨樹一幟的初山衣洲君，此次應本社之聘渡臺，余與讀者皆喜臺灣文壇從此生氣一新。」²⁷，昭示衣洲正式入主《臺日報》漢文部。衣洲從東京出發往臺灣前，東京的文友曾在四谷的料亭武源樓為他設宴送行²⁸，嗣後大江敬香根據當日情狀撰寫了〈送初山衣洲君之臺灣〉一文，特別針對衣洲身為報章編輯之媒體人角色，做了一番細緻的分析，並肯定其實務能力：

凡任操觚者，必兼才、學、識三長……才兼有學則能參中外，學兼有識而能照古今，世之從事新聞者，不知幾人能兼此三長，吾信其甚少。獨君兼具三長，足以雄視文壇。君初入東京之時，早修法律，後有志於經濟，二者皆有所得，將之施行，成績可見者亦多，此非「才」而何？君擔當實務而與俗士相異，暇時手持文學書籍，用心孜孜，喜結交詩文前輩，造詣極

²³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205。

²⁴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臺灣重層近代化論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頁 113。

²⁵ 〈九轉記〉，《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 月 20 日。細繹其文內容，乃屬東京時期舊作。

²⁶ 阪部春燈，名峻，常陸笠間人。曾入司法省法學校學習，俊爽絕群，曾任大藏省參事官，後因不為世用，被惜才的木下新三郎招募來臺。參見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 年，頁 247。

²⁷ 原文日文，此處為筆者自譯。

²⁸ 「群集的詩友包含土居香國、杉山三郊、大江敬香、岡本隨軒、福井學圃等人，以舊「花月社」和「穆如吟社」的同人為主。眾人皆為密友，在席上進行種種活動，如賦送別之詩，呈獻忠言等等。」參見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 年，頁 237。

深，此非「學」而何？君與清人相接，尺牘精巧，嫻於應答，以日常之心注目清國事務，觀照大局，其洞明頗有過人者，此非「識」而何？夫操觚者難兼具三長，難具之由，則富於實歷者拙於文章，巧於文章者缺乏實歷……君實歷文章皆優，據於上游，所謂華實兼備者也。今日已難獲此人，況能書且通解英語。然識君之人，似多以詩人、文學家及風流才子目之。詩人、文家、風流才子，固然足顯君之半生形貌，然別具之實務能力亦不可遺漏。²⁹

大江敬香編輯報章雜誌的經歷豐富，使他特別注意到媒體人「富於實歷者拙於文章，巧於文章者缺乏實歷」的弊病，「文學家」和「編輯」兩者特質與長才不同，若只具其一，則文學家容易流於感性氾濫、欠缺條理，而編輯則又缺乏文采、不能引起讀者興趣。在這種狀況下，能夠兼具實務與文采的衣洲實屬難得。此外，他更細膩耙梳衣洲本身擁有的三把刷子：即新學基礎、詩文造詣、以及國際視野，大江將此三者稱為「才」、「學」、「識」，並斷言優秀的媒體人應該三者兼具。新學基礎使衣洲便於理解並傳達明治政府之維新政令；詩文造詣使衣洲具備經營文字並聯絡文壇的能力；而國際視野似乎更預示了他其後渡臺、赴中的東亞流動史。

〈送初山衣洲君之臺灣〉一文最末，大江以此收束：「新疆之繁華，故人之情話，消旅愁；山水之明媚，飲食之珍奇，慰客懷。自今而後，靜思熟慮，徐操觚登壇，縱橫之志，其成必告之。君行矣，其所居美麗，其所交豪奢，其所衣文雅，宜慎於聲色，愛惜風土所異之身，君任重而道遠，夫宜考察之。」³⁰頗耐人尋味。衣洲此行是為「操觚登壇」而去，點出了來臺主持報政一事，「風土所異之身」則分殊臺、日之間的地域差異，至於「任重而道遠」所指之「任」又是什麼呢？在大江文章的脈絡裡，主要放在媒體人的職務上去討論，但事實上，不論是衣洲自身，或是他的東京文友圈，以及邀請他來臺的殖民地媒體機關、後來與他密切往來的殖民政府高官，對他的期許，都不只如此。

關於來臺一事，衣洲自己是如此看待的：

煙波久慕海鷗群，暫入南荒豈足云，孤客抽身塵漠漠，諸公握手意殷殷。名都風月幾時見，絕域寒暄從此分，老大猶存千里志，莫言徒為策詩勳。³¹

²⁹ 大江敬香，〈送初山衣洲君之臺灣〉，《花香月影》第二十一號，1898年11月，此處轉引自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年，頁238。原文為日文，此處為筆者自譯。

³⁰ 同上。

³¹ 初山衣洲，〈將發東京諸公送到新橋，賦此以呈〉，《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2月16日。

隨後，其詩友西村天囚亦發表〈送初山季才之臺灣〉一詩：

島影高懸絕海天，神京南去路三千。皇猷偃武懷柔策，儒術敷文經濟篇。
蕃部爺孃風漸變，邊城草木化將宜。此行須報平生志，勿被區區塵累牽。

32



緊接著，另一詩友岡本隨軒發表四首〈送初山衣洲之臺灣〉，其中亦多論及自身的臺灣認知：

其一

龜卜遇征吉，峭帆千里深。酒依君子道，筆動丈夫心。日月分昏旦，風雲變古今。扶桑版圖內，到處足知音。

其二

慷慨投荒意，艱難自所堪，稻江浮澹月，觀岫積濃嵐。土匪無時已，邦威那日覃。任他低鷄笑，鵬化便圖南。

其三

遠弔動孤感，朱明遺烈祠。觀風宜補史，探勝皆是詩。曩劫山河在，新恩草木知。廈門真不遠，一葦豈無期。

其四

自古沃饒地，他年財賦疆。碧蕉將翠竹，紅蔗與烏樟。溪瘴知寒燠，蠻煙見雨暘。胸中蘊藏氣，勃發有文章。³³

從這幾首詩可以看出當時日本漢詩人心中的臺灣圖像：就現代化程度來說，臺灣是相對落後的「南荒」、「絕域」，和自身所處的「名都」、「神京」東京恰成對比；就空間位置上，臺灣的南洋島嶼形象鮮明，故而出現「煙波久慕海鷗群」或是「島影高懸絕海天」這種強烈的海洋意象；在人種、物產、氣候方面，日本漢詩人知道臺灣有「蕃部爺孃」，亦即原住民存在，有「碧蕉將翠竹，紅蔗與烏樟」這些物產，也有「溪瘴」、「蠻煙」這些必須提防致病的南島風土特色，「土匪無時已」更透露當時臺灣政局的動盪。這些認知雖不免帶著「帝國之眼」，但是對於臺灣風土民情的掌握大致無誤，由此可一窺日本對殖民地人種、物產的調查與瞭解確有獨到之處。

而更重要的是，這三位漢詩人的詩中不約而同提到了日本漢詩人來臺可能扮

³² 西村天囚，〈送初山季才之臺灣〉，《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2月20日。

³³ 岡本隨軒，〈送初山衣洲之臺灣〉，《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2月21日。

演的「教化島民」之「任務者」角色：初山衣洲自言「老大猶存千里志，莫言徒為策詩勳」，明白揭示其「千里志」不只是在詩壇取得地位而已，更是藉由詩壇地位之經營，以及媒體發言權的掌握，取得協力政教的有利位置，而岡本隨軒所說的「曩劫山河在，新恩草木知」，以及西村天因詩中所言：「皇猷偃武懷柔策，儒術敷文經濟篇。蕃部爺孃風漸變，邊城草木化將宜」，也深刻點出像初山衣洲這樣的漢詩人來臺之後，以漢詩為媒介，所能發揮的功用，即「懷柔」、「經濟」、「變風」。故而初山衣洲來臺的目的，就不單只是擔任媒體人或是結交在臺詩友，其漢詩創作的背後，除了自身的文學愛好之外，和政治意義亦難以脫鉤。

第二節 初山衣洲在臺時期交遊網絡

若從報紙上呈現的動態分析，初山衣洲在臺的交遊網絡，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族群，其一是《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同仁；其二是總督府各級官員；其三是藉由詩社雅集及徵詩活動往來唱和的詩友，而這三者間有彼此重疊者。許時嘉亦根據衣洲在臺期間日記出現的周邊人物加以統計製表³⁴，從表中可以觀察到一個現象：和衣洲有實際日常往來的人物以日人居多數，其中又以總督府官員居最大宗，其他包括銀行界、商界、國語學校、記者同業等等，也有不少和東京文友的通信交流；至於在臺人方面，則以《臺日報》臺籍記者為主要交遊對象，旁及部分民間仕紳；中國人則僅有報社同仁章炳麟以及零星幾位通信交流或來臺訪問者。

一、《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同仁

衣洲曾於 1912 年應尾崎秀真之邀，為《臺灣日日新報》創社十五週年撰寫紀念文，名為〈感舊錄〉³⁵，文中回憶了自己擔任臺日報漢文主筆時期的報社編制：

余之聘於新報社者，明治三十一年冬，當時猶屬創業之際，而漢文部頗

³⁴ 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4 期，2013，頁 192。

³⁵ 初山衣洲，〈感舊錄〉，《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5 月 1 日。

振，邦人有市村³⁶、日下³⁷兩氏，華人有章枚叔³⁸，臺人有粘伯山³⁹、翁林煌⁴⁰、黃植亭⁴¹、李逸濤⁴²，及他三四輩。

根據島田謹二論文所述，當時臺日報社分為和文部及漢文部，和文主任為栃木正六，也就是前述撰寫衣洲入社啟事的廬山生。栃木於 1902 年離開臺灣，轉赴大阪朝日新聞任夕刊編輯，繼任和文主任者相次有山田武吉、木村泰治。和文部記者則有長濱實、石川源一郎、堀峻次郎、荒田武卿、山本英太郎、松井哲夫、中川宗之介七人。漢文部編制則除了衣洲〈感舊錄〉所提及之外，尚有呂玉峯⁴³及張清澄⁴⁴，而島田論文中寫道呂、張二人「都談不上是喜歡文學之人」⁴⁵，且呂、張二人因為「鄭拱辰事件」⁴⁶惹怒後藤新平，於 1901 年 9 月 28 日被臺日報

³⁶ 市村矩義，號藏雪樓，陸中國紫波郡乙部村人。慶應三年十一月生。十七八歲時跟隨山崎鯨山，二十四歲就學於藤澤南岳。明治二十九年五月任總督府民政局屬、三十年任郵便電信書記、三十一年任臺南縣屬，隨著臺日的創刊而入社。擁有如鐵拐仙人般的苦行風采，漢文書寫流利。參見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 年，頁 255。

³⁷ 日下欽二郎，號峰蓮，本名千葉久之助。元治元年生，仙臺人。陸軍出身，升到准士官，明治二十五年渡韓。因受王妃事件牽連，暫時蟄伏於玄洋社，不久之後渡臺，從事賤役，被阪部春燈發掘，採用為臺日報漢文記者。出處同上。

³⁸ 章炳麟（1869-1936），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學大師、民族主義革命者。浙江餘杭人，生於清同治年間，一名絳，字枚叔，號太炎。少師俞樾，精研國學，光緒間，先後任《時務》、《昌言》等報撰述，以言論激烈，見忌於清廷，避禍臺灣，尋遊日本。其後因鼓吹革命排滿而身陷囹圄，出獄後加入「同盟會」，袁世凱稱帝，復被幽禁，袁死得釋。自此遊歷於鄂、湘等地，致力於講授及著述。後居蘇州，創「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 年故去。章氏為學，治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尤為精邃，文則宗法魏晉，多古雅深奧之作。參見黃玉齋〈章太炎與本市操觚界〉，《臺北文物》五卷四號，1957 年 6 月，頁 46-47。

³⁹ 粘舜音（?-1904），字伯山，號梯雲樓主，臺北人，居艋舺（今萬華）。先祖為泉州望族，乙未後應臺灣日日新報社之聘，明治三十四（1901）年授佩紳章。三十七年（1904）二月病卒。參見「臺灣人物誌」電子資料庫及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桃園：華夏書坊，2009 年復刻板，原始出版為 1916 年），頁 24。

⁴⁰ 翁林煌（1840-1909），臺北人，居艋舺（今萬華）。明治二十九年（1896）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編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授佩紳章。未幾而全辭詞壇，遯隱於市，明治四十二（1909）年卒。出處同上，頁 21。

⁴¹ 黃茂清（1877-1907），字植亭，臺北人，居艋舺（今萬華）。舊縣學生員，曾任職艋舺保良局（1895）及臺北辨務署雇員（1897）並於同年授佩紳章，繼而任大稻埕公學校教師（1900），後轉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編輯，1907 年病卒。出處同上，頁 24。

⁴² 李書（1876-1921），字逸濤，泉州籍。任職《臺灣日日新報》及其前身《臺灣新報》記者近二十年，亦為小說家，作品多發表於其任職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當時甫自新報社轉任。參見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 年，頁 256。

⁴³ 呂玉峯，原籍安徽省涇縣西鄉，居臺北。光緒十五年（1889）渡臺，擔任鐵道部員，改隸後，轉任《臺灣日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記者。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 年，頁 256。

⁴⁴ 張清澄，泉州籍，居大稻埕，國語學校出身，略通日文，由《臺灣新報》轉任。同上，頁 256。

⁴⁵ 同上，頁 256。

⁴⁶ 1901 年 9 月 18 日臺日報刊登啟事，報導新竹辨務署參事鄭拱辰私造鴉片的報導，9 月 24 日卻又澄清參事無罪，此事純屬誣告，9 月 26 日再度更正前述的無罪乃屬謬傳，參事確實犯法。數日之內記事連三轉，使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震怒，遂對臺日報社開釗。參見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4 期，

社解職，而同一時間請辭的衣洲卻獲得留任，關係亦可能因此更生變化，這或許也是衣洲在〈感舊錄〉未特別言及二人之因。若論文才，臺籍漢文記者中以粘舜音最受重視，被報社賦予了首席記者之位置⁴⁷，也和衣洲感情最為要好。

〈感舊錄〉中衣洲特別緬懷了幾位當年人物，其中兩位正是與他特別交好的臺灣記者粘舜音和黃植亭：

至於臺人者，伯山之文章，植亭之詩，皆一時之選。伯山為人，狷介不阿，植亭洒落，情性雖殊，其為文也，則有千言立就之概。植亭之詩，風度婉約，如翩翩佳公子，惜乎，伯山先沒，植亭後逝，故交凋零之感，使人悽然悲痛。⁴⁸

粘舜音在衣洲來臺之前便已活躍於文壇，1896年日人在臺成立日治時期第一個詩社「玉山吟社」之際，粘氏即為少數側身其中的臺灣人，也參與了許多官紳唱和活動⁴⁹；1897年臺北辦務署長七里恭三郎⁵⁰倡議要成立一個以維繫漢學為目的的集團「同人教育會」，當時任職臺北辦務署的粘舜音也名列其中⁵¹，可知其人與日本官員關係良好，人脈通達。衣洲來臺之後，基於報社同事與文學愛好者的雙重關係，使兩人快速建立交情，1898年末，兩人相偕參與了玉山吟社的課題分韻⁵²，此後，衣洲在臺日報上發表新作，也經常交由粘舜音品評。粘舜音於1904年病故之時，衣洲寫〈哭粘伯山〉⁵³七律二首悼輓，中有「聯床問字今如昔，借夢論心覺復悲，落日青山一抔土，為君却將伯公杯」⁵⁴之句，充分顯現昔人已逝，不忍觸物傷情的無盡哀思。

黃茂清的背景和粘舜音相類，同屬為數不多的臺籍玉山吟社成員，也在衣洲來臺前便活躍於文壇，衣洲入主漢文部後所做詩作也經常交由黃茂清來品評，三人為關係緊密之至友，以故，〈感舊錄〉中特別緬懷二氏。除了詩文愛好之外，

2013，頁 198-199。

⁴⁷ 同上，頁。

⁴⁸ 初山衣洲，〈感舊錄〉，《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5月1日。

⁴⁹ 玉山吟社社員以日人為主，但臺紳粘舜音、黃茂清、李秉鈞、翁林煌、蔡石奇、陳洛等人也常與會，與日本官員唱和。詳見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臺灣重層近代化論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頁 118-130。

⁵⁰ 七里恭三郎，少遊清國，精通漢文，歷職臺北縣基隆辦務署、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等。曾於署長任上倡議設置維繫漢文傳統之「同人教育會」、「基隆私立教育會」。1901年因職務調整而離臺。

⁵¹ 〈漢學不廢〉，《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11月12日。

⁵² 初山衣洲，〈錢歲玉山吟社課題分韻〉，《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2月31日。

⁵³ 初山衣洲，〈哭粘伯山〉，《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2月28日。

⁵⁴ 同上，「伯公杯」指衣洲離開臺日報社時，粘舜音贈送給衣洲的杯子，衣洲將之取名為「伯公杯」。在中之島圖書館「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29 號文獻《辛亥文稿》亦中有衣洲所寫的〈伯公杯記〉記其始末。

黃茂清於清時曾就學於劉銘傳所設之西學堂，善操英語，也曾任該學堂講師⁵⁵，其新舊兼融的背景也和衣洲相似。黃氏在 1907 年故去，衣洲寫詩悼念：「北地冰霜兩鬢華，何時重泛斗邊槎？夢中猶有數行淚，濺向詩人墓上花」⁵⁶，筆調哀悽，可知情誼深厚。

粘舜音以「梯雲樓主」之名在臺日報「論議」欄發表大量漢文時論，觸及議題甚廣，《臺灣列紳傳》中評論其人「自幼好文學，藻采風流，全超脫時流」⁵⁷；而黃茂清則以詩作及各種唱和作品活躍於「詞林」、「文苑」欄，點評詩歌的數量亦十分龐大，不下於漢文主筆衣洲，《臺灣列紳傳》中評論其人「風流蘊藉，其人如玉，身伍於市人而善詩，其吟洗鍊清奇，優摩范、陸之壘」⁵⁸。誠如衣洲文中所言，粘、黃二氏，一人善文，一人善詩，和這兩人的詩文切磋，正可以滿足衣洲記者工作之餘的文學愛好。

除此之外，〈感舊錄〉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衣洲對同期進入臺日報社的中國文人章炳麟之評論：

今者，中華民國參議院領袖中之章枚叔，亦當時一不諳世務之學者耳。日日論說，非例之〈客帝論〉，惟極力攻擊那拉氏（西后），往往有過激之語，余竊忠告，而望以務切臺地之論者。一日作租稅論，余忘其詳，大意謂今之租稅，高於臺民之程度，余告之曰：「事或有之，然世之開發，租稅從而高者，勢所不免，不獨本島一處，各國皆然。今欲懷新附之民者，不可不說明租稅之所以，使彼等知之，如君之論，則臺民必且至於彌怨政府矣。」

章炳麟為鼓吹排滿、革命的民族主義者，於中國報館任職時因言詞激烈，遭清廷所忌，因此不得已來臺避禍。他由後藤新平推薦入社，在 1898 年 12 月 5 日到任⁵⁹，時在衣洲來臺不久前。衣洲和章氏被聘請來臺，昭示著日治初期的總督府對於精擅漢文之人才的需求。和擔任漢文主筆的衣洲不同，章炳麟的工作型態是平常「只在家撰述文稿，寄付揭載，不常登社」⁶⁰，當時和他比較要好的文友，臺人為李逸濤，日人則為館森鴻⁶¹，章炳麟離臺後轉往日本，據說也是館森鴻為

⁵⁵ 劉篁村，〈艋舺人物誌〉，《臺北文物》二卷一號，1953 年 4 月，頁 29。

⁵⁶ 初山衣洲，〈哭粘伯山〉，《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2 月 28 日。

⁵⁷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桃園：華夏書坊，2009 復刻板，原始出版為 1916 年），頁 24。

⁵⁸ 同上，頁 24。

⁵⁹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 年，頁 256。

⁶⁰ 參見謝雪漁〈章太炎之行述〉，此處轉引自黃玉齋〈章太炎與本市操觚界〉，《臺北文物》五卷四號，1957 年 6 月，頁 46。

⁶¹ 館森鴻，本名萬平，又名鴻，字子漸，又字袖海，日本仙臺縣人。嘗遊學東京，列重野成齋（安繹）博士門下。乙未（1895）日軍侵臺，即隨軍南來，任總督府文書課屬官，凡交涉文符，多出其手。水野遵權權時，效力尤多。後改事新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嘗僑寓其鳥松閣讀書，「朝經夜史」，後藤待以幕賓之禮，恭稱他為「孔子公」，時以詩酒相徵逐，編有《鳥松閣唱和集》（國

他引薦安排，在章氏死後，館森鴻也特意寫詩文悼念⁶²。

同期來到臺灣，且都具有漢學素養的硯山衣洲和章炳麟，不僅沒有交好，反而交惡，這和兩人的視野與關懷截然不同有關。章氏心念中國，常在報端抨擊中國時政，批判清朝政府，身為漢文部主筆的衣洲勸他「望以務切臺地之論者」，希望他能把手力放在臺灣事務上；連上級主管木下新三郎也曾勸他要改變寫作方向，朝向臺灣一般大眾，卻反被他駁斥⁶³。其後，當章炳麟如衣洲所期許的，開始評議臺灣時政時，卻又對總督府治臺政策恣意攻擊，「幾不知所居何地，所任何職」，甚至連推薦他入社的後藤新平也對臺日報社長守屋善兵衛如此提醒：「太炎之文，要深加注意，不直接稿就刊，為讀者笑。」⁶⁴章炳麟每每違背報社協力督府政教的方針，成為不定時炸彈，不見容於當時，居臺未久即忿然離臺，轉赴日本。

筆者以為，以個人意志為優先，絲毫不受控制的章炳麟，正可作為一面參照的鏡子，供吾人去察看硯山衣洲在報社工作上自我投射的「位置」。前述引文中，衣洲對於章氏〈租稅論〉的看法：「事或有之，然世之開發，租稅從而高者，勢所不免，不獨本島一處，各國皆然。今欲懷新附之民者，不可不說明租稅之所以，使彼等知之，如君之論，則臺民必且至於彌怨政府矣。」衣洲的敘事策略，先是為此政策緩頰，認為租稅高乃是為了開發臺灣不得不然，且此一現象不獨臺島，而是「各國皆然」，總督府的決策並無可議之處；接著，他提醒章炳麟，報社的立場在「欲懷新附之民」，絕不能讓臺民「彌怨政府」，這樣的言論明白呈現殖民地御用媒體「政治懷柔」高於「新聞獨立」的思維，記者的個人獨立思考若逸脫官方主流價值，則終究不能見容於時。從《新報》、《日報》到《臺日報》，報紙的言論自由不斷限縮且朝向官方靠攏的態勢鮮明，而衣洲對此價值觀可以嵌合無礙，章炳麟卻格格不入。關懷議題與新聞工作實踐方式背道而馳的兩人也終至絕交。

二、總督府各級官員

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退休後為學務課圖書編修囑託。在臺二十餘年，交遊甚廣，因善漢詩文，通經術，與本省人士亦頗相契合。嘗遊南安，訪鄭成功子孫，獻祭其墓。1917年夏，舉家返日，卜居東京四谷愛住町。閒中刪存舊稿一百七十餘篇，輯成《拙存園叢稿》一集四冊，刻行於世。參見「臺灣記憶」網站，「館森鴻」詞條，張子文撰。

http://memory.ncl.edu.tw/tm_2007/hypage.cgi?HYPAGE=all_detail.htm&subject_type=tools&did_id=15&project_id=twpeop&xml_id=0000300719

⁶² 同註 60，頁 43-44。

⁶³ 謝雪漁回憶當年報社軼事：「(木下)笑問之曰：『先生所撰論說，將自解而自讀者歟？抑將給一般之人共讀而俱解者乎？』太炎立就鄰席借筆，曰：『世人之□不知，知不解，我可不管。我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會尚有知之者，請勿問！』」出處同上，頁 44。

⁶⁴ 同上，頁 44-45。

除了報社同人之外，衣洲也和總督府不少官員往來頻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以總督兒玉源太郎為首，旁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總督府秘書官橫澤次郎…等人的政府高官集團。衣洲和這些人的來往，一來可以從饗老典和揚文會的活動中窺見，二來也可以從臺北地區의 各種詩社雅集의 互動關係去察看，一個屬於政治性的場合，另一個卻是文人雅集，兩個截然不同的場域，其間成員之高度疊合性也頗耐人尋味。

1899年4月，總督兒玉源太郎舉辦就任總督後的第二次饗老典，地點在彰化，衣洲以隨行記者的身份同往：「此回總督府親臨臺中，舉行饗老盛典，本社特派漢文報主任初山衣洲隨轅紀筆沿途之山川景物、風土民情……夫望塵瞻仰者，合諸耄耋躋堂歡欣狀況，必有所誌，以便眾觀，容俟他日寄稿歸來，次第登錄，茲但預述緣由，為閱報諸君告焉。」⁶⁵以總督為首的一行人，4月5日自淡水出發，往南途經新竹、苗栗、臺中、彰化，舉辦饗老盛典，最後於4月17日回到臺北⁶⁶。北返之後，衣洲在臺日報上發表隨行記錄文章〈隨轅紀程〉，共十一篇，體裁為和文隨筆，中雜兒玉總督、隨行官員及衣洲本人的紀行采風漢詩。首篇〈隨轅紀程〉中可以看到饗老典與行官員的樣貌與衣洲身處其間的生動情景：

不畏其時風雨益烈，送行人逐漸群集，不久督轅一行人靜靜走進停車場，眾人起立敬禮，督轅答禮後直接坐上準備好的車。我也和知己之人道別後，佔據列車一隅。當時聽見前車內傳來細微呼喚「初山」之聲。啊了一聲，屏住氣息，聳起背脊，不久之後又聽到橫澤秘書官⁶⁷聲聲呼喚「衣洲、衣洲」的聲音。急忙趕到前車，只看到以督轅為首，藤田軍醫正⁶⁸、白水⁶⁹、山岡⁷⁰兩位參謀以及松岡事務官⁷¹等整齊肅然的列居左右。……此時猶如吹箭忽然往頭上襲來，目眩舌噤，手足無措，恍惚猶如徘徊夢中。⁷²

來臺之前的衣洲為單純的媒體人，和政府高官並無交誼往來。但來臺後卻因為主掌御用報紙《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的關係，而和政府高官有了密切接觸。衣洲此行名義上肩負報導任務，但同行者冠蓋雲集，使他不禁有「目眩舌噤，手足無措，恍惚猶如徘徊夢中」之感。藉此這次饗老之行，衣洲和總督及其他府方

⁶⁵ 〈隨轅紀筆〉，《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4月6日。

⁶⁶ 詳細路線規劃可參見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11），頁104-105。

⁶⁷ 橫澤次郎，時任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秘書官。

⁶⁸ 藤田嗣章，時任陸軍一等軍醫正。

⁶⁹ 白水淡，時任陸軍幕僚參謀部少佐。

⁷⁰ 山岡熊治，時任幕僚參謀部少佐。

⁷¹ 松岡辨，時任臺北縣書記官。

⁷² 初山衣洲，〈隨轅紀程（一）〉，《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4月19日。原文為日文，此處為筆者自譯。

官員有了近距離朝夕相處的機會⁷³，甚至在旅次途中，也能和總督即席唱和，並將唱和內容見諸報端，迅速累積自己的知名度，這也讓衣洲之後得以入住總督別墅南菜園、主持穆如吟社並向督府官員邀稿等發展埋下前因。

1899年10月，兒玉總督再度舉辦第三次饗老典，舉辦地點在臺南，10月24日同樣自淡水出發，先向東經由水路巡察基隆、蘇澳、花蓮、大東（臺東），再繞回西部，到恆春、打狗（高雄），臺南，並轉行陸路抵達嘉義、斗六、彰化、臺中、新竹，歷時將近一個月，環島一周後，於11月17日回到淡水⁷⁴。嗣後，衣洲同樣在臺日報上發表和文紀行散文〈航南日記〉，共十二篇，文中也間雜漢詩作品。

過了四月，春風裊娜，隨轅遊覽彰化，陪觀八卦山下饗老盛典。而今正當金風玉露之天，我兒玉督憲乘艨艟破濤，過南扶桑盡處，在臺灣文物開創之始的赤崁城，再度舉辦饗老典。吁，吾亦老矣。才亦拙。跋涉名山大澤，不能在養文章之氣的龍門向其人學習。而身已為萬里滄溟之客。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史⁷⁵，觀古人所謂平生未觀之山川，猶如讀平生未讀之書，吾半生宿志，雖在於讀書，衣食奔走舊學消亡，徒留鬢霜日繁之憾。不若暫去，嘯傲濤聲嶽色之間，讀平生未見之活書。於是匆匆收拾行李，隨轅南航。其途中見聞，從例略記之，名曰航南日記。亦僅供他日之回憶。豈敢大方曰足以示人。⁷⁶

〈隨轅紀程〉和〈航南日記〉雖同為和文紀行文，但前者夾雜的唱和漢詩較多，除了對彰化饗老典當日儀節有詳細記錄外，其餘則以自然景物的觀察寫作為主，筆風悠然淡遠；至於後者則夾雜之唱和漢詩較少，而對於臺灣當地人種、民俗、歷史的相關書寫甚多，例如在臺灣東部與原住民接觸，觀察番人風俗⁷⁷；紀錄日本漂流民的故事，以及其人漂流來臺的生活情狀⁷⁸；寫歸順匪徒林少貓的惡

⁷³ 衣洲也在此行途中第一次見到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當時後藤甫處理政務完畢，促成臺灣事業公債案的成立，自東京歸來，偕第一旅團長原口兼濟、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至新竹辦務署迎接兒玉一行人，並報告公債案通過的內情秘事。參見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上）〉，《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年，頁287。

⁷⁴ 同上，頁105-107。

⁷⁵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馬援〉：「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

⁷⁶ 初山衣洲，〈航南日記（一）〉，《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1月22日。原文為日文，此處為筆者自譯。

⁷⁷ 初山衣洲，〈航南日記（二）〉，《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1月23日；〈航南日記（三）〉，《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1月25日。

⁷⁸ 同上。

狀⁷⁹，又記朱一貴、林爽文動亂中臺人奮勇抵抗之歷史⁸⁰；寫參觀鄭成功廟的所見所感⁸¹，又記饗老典禮的盛大舉辦⁸²；最後也藉此環臺機會，和此前只能在報端唱和的嘉義詩友毛受真一郎、畑箕山相見歡⁸³，也開拓了衣洲的文友圈。

由於表彰耆老的饗老典舉辦成功，總督府打算進一步在 1900 年舉辦懷柔知識份子的「揚文會」。1900 年初開始報端即有舉辦揚文會的相關討論與宣傳，衣洲即扮演傳達督府政令的角色，在 1 月 14 日發表漢文時議〈論揚文會〉⁸⁴，文中除了提到揚文會將在三月十五日舉辦外，也特別闡明舉辦的宗旨是希望臺島仕紳「就伸懷抱，上下議論酬酢尊俎，於臺之治政有所發明」，並且期許「若其旋里而告諸父老，一人傳之十人，十人傳之百人，延及一鄉一郡，樵夫漁叟亦皆體朝廷之深旨，上下之情疏通，而危懼之心始安，肅清遠墟，於是乎見，是豈非一舉兩得耶？」而此「朝廷之深旨」究係為何？參照文末的闡述：「今者，洵學考機熟之秋，固宜乘此機以進攻新學，督憲之意料亦在此矣」，而根據實際狀況，揚文會美其名是獻策論政，但實際上討論的都是無關宏旨的課題，反而是招待仕紳參觀官衙、學校、軍艦等活動，直接宣傳了西方文明的強大，以遂行總督府宣揚新學的目的⁸⁵。由此，吾人可知，「提供場域讓臺島仕紳暢所欲言」為表，「籠絡仕紳與宣揚新學」為裏，而衣洲在文章中清楚傳達了兒玉總督的意志。

揚文會舉辦當日，與會者甚眾，包括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村上義雄、木下周一⁸⁶，關口長之⁸⁷等政府官員，以及各地名紳，如臺北縣代表李秉鈞⁸⁸、臺中

⁷⁹ 初山衣洲，〈航南日記（四）〉，《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1 月 26 日。

⁸⁰ 初山衣洲，〈航南日記（五）〉，《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1 月 29 日。

⁸¹ 初山衣洲，〈航南日記（七）〉，《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3 日。

⁸² 初山衣洲，〈航南日記（八）〉，《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5 日。

⁸³ 初山衣洲，〈航南日記（十）〉，《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10 日。

⁸⁴ 初山衣洲，〈論揚文會〉，《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 月 14 日。

⁸⁵ 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頁 171。

⁸⁶ 時任臺中縣知事。

⁸⁷ 時任陸軍幕僚副官部通譯官。

⁸⁸ 李秉鈞（1873-1904），臺北下崁庄人，泉州籍，其先世務農，至秉鈞乃好讀書，才器脫穎。同治年間考取縣學秀才，光緒時又赴會試，登紅榜，補為貢生。宏通經史，最精文藝。明治三十三年登庸臺北縣參事、公學校教師，又傍助《臺灣日日新報》之編輯，明治三十四年授佩紳章，明治三十七年八月病卒。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桃園：華夏書坊，2009 年復刻板，原始出版為 1916 年），頁 20。

縣代表莊士勳⁸⁹、臺南縣代表蔡國琳⁹⁰、宜蘭廳代表李望洋⁹¹等⁹²，衣洲亦寫詩紀當日盛況：

文章關世運，千載有汗隆。大雅雖云邈，流風豈謂空。揚文會耆宿，具禮羅才雄。冠蓋雁行列，山河齊色同。桃華當繡戶，墨氣迸雕櫳。應尚建安骨，寧論溫李工。羣公一經倡，斯道意無窮。何況新詞賦，他時達聖聰。

93

從饗老典和揚文會活動的參與，吾人可以窺見，衣洲作為一媒體人，卻深入參與了總督府的政治活動，並且和政府高官產生勾連，這反映了殖民地媒體特殊而濃厚的政治色彩。而衣洲和這些官員，也不僅在公領域的政治活動接觸，在私領域的詩社雅集中也有持續交流，此一部份將在下一段落中持續探討。

三、詩文結社與唱和詩友

衣洲在臺時期，主要參與過的詩社有二，一為玉山吟社，一為穆如吟社。玉山吟社為日治時期日人在臺詩社之濫觴，正式成立於 1896 年 12 月 20 日，詩會地點在艋舺江瀨亭，社員以日人為主，包括水野遵、土居通豫、黑江松塢、加藤重任、館森鴻、金子芥舟、山口宗義、吹野信履、齋藤鶴汀、草場金臺、林隆等人，另臺紳黃茂清、李秉鈞、翁林煌、蔡石奇、陳洛等亦常與會。1897 年 11 月後，由於日籍社員退官東還者日多，因此活動遂趨不振⁹⁴。衣洲來臺之時，玉山吟社活動力雖已大不如前，但他一到臺灣就被邀請加入這個日人高層建置的文學集團所舉辦的唱和集會，並參與課題分韻⁹⁵，自有其象徵意義。一來，由此可見他的詩才頗受日人集團認可，二來，玉山吟社內部或許亦有藉由衣洲重振詩社之意。然根據考察，衣洲在此後並沒有參與太多玉山吟社的集會，反而是自己創立了另外一個詩社，叫做「穆如吟社」。

⁸⁹ 莊士勳，臺中人，清朝遺儒，阿罩霧林家深慕其德，厚聘講書於霧峰學校，凡十餘年。明治三十五年八月授紳章。同上，頁 207。

⁹⁰ 蔡國琳，字玉屏，號春巖，臺南人。光緒年間舉人，出身三世儒學之家，因仰慕鄭成功，於清時曾請求沈葆楨修復延平郡王祠，乙未之變後滄桑頓挫，雄心不復昔日。明治三十年授佩紳章，登庸臺南縣參事，明治三十三年列席揚文會，三十四年改任臺南廳參事，四十二年病卒。同上，頁 285。

⁹¹ 李望洋（1829-1903），宜蘭人，清朝舊刺史，同治年間中舉人，光緒三年赴任甘肅省知縣，光緒十七年帶官回籍。乙未之後，登庸宜蘭縣參事，明治三十四年授佩紳章，明治三十六年病卒，享年 74 歲。同上，頁 80。

⁹² 〈昨日の揚文會〉，《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3 月 16 日。

⁹³ 初山衣洲，〈庚子三月十五日，兒玉爵帥邀集諸名宿於淡水館，名曰揚文會，恭賦五言一章以紀盛事〉，《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3 月 15 日。

⁹⁴ 參見許雪姬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2000），「玉山吟社」詞條，黃美娥撰，頁 260。

⁹⁵ 初山衣洲，〈餞歲玉山吟社課題分韻〉，《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12 月 20 日。

穆如吟社創立於 1899 年 9 月 21 日⁹⁶，主事者即為衣洲。1900 年 2 月 23 日出版《穆如吟社集》卷一⁹⁷，內容收錄日人 17 人⁹⁸，臺人 4 人⁹⁹的作品。其中包含領臺初期統治階層之政府官員的漢詩，如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藤田嗣章、白水孤峰、橫澤湘南等，主題有詠史、述志、田園、懷人、送別等，除收錄詩社同人根據每月課題所做詩歌之外，尚有部分唱和衣洲〈南菜園晚眺〉之詩，並附有信夫恕軒為衣洲的《明治詩話》所寫的序文〈明治詩話序〉、衣洲自作之短製漢文作品〈續名花十種〉和抄錄古人評詩文句的〈詩腋〉，惟後兩篇作品文末皆有「未完」字樣，篇幅亦破碎而不周詳。

穆如吟社雖在臺日報刊登了徵集詩作的啟事，但就卷一收錄作品而言，其成員以日人，而且為具有政治統治背景及媒體背景の日人為主體，參與之臺人也皆為衣洲在臺日報的編輯同仁。從這份名單中，吾人可以看到衣洲在臺初期，於「文藝場域」中的人際關係，主要仍然是由「工作場域」的報社同仁和「政治場域」的督府官員所構成，在他成立的詩社中，這成員的重疊比例之高，也可推敲出衣洲在臺初期於交友上的「內向性」。筆者推測，或許因為詩社仍在草創之初，只能暫且從身邊熟識的人開始邀集運作所致。衣洲對穆如吟社的期待並不僅止於此，在《穆如吟社集》卷一最末刊登了一整年的「穆如吟社月課題」¹⁰⁰，並且寫明「每月一次聚首論詩」、「現擬將來隔月刊行穆如吟社集，社中之詩次第登錄」。衣洲事先擬好一整年的詩題，也有按月集會的打算，更有編輯刊物的雄心，其對詩社運作的熱情，由此可見一斑。然《穆如吟社集》卷二並未見發行，也未見報端有課題唱和之作，可見後來詩社的運作不如預期。

衣洲在「現實的」文學集會交友圈裡，或許有小圈圈內說話的傾向，然而透過《臺灣日日新報》之「詞林」、「文苑」欄，以漢文主筆身份，以詩文創作和品評詩歌的方式，向全臺發聲，卻又讓衣洲在「虛擬的」文學社群中，得到被眾人簇擁的地位。此現象則可以透過南菜園系列詩作及《南菜園唱和集》的編成去觀察。

「南菜園」一詞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現身，首見於 1899 年 6 月 16 日的啟事「南菜園詩」¹⁰¹，內容報導總督兒玉源太郎於城南古亭庄購置一地，修築別莊，喚曰「南菜園」，並為之撫景賦詩。隔日文苑欄刊登了兒玉的詩作，以及藤澤湘

⁹⁶ 〈穆如吟社の創立〉，《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21 日。

⁹⁷ 初山逸也編，《穆如吟社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0）。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所藏「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50 號文獻。另此書亦藏於臺灣臺南市立圖書館。

⁹⁸ 藤園主人（兒玉源太郎）、栖霞主人（後藤新平）、藤田秋村、白水孤峰、橫澤湘南、畑箕山、藤井乾助、齋藤鶴汀、戶倉彩霞、市古翠濤、永鳥蘇南、高木如石、吉田如蘭、日下峰蓮、初山衣洲、信夫恕軒、毛綠軒。

⁹⁹ 李石樵、粘舜音、翁林煌、黃植亭。

¹⁰⁰ 此詩題也曾刊登在臺日報上，見〈穆如吟社詩題〉，《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27 日。

¹⁰¹ 〈南菜園詩〉，《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6 月 16 日。

南和初山衣洲的唱和作品¹⁰²，此為南菜園相關詩作及唱和之始。其中衣洲的唱和詩末附註：「僕頃請執事，擬借園中一廡以為讀書處，琴樽安頓，期已在近」，可知衣洲向總督請求借居南菜園作讀書處，而總督亦欣然應允，由此可見，衣洲在此前的饗老典隨轅紀行活動中，表現應頗受總督的肯定，也和總督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因而能得到此特殊禮遇。

衣洲正式入住南菜園時間不可考，已知該年八月已在其中安居，卻不幸遇到風災¹⁰³，十月份再築告竣始又搬入¹⁰⁴，同年 12 月 19 日，衣洲發表〈南菜園晚眺〉¹⁰⁵一詩後，在報紙上引起廣泛迴響，估計陸續有藤井葦城¹⁰⁶、草場金臺¹⁰⁷、日下峰蓮、粘舜音、遠藤翠楊¹⁰⁸、黃植亭、李逸濤、愛月廬¹⁰⁹、曾逢辰¹¹⁰、李石樵¹¹¹、吉田如蘭¹¹²、結城蓄堂¹¹³、翁林煌、陳槐庭¹¹⁴、鄭幼佩¹¹⁵、毛綠軒¹¹⁶、賴

¹⁰² 藤園主人，〈己亥六月結廬於城南古亭庄，名為南菜園，偶作一絕〉，《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6 月 17 日。

¹⁰³ 初山衣洲，〈八月初七逢黃植亭於吉田如蘭處，談及風災之事，戲疊韻一首〉，《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8 月 15 日。

¹⁰⁴ 初山衣洲，〈己亥十月南菜園再築告竣，因借其一廡，安排筆硯，朝暮吟眺，獲小詩五首，雖拙亦紀實也〉，《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0 月 15 日。

¹⁰⁵ 初山衣洲，〈南菜園晚眺〉，《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19 日。

¹⁰⁶ 藤井乾助，慶應元年十月生於福山，英吉利法律學校出身，明治三十年任台灣總督府法院判官。

¹⁰⁷ 草場謹三郎，總督府通譯官，佐賀詩人草場佩川之孫。

¹⁰⁸ 生平不詳。

¹⁰⁹ 生平不詳。

¹¹⁰ 曾逢辰，新竹人，前清秀才，曾任貓兒碇庄長、新竹公學校教師，授佩紳章。

¹¹¹ 即李秉鈞，參見註 88。

¹¹² 吉田如蘭，《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衣洲曾於南菜園遭遇風災時借住其人居處。

¹¹³ 結城琢（1868-1924），字治樸，號蓄堂，但馬城崎人。早年跟著鄉儒三宅竹隱學習和儒學及詩文，之後師事豐岡的儒者久保田捐窗、大阪的儒者藤澤南岳，接著向小野湖山學詩。明治三十年受推舉而進入臺灣總督府，於臺南廳文書課負責編纂《臺南縣誌》。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東京：筑摩書房，1983），頁 427。

¹¹⁴ 陳槐庭，鹿港人，櫟社社員。

¹¹⁵ 鄭幼佩，新竹人，竹社詩人。

¹¹⁶ 毛受真一郎，號綠軒，歷任嘉義郵便電信局通信書記、臺南地方法院雇員。

紹堯¹¹⁷、岩翠堂¹¹⁸、鄭鵬雲¹¹⁹、東溪逸民¹²⁰、陳趣園¹²¹、蔡振豐¹²²、香谷女史¹²³、李惻仁¹²⁴、陳藻芬¹²⁵、邱月波¹²⁶、蕭輝其¹²⁷、王毓卿¹²⁸、邱心源¹²⁹、林朝楨¹³⁰、林玉池¹³¹、林信楷¹³²、林注川¹³³、林士州¹³⁴、陳廷材¹³⁵、彭種藍¹³⁶、王友竹¹³⁷、許上得¹³⁸、許瑞侯¹³⁹、蔡玉屏、蔡啟華¹⁴⁰、李汝舟¹⁴¹、洪景農¹⁴²、陳炳先¹⁴³、林



¹¹⁷ 賴紹堯，臺中人，字悔之，曾任員林辦務署大庄區庄長，櫟社創始人之一。

¹¹⁸ 岩翠堂，臺中人。

¹¹⁹ 鄭鵬雲，新竹人，字毓臣，或作毓丞，號北園後人。1897年授佩紳章，十一月任新竹廳囑託，辦理文書事務。櫻井勉為新竹州知事時，尤受器重，常推派出席揚文會，多方示好；每過北郭園酬唱，更刻意揄揚，嘗委託其與曾逢辰共修縣志，因翌年縣廳改制停辦。生平雅好詩文，活躍於竹梅吟社，常代表該社到各地擊鉢聯吟。迨臺中櫟社成立，屢被邀為上賓。生平作品甚多，或因家貧，未能結集出版，幾皆散佚。另編有《師友風義錄》一書，收錄清季臺籍人士或與臺灣有關者之作品，凡詩家一百二十七人，作品二百七十餘首，光緒二十九年刊行。又與王人驥、鄭以庠等合編《送米溪先生詩文》，收錄乙未割臺後西渡廈門臺籍士人之詩，光緒三十年刊行。

¹²⁰ 東溪逸民，臺中人。

¹²¹ 陳趣園，即陳瑚，苑裡人。字滄玉，號枕山，一號趣園、趣園處士。曾任苑裡區長、臺中臺灣新聞社漢文部編輯記者。（按：臺日報將陳趣園誤植為「大甲人」。）

¹²² 蔡振豐，苑裡人，又名見先，字啟運，號應時。日治後，與鹿港洪繡、許劍漁倡設「鹿苑吟社」，曾任「櫟社」社長。

¹²³ 林香谷，苑裡人，蔡振芳之嫡妻。

¹²⁴ 李惻仁，臺北人。

¹²⁵ 陳藻芬，大甲人，曾於大甲創立「衡社」（後改名「蘅社」）。

¹²⁶ 邱月波，大甲人。

¹²⁷ 蕭輝其，大甲人。

¹²⁸ 王毓卿，臺北人，曾協助於艋舺成立濟仁堂，進行防疫檢疫工作，亦曾任艋舺壯丁團副團長。

¹²⁹ 邱心源，基隆人，臺北地方法院通譯。

¹³⁰ 林朝楨，員林人。彰化廳員林公學校雇員。

¹³¹ 林玉池，員林人。漢醫，曾任員林衛生組合長、員林公學校學務委員、員林區長。1917年授佩紳章。著有《台灣漢藥學》。

¹³² 林信楷，鹿港人。

¹³³ 林注川，鹿港人。

¹³⁴ 林士州，新竹人。

¹³⁵ 陳廷材，龍井人。曾任梧棲辦務署大肚中堡、大肚下堡第八區庄長。

¹³⁶ 彭種藍，新竹人。精於歧黃之術。

¹³⁷ 王松，新竹人。又名王國載，字友竹、寄生，自號滄海遺民。清同治期間出生於竹塹（今新竹），未成年就展現文學才能，曾入北郭園吟社，專長詩作。1895年乙未戰爭爆發，攜眷回福建祖籍，不料隨即遭盜。1896年臺灣局勢穩定後，回竹塹北郭園吟社繼續漢詩詩文，直至去世為止共長達30年，對臺灣詩壇貢獻頗力。著作計有《臺陽詩話》、《如此江山樓詩存》等。

¹³⁸ 許上得，員林人。

¹³⁹ 許瑞侯，員林人。

¹⁴⁰ 蔡啟華，大稻埕人。祖籍福建泉州惠安縣，幼隨父渡臺。其父以舌耕為業，啟華隨侍讀書，詩文一道，頗有心得，未幾其父逝，啟華即設帳授徒，娶婦置家。領臺以後，充大稻埕公學校漢文教師，後任總督府學務課員。

¹⁴¹ 李汝舟，新竹人。

¹⁴² 洪景農，新竹人。

¹⁴³ 陳炳先，彰化人。

咸慶¹⁴⁴、林黃裳¹⁴⁵、李少丞¹⁴⁶、林友丹¹⁴⁷、徐昇平¹⁴⁸、中隈松東¹⁴⁹、李漢如¹⁵⁰、莊鶴如¹⁵¹...等詩友次韻唱和之作，歷時逾年，一直到 1901 年 1 月為止這股唱和風潮才消歇，而這些唱和文人超過五十人，分別來自臺北、臺中、新竹、大甲、嘉義、基隆、員林、鹿港、龍井、彰化、臺南，甚至有來自福州（中國福建）、西肥（日本九州）的寄稿唱和之作。



這些人之中，除了幾位衣洲的報社同事之外，其他大部份都是來自臺灣各地，是衣洲在此前未曾謀面的文人。有些是地方名紳，例如曾逢辰、李石樵、鄭鵬雲、蔡振豐、陳藻芬、賴紹堯、王友竹、蔡玉屏等，也有不少背景不詳的文人。透過報端，衣洲藉由詩文酬唱開拓了交友圈的邊界，也讓「南菜園」在這樣的詩歌吟詠層層累積之下聲名大噪。這些邊界在其後甚至有一部份從「虛擬社群」走向「實有交際」，例如原來和衣洲在紙上互為酬唱的嘉義郵便電信局通信書記毛受真一郎（毛綠軒），在衣洲隨行總督南下舉辦饗老典時，特地前去相見歡談，訂下交誼；而遠居臺南的蔡玉屏也曾特地到南菜園拜訪衣洲，留下唱和作品¹⁵²。

1900 年 2 月，臺日報刊登啟事，說明將把兒玉源太郎南菜園詩次韻作品，編輯成《南菜園唱和集》，如有仍想要寄稿次韻者，截稿日期為三月八日¹⁵³。唱和集成之後，文中首先刊登兒玉總督詩及唱和作，計有 23 人與之唱和¹⁵⁴；其後是衣洲的〈南菜園晚眺詩〉及唱和作，計有 29 人與之唱和¹⁵⁵，去其重者，參與本書的作者，除了兒玉源太郎和初山衣洲以外，共有 39 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唱和集中的作者群，扣除兒玉和衣洲，僅有 9 位是日本人，其餘 30 人皆是臺灣

¹⁴⁴ 林咸慶，彰化人。

¹⁴⁵ 林黃裳，彰化人。

¹⁴⁶ 李少丞，中國兩江人，曾任覆審法院顧問，華民會館理事。

¹⁴⁷ 林友丹，福州人。

¹⁴⁸ 徐昇平，臺中人。

¹⁴⁹ 中隈松東，日本西肥人。

¹⁵⁰ 李黃海，字漢如，一字耐農，又署滄海，澎湖人。師事澎湖積學碩儒陳梅峰，能詩，西瀛吟社員。日治後十年來北，曾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與仲藤政重倡設「新學研究會」提倡新學，後渡天津，定居該地。

¹⁵¹ 莊鶴如，新竹人。

¹⁵² 蔡玉屏，〈南菜園訪衣洲詞丈，敬次晚眺原韻〉，《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7 月 13 日。

¹⁵³ 〈南菜園唱和集〉，《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2 月 28 日。

¹⁵⁴ 兒玉署名「藤園主人」，唱和者：李秉鈞、陳洛、翁林煌、粘舜音、黃茂清、橫澤次郎、初山逸也、藤井乾助、日下欽二郎、劉梅溪、高木保吉、芳賀孝司、山口、岡崎蔦治、張清澄、陳直卿、陳趣園、邱文、陳清華、陳子珊、蕭輝其、蔡光、陳貫。

¹⁵⁵ 衣洲署名「初山逸也」，唱和者：草場謹三郎、粘舜音、李秉鈞、翁林煌、黃茂清、陳槐庭、曾逢辰、李書、傅錫祺、藤井乾助、毛受慎一郎、結城琢、鄭幼佩、賴紹堯、鄭毓臣、蔡振豐、林香谷、陳趣園、李惻仁、陳直卿、日下欽二郎、張清澄、陳瑚、邱文、蕭輝其、陳藻芬、林崑玉、蔡光、陳選鄉。（按：在臺日報上和衣洲唱和的詩人遠超過這個數目，可見在編輯過程中有所取捨，亦有部分是在唱和集成之後才寄稿的作品，因此不在其中。此外，傅錫祺、陳直卿、張清澄、陳瑚、邱文、林崑玉、蔡光、陳選鄉這幾位文人的作品並未見諸報端，而是直接被收入了唱和集中。其中陳趣園和陳瑚應為同一人，不知何故以兩種不同名號收錄於唱和集中）

人。《南菜園唱和集》的效應，和幾乎同時刊行的《穆如吟社集》截然不同，《穆如吟社集》所呈顯的是衣洲的「臺北中心」、「日人中心」、以報社同仁和總督府官員為圓心的實際交友圈，而《南菜園唱和集》一來有「總督因素」的加持，二來又持續透過報紙營造虛擬社群，向臺島各地輻射詩文訂交的美好想像，最後從報端的唱和作品到成書的《唱和集》中，臺島文人回饋踴躍之現象，吾人也可看到衣洲來臺主掌報政後，透過他在報端發表作品，對臺灣漢詩壇所產生的影響。

至於「南菜園」此地，如何擁有總督別墅／詩人居地雙重身份，這兩層內涵如何融合，如何消長，又生發什麼意義？在時代的演進中，又如何持續形象改造，衍化成歷史空間、文學地景？是筆者將在下一章中更深入關心的問題，此處則僅就唱和集中呈顯的交遊網絡簡要分析。

第三節 初山衣洲在臺作品

根據中村櫻溪〈南巢集序〉¹⁵⁶的出土可知，初山衣洲曾有意將臺灣時期作品集結出版，故而請在臺時期的文友中村櫻溪寫序。〈南巢集序〉中提到衣洲在臺經歷及成書背景：

歲之戊戌載筆游臺灣，在新報館日綴數百千言，詞藻煥發，炳耀文場，南方人士懾服而傳稱。明年余亦航臺，文字訂交數年。今茲丁未，余東歸，而季才既去臺，又遊禹域，客于保定府，錄其在臺所得文詩，命曰《南巢集》，將刊行問世，以余臺之故人也，遠寄書徵弁言。

除了此篇序文，經筆者考察中之島圖書館的衣洲藏書，也可以看到衣洲將自己的臺灣時期作品及詩友唱和剪報，編成《臺灣日日新報文苑詩文集》¹⁵⁷，或將作為成書之參考。然而目前在臺灣、日本均未見真正刊行的《南巢集》，因此，僅能根據發表在報章雜誌上的作品，清查其臺灣時期創作。

衣洲主要居臺時期為 1898 年 12 月 16 日起來臺任職，至 1904 年 4 月 11 日舉家歸日為止。然其間曾有數次東歸日本的紀錄，時間從數天到兩、三個月不等，且離臺後報端仍不時可見寄稿作品，1914 年衣洲更曾重遊臺灣兩個多月，北臺三大詩社為了他的到訪，舉辦聯吟活動，亦留下部分作品。因此筆者以為「在臺時期作品」範圍應採寬鬆認定，包含他在臺灣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所有作品，自 1898 年起，至 1915 年為止。

¹⁵⁶ 中村櫻溪，〈南巢集序〉，收錄於《初山衣洲雜錄》，「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101 號文獻。

¹⁵⁷ 《臺灣日日新報文苑詩文集》，「初山衣洲遺書」編號第 58 號文獻。內容以收錄詩友唱和作品為主，也間雜自己的創作，惟內容殘缺，並未見全部作品。

根據前行研究¹⁵⁸及筆者的整理，衣洲在臺時期作品主要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會雜誌》兩個媒體上，其他可以找到其臺灣時期作品者，包括《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穆如吟社集》、鄭鵬雲《師友風義錄》¹⁵⁹，以及大江敬香主編之內地雜誌《花香月影》，去其重者，在漢文作品上，共得漢詩 432 首，漢文散文 66 篇，漢文小說 4 篇。在和文作品上，共得和文散文 7 篇，包括〈隨轅紀程〉、〈航南日記〉兩篇夾雜漢詩的長篇紀行文。¹⁶⁰

就漢詩而言，寫作體裁以絕句和律詩居多數，而且有較為偏好七言詩的傾向，內容有羈懷、念友、田園、詠史等不同題材，寫景有之，詠物有之，亦有少部分紀錄政治活動者，例如兒玉總督舉辦饗老典、揚文會時，衣洲都有隨行紀錄的詩作發表在臺日報上。其詩大體上文字悠遠清麗，氣韻沖淡，有田園氣息；有時則充滿羈旅漂泊之思、老大無成之感。誠如神田喜一郎所形容的「純情婉麗又帶沉痛蒼古之味，開拓了高蹈獨特的詩境」¹⁶¹。尤其居住南菜園時期的田園風格詩作值得特別注意，另外，衣洲也有不少送別之詩，顯見其在臺文友來來去去，人際圈變動不居的情景。

就漢文而言，其中有十二篇發表在臺日報的「議論」欄上，內容大體是為配合督府政策，推展新學思維的時論文章¹⁶²，有十八篇是衣洲在東京時已經出版的《明治詩話》內容，介紹日本明治時代重要漢詩人的生平、詩文特色與詩句摘錄，衣洲將之發表在臺地媒體上，應有向臺灣漢詩壇引介日本漢詩壇的用意。除了這兩大類之外，其餘則有閒情、遊記、詩序、送別、傳記等主題不一的作品。雖則漢文比之漢詩，在文體上有更加典重的特質，也更宜於議論，但觀察衣洲的作品，除了配合政策的「議論」欄文章之外，其他漢文作品仍以敘事、抒情為主旋律，充分展現其的詩人底色與美學偏好，尤其描寫南菜園景象的幾篇文章以及懷友送別之作，可以一窺他旅臺期間的日常情狀與情感內蘊。

漢文小說，僅得四篇，大體上為類似聊齋的鄉野奇談或神仙故事，其中作於的 1901 年的〈姑射仙子傳〉¹⁶³，故事超脫現實，充滿想像與象徵意涵。小說中形容姑射仙子：「性孤高自喜，媿與熱客為伍，長而獨處，祇與太山木公、渭川

¹⁵⁸ 參見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 2011)之附錄, 頁 154-166。該論文已將衣洲在臺作品作了初步的整理, 惟根據筆者考察, 目錄中遺漏了少數作品, 另外有幾個論文中歸類為衣洲別名的名號及其作品, 筆者認為亦有存疑空間, 故而重新整理之, 詳參本論文最末之附錄。

¹⁵⁹ 鄭鵬雲,《師友風義錄》(玉禾山房, 1979)。

¹⁶⁰ 按: 除了個人創作外, 衣洲在報上發表的作品尚有添田壽一《法制經濟大意》內文翻譯共 45 篇, 本文擬將焦點放在個人創作部分, 翻譯則在此省略不談。

¹⁶¹ 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東京: 筑摩書房, 1983), 頁 420。

¹⁶² 此十二篇篇目依次為:〈臺灣銀行論〉、〈事業公債〉、〈論學者宜通實務〉、〈論揚文會〉、〈論新學會〉、〈論清國之禍媒〉、〈論氣〉、〈論海外貿易之利〉、〈三大利器說〉、〈論房屋宜及時改築〉、〈創建神社說〉、〈論學者宜用力譯書〉。

¹⁶³ 初山衣洲,〈姑射仙子傳〉,《臺灣日日新報》, 1901 年 1 月 1 日。

青士，偕訂翰墨交」，寫出姑射仙子孤高而不喜與人往來的風貌，摯友黃植亭認為其中有自況之意，也寄寓了兒玉離臺後衣洲的寂寥之感。

至於和文作品也仍舊以抒情、敘事筆調為主，其中兩度隨行饗老典所做的長篇紀行文〈隨轅紀程〉、〈航南日記〉中，除了詳細記錄典禮細節之外，更有許多對臺島各地特殊景致、風土民情、歷史文化的觀察。

總而言之，衣洲居臺五年半期間的漢詩文作品，質量俱佳，在旅臺的日本漢詩人中呈現一枝獨秀的特殊風貌。根據多年後島田謹二的分析與觀察，衣洲是「唯一一位受本島人文字階級推服的內地詩人」¹⁶⁴，他的作品也風格多樣，莊嚴有之，豔冶有之，深具雅俗共賞之趣，「從志在翼贊宣撫總督府施政方針的大作，到寫花柳風俗、豔冶的竹枝漫吟；從公職之人威儀嚴正的抱負與所懷，到私人身份惻惻的感傷和鬱悶」¹⁶⁵，衣洲都能將之訴諸筆端，並引起迴響，故而吾人在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學之時，實在不能忽略這一抹秀異的風景。

¹⁶⁴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下）〉，《臺大文學》六卷二號，1941年，頁148。

¹⁶⁵ 同上，頁148。

第四章 多義的空間：從「南菜園」看初山衣洲的「位置」

初山衣洲居臺時期的生活情狀與作品分析，是目前關於初山衣洲的研究中，成果較豐的一塊。在詩文研究方面，筆者曾針對衣洲寄居總督府別墅南菜園時期的作品，考察其詩作中文學性／政治性／社會性的鍊結，嘗試定位帝國裡的漢詩人初山衣洲在日治初期臺灣漢詩壇中的「位置」¹。程怡雯則將衣洲的漢詩分為在臺閑詠詩、山水風土詩及巡臺紀行詩三類，以細膩的文本分析方式，將衣洲的臺灣時期漢詩作品做了詳盡的耙梳與賞析²；除此之外，針對衣洲發表在報刊上的漢文作品，亦從「實用古文」和「文學古文」兩個面向出發，去觀察其殖民現代性的展現與生命情志的抒發³。至於在生活情狀層面，由於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新出史料中，有大量的初山衣洲日記現身⁴，使吾人在過去的報章詩文作品之外，得到從另一角度觀看衣洲的豐富材料。許時嘉即據此材料，透過衣洲居臺五年半期間所留下的私人日記，從史料的解讀出發，去拼湊出衣洲居臺時期的日常生活圖像，並進一步重構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情狀。⁵

文學研究和史料研究因取徑和材料不同，在研究結果上會呈現一定程度的落差。日記突顯出來的衣洲形象，因為材料本身的私密性使然，多有較為不假修飾、世俗、甚至不甚光鮮的一面⁶，然而從詩文作品去觀察，則又可以看到其人活躍於媒體版面，一面寫詩、評詩，一面與政府高官、報社同仁、各地仕紳時相唱和的風光情景。暗面與亮面，孰為真，孰為假？筆者以為，二者合而觀之，從其間隙縫，當能看出這「公」與「私」的形象揉合之後，更為人性化的詩人影跡，於「公」的光彩耀眼，於「私」的幽愁暗恨，這樣的「矛盾」體質，也正是日治時期來到殖民地臺灣的日本漢詩人才會擁有的特殊體質。從帝國空間來看，衣洲游移於「邊緣的中心」（臺灣島都臺北）與「中心的邊緣」（日本帝國殖民地臺灣），擺盪於「島國文壇盟主」與「帝國邊陲的流放者」反差的身份中，而從漢學發展來看，衣洲一方面體驗著（日本）漢詩文在現代化進程中衰微，一方面又迎接著（臺灣）漢詩文在帝國懷柔政策中復興，這空間、時間的多重矛盾，遂交織成了其人複雜

¹ 詳見拙作〈論初山衣洲及其「南菜園時期」的意義〉，《臺灣文學評論》第4卷第10號，2010，頁67-84。

² 詳見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11），頁74-115。

³ 詳見程怡雯前揭論文，頁116-145。

⁴ 這批日記作品包含〈櫻雨草堂日記〉、〈常總日記〉、〈懷耿堂日記〉、〈澄心廬日記〉、〈游豐日記〉、〈落木菴日記〉、〈北游日記〉、〈冰壺軒日記〉、〈苟然屋日記〉，其中關涉衣洲在臺生活者有〈常總日記〉、〈懷耿堂日記〉、〈澄心廬日記〉，尤以〈澄心廬日記〉為要。詳見本論文第二章附錄之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初山衣洲相關目錄。

⁵ 詳見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第20卷第4期，2013，頁179-204。

⁶ 例如衣洲日記中可以見到他和同事之間的金錢借貸紀錄、對報社改組受到冷遇的憤恨以及居住南菜園時對古亭庄當地糾紛的不耐等等暗面。詳見許時嘉前揭論文。

的風貌。

臺、日之間有著文學上的「同文」關係以及政治上的「殖民」關係，而衣洲本身又具有漢文人、媒體人、總督上賓等多重身份，他從東京文壇來到臺北文壇，這空間的移轉，也暗示著文壇「位置」的轉移，使他的生命歷程和自我認知歷經了巨大的震盪。在這種種因素影響之下，臺灣時期作品所折射出的衣洲形象，宛如鑽石的切割面，從不同角度觀看則閃現著不同色度的光輝。這複雜因素造就的多樣性和矛盾體質正是筆者最感興趣之處。因此，筆者擬在前人文本分析及日記研究的基礎之下，進一步嘗試去探索這些作品隙間更加細碎而隱微的訊息，以拼湊出更多面的初山衣洲圖像，並開啟一條一窺在臺日人精神史的路徑。

第一節 臺灣與臺北：初山衣洲的「位置」

一、臺灣：中心的邊緣

如果把衣洲的生命地圖攤開來，他在中年以前所認知的世界，圍繞著母國日本為核心運轉，並且和多數的幕末、維新时期文人一樣，隨著時代潮流，打開一隻眼睛，投射向想像的西方。雖然他在早年曾經修習過英語，也因為報社工作接觸了不少西方實學的知識，但從他的閱讀習慣及創作內涵來看，他的生命情調大體上延續著江戶時代以來的漢學底色。處在明治維新後的震盪期，「舊」的世界如影隨形，「新」的時代紛至沓來，作為明治漢文人的衣洲，沒有像許多漢文人選擇向西航行⁷，而是向南航行，來到了「殖民地臺灣」。

第一首關乎臺灣的詩，寫在他出發赴臺前夕，裡頭充滿著他對於未知之地的想像：

煙波久慕海鷗群，暫入南荒豈足云。孤客抽身塵漠漠，諸公握手意殷殷。名都風月幾時見，絕域寒暄從此分。老大猶存千里志，莫言徒為策詩勳。⁸

由於這首詩的寫作對象是東京文友，因此其中明顯可以看到衣洲誠實闡述他對臺灣的看法。首先臺灣的方位在「南」，狀態是「荒」，自己是「孤客」獨行，要遠離東都的「諸公」獨自前往「絕域」，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留戀不捨的「名

⁷ 明治維新後為了脫亞入歐，曾引爆一波政府官員、文人、學生到歐美國家考察的風潮，其中最知名者即為「岩倉使節團」。明治4年11月12日（1871年12月23日）至明治6年（1873年9月13日）期間由日本政府派遣至美國及歐洲諸國訪察，使節團正使為岩倉具視，由政府官員、留學生等共107人組成。至於衣洲私心仰慕的成島柳北，也曾有歐遊經驗，並據此寫作《航西日乘》。

⁸ 初山衣洲，〈將發東京，諸公送到新橋，賦此以呈〉，《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1月19日。

都風月」，換言之，他是從舊有的交友圈、生活圈中連根拔起，要前往一個未知之地。此詩頗有中國傳統詩歌中文人遷謫作品的離散情懷，字裡行間充滿流寓文人的蠻荒想像。

這樣的蠻荒書寫，即使實際來到臺灣後，也沒有改觀。他在來臺後一個月內發表的詩歌中不時可見「南荒」一詞。如參加平樂園雅集時發表感慨：「吾本東都士，孤介久迍邐，今作南荒客，未免為酒顛」⁹，承襲前詩，將臺灣的南島蠻荒特質，和日本的東瀛都會景象作一對比，藉此凸顯自己的流寓情境。又如他在臺日報上回覆瑩石酒徒¹⁰寄稿詩作時自言道：「余入南荒來，微痾纏綿，自期羸卒不堪役，而又何望詞壇盟主耶？」¹¹，除了自曝來臺以後水土不服、身體微恙的實相，也認為憑自己的羸弱病體，實在擔不起「詞壇盟主」之名。衣洲此番自我表述，或有自謙之意，而更重要的是，吾人可從這番話中，拉出兩個既重疊但又意義迥然的空間，一個是「臺灣」，一個則是「臺灣漢詩壇」。「臺灣」是「南荒」，那麼「臺灣漢詩壇」呢？「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受殖經驗有著許多不同，最大的差異，便在於臺、日之間有著漢文書寫傳統的「同文」關係，這樣的「同文」關係，使得衣洲雖然來到異地，卻在文字書寫上得以毫無滯礙的和臺島知識份子溝通。也因為如此，漢詩、漢文的寫作，成了他扭轉「臺灣」之蠻荒印象的一條路徑。

考察衣洲在初抵臺灣時期的詩歌，可以看到他一到臺灣，就被邀請參加玉山吟社的課題活動¹²，也兩度參與平樂園宴會¹³並與當地詩友唱和。透過這些活動，他在來臺初期，對於臺灣的理解，從原先帶著偏見色彩的想像，到一點一滴瞭解涉入，這個「南方」開始添加了一些在「蠻荒」之外的其他內涵。試看他為第二次平樂園雅集所作的詩歌，雖然再度出現「南荒」二字，但意義開始有了轉變：

夾岸人家半夕陽，閑看鷺鴨鬧池塘。波光棹動群衫綠，蘭氣風迴研席香。
敢道論交無北海，何妨投跡即南荒。岑同苔異渾休說，贊化同馳翰墨場。

14

⁹ 初山衣洲，〈平樂園讌集賦贈同座諸公〉，《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月8日。

¹⁰ 永井完久，字瑩石，作〈觀竹城追疫祭詩〉，前有記，反對迷信，有《夢哉空也樓唱和集》行世。

¹¹ 瑩石酒徒，〈呈衣洲詞宗〉，《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月14日。

¹² 初山衣洲，〈餞歲 玉山吟社席上課題分韻〉，《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2月31日。

¹³ 初山衣洲，〈平樂園讌集賦贈同座諸公〉，《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月8日；〈二月某日，同社粘伯山、翁林星樵、呂玉峰、李逸濤諸君、邀飲守屋社長、村田理事、木下主筆、日下峯蓮及余于平樂園、席上賦此代謝，併索高和〉，《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2月18日

¹⁴ 初山衣洲，〈二月某日，同社粘伯山、翁林星樵、呂玉峰、李逸濤諸君、邀飲守屋社長、村田理事、木下主筆、日下峯蓮及余于平樂園、席上賦此代謝，併索高和〉，《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2月18日。

此詩前四句寫臺島風光，但和此前的流寓興感已有不同，而是帶著閒適之情與田園物趣。而後半段轉入宴席上詩友交接所興發的感觸，認為自己跟臺灣詩友可以如同曹丕與孔融（北海）一樣透過詩文論交，因此來到這「南荒」之地，便又何妨。「岑同苔異」意指不同種類的青苔生長在同一座高山上，此句明白點出了臺人與日人的種族之「異」與文字之「同」，並且主張，即使種族不同，只要使用的文字相同，兩地文人便得以「同馳翰墨場」。此詩一出，在場文友相繼有唱和之作，也在詩中紛紛描寫詩文訂交的美好。如粘舜音：「最喜略跡交情契，惟愧談詩學業荒」¹⁵，日下峯蓮：「興來各詠春宵譜，交訂同遊北闕心」¹⁶，至於翁林煌的唱和詩句「筆能扛鼎詩無敵，硯可為田歲不荒」¹⁷更特別點出了用「筆硯」的文字力量對抗惡劣環境的意義，對於衣洲從日本來臺的流放情懷，彷彿有些安慰作用。

文字成了羈旅者的靈魂寄託，讓衣洲在「南荒」中找到了一處破口，彷彿若有光。不僅如此，在許多旅臺日本漢文人的眼中，更進一步衍化出「窮則為文」，以及「文窮而後工」的意識，從衣洲的至友中村櫻溪後來所寫的文章中，吾人可以看見這樣的思考：

移告臺灣遊寓詩人文士，生遇聖名之運，遠處海瀛之域，屢¹⁸前人未蹈之境，觀前人未觀之景物，天之所與諸公者，豈偶然哉？蓋將欲使發其山川之美，揚其景物之奇，歌其風氣習俗之異，以顯其未顯者也。苟不揮巨翰灑椽筆，吐錦心披繡腸以對，無乃悖天意乎？……昌黎之於潮，儀曹之於柳，亦皆假其水土之變，風氣之異，以發其奇藻。杜陵寓慨於蜀山川，太白展才於夜郎，香山吟秦中而其感加深，玉局有海外文字，而益見其胸中磊塊。由是觀之，雖古名賢大家，非屢異境而觀異物，寧能發其奇思，而見其異才哉？¹⁹

文人的巨翰椽筆、錦心繡腸，在平時固然得以睹物而思，感事而發，但「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如果遭遇到流寓遷謫的變故，反而更能從陌異之境挖掘出特異的筆底風景，因而寫出更加不凡的作品。中村櫻溪列舉了中國古代知名文人如韓愈、柳宗元、杜甫、李白、白居易、蘇軾等例子，認為這些文人都是藉由流寓僻地的機緣，「假其水土之變，風氣之異，以發其奇藻」，在這種「屢異境而觀異物」的特殊情境下，方創作了千古不朽的作品。而來到臺灣的日

¹⁵ 粘伯山，〈平樂園小酌，敬步衣洲先生原韻，並請斧正〉，《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2月18日。

¹⁶ 日下峯蓮，〈平樂園小酌，敬步衣洲先生原韻，並請斧正〉，《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2月18日。

¹⁷ 翁林星樵，〈平樂園小集敬步衣洲先生瑤韻，即祈郢政〉，《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2月21日。

¹⁸ 按：原文作「屢」，此處保留原文樣貌，惟考量文意，應以「履」為是。

¹⁹ 青潭釣徒，〈移臺灣游寓詩人文〉，《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6月14日。後又收錄於《涉濤續集》，頁16。此處所引以修訂後的《涉濤續集》版本為主。

本漢詩人，豈不正得此奇緣，可以一展異才乎？

類似的觀點也可以從衣洲的東京文友田邊蓮舟²⁰寫給他的書信中看到：

新高²¹之嶽，突兀撐天，落滌²²之海，汪洋無垠，蓋天下之大觀矣，而漢人視為化外，文人騷客記之咏之者無幾。昔者柳州之山水，得子厚記，而後讀者若足踐而目睹，世乃識其勝。信乎！天地之奇，造化之祕，必有待乎大才鉅筆能搜之抉之也。臺灣足下之柳州也，豈無有待乎足下耶？何止南園也。²³

信中特別提到臺灣的特殊風土，既有高山，又有大海，雖則日本和臺灣同為島國，但日本的山脈並不像臺灣如此峰巒迭起，奇崛高聳，所以像新高山如此高拔入雲的山脈，對日人來說，實為值得注目的風景。田邊蓮舟認為「臺灣」這個化外之地，正如同柳州之於柳宗元，為衣洲提供了難能可貴的新題材，而衣洲當努力紀錄更多臺地殊俗異景，不要只限定於書寫居地南菜園。

要言之，「臺灣」處在遙遠的帝國邊陲，作為一個「中心的邊緣」，對日本文人衣洲來說，產生了兩重意義，一個是引發羈旅之思的流放地，一個則是提供書寫題材的處女地。同樣一個地方，在念頭的轉換下，就有了從「異境」到「新天地」的不同，漢詩文寫作在他的生命中所起的力量，不可謂不大。然而，考察他後來的創作，衣洲在具體的寫作實踐上，究竟是循著友人的建議，把「臺灣」當作一個「今之柳州」來經營書寫？還是仍舊沉浸在「南荒客」的身份中不能自拔呢？答案是，兩者皆有，且時常纏繞不休，而在衣洲入住總督別墅後「南菜園」，這兩種情懷有了一個結合匯聚的空間，此部分將在本章後續深入討論。

二、臺北：邊緣的中心

回顧臺灣歷史，漢族文明在臺地的落地生根，最初是從南部開始發展，明鄭時期即以府城臺南為據點，導入儒教傳統，而「臺北」一詞最早出現在清朝初年，一開始只是模糊指涉臺南的「相對方位」，粗泛代表彰化以北的大片地區。1874年沈葆楨奏請擴編臺灣的行政區域，臺北才正式成為「臺北府」，包含今臺北市、

²⁰ 田邊蓮舟，名太一。生於幕臣之家，十六歲時昌平覺甲科畢業，維新後以清國攝國公使之職長久滯留北京，與當時的清人相唱和，文明遍禹域。明治三十三、四年從元老院議官退職，成為錦鷄問候之身，和成島柳北頗善，由於是柳北系統之一員的關係，對於品評詩文和人品有同感，經常推賞衣洲。參見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的詩人初山衣洲（中）〉，《臺大文學》五卷六號，1940年，頁412。

²¹ 新高山即今日之玉山。

²² 「落滌」形容靠近琉球一帶的凶險海域。臺灣東北部及靠近琉球附近的海域，由於海水朝東流，使得船隻容易被捲失方向，甚至於漩入海渦而沉入海底。

²³ 田邊蓮舟，〈復初山衣洲〉，《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8月3日。

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宜蘭縣、基隆市等地，而府治名也叫做「臺北」。迄於清末，府治「臺北」的概念，是由三個各自獨立的繁榮市街組成，亦即艋舺、大稻埕、城內，雖然這三者偶有交流，但大體上缺乏一體感，也未有現代都市的整體概念。一直到日治初期以迄中葉的長期規劃改造以後，臺北才從「三個市街」蛻變成「一個都市」²⁴。根據蘇碩彬的觀察：

看似自然的都市擴張，(也就是臺北一個都市之出現)，是現代國家權力運作的人為產物，時間在日治中期，尤其是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代。因為潛藏在這些都市擴張、空間變化、技術增進的背後，是大清帝國和日本的統治型態之差異。清末「三個市街」到日治「一個臺北」的變化，是「前現代社會」的結束，「現代社會」的來臨，也是「地方社會」的弱化，「空間社會」的興起。²⁵

城市的改造需透過「硬體」和「軟體」雙軌齊下，就硬體方面來說，最高權力象徵的現身（總督府）、宗教聖地的建置（臺灣神社）²⁶、現代化公園（圓山公園）的規劃、現代式道路的修築（三線道）等等舉措，都讓人不得不將目光投向臺北，觀看它在硬體建設上領先全臺的首都地位。

至於軟體建設呢？除了蘇碩彬研究中詳細論述的公衛制度、保甲制度等等的設置之外，在文化的位階上，臺北要如何浮出地表，和臺南、彰化、竹塹等清時即已文風鼎盛的地方頡頏，取得更有力、更唯一的發聲力量？筆者以為，現代報業的引入，提供了臺地文人在文壇粉墨登場的新舞臺，而日治初期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便是位於臺北的《臺灣日日新報》。來臺的日本文人衣洲，因為其漢文主筆的身份，成了此一舞臺上的導演兼主角，對上，他要面向監製（總督府及報社高層）負責，對下，透過選詩、評詩的工作，他有權選擇配角（日、臺漢文人及其詩作），共演一齣臺日酬唱的大戲。

舉例來說，初山衣洲於來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主筆之後，於該年年底受邀出席玉山吟社的酬唱聚會活動，發表〈餞歲玉山吟社課題分韻〉²⁷一詩，和章炳麟、日下峰蓮唱和，並將當日酬唱詩作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文苑」欄，誌曰：

是日細雨蕭條，風物尤悽，而諸公雲集，詩酒酬酢，洵極一時之盛。席上

²⁴ 蘇碩彬，《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 21-22。

²⁵ 同上，頁 25。

²⁶ 宗教信仰的改易比起硬體建設本身要困難許多，神社和臺地傳統宗教的扞格，在歷經整個日治時代都沒有解決，故而在日本戰敗撤退後，神社很快就失去光彩，面臨拆除或變成了古物和廢墟。

²⁷ 初山衣洲，〈餞歲玉山吟社課題分韻〉，《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2月31日。

諸作，雖未必無微瑕，姑登之報，以示世之同好者。

從這段簡短的評述可以看出初山衣洲當時的地位，他可以品評詩作、選擇是否刊登，並且透過平面媒體向全臺發聲，展演自己的才識，這不僅肇因於他的媒體人身份，更因為他自身的詩才足以示人。「以示世之同好者」云云，具備了某種形塑漢詩壇共同體的力量。初山衣洲便是在來臺初期，透過《臺灣日日新報》「文苑」欄，發揮其作詩、選詩、登詩、評詩的影響力，迅速累積了在臺漢文圈的聲望和地位，並且將包含自己在內的日本漢詩人更全面地介紹給臺灣各地的傳統漢詩人知曉。「臺北」遂透過臺日報的媒體傳播力量，作為一個新的文化發信地，而被逐漸塑造，而在東都懷才不遇的衣洲，卻在島都臺北找到了一展長才的舞臺，這也是臺日之間的漢文同文關係，所導致的弔詭發展。

除了漢詩的酬唱不斷刊登在臺日報上，讓文壇的目光集中在「臺北」之外，總督府在使用詩文懷柔的政策下，背後的目的其實尚有一部份是意欲用「漢詩文」這個舊瓶去承載許多新酒，亦即明治維新以後的「新學」思想。例如，總督府舉辦揚文會的表面是「揚舊」，要傾聽臺島各地傳統知識份子的聲音與建言，實際卻是「維新」，藉此機會招待傳統知識份子去參觀軍艦、學校等新式建設，宣揚西方文明的強大。而衣洲在臺日報上除了漢詩創作之外，也定期會在「論議」欄發表時議，內容多為配合政策宣揚實學之作，例如傳遞新政令和介紹法律、經濟相關新學知識的〈臺灣銀行論〉、〈論臺灣事業公債〉、〈論學者宜識時務〉、〈論學者宜用力譯書〉、〈論房屋宜及時改築〉等等，大篇幅刊登在報紙上，都成為塑成他知識先驅、新學宣導者的形象之媒介。

漢詩文的能力讓他能跟臺地知識份子聯絡聲氣，也塑造他文壇盟主的形象，而配合政策的議論文章則使他成為總督府推展新學的代言人。衣洲來到臺灣的時期，正是日本政府意欲改造臺北成為現代都市的開端，臺灣還處在「舊」的氛圍，正要向「新」的世界邁步，而他作為一個新舊兼修的明治文人，正適宜嵌合進這個特殊的時代，扮演起溝通新舊的橋樑。試看他在〈論新學會〉²⁸中所言：

臺島二百年來，孔孟之教家絃戶誦，惟學者或沉潛於訓詁，或涉獵於黌業，復何暇砥礪實用？是故學問之道漸於世務相遠，中人以下置而不講，風俗人情從至頹壞，意者非聖人之本旨也。

窃望今方創新學會，並興孔教之將衰，外以修文明日進之學，內以講修身齊家之道，兩者並行而不悖……

衣洲的用意，不是要完全將儒家傳統摒而不用，而是認為儒學不應走向訓詁

²⁸ 初山衣洲，〈論新學會〉，《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3月25日。

考證的鑽研而無益於世，在劇烈變動的時代中，實學才能直接對國家發展有所幫助。因此，在維護傳統文化之餘，也應將目光轉移到新學的學習實踐上，「外以修文明日進之學，內以講修身齊家之道，兩者並行而不悖」。

新舊並濟的時代，需要新舊並濟的人才。在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衣洲來到「邊緣的中心」臺北，暫時安身立命，也意外找到了生命中一處可以發揮的舞臺。雖然臺北要徹底變身現代都市，無論從硬體或軟體的角度來看，都要到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才終告完成，但透過衣洲在日治初期的創作與思維，我們亦可以一窺文明進程在文人筆底的再現，看此城從「前現代」過渡到「現代」的軌跡。

第二節 空間詩學：以「南菜園」與相關詩作為中心的討論

衣洲由臺赴日的移動，是從「中心」（日本）移動到「邊緣」（臺灣），卻也是來到了「邊緣的中心」，亦即島都臺北。在居臺五年半的期間，所處之地之於衣洲，究竟是「異境」耶？「新天地」耶？或是這兩種流寓文人觀看臺灣的方式，在殖民因素運作以及衣洲個人際遇流轉中，在中心／邊緣的空間對比下，其間有更幽微的情感碎片值得撿拾？

臺、日之間的同文關係，固然使兩地文人便於以文學愛好相濡以沫，但又由於殖民者／受殖者的權力位階關係，漢詩文的書寫，有時也成為臺、日文人用來維護民族文化或爭奪發言權的資本。鑑此，日治時期的「臺灣漢詩壇」隱然成為一角力的場域，它的組成份子、運作模式、演化過程都極耐人尋味，而善詩能文的初山衣洲加入，讓這個場域產生質變，「南菜園」形象的塑造，也深具推波助瀾的效果。前人已有諸多臺灣傳統文人在日本帝國的太陽旗下如何因變世變的研究，而筆者在此特別想要探問的議題是：那麼日本人在「世變」中又如何肆應呢？日本人初山衣洲在帝國的擴張下，來到了疆域的最南方，一塊陌生的新領土，這五年半期間，對於臺灣漢詩壇，他是怎樣的看待臺灣文人，與被臺灣文人看待？他又有什麼樣的接受與被接受的經歷？他是如何自我塑造，又如何被他人塑造？這兩種視線有無交會點，或者可能是空集合？有沒有時而背離、時而交混的隙間？

這些問題的答案，當放置到「初山衣洲」入住總督別墅南菜園，並透過報端發表諸多南菜園相關詩作，引起許多唱和的文壇現象，以及其後《南菜園唱和集》的編成、「南菜園」後續形象的轉化去探討。

一、南菜園沿革與建制

1898年2月16日，兒玉源太郎就任第四任臺灣總督，因為建造別墅之需，

於該年 6 月，向臺灣人周可安借用了一塊位於臺北城南古亭庄、面積約六百五十坪大小的地，在其中興建了一幢木造平房作為別莊，並取名為「南菜園」。自此借用到 1903 年 3 月 16 日為止，兒玉才以七百十五圓的價格，正式向周可安購入這塊地²⁹。1906 年兒玉故去，其長子兒玉秀雄依父親遺志，有意將南菜園捐給臺灣婦人慈善會，到了 1912 年 4 月 1 日才正式完成過戶的手續³⁰，此後南菜園就成為該會用來舉辦各式活動的場地，每年亦定期舉辦兒玉的紀念展。到了 1941 年，根據總督府制訂的〈史蹟天然名勝紀念物保存方法〉，南菜園被列入「國定史蹟」而受到保護³¹。戰後，南菜園由臺灣省婦女會接收，時任省教育廳副廳長的謝東閔因頗愛其地閒靜，於是整修之後做為官舍³²，居於其中 25 年，此後亦曾為臺大、臺銀宿舍。南菜園建築後來遭到拆遷，今已不存，其原址在今臺北市南昌公園一帶³³，而附近倖存的日本官舍則有部分在 2006 年被政府以「前南菜園日式宿舍」之名，列為臺北市歷史建築，加以保護³⁴。

由以上沿革可知，南菜園歷史超過百年，而扣除戰後的謝東閔，日治時期真正長居在南菜園的人，不是政務繁忙的總督，而是兩位漢詩人，一個是初山衣洲，一個則是尾崎秀真。初山衣洲居住在南菜園的時間，約從 1898 年 8 月開始，到 1904 年正式離開，之後由尾崎秀真進駐，直到 1906 年兒玉之子將南菜園捐贈給臺灣婦人慈善會時才搬離³⁵。

「南菜園」之名首次出現在臺日報上，為 1899 年 6 月兒玉源太郎所做的田

²⁹ 谷河梅人編，《南菜園》（臺北：臺灣婦人慈善會，1943），頁 1-3。其中此書第三頁旁的附錄附上 1903 年 3 月 16 日兒玉源太郎向周可安買地的讓渡契約書影本。當時兒玉因為兼任陸軍大臣，長期不在臺灣，此時在臺置產頗耐人尋味。根據許時嘉考察衣洲的日記，發現衣洲於 1903 年 2 月 4 日、3 月 3 日與兒玉源太郎、2 月 22 日透過蘆原巡查向後藤新平交涉，獲准於 3 月 9 日派土地局調查員前來丈量，並於 3 月 16 日上繳費用 715 圓，3 月 17 日臺北廳即送來南菜園的土地契約書。據此核對，日期相合，推測衣洲應是代替兒玉在臺灣處理置產一事。

³⁰ 谷河梅人編，《南菜園》（臺北：臺灣婦人慈善會，1943），頁 3。

³¹ 〈南菜園を史蹟に指定〉，《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3 月 15 日。

³² 魏清德，〈南菜園雅集引〉，參見黃美娥選注，《魏清德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頁 161。

³³ 南昌公園旁的南福宮，今日仍保存著原置於南菜園內的石碑「北白川宮大妃殿下御歌碑」，為兒玉源太郎所寫，碑文：「国のためたてし、いさをはもりそのの、山より高く、おもほゆるかな。」

³⁴ 參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之文化資產個案導覽，該案標題被命名為「前南菜園日式宿舍一牯嶺街 81 巷 6、8 號」。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A0970600005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

³⁵ 根據尾崎秀真的回憶，衣洲離開南菜園的時間約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當時衣洲因病而無力負擔漢文部的工作，因此上層指示由原任職和文部的尾崎秀真轉任漢文部，也因為南菜園無人看管的關係，總督府秘書官橫澤湘南遂委請尾崎秀真入住。參見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 南菜園（下）〉，《臺灣時報》，1937 年 6 月號，頁 125。惟考察衣洲詩作，一直到 1904 年 2 月，臺日報上仍有南菜園相關詩作（〈南菜園席上諸君有詩見贈，賦此以酬〉，1904 年 2 月 10 日），推測尾崎秀真可能記憶有誤，或者他只是在衣洲轉地療養之際暫代管理，直到衣洲完全撤出後才在南菜園定居。

園風格七言絕句〈己亥六月結廬於城南古亭莊，名曰南菜園，偶作一絕〉：

古亭庄外結茅廬，畢竟情疎景亦疎。雨讀晴耕如野客，三畦蔬菜一牀書。

36

別墅築成，陪同兒玉驗收的還有藤澤湘南和初山衣洲，兩人也各自寫下了唱和詩：「稻花萬頃繞茅廬，水色山光與世疎。知是將軍遊憩處，清風吹入古今書。」³⁷；「綠野何如仲蔚廬，編花縛竹補籬疎。故山猿鶴聞應羨，日對青山讀我書。」³⁸從這三首絕句，吾人大致可以想見南菜園風光，該園處在一遠離塵囂之地，門外有稻香萬頃、綠野平疇，眼前的水色山光怡人，相當適合在這裡晴耕雨讀，過著像晉代隱士張仲蔚一樣的閒居生活。

衣洲在同年六月，二度造訪南菜園所寫的詩，則可以看到對當地氣候變換與自然景觀的陳述：

濕雲如墨送遙雷，一日山容變幾回。天末長虹忽中斷，夕陽牛背雨聲來。

39

此詩捕捉動態的一霎，寫山容變化、雷雨乍來的片刻，夕色中，牛隻在雨中的形影，頗有田園物趣，也點出臺灣夏初午後雷陣雨頗盛的氣候特色。至於南菜園內部的詳細景象及格局建制，則可以從衣洲所寫的〈南菜園記〉看到更細緻的描述：

園在城南古亭莊，竹籬茅舍，豆棚瓜架，人或錯認為田家。入門數步，有小亭焉，西南敞豁，群山透邈，若列翠屏，其當白雲出岫，高者若披絮帽，低者若纏裙帶，而頃刻變換，忽遠忽近，忽濃忽淡，自旦至暮，千態萬狀，殆覺斯身化千億，馮虛而游。循亭而西，有一茅宇，宜對坐圍棋，宜閑臥聽雨，山容亦為之一變，若臻別境，余私號「又觀亭」。其右廡則為予讀書處，琴樽裸陳，牙帙亂堆，日靜坐其中，適窗外桂花盛開，每微風至，竟體盡香，因號「澄心廬」。廬之東南種老柳二株，枝疎幹盤，號之「暮雨岡」。自岡以西，竹籬迂回，其下裸植花卉，紅紫爛燦奪目，名之曰「心花園」。是園中即景分名之大概也。⁴⁰

³⁶ 藤園主人，〈己亥六月結廬於城南古亭莊，名曰南菜園，偶作一絕〉，《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17日。

³⁷ 湘南漁夫，〈奉和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17日。

³⁸ 初山衣洲，〈奉和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17日。

³⁹ 初山衣洲，〈游南菜園，驟雨乍至〉，《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24日。

⁴⁰ 初山衣洲，〈南菜園記〉，《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1日。

從文中描述可知，南菜園的建制完全不像總督居地，而是「竹籬茅舍，豆棚瓜架」，看起來非常儉樸，甚至到了「人或錯認為田家」的地步。由於遠離市廛，除了可以欣賞到許多城內繁華地不易見到的自然景觀，也在園藝上有意經營，種植不少植物花卉。園內各處更處處可見命名的巧思⁴¹。這是南菜園的初步建制。過了數月之後，衣洲又寫作另外一篇〈南菜園小記〉⁴²，說明兒玉在南菜園「斫莽焚茅，穿池引泉」，進行了諸多改造工程：

〈駐馬橋〉

出門數步，有渠繞焉，有橋架焉。兩崖紅蓼叢生，雨餘水漲，魚兒噉噉，餌花而不避人。偶有駐馬於橋上者，一鞭殘照，山成紅紫色，宛然小李畫中之景。

〈白藕池〉

橋盡而左，穿一小池，碧荷重疊，不見微瀾。花亭亭玉立，心白而邊紅，予每謂王嬙西施，恐有此艷而無此韻。若夫風露離離，殘月將墜，恍聞人唱漁洋露筋詞詩，驚起披戶，四無人影，轉覺花神喚起吾幽夢也。

〈招月塢〉

藕池之上，有塢名招月。細草軟茸，不種一雜樹。暮雨乍收，明月妍洗，池中芙蓉，若欲掩羞而避者。夫月不招而至，今謂之招者，蓋以待月之情，不異招賓之情而已。

〈仙奕坪〉

暮雨岡舊有老柳二株，鬱然繁茂，殆可藏鴉。其南隙地數畝，編種碧竹，又夾竹桃一株，大與屋齊，花如丹朱，灼灼照人。靜晝無事，移榻於竹樹間，清陰蔽日，無風自涼。有時客至，則汲泉煮茗，掃石對棋，幾乎忘身在塵寰，因名曰仙奕坪。惟棋宜于拙，不宜于巧，拙者心虛，巧者心熱，蓋此君本自虛心，不宜與熱客相近也。

南菜園中又開闢了橋、池、塢、坪等不同特色的景觀，而細繹其文，這些建築雖然是人力所為，但整體園林的規劃仍然配合自然景物稍加經營之，而不走富麗堂皇的路線。由於領臺之初，臺地的水道設備尚未完善，飲用水成為一大問題，因此在不久之後，兒玉又命人在南菜園開闢一井，喚曰「普泉」，取「普及於民」之意，除了自飲之外，也大方提供給古亭庄當地居民任意取飲，意欲藉由泉水的

⁴¹ 除了「南菜園」一名為兒玉源太郎親自命名以外，園中即景的名字皆來自於衣洲的發想。參見〈南菜園記〉，《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1日。

⁴² 初山衣洲，〈南菜園小記〉，《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9月9日。

分享，得到孟子所言「與民偕樂」之趣⁴³。自此，歷時一年多的規劃修築，南菜園彷彿成為一充滿自然物趣與雅致情調的桃源樂土。

南菜園之「景」在此完成，那麼，南菜園中的「人」呢？真正的主人兒玉平日居於總督宿舍，只有假日才偶爾來此種菜、品茶、下棋。至於衣洲初抵臺灣之際，居住在臺日報社的員工宿舍，當地環境惡劣，特別是苦熱難耐、市聲喧鬧，「夕陽射窓，黃塵滿室，車聲辘轳，不辨人語，瞑目獨坐，百感交來」⁴⁴，宿舍因此被衣洲戲稱為「五懼堂」，衣洲還特地為它寫了五首小詩，其中兩首刊登在臺日報上，可供吾人想見環境之惡劣⁴⁵：

車馬紛紛來往頻，牙籤茗椀沒黃塵。半江紅樹斜陽好，看到床頭却問人。

竭來暗抱子山哀，兀坐窗中熱似煨。蟻鼠蚊蠅紛繞座，先生旬日不銜杯。

車馬囂鬧、黃塵漫天，加之日曬炎熱、蟻鼠橫行，讓平日愛酒的衣洲連喝酒的興致都消失了。或許正因為居住場所如此惱人，衣洲在南菜園築成之際，才會向兒玉源太郎請求借地讀書：「僕頃請執事，擬借園中一廡以為讀書處，琴樽安定，期已在近」⁴⁶，而兒玉也因為欣賞衣洲的詩才，並且需人代管別莊，便爽快答應。自此，南菜園中的人際往來，便圍繞著兩個核心人物總督兒玉、詩人衣洲，而輻射向外，發展成日治時代政壇／文壇一處匯流的場域。

二、田園想像與文化政治：南菜園的作用

承上所述，「南菜園」乃是作為總督別墅的目的而被打造出來的。然而此地，僅僅只有總督公餘遊憩的作用嗎？或者是在殖民情境中，有其超越「別墅」身份的特殊意義？報社主筆初山衣洲的入住，又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雖然在兒玉、衣洲的唱和詩中，南菜園顯得恬適美好，但根據尾崎秀真的回憶，當時城南古亭庄一帶，其實並不平靜：

明治三十二年別墅築成之時，從南門踏出城外一步，在一望無際荒寥的田園中，不僅放眼所見全無人煙、不見樹木，更經常有土匪出沒，川端町一帶，甚至有內地人在白晝遭土匪殺害……⁴⁷

⁴³ 初山衣洲，〈普泉記〉，《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0月16日。

⁴⁴ 衣洲狂夫，〈五懼堂詩 原五首節二〉，《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5月21日。

⁴⁵ 同上。

⁴⁶ 初山衣洲，〈奉和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17日。

⁴⁷ 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 南菜園（上）〉，《臺灣時報》，1937年4月號，頁132。



當時的古亭一帶因為人煙稀少，所以藏匿不少匪徒，和詩中所塑造的形象截然不同。不只是白日土匪出沒，夜裡還有盜賊流竄，1900年1月底南菜園不幸遭小偷入侵，竊走衣洲收藏的玉石銅印、手表衣帶，還踐踏他的詩文稿件⁴⁸，使他深感無奈，還為此寫文自嘲⁴⁹。

既然古亭一帶如此危險，兒玉又為何要選在此地修築別墅？尾崎秀真分析原因有二：其一，兒玉認為居臺的內地人生活始終無法安定，是因為平常習慣吃蔬菜的內地人，來到臺灣後卻完全沒有蔬菜可吃，水土不服。為了鼓勵本島人多多進行蔬菜栽培，總督親自在城南經營一「田園示範區」，親自種菜，以為模範⁵⁰。其二，兒玉認為，理想中的大政治家應該要有角色的分野，而南菜園就是實踐角色分野的必要機關。除了「臺灣總督兒玉」之外，「南菜園主人源太郎」這樣一個平民男子的出現，或更進一步，「一介風流詩人藤園居士」的現身，都有助於實踐這樣的理想⁵¹。

「南菜園主人源太郎」的出現，有賴於「南菜園」此一田園別墅的建造；而「一介風流詩人藤園居士」的現身，則必須靠詩人初山衣洲相與唱和，並將唱和情形見諸報端來形塑。因此，在兒玉的政治理想圖像中，「南菜園」與「初山衣洲」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角色。誠如尾崎秀真所述：

兒玉招聘新漢文主筆初山衣洲翁，以賓客之禮相待，使其寓居南菜園，執臺灣詩壇之牛耳。南菜園的使用，一方面用來種植蔬菜，一方面則為詩人的遊樂園。……總督經常在週日來到南菜園，悠然對南山賦詩，又和衣洲翁相對下棋，煎茶取樂，實為一令人豔羨的人間境地。⁵²

至於衣洲對於總督建造田家風格的南菜園，其背後的用意與目的，亦了然於心。試看他在〈南菜園記〉的末段，先談到總督建造別墅一事，他認為憑兒玉的位高權重，要營造一個「虹梁鴛瓦，雲楣月榭」的豪華別墅，有何不可？但兒玉卻特別「結茅為樂」，顯然有其深刻的用意：

嗚呼驪山之館，太液之池，猶且消磨於水火鋒鏑之中，孰與江山風月，取之無盡。況如臺新隸版圖，人心未遽忘其故，當此之時，興平泉金谷之園，為飛蓋追隨之游，浮浪窮氓羨望之餘，或議及政之得失，若是，則公僅為燕寢之樂，而轉傷撫民之德，而江山風月之樂，安在乎？公之賢，固知其

⁴⁸ 〈南菜園の賊難〉，《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27日。

⁴⁹ 初山衣洲，〈戲與梁上君子〉，《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30日。

⁵⁰ 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 南菜園（上）〉，《臺灣時報》，1937年4月號，頁133-134。

⁵¹ 同上，頁135。

⁵² 同上，頁137。

不可。輒捨彼而取此，可謂樂君子之樂矣。⁵³

身為臺灣最高權力者的總督，其別墅的風貌竟是「竹籬茅舍，豆棚瓜架，人或錯認為田家」，這種反差正好可以鮮明地塑造兒玉源太郎拒絕豪奢，撫民之苦的形象，在殖民初期的動盪中減少臺、日對立，讓新附之民不致過於反彈。「南菜園」的存在具體的把「兒玉總督」轉化為「藤園主人」，減低他的武人銳氣，提高他的文士風流，兒玉源太郎和初山衣洲的友好唱和，在南菜園吟詠系列漢詩的傳播修飾之下，也從政治人物和媒體要角，變成淡薄的明君與隱居的名士。例如李秉鈞：「客星朗朗照匡廬，愛士情殷禮豈疎。座下即今留子美，助公讀破五車書。」⁵⁴；陳洛：「好從靜境結吟廬，愛士情懷跡未疎。一介詩人一元老，摘蔬煮酒樂琴書。」⁵⁵；黃植亭：「一畦蔬菜繞蓬廬，石瘦黃幽古木疎。更有風流名士在，鄴侯相與樂琴書。」⁵⁶，都把兒玉塑造成喜好詩文且愛惜人才的在上位者，靜境結廬，摘蔬煮酒；名士相伴，樂於琴書。

以上種種舉措，都淡化了兒玉的總督威儀，也有助他對臺地人民親善懷柔的目的。而這些歌詠南菜園的唱和詩作，由總督開啟風氣之先，再由衣洲發揚光大，接著從臺北地區的漢詩人，擴及臺灣各地的漢詩人——包括許多臺籍仕紳，都加入了這個傳播網絡。透過平面媒體的傳播，使臺島各地的人民都能透過這些文字，去想像一個令人心嚮往之的田園別墅，進而形塑一個令人心折佩服的政治領袖。從這個角度看來，南菜園不只是一座莊園，更是一種政治化妝術的結晶。

三、光與影：南菜園相關詩文作品

南菜園的田園形象之生成，無法只依賴總督兒玉的零星創作就能持續構築，畢竟兒玉雖然能夠賦詩，但由於公務繁忙，得空閒詠的時間不算太多。在這個狀況下，衣洲便成為他的「文化分身」，一方面代替總督看管別莊，一方面也在此吟詠創作。

而這些創作是否出於衣洲的個人意志，或是有背後的權力運作？筆者以為，雖然兒玉對南菜園的興築確有其背後的政治用心，但做為文人的衣洲並沒有立基於政治目的來創作詩歌，除了因為公務而寫的揚文會、饗老典相關詩文，或是零星記錄總督府剿匪事件的詩歌⁵⁷外，衣洲從詩歌中折射出來的形象，大體上是一個滿懷濃郁鄉愁的抒情詩人，在南菜園中暫棲此身，藉由這些田園風光洗滌憂思，

⁵³ 初山衣洲，〈南菜園記〉，《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1日。

⁵⁴ 參見《南菜園唱和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0）。

⁵⁵ 同上。

⁵⁶ 同上。

⁵⁷ 例如〈黃匪行〉，《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3月13日；〈後壁林〉，《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6月3日。

得到一間適自寬的桃花源。

從衣洲的南菜園系列詩中，「中心的邊緣」和「邊緣的中心」兩股力量不時交互作用，衣洲一方面吟詠田園風光，創造出屬於他獨特的南菜園系列詩作，讓臺灣成了他的「今之柳州」，但一方面他的羈旅流放之情也仍然隱隱作痛，「南荒客」的情懷陰魂不散，這也因此造就他的詩作光影並存的矛盾特質。

(一) 田園的微光

1899年8月，衣洲入住南菜園不到三日，南菜園就遭颶風毀壞，不得已只好狼狽逃至同事吉田如蘭家避難。當時的情況，衣洲以自嘲的語氣寫在詩中：「茗椀牙籤瓦土中，曉來扶策立狂風，壞墻時拾禿餘筆，不似先生腹笥空。」⁵⁸不久之後，嘉義詩友毛綠軒亦寫詩調之：「三日稱王樹畫旗，可憐南面不多時。無情最是封姨暴，吹倒□池總不知。」⁵⁹這樣的漂泊、變故也讓衣洲陡生身世之感，在毛綠軒詩後如此感嘆：

鷓鴣一枝，且不能安栖，命也可知耳。……昔者明治光秀，逆殺織田右府，未幾為秀吉所誅，人稱之三日天下。僕文壇敗卒，何敢天下之望，所要滿袖清風耳。而□遭此厄，浮屠氏所謂前世因者非耶？可為大息。⁶⁰

遠離五懼堂，入住南菜園，原是賞心樂事，但卻不幸遭臺地夏日特有的颶風阻撓，讓衣洲又踏上寄人籬下之路，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不免使他產生鷓鴣一枝尚不能安栖的感嘆了。1899年10月，南菜園經歷風災後再次築成，衣洲再度入住，這次總算能安定下來，在這樣的愉悅心情下，他成為南菜園實際居住者之後不久，便寫了六首小詩⁶¹，記錄南園風光與所感。這一系列可以算是衣洲南菜園詩的開端，也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在此不憚其煩全數引用：

群巒層層似波濤，役我吟魂日日勞。堪笑夜闌眠未得，貪著城上月輪高。

雨罷鷺群鬧淺沙，門前未著短轅車。南荒縱少梅花好，索笑巡簷有桂花。

微吟閑倚夕陽扉，處處炊煙築四圍。彷彿鷺湖山下景，雞埭豚柵稻梁肥。

⁵⁸ 初山衣洲，〈八月初七逢黃植亭於吉田如蘭處，談及風災之事，戲疊韻一首〉，《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8月15日。

⁵⁹ 毛綠軒，〈初山衣洲君，借南菜園一廡，為讀書處，僕日前贈一絕祝之，不圖移居未三日，忽遭風災，匆皇以身免，所謂三日天下者耶。賦此以候〉，《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8月25日。

⁶⁰ 同上。

⁶¹ 初山衣洲，〈已亥十月南菜園再築告竣，因借其一廡，安排筆硯，朝暮吟眺，獲小詩五首，雖拙亦紀實也〉，《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0月15日。（按：標題雖然寫「獲小詩五首」，但內容實為六首）

稻雲滿地綠盈盈，一路秋風曉入城。吾與牧童為舊識，時從牛背乞花行。

耽吟轉忘五更寒，日出書窗睡尚闌。喜得蠻童解邦語，隔籬先報竹平安。

颯然秋色上衣來，節值重陽客思催。不見菊花籬落下，無名小草一枝開。

這六首小詩呈現出來的衣洲，是耽溺於吟詩讀書的文人，而南菜園所見風景，則是遠方山濤起伏，近處稻雲滿地，有牧童騎牛經過，向衣洲乞花，也有蠻童隔籬和衣洲有親切可人的互動。雖然詩末仍有「節值重陽客思催」之句，但整體情調仍是閒適美好的。

再看到不久之後的〈南菜園晚眺〉詩，此種田園書寫的實踐，顯得更加生動自然，令人嚮往：

柴門茅屋小幽栖，十月無霜碧草萋，急雨銜山雲活活，回颺入郭竹低低。
帆自深蔗畦邊沒，鳥在閑牛背上啼，天末長虹忽中斷，斜陽猶挂麗譙西。

62

此詩寫南園閒居所見之景，頗有情韻，「帆自深蔗畦邊沒，鳥在閑牛背上啼」，有動態的視覺之美與聽覺之美。根據熟知當時實景的人所述，從南菜園的臥榻，越過甘蔗田，可以眺望新店溪中不斷上下的船帆⁶³，而衣洲以簡潔之筆勾勒出這樣的奇景，其他如鳥啼牛背、天末長虹、斜陽西掛，都可以從自然觀照出發，表現閒適之情。或許因為衣洲此詩境界不凡，加上他漢文主筆、總督上賓的特殊身份，這南菜園中柴門幽栖的生活，在臺日報上引起了廣泛的迴響，從此詩發表後，總計有超過五十人寄稿到報社唱和，分別來自臺北、臺中、新竹、大甲、嘉義、基隆、員林、鹿港、龍井、彰化、臺南，甚至有來自福州（中國福建）、西肥（日本九州）者⁶⁴，一直到 1901 年 1 月為止，才風潮稍歇。

衣洲自己顯然也對此詩頗感得意，在短短一個月內又寫了五首疊韻之作⁶⁵，其中「暫向南枝寄此栖，三冬卉木自萋萋」⁶⁶、「不畏禪林怖鴿栖，掩門仲蔚草萋

⁶² 初山衣洲，〈南菜園晚眺〉，《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19 日

⁶³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的詩人初山衣洲（中）〉，《臺大文學》五卷六號，1940 年，頁 388。

⁶⁴ 詳細唱和詩人可參見本論文第三章內容。

⁶⁵ 〈金臺詞兄見和拙詩，興到之餘，又疊前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21 日；〈南菜園獨坐，有憶黃植亭三疊前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22 日；〈獨坐無聊，賦此遣悶，四疊前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22 日；〈喜梯雲樓主見過五疊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23 日；〈酬李君石樵見寄六疊韻〉，《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 月 17 日。

⁶⁶ 初山衣洲，〈金臺詞兄見和拙詩，興到之餘，又疊前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21

萋」⁶⁷、「歲晏天涯得穩栖，石池莎經望萋萋」⁶⁸等詩句，都表現出他終於在南荒之地找到一處宜居之地的快樂之情。

南菜園詩的面世，也變成衣洲聯絡詩友的工具，讓衣洲從來臺初時的天涯孤客，逐漸在詩文酬唱中變身成全臺詩友仰慕的「詩壇盟主」。例如李石樵見了南菜園晚眺詩之後，旋即寫了次韻之作，並且表達「我亦有心思訪戴，何時剪燭話牕西」⁶⁹的仰慕之情，而衣洲回以「千里古人猶命駕，莫辭咫尺郭門西」⁷⁰，藉由詩作邀請他來訪。而衣洲的故友結城蓄堂，並未到過南菜園，卻因為看到南菜園詩的熱烈迴響，也忍不住寫了唱和詩，詩前有序：

余與衣洲詞宗有舊，而未知其南菜園者也。頃諸同人唱和盛行，皆言其勝，余亦倣輩，不知境與詩相副否，只博一笑而已。時庚子春一月⁷¹。

從結城蓄堂的敘述中不難看出，南菜園及其相關詩作已經在臺灣文壇颯起一陣唱和的旋風，即使像他這樣沒有實際到訪過的文人，也要透過想像記上一筆。結城對南菜園的興趣並未就此消歇，在看了衣洲寫的〈南菜園記〉具體介紹了南菜園中又觀亭、澄心廬、心花圃、暮雨岡等地景的細節之後，他再度以此為題材寫詩唱和，其詩前序也闡述對「南菜園」和「衣洲」以及這股唱和風潮的細膩觀察：

夫境有遇人而顯，亦人有因境而傳者矣。衣洲先生，南菜園之詩一出，應和者數十人，臺城紙價，為之益貴。……今此園因先生之詩文，初顯於天下，所謂境與人共傳者，想千百歲之後，巨篇大作，必有紹遺響於不朽者矣。⁷²

「南菜園」和「衣洲」的關係，確實也開始有了如同「柳州」之於「柳宗元」的連帶感，透過這些詩作的鍊結，南菜園從總督別墅，化身成田園世界，再化身成文學地景。

成為文學地景的南菜園，對臺北地區以外的地方文人來說，吸引力與日俱增，遂有文人不甘於只是透想像涉入，而想要親訪南菜園。例如遠在嘉義的毛綠軒和

日。

⁶⁷ 初山衣洲，〈南菜園獨坐，有憶黃植亭三疊前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2月22日。

⁶⁸ 初山衣洲，〈獨坐無聊，賦此遣悶，四疊前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2月22日。

⁶⁹ 李石樵，〈贈初山衣洲詞伯，用其南菜園晚眺韻〉，《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17日。

⁷⁰ 初山衣洲，〈酬李君石樵見寄六疊韻〉，《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17日。

⁷¹ 結城蓄堂，〈次南菜園韻〉，《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23日。

⁷² 結城蓄堂，〈次韻南菜園〉，《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1日。

藤井韋城特地北上拜訪南菜園⁷³；臺南文人蔡玉屏、蔡夢蘭亦相偕來遊⁷⁴，這些到訪的文人「又」留下唱和詩作，這些詩作「又」見諸報端，引動其他閱報者「又」繼續寫詩唱和，「南菜園」和「衣洲」的影跡在紙上被一再複寫，沒有消弭的跡象。

〈南菜園晚眺〉詩之後，衣洲的作品經常引起詩友唱和，其中受人矚目的是〈村園雜興〉⁷⁵和〈銷夏雜詩〉⁷⁶系列作品。以〈村園雜興〉為例，這是七首七絕系列作品，以王漁洋詩句「門外野風開白蓮」為發想，揉合南園風景，風格亦是典型的衣洲式田園筆觸：

殘蟾淡挂水邊村，露重荷花臉有痕。知是幽人先鳥起，綠楊烟裏半開門。

青山猶隔霏霏靄，修竹窓前生細籟。白雨一過天欲明，水禽聲戛微茫外。

煙郊如畫游絲惹，處處相思花繫馬。說到滄桑人不知，裙香繖影芋眠野。

四山欲雨午濛濛，水碓無聲野渡空。白鷺飄然自天下，與吾分領稻花風。

棋聲敲罷夕陽催，風起空庭竹掃苔。曾種秋花瘦如許，參差莎草獨先開。

雨餘難著花間屐，繞舍小渠波拍拍。借問前灘幾尺添，暮煙林杪半帆白。

雲破月來山有煙，夜深詩思更冷然。此時應似漁洋詩，門外野風開白蓮。

七首絕句玲瓏剔透，詩韻清空，寫眼前即景，月下荷花、竹籟禽聲、煙郊遊人、雨前白鷺、南園花草、林杪白帆、夜深詩思，寥寥數語而餘味無窮，各具清靈之妙，也使人對南園風光悠然神往。詩末由臺日報同仁市村藏雪樓作評：「七絕句猶七絃琴，一絃一柱不離指爪間，每其合拍處，必以新城作準徽，神韻縹緲，讀者仍覺餘音繚方寸而開。」而同一組詩發表在大江敬香主持的內地雜誌《花香月影》中時，大江敬香讚曰「臺地風景宛然在眼」，並且感嘆「毫無邦人習氣」。大江敬香的評語，反映出日人眼中的漢詩評價標準：其一，寫漢詩必須要「無邦人（日人）習氣」，畢竟漢詩源自中國，真正一流的漢詩必須祛除「和臭」，才算正統。其二，則是題材上的開發，殖民地臺灣新隸版圖，讓日本漢詩人有了新的書寫題材，而衣洲正實踐了對這個新題材的勉力挖掘。

⁷³ 毛受綠軒，〈南菜園訪衣洲植客四疊韻〉，《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6日。

⁷⁴ 蔡玉屏，〈南菜園訪衣洲詞丈，敬次晚眺原韻〉，《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7月3日。

⁷⁵ 初山衣洲，〈村園雜興，以王新城門外野風開白蓮句為韻〉，《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6月12日。（按：此系列詩作在《花香月影》第五十三號中以「南菜園雜咏」之名發表）

⁷⁶ 初山衣洲，〈銷夏雜詩〉，《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7月13日。

透過報紙及唱和者的推波助瀾，南菜園系列詩作從「點」（衣洲的個人創作）、「線」（和詩友的酬唱），最終擴及到「面」的構成——亦即詩會雅集的舉辦。考察衣洲居臺時期的詩會雅集，大致有三種類型，一是於南菜園舉辦宴飲賦詩之會，二是偕友遊歷北城郊外景點並且作詩，三則是受邀參加於他人之別墅園林所舉辦的集會。在此筆者擬將焦點集中在南菜園中舉辦的詩會雅集，以深入理解衣洲和詩友在南菜園中的活動情景。

衣洲曾寫〈催詩會記〉紀錄與詩友在南菜園舉辦「催詩會」的情景：

余羈寓南菜園，鉛槧之暇，嘗與同志諸子，講究唐詩，每月二次，趨期而集，自春逮秋，未敢少倦廢焉。而相會之日，天必雨，或霖霖無聲，或颯然如急霰。或簷溜斷續如聞幽琴韻，或前山暝合，雨腳未及郭，忽渡夕陽放紅。每雨一至，風景必為一變，眾稱奇不止。余曰：「老杜詩有之：『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東坡亦云：『白雨催詩颯颯來』，正是此時景矣。」乃名會曰「催詩」。⁷⁷

此文寫於 1901 年 8 月，然考察臺日報此前此後的內容，都未見此會活動的實際記錄，故無從考證該會究竟活動時間持續多久。雖然如此，從本段文章中大體可以想見一群詩文愛好者聚集在南菜園，研討詩法，吟詠創作的樣貌，這是南菜園作為詩友聚會場所已然成形之後的狀態。

往前回溯，南菜園作為詩會雅集場地使用，從臺日報的紀錄中，最早可見於 1900 年 8 月 12 日，亦即衣洲寫作〈催詩會記〉的一年以前。此次聚會，與會者稱呼為「南菜園雅集」，參與者有初山衣洲、孫葆璿⁷⁸、王孝繩⁷⁹、草場金臺、黃植亭、安江五溪、加藤雪窓、王司直、中瀨溫岳、本田思齋等。孫氏為福州省會銀元局總辦，因當時福州遭逢大水，特與王氏來臺求助仁人善士義賑災民，因此在臺灣勾留數日⁸⁰，因為中瀨的引介而假南菜園舉辦聚會。衣洲於席上賦詩：

傍砌琅玕風起頻，荷香蟲韻浸衣巾，今霄⁸¹雨是長安雨，洗出新秋月一輪。

寫秋景秋韻之餘，一句「今霄雨是長安雨」巧妙點出客人來自中國的背景。

⁷⁷ 初山衣洲，〈催詩會記〉，《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8 月 20 日。又載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第十七號，1903 年 7 月 20 日，頁 9。此處所載採辨識度較高的《臺灣教育會雜誌》版本，惟創作背景時間應以《臺灣日日新報》為準。

⁷⁸ 時任福州省會銀元局總辦。

⁷⁹ 時任東文學堂董事。

⁸⁰ 〈福州水害の義捐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8 月 2 日。

⁸¹ 原文作「霄」，此處保留原文樣貌，惟考量文意，應以「宵」為是。

席上眾人唱和之詩頗豐，後來分成三日刊登在臺日報上⁸²。草場金臺：「風流祇合慰心神，唱和同文筆硯親」、「明月良媒高士宅，清風佳約故人筵」；黃植亭：「有緣共飲南園月，芳草王孫意若何」；本田思齋：「南菜園中別有天，以文會友亦因緣」……等席間唱和之作，顯出日人、臺人、中國人可以藉由「同文」關係而聯絡聲氣的特殊情境，即使國族不同，仍然得以文字訂交，共飲南園月。

衣洲在唱和詩作全部刊登完畢後，有附記曰：

此夜月明清輝，不讓疇昔之由，風露離離，中庭如水，園中竹栢，交影滿地，宛如藻荇漾波矣。昔坡翁夜遊承天寺，詡曰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安知千百載後有閑人十數□，而領略翁獨得興味耶。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蓋千古公論也。

從中可知，衣洲對於這種與詩友共賞南園風物的聚會頗有興味。從這次以後，在南菜園舉辦的文人雅集就變得頻繁起來。但考察參與者，皆不超過十人，以小型聚會為主，1900年10月陳直卿、李逸濤、張清澄、邱亦礪等來遊，衣洲以茶餅蕉子招待朋友，由於茶清蕉香，眾以為當頌之，衣洲便賦詩四首⁸³，今茲錄二：

平生未肯出煙霞，客裡光陰且種花，拾橡杜陵曾有否，雲門餅餠趙州茶。

空階蟲韻露凝涼，難得良宵屢對床。三日澄心廬更好，桂華以外令公香。

詩中寫出了衣洲客居臺地，在南菜園種花自遣，而蕉花之香有近桂花，使人頗感美好。「拾橡杜陵」典出杜甫詩：「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⁸⁴，為杜甫早年窮苦生活的寫照；「雲門餅餠趙州茶」則為佛家公案故事，意指佛意佛旨不必多說，但吃餅喝茶去，自然意會。衣洲寫茶，卻能信手拈來杜甫故事以及佛門掌故，也讓純粹的詠物詩增添了理趣。

同年11月衣洲又與黃植亭、張清澄、邱亦礪前往淡江泛舟⁸⁵，可見文友情切，往來頻繁。到了12月衣洲再度邀請臺日報社同仁至南菜園小聚，有黃植亭、粘舜音、粘叔山唱和⁸⁶。粘叔山為粘舜音之弟，同在報社工作，此次應是第一次參

⁸² 全部作品詳見《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8月16日、17日、18日「詞林」欄。

⁸³ 初山衣洲，〈陳君直卿與李張邱諸子，訪予於南菜園，餽以茶餅蕉子，云茶清蕉香，可以為君頌之，予喜其言甚雅，乃以四字次第押韻，率賦四絕句以酬之，語無倫次，不必言詩也〉，《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0月2日。

⁸⁴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一〉：「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⁸⁵ 初山衣洲，〈庚子重陽日，黃君植亭、張君清澄、邱君亦礪邀予泛舟於淡江，漫賦四首〉，《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1月6日。

⁸⁶ 初山衣洲，〈十二月十九日，邀飲同社諸君於南菜園，席上賦示〉，《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2

加南園聚會，其唱和詩有云：「南園風景異尋常，野菜蕭疏耐傲霜」、「高人適趣閒開宴，同事聯歡會舉殤」，可以看到他從側面觀察衣洲和親近的詩友在南園聚會的歡快情景。

次年 1 月，藤井葦城，中澤松術⁸⁷、毛綠軒、小泉盜泉前來南菜園拜訪，藤井詩先成：

城南故人佳，攜酒且相尋，香冷菊花塢，鳥啼霜樹林。奇寒猶料峭，天氣半晴陰，盡目會心足，擁爐談古今。⁸⁸

眾友攜酒來尋城南故人，在奇寒料峭的天氣裡，一邊飲酒，一邊擁爐談話，一邊還能詩歌往還，豈不美哉！當日眾人便於席上分韻和之，衣洲得「茅」字：

密雲如墨自西郊，留客尊前萬慮拋。忽認林端簑笠影，雨聲猶未到衡茅。⁸⁹

詩中所述和藤井詩中的「天氣半晴陰」相合，寫南園之地雨雖未到，但遠處戴簑笠的人影已暗示了雨的形跡，自然觀照的角度別出心裁。

3 月，毛綠軒、神田鴻城、黃植亭再訪，毛綠軒詩成，眾人分韻，衣洲得「貧」字：

把盞當投轄，斯情淡以親。烟荒霜後野，暖動鴨頭春。風月三生約，文章一字貧，詩成多別恨，明日掛帆人。⁹⁰

詩中寫初春到來的南園景象是「烟荒霜後野，暖動鴨頭春」，於物景的描寫中隱含著酷寒的消逝、早春的生機，而「文章一字貧」更是巧妙把自己分韻得「貧」字一事，和貧寒書生的生命歷程作一結合，令人嘆賞。詩末附註：「是日有三奇，座客皆解英語，一奇也。植亭不期而會，二奇也。綠軒雄辯四鄰皆驚，三奇也。」寥寥數語，側面描寫了同席諸友的集會軼事。

不到半年內，南菜園裡就舉辦了多次詩會酒筵，當真是樂與朋友共享南園月

月 28 日。

⁸⁷ 根據島田謹二論文所示：「中澤在新竹工作，在此時也經常以漢詩唱和聞名，傳記則不可考。由和小泉為同伴可推知，可能是和辦務署有關係的人。」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的詩人初山衣洲（中）〉，《臺大文學》五卷六號，1940 年，頁 417。

⁸⁸ 藤井葦城，〈一月念四日訪衣洲植客於南菜園，酒間分韻各賦，予得林字〉，《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2 月 27 日。

⁸⁹ 初山衣洲，〈一月念四日訪衣洲植客於南菜園，酒間分韻各賦，得茅〉，《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2 月 27 日。

⁹⁰ 初山衣洲，〈南園席上分韻得貧字〉，《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3 月 6 日。

了。有趣的是，衣洲自發性招宴或是朋友前來，幾乎都是人數不多的狀態，最常參與者是他任臺日報社的摯友粘舜音、黃植亭二人。推估衣洲平日以記者身份忙於公務，所接觸的資訊龐雜，人事往來亦繁瑣，故而閒暇之時，只想與親暱的詩友相偕吟唱，脫去塵累。

和衣洲在報紙上唱和的文人雖然數以百計，但從詩會雅集的參與者看來，現實中得以長久出入南園的詩友卻不算太多，如果把南菜園雅集和同時期經常舉辦的江濱軒雅集、孤松軒雅集等作一對照，當更可以看出其人實際上有疏於交際的傾向。誠如好友西村天因曾形容他的，實際上的衣洲，是一個「外和內介，生平寡交」之人⁹¹。這樣的文人，被放在一個必須在政壇、文壇上必須經常與人往來的位置，短時間內或許可以靠著詩文來自寬，但生命中始終有著揮之不去的憂傷暗影，這也在他的田園詩作的隙縫中，隱隱現身。

（二）羈懷的暗影

1902年3月8日，衣洲寫給盧如夢的書信中，透露了臺地生活已歷兩年多的感想：

僕淹滯南荒，裘葛數易，其間曾觀鷺鷥之濤，登赤嵌之城，臨風悲歌，有銀濤白馬今如時，恨煞延平生異時之句。此兩三年，則斂跡息影，一意讀書。所居南菜園，為制府公別墅，離城稍遠，修篁繞岡，芰荷滿池，亭榭檻楹，□而不漆。每日課罷，則縛竹扶花，疏渠引泉，時與二三社友，酣醉吟詩，異禽來和之，聲如弄笙簧，古所謂巖居高尚之士，不知能有斯樂否。⁹²

文中以簡鍊之筆將自己來臺後的經歷回顧一番，「觀鷺鷥之濤，登赤嵌之城」是指抵臺初期跟隨總督巡行全臺舉辦饗老典時所見之景，但從那以後，衣洲的生活就是圍繞著臺北為核心，甚至可以說，是圍繞著南菜園為核心運轉。「此兩三年，則斂跡息影，一意讀書」之句，寫的正是衣洲在南園的閒居生活，而文中也細數南園來歷以及與二三社友的吟唱之樂，似乎要向盧如夢展示田園生活的美好。但是下一個段落，話鋒一轉，窺見了衣洲內在陰暗面的幽微：

所憾者，駒隙匆匆，暮景漸迫，加以年來費力於將絕之學，年近五十，無一事猶人，自信抱缺守殘，身與名俱減。雖賴有一兒在，而性行背馳，不能繼我志，累葉家世，為之中落，不幸莫此為甚焉，每一念及此，未嘗不

⁹¹ 西村時彥，〈初山季才壽序〉，《碩園先生文集》（大阪：懷德堂記念會，1936）卷一，頁16。

⁹² 初山衣洲，〈與盧如夢書〉，《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3月18日。

衣洲來到臺灣時年已四十四歲，過去在報社的多年轉徙也頗讓他有壯志消磨之感，來臺後，雖然被奉為漢文主筆、總督貴賓，雖然有這麼多各地文人踴躍寄詩唱和，但仍然不能使他擺脫羈懷之思。給盧如夢的信中提及兩個使他歔歔感嘆的緣由，一是他認為自己老大無成，終究要名隨身滅；二是嘆息孩兒品行不端，不能繼志述事，對家庭問題的無力使他涕淚零落。衣洲在信末附註：「春來微疾未愈，瘦如槁木，足下少憐之。」也點出了臺地風候與內地殊異，使他經常因病所困。

由此看來，「南菜園」雖然給予衣洲療癒跟撫慰，但仍然有諸多因素引動他內在的憂懷。若把視線調回衣洲剛寫了前述之〈南菜園晚眺〉，在報端引起諸多回響的時刻，當時他一方面跟總督關係良好，一方面詩作又受到臺灣文壇歡迎，正是得意時節，但 1900 年元旦試筆詩⁹⁴中卻仍感嘆：「南島二迎春，潦倒半衰疾」，說自己「雖有庾信哀，媿無淮王術。詩比孟郊寒，酒嘆虞翻失。」詩中連用四個人物典故，來傳達心聲。庾信是南朝人而滯北未歸，晚年寫《哀江南賦》懷思故鄉，感人至深；淮王則指漢淮南王劉安，以精通方術聞名於世；孟郊為中唐詩人，早年生活困苦，無所遇合，屢試不第，其詩以苦吟著稱，號為「詩囚」；虞翻則為三國時代吳國人，個性率直，後得罪孫權遭到流放。這四個人物合而觀之，可以想見衣洲遠離家鄉，無計回歸，只能寄託詩酒，感慨自己的流放境遇之心情。

前述詩中寫自己「潦倒半衰疾」並非虛言，時隔不久，他又寫詩描述病中心情：

午夢醒來葯氣薰，祇應止酒繼陶君。青山怯見吾衰態，三日濛濛不出雲。⁹⁵

兩天後的〈二月初六晨起，觀微雪〉中也傳達出對於臺地氣候變化劇烈的不適應：「風霰三更飛滿欄，炎荒轉嘆客衣單。平明一片墩山雪，吹作城中萬戶寒。」⁹⁶到了春天，也可以看到他對春雨的諸多無奈：「三春風雨最關情，不看櫻花不聽鶯，只為香菸墟落白，始知今日是清明。」⁹⁷，春雨連綿，讓衣洲沒有了賞花聽鳥的興致，此時他不禁懷想起故土的櫻花，又聽聞東京墨水櫻花已開，心嚮往之，於是搜出昔日文友稻垣天真描寫墨水櫻花的遺稿，刊登在臺日報上，當作對故鄉與亡友的紀念。詩末附記兩人交誼與身世之感：

⁹³ 同上。

⁹⁴ 初山衣洲，〈庚子元旦試筆，時寓南菜園〉，《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5日。

⁹⁵ 初山衣洲，〈南菜園病中偶作〉，《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2月6日。

⁹⁶ 初山衣洲，〈二月初六晨起，觀微雪〉，《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2月6日。

⁹⁷ 初山衣洲，〈即事〉，《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6日。

往年與衣白山人，賞花於墨水。……未幾山人歸道山，余亦流落海島，時回憶舊游，徒復浩嘆爾。昨獲京城信，曰墨水櫻花方盛，不覺神往魂馳……

98

當時衣洲已在臺居住一年多，歷經臺地寒暑炎涼，時而看他在詩中感嘆「苦熱」、「苦雨」、「萬戶寒」，冬風刺骨冰寒，春來苦雨不止，夏季有颶風之災，衣洲有「流落海島」之嘆也是可想而知了。天氣的難以適應，也使衣洲成了多愁多病之身。有鑑於此，另一位東京文友田邊蓮舟遂在詩中勸他趕快回到東京：

鸞栖未得碧梧桐，身托蠻煙瘴雨中。詩寫牢騷雙管禿，酒澆磊塊百杯空。
佳日相呼嗟地異，奇文共賞少人同。竚待季鷹歸信促，鱸鮮蓴滑語秋風。

99

從詩中可以知道，衣洲應在私下和田邊蓮舟書信往返時有一些「牢騷之語」，因而蓮舟才有此勸慰之說，蓮舟對臺地以「蠻煙瘴雨」來形容，彷彿將衣洲又再度拉回到初抵臺灣時的蠻荒想像中。而「佳日相呼嗟地異，奇文共賞少人同」喚醒了衣洲不能參與東都文友集會的惆悵之情。矛盾的是，如果考察臺日報上的衣洲詩作，同一時間，他也正和臺灣詩友熱烈唱和中，其間心緒的幽微複雜，由此可知。

衣洲的小病不斷，而終至大病來襲，到了 1902 年，病情加劇，染上嚴重的赤痢之病，到了無法承擔報社工作，必須入院治療的程度。由於「病中風物易悽然」¹⁰⁰的緣故，住院期間，他詩性大發，寫作了一系列〈病中雜吟〉¹⁰¹詩，茲舉其二：

竟日長廊過客稀，看雲聽鳥息塵機。江湖老大方知悔，天地思深纔自違。
月影減光巖桂散，雨聲連曉菊苗肥。病軀已識重陽近，昨夜新添白袷衣。

深院蕭條暮雨愁，病中日月暗中流。炎荒僅免蒼蠅弔，上國難參白社游。
擲去書籤蛾滅燭，聞來笳角雪盈頭。南園堪想秋方好，能有轅車命駕不。

102

第一首七律，寫出了訪客稀少的寂寥，與江湖老大仍流離在外的痛悔。第二首七律則更加耐人尋味，除了仍寫病中的蕭索憂愁，也將「炎荒」(臺灣)和「上

⁹⁸ 稻垣衣白，〈墨水觀花詞〉，《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19日。

⁹⁹ 田邊蓮舟，〈寄懷初山衣洲在臺灣〉，《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5月8日。

¹⁰⁰ 衣洲，〈病中即事〉，《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9月11日。

¹⁰¹ 此系列詩作自1902年9月28日始，至1902年10月15日止，計九首七言律詩。

¹⁰² 衣洲病夫，〈病中雜吟 時在臺北醫院〉，《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9月28日。

國」(日本)再度拿來對比，在臺地只要不受蒼蠅侵擾就算萬幸了，而此刻想再如當年一樣參與柳北翁的白鷗吟社，卻是再也不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炎荒」與「上國」的二分法中，卻出現了一個「第三空間」——那就是南菜園。這個第三空間當然不在日本，但是卻也彷彿不存在於臺灣的炎荒裡，而是藉由病的催化，變成了一個寄託理想的世界。衣洲自己應該也很清楚，即使真能回到日本，他也不能再擁有年輕時曾有過的短暫風光，而臺灣的文壇即使接納他、擁戴他，卻終究非他所願，在這樣的雙重失落下，「南園堪想秋方好，能有轅車命駕不」，南菜園的存在，成了一個他可以暫時遁世的桃花源。

〈病中雜吟〉系列的最後一首，仍有「倩誰能借並刀快，剪取南園一片秋」¹⁰³之句；到九州別府轉地療養途中，也有「南園曾種迎年菊，逢著風霜能健不」¹⁰⁴甚至到了他離臺數年以後，回顧臺灣時光，也仍有「緬想南園風物好，橋邊駐馬有人不」¹⁰⁵的感觸。字字句句，都可以真切感受到衣洲對於南菜園的依戀之情，也藉此淡化他的羈懷。

除了病體的折磨，讓衣洲感到精神痛苦的，還有人際的變故。衣洲抵臺之初是作為兒玉上賓而被看待，也和總督能時相唱和。但好景不常，兒玉被日本政府指派擔任陸軍大臣，於1900年12月23日上京赴任，雖然仍兼任臺灣總督，但大多不在臺灣，臺島政事委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全權辦理。兒玉之後，衣洲在數年之間又相繼送別了諸多朋友，有生離者，如大鳥富士太郎¹⁰⁶、清水滸¹⁰⁷、藤田嗣章¹⁰⁸、原田春境¹⁰⁹等；死別的則有畑箕山、粘舜音。悼念粘氏之詩在前文已錄，而衣洲為畑箕山所寫的悼亡詩作中，「他日南園病新起，招魂賦就寄何邊」之句也悲切可感。

除了身邊朋友的離去使他愈形孤寂之外，衣洲在臺日報社內部，也並非一帆風順。試看〈初度自述〉¹¹⁰二首：

黃茆多瘴減腰圍，海外文章知己稀。混俗何曾趁姿媚，閱人未解察機微。

¹⁰³ 衣洲病夫，〈病中雜吟 時在臺北醫院〉，《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0月15日。

¹⁰⁴ 初山衣洲，〈濱脇寓樓即事寄臺北諸同人〉，《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2月12日。

¹⁰⁵ 初山衣洲，〈寄懷白水賢兄在臺灣兼似植亭□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2月13日。

¹⁰⁶ 大鳥富士太郎，時任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秘書官。送別詩參見〈送大鳥秘書官回東京〉，《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3月3日。

¹⁰⁷ 清水滸，時任陸軍幕僚副官。送別詩參見〈送清水少佐任之越川〉，《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月16日。

¹⁰⁸ 藤田嗣章，時任總督府軍醫部軍醫正。送別詩參見〈奉送藤田軍醫正之任廣島〉，《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3月30日。

¹⁰⁹ 原田春境，玉山吟社成員，離臺後又曾再度返臺，任臺南博物館館長，並主持「采詩會」，主編《采詩集》。送別詩參見〈送原田春境君赴任千秋田縣，得刪〉，《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2月18日。

¹¹⁰ 初山衣洲，〈初度自述〉，《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0月16日。

鶯花畫舫浪華夕，煙水釣竿衣浦磯。誤盡平生詩與酒，秋風又值蟹螯肥。

崑崙去歲誤翻卮，悔我酒狂名已馳。汲直縱遭近尉忤，郊寒風有侍郎知。
霜稀南菊猶低首，露重蠻花轉傲姿。此後續騷何處好，陽阿晞髮是心期。

島田謹二論文中含蓄描述了此詩背景：「原本就有病情之外，加上文藝上周圍那些並不有趣的算計也逐漸聚集而來，衣洲已經失去了他所仰賴的東西」¹¹¹究竟所謂「並不有趣的算計」所指為何？衣洲所失去的東西又為何？雖然無從查證，但衣洲此時在報社內部有人際問題應該是無庸置疑的，從詩中「混俗何曾趁姿媚，閱人未解察機微」可知人際恐有險惡之處。更嚴峻的情況，出現在衣洲因病赴九州別府轉地療養之後。

1903年初，衣洲病癒回到南菜園，卻不知道這段期間報社內部權力結構已經悄悄改變。社長守屋善兵衛聽信心腹田原天南¹¹²的說詞，認為衣洲的病況已不適任漢文主筆之職，且衣洲所主張的文藝取向也太過曲高和寡，無益於銷量，因此另行招聘鈴木虎雄（大橋豹軒）於三月底來臺，繼任之意濃厚。根據衣洲日記所述，該年4月12日，守屋善兵衛召見衣洲，以他去年以來久病未癒、臺灣到底不適合客居、何不搬回內地療養等為理由，暗示他自行辭職，衣洲隔天立刻透過木下大東辭職，離開了臺灣日日新報社¹¹³。

此中的委屈憤慨只能化為詩歌發洩，衣洲在這風雨飄搖之際所寫的六首小詩顯然寄託遙深：

獨木橋沈水亂流，插秧三月徧西疇。無花渾忘春深淺，省却詩人一段愁。

愁霖僅罷月微明，動地風來雲復生。蟋蟀悲愁猶未足，春宵還作不平鳴。

吟詩今日屬彫蟲，愧我彫蟲猶未工。天地茫茫皆白眼，可憐柳綠與花紅。

小渠水漲不通隣，風雨空齋一病身。夜黑池塘燈上下，狗兒遙吠捕蛙人。

年華如水髮華生，不似春來草木榮。空說墨江花正好，夢中已過五清明。

¹¹¹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中）〉，《臺大文學》五卷六號，1940年，頁437。

¹¹² 田原禎次郎，號天南，仙臺人，早年曾入岡鹿門學漢詩，後畢業於獨乙協會學校專修科。田原為守屋舊友，也因為這層關係被招聘來臺。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下）〉，《臺大文學》六卷二號，1940年，頁109。

¹¹³ 參見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第20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186-187。

灘聲微響竹橋西，雲氣侵衣夜色淒。杜宇似知歸夢熟，月殘風曉不來啼。

114

蟋蟀的不平之鳴，也是衣洲的不平之鳴，吟詩被視作雕蟲小技也令他深感屈辱，只得用自嘲的方式宣洩，而末兩首「空說墨江花正好，夢中已過五清明」、「杜宇似知歸夢熟，月殘風曉不來啼」之句，也明白道出他「不如歸去」的念頭，衣洲的羈懷之情，其中的暗影，在此刻更加鮮明的浮出檯面。5月，他寫〈望獅子頭山慨然有作〉：

獅子頭峰何崒嶭，群山環合自南東。日日府城座相望，雲烟吞吐變不窮。
聞道社番此營窟，禾熟知年無曆日。海蛤鹿脯姑待酒，文身黥面雄麻達。
百尺豫章怪鳥啼，黃茅葉戰風淒淒。隘夫操矛艮過壑，大霧重重咫尺迷。
勿驚絕壁一時懷，百弩並發奔百怪。溪澗洗血人乎鬼，髑髏簷頭纍纍挂。
我對此山感茫茫，腥風生座空心傷。橫目豎鼻形體具，如何却毒於豺狼。
君不見末俗飾辭說道德，胸裏險危不可測。¹¹⁵

人心的險惡，比起番人的威脅更加可怕，即使南菜園的田園美景，都無從洗滌這樣的憤怒和憂悒。衣洲從此時開始輾轉流徙於臺、日之間，最後在 1904 年 4 月舉家東歸，結束了他的臺灣時期。

南菜園生活的光與暗兩面性，可以從衣洲詩作的並讀中，感受其矛盾糾結之處，游移在中心／邊緣的尷尬位置，也使得他亦無從解決內心的悲喜起伏。站在一個後之覽者的位置，筆者以為，衣洲詩作中的矛盾情懷，也或許正是他筆底詩歌顯得人性、真誠的可貴之處，從衣洲的作品出發，去考察在臺日人的漢詩文作品，也就不會再是鐵板一塊的詮釋，這些詩歌的創作，不只是翼贊政教、懷柔臺紳的功能性作用，也蘊含了藝術創作者單純訴諸主觀感情的能動性，而這樣的詩歌，即使時移事往，昔人已杳，也仍會有其價值存在。

四、想像的共同體：《南菜園唱和集》及其後續效應

除了上述衣洲的個人詩歌創作之外，和南菜園有關而值得注目的作品，還有 1900 年由衣洲編輯出版的《南菜園唱和集》¹¹⁶。此書以和綴十二葉的小冊子

¹¹⁴ 衣洲植客，〈春日漫興〉，《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4 月 8 日。

¹¹⁵ 初山衣洲，〈望獅子頭山慨然有作〉，《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5 月 12 日。

¹¹⁶ 初山衣洲編，《南菜園唱和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0 年 2 月 28 日。

印行，上記「明治庚子春南菜園開彫」，插圖則由當時旅臺的日本畫家鹽川一堂¹¹⁷繪製。



唱和集的來由，須從臺日報的〈南菜園詩〉¹¹⁸這則啟事看起：

兒玉爵憲，襟期瀟灑，自有絕塵之姿，此次於南門外古亭莊營一小園，稻花萬頃，煙蕪數畝，葺屋隴傍，栽疏隙地，環堵蕭然，車馬絕響。因命名曰「南菜園」，公餘游憩，撫景賦詩，嘗語人曰：「人生樂事，無復出于此者！」其風采品格，可以概見矣。茲錄其近製一首，江湖文人，如有續和之什，望鴻便以寄，想添詞壇之佳話也。詩曰：「古亭庄外結茅廬，畢竟情疎景亦疎。雨讀晴耕如野客，三畦蔬菜一牀書。」

啟事中將南菜園的建制特色與田園之美約略描述一番，便於各地文人想像其中場景而引為寫作題材。此則啟事一出，陸續收到毛綠軒、畑箕山、磯貝蜃城、結城蓄堂等等的唱和之作，後來在 1900 年 2 月 28 日由初山衣洲收集諸家唱和之作，編成《南菜園唱和集》。唱和集中除收錄兒玉總督此詩及唱和作品 22 首，亦收錄初山衣洲〈南菜園晚眺〉詩及唱和之作 28 首¹¹⁹。如果根據臺日報上的啟事所述，原來徵求續和之什的只限定在兒玉源太郎的南菜園詩，至於衣洲的〈南菜園晚眺〉詩及其唱和作品，為何也收錄進來？筆者推測，一來〈南菜園晚眺〉詩也是以南園風光為書寫內容，和兒玉的作品有主題上的一致性；二來衣洲沒有預料到〈南菜園晚眺〉發表後會引此如此熱烈的迴響，這些作品若湮沒在荒煙蔓草間也殊為可惜；三來，若兒玉源太郎如尾崎秀真所述，有意藉著南菜園的渲染，磨平自己武人氣質，換取和人民較為親善的「南菜園主人源太郎」、「一介詩人藤園主人」等形象，那麼衣洲之詩及其他文人的唱和之作，毋寧是具有推波助瀾效果的有利武器。

印刷成書的唱和集，比起有即時性但也稍縱即逝的報紙文苑欄，性質更加典重，而比起最初「單一創作、零星唱和」的鬆散連結，將原詩和唱和之作輯錄成書並且登報公開徵求寄稿的舉動，更容易迅速創造一個新的、規模龐大且跨地域的漢詩團體——以藤園主人、衣洲植客為核心，遍及臺灣各地日本漢詩人及臺灣漢詩人的新興集團。這個團體並非一般結社，也無正式社名，但是形構了某種虛擬的團體感，也在這種徵稿、寄稿、編書的過程中，臺灣漢詩人的主動加入讓日、臺人的漢詩創作在臺灣更具融混交匯之象。

¹¹⁷ 鹽川一堂，以能詩善畫聞名。1902 年 11 月離臺，衣洲作〈文字關與鹽川一堂別〉送別之，《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2 月 12 日。

¹¹⁸ 〈南菜園詩〉，《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6 月 16 日。

¹¹⁹ 詳細作者背景參見本論文第三章。

雖然在日治初期成立的玉山吟社中已有臺灣漢詩人的參與，但僅限於黃茂清、李秉鈞、翁林煌、蔡石奇、陳洛等人，《南菜園唱和集》中參與的臺人則達 30 人，包含來自臺中、嘉義、臺南的稿件，而這些作品已經經過挑選，原來的唱和詩數量過於龐大，致使有不能盡收而不得不割愛的情形¹²⁰。臺籍地方仕紳的參與，是唱和集中最令人側目之處，也是兒玉和衣洲最大的收穫。而在《南菜園唱和集》編成之後，臺日報上亦不斷出現再次唱和之作，該年 7 月 20 日臺日報登出〈南菜園唱和續集〉徵稿啟事，有意繼續編輯唱和續集，此後也經常有詩人至南菜園聚會吟詠，並將作品刊登在報紙上，種種活動顯示當時《南菜園唱和集》出版之後的後續效應十分強大。

雖則，因兒玉總督於 1900 年 12 月赴任陸軍大臣而離開臺灣，「唱和續集」計畫擱置，沒有更上一層樓的延展發揮，但《南菜園唱和集》確實在日治初期的臺灣漢詩壇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影響所及，1914 年 3 月，相隔十年之後，初山衣洲來臺重遊時，當時的北部三大詩社：桃園吟社、淡社、瀛社還為他舉辦聯合歡迎會：

曲水流觴，蘭亭修禊踵古人之韻事，其趣一。北部三吟社鼎立，嚮不曾觴詠一堂，今有聯合之機，其趣二。自來內地詩人與支那詩人之來遊者，萍蹤忽聚，得未曾有，今前後文旌遙貴，其趣三。¹²¹

這些漢詩社團將迎接初山衣洲的集會況為蘭亭韻事，並藉此機會舉辦首次的三社聯吟¹²²，這種盛大的歡迎儀式顯見對初山衣洲的推崇與重視，由此可知初山衣洲居臺期間，確實在臺灣漢詩壇留下了深刻的足跡。而隨著漢詩懷柔的政策得到一定成效、臺灣武力抗爭弭平、臺灣總督府的統治邁入下一階段之後，漢詩的政治性已然漸次消褪，但由於日治初期統治者、媒體不斷推波助瀾的影響極深，使得臺灣的漢詩結社仍然不斷壯大，在大正十年到昭和十二年（1921-1937）之間達到高峰期¹²³，呈現漢詩社林立的狀態，這可說是日治時期臺灣文壇在政治力的運作之下，意外造就的特殊情境。

五、歷史地景與形象改造：南菜園遺緒

¹²⁰ 考察臺日報上的唱和詩作，總計有超過五十人參與了衣洲〈南菜園晚眺〉詩的唱和，而且有許多詩人不只寫一首。

¹²¹ 《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3 月 28 日。

¹²² 此次集會召開之後，使多社聯吟蔚為風氣。參見黃美娥〈北臺第一大詩社〉，頁 253-254，收錄於《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

¹²³ 黃美娥〈日治時期臺灣漢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頁 191，收錄於《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

衣洲離臺之後，南菜園改由尾崎秀真入住，未幾，則成為臺灣婦人慈善會的所有地。南菜園的形象，在衣洲居臺時期，幾乎都是跟兒玉及衣洲的名字連在一起，但由於兒玉只在臺灣短暫停留不到兩年，因此，在兒玉離臺後，衣洲宛然是南菜園的主人，而在詩歌吟詠的世界裡，「衣洲」和「南菜園」的連帶關係也十分緊密。

然而在此，筆者想探問的是南菜園的「其後」(それから)，在那之後呢？做為詩人的衣洲，多年後回到臺灣，仍然被臺灣漢詩壇熱情接納，而有了三社聯吟的盛事，那麼作為總督別墅的「南菜園」，在這之後是如何被看待？在後人的眼中，它跟「衣洲」的關係連結依舊嗎？或是產生了質變呢？這個質變又有什麼意義？

繼衣洲之後入住的人是尾崎秀真，由於尾崎並不像衣洲那麼擅長寫詩，也少了總督的加持，所以南園吟詠的風潮在他身上不見持續，南菜園在詩壇、在報端也顯得黯淡起來。1906年兒玉病故，其子將南菜園捐給臺灣婦人慈善會，也結束了尾崎秀真的南菜園生活。該年由於兒玉之死，臺日報上出現一波悼詩風潮，例如：

將軍仙去跡空存，不識何人掃草園。憶昔牙旌蒞臺日，黃裘白馬出南門。
124

儒將風流尚有存，當年結伴賦南園，一朝仙逝吟壇寂，欲企登龍不得門。
125

從這些詩中可以看出，雖然兒玉並非實際居住在南菜園中者，在臺時間也不長，但是後人緬懷他時卻不約而同的提起南菜園，兒玉預欲藉由南園達成的親善效果，確實傳達了出去，這也有賴衣洲透過詩作的傳揚發揮。但弔詭的是，即使衣洲留下不少詩作，當時也引發唱和風潮，但在離去之後，後人在緬懷南園時首先想起的，卻還是總督兒玉源太郎。到了1909年，報上仍不時有懷思兒玉與南園之作：

當年仁政感棠陰，是茂德音民望霖，秉耒時看勸農意，運籌誰測將軍心。
古亭村寂蟲聲冷，南菜園空月色深，回首西風無限恨，不堪老淚濕衣襟。
126

¹²⁴ 中村櫻溪，〈南菜園〉，《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23日。

¹²⁵ 劉育英，〈過南菜園有感 依櫻溪先生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27日。

¹²⁶ 石川柳城，〈過南菜園有感〉，《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9月6日。

從詩中描述看來，南菜園的形象和兒玉的政績連結在一起，他的「勸農意」、「將軍心」都化作後人懷思的仁政仁心。

臺灣婦人慈善會接收了兒玉的美意，遂將南菜園改造成一公共空間，藉此舉辦各類展覽活動。從 1906 年下半年開始，可以從臺日報上陸續看到相關報導，例如 9 月在南菜園舉辦了免囚保護場新舍落成的報告式，並且在其地陳列舍生製作的手工藝品，如籐椅、洋服、帽子、書架、煙灰缸、木屐等等，皆甚精巧。1908 年 8 月，由於南菜園屋舍頹壞而進行了修繕工程，為了對將軍的遺跡表示尊重，勉力維持該園原貌¹²⁷。1912 年 6 月，兒玉逝世七週年，南菜園有意舉辦「藤園將軍遺墨展覽」，遂公開向各界徵求將軍的遺墨祕藏¹²⁸，7 月在該地如期舉辦追悼茶話會¹²⁹，此後便成為例行儀式，每年都會在南菜園舉辦兒玉的遺物展覽和追悼活動。

進入 1920 年代，仍可以見到報社刊登長篇報導文章介紹南菜園的昔日光輝，而焦點大多放在懷思兒玉的風雅吟懷與撫民之德¹³⁰。1930 年代，在南菜園舉辦了新渡戶稻造來訪的歡迎茶話會¹³¹，也陸續有許多學生活動跟參觀行程蔚為風潮，例如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就率隊前來參觀¹³²，前述的兒玉遺跡紀念展持續盛大舉辦，也加入了盆踊的舞蹈活動¹³³增添樂趣，1934 年兒玉之子還特地來臺參觀父親的遺品展覽¹³⁴，前後來過三次。1941 年南菜園被指定為國有史蹟¹³⁵，臺灣婦人慈善會在園中建造一方石碑，上刻兒玉墨跡，號為「北白川宮大妃殿下御歌碑」，置於園中一隅以紀念兒玉行蹟。

南菜園於衣洲離去、兒玉故去之後，它在臺灣婦人慈善會與報社報導的操作中，所呈顯出來的形象，從衣洲時代詩友唱和的「文學地景」，被逐步改造成了紀念兒玉政績的「歷史地景」。試看小宮元之助¹³⁶在多年後的追懷，他如此回憶：

¹²⁷ 〈南菜園修繕〉，《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8 月 14 日。

¹²⁸ 〈藤園將軍遺墨展覽〉，《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6 月 24 日。

¹²⁹ 謝雪漁，〈南菜園藤園將軍追悼茶話會承招感賦〉，《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7 月 31 日。

¹³⁰ 〈兒玉藤園將軍の 風雅吟懷を偲ぶ 南菜園の荒廢（上） 目下盛んに手入中〉，《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 月 13 日。〈兒玉藤園將軍の 風雅吟懷を偲ぶ 南菜園の今昔（下） 野村子爵揮毫の 扁額のみ蒼然と輝く〉，《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 月 14 日。〈兒玉將軍の生活を偲ぶ 閑寂にして清素な 郊外の遺跡南菜園 昔を忘れぬ石塚總督の訪れに 一木一石に生色溢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9 月 12 日。

¹³¹ 〈新渡戶博士の 歡迎茶話會 向陵會が主催 南菜園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1 月 13 日。

¹³² 〈南菜園見學〉，《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4 月 26 日。

¹³³ 〈南菜園の盆踊〉，《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7 月 25 日。

¹³⁴ 〈兒玉伯夫妻けふ、懷しの南菜園へ 故父總督の遺品を視る〉，《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5 月 2 日。

¹³⁵ 〈南菜園を史蹟に指定 十七日に記念碑の除幕式〉，《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3 月 15 日。

¹³⁶ 小宮元之助，曾任臺北州州協會議員、靜修中學校長。

兒玉將軍是近代罕見的高邁人格者……，當時景尾附近有勢力龐大的土匪團盤據，而且以五萬圓懸賞將軍的頭顱，將軍卻在南菜園示範前述的蔬菜種植，並且招徠臺北近郊的文人墨客，以親切平易的長者之姿與其同歡。他將遠大的理想寄託在南菜園上……¹³⁷

南菜園在此，作為兒玉源太郎偉大政治理想的寄託，也成為他高尚人格的具現化，至於衣洲的身影，在這些兒玉偉岸形象塑成的文章、詩歌中，從字裡行間的隙縫中逐步漏失，彷彿只留在了昔日。

然地景的文化意義是變動不居的，在時代及政權的改易中，勢必要不斷面臨刮除重寫 (palimpsest) 的命運，參見戰後魏清德回顧南菜園的作品，吾人又再一次看到南菜園被改寫的痕跡：

凜風策策鳴，木葉亦靡靡，高林几案清，詩客如星聚。章公醇儒姿，古道慰眉宇。雍容真率譚，同賞秋燈句。臺灣割地遭，藤園曾開府。別業古亭村，樂與世人伍。名曰南菜園，退公茲學圃。彼豈師樊遲，英雄暗自詡。念昔如經過，守者頻易主。劫餘翰墨場，江山仍吾土。主人東山裔，重理舊環堵。庭除瓦礫堆，居換軒楹腐。眼前滄海水，三淺一仰俯。解帶休量松，幸其免斤斧。茅臺酒且傾，感嘆論黷武。強梁亦安施，仁義天必祐。民為邦之基，邦寧靖外侮。眷言後視今，無忘歲甲午。¹³⁸

此詩寫戰後謝東閔將南菜園整修做為官舍，也仿效日治時代的文人雅集風潮，在此召開筵席，廣邀詞客賦詩，魏清德利用寫詩的機會，耙梳了南菜園的歷史與命運，提出了他的諍言：他認為後人應以南園頻遭易主的命運為鑑，主政者要能夠安邦撫民，戮力對抗外侮，不讓甲午悲劇重演，也不讓人民遭受黷武之苦，讓臺地子民都能夠如同南園之松一般，免遭斤斧斫害。「劫餘翰墨場，江山仍吾土」，「南菜園」的形象在此又被轉化為臺灣整體命運的隱喻，臺灣在過去百年的戰爭苦難中飄搖，終於劫灰中再度回歸，南園的重修與集會雅宴，也為新時代帶來一絲美好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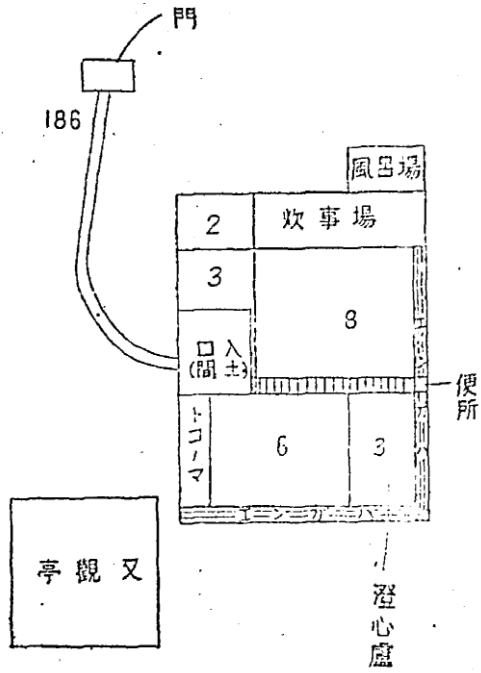
南菜園的地點並無移易，建制也始終大同小異，但在時間之流中，它卻被多次改寫，從詩人的文學地景、宣示總督政績之地，再轉化成臺灣整體命運的隱喻——在與時間的交互作用下，南菜園因此成為「多義的空間」。而當後人回首南園歷史，並且試圖以自身觀點再詮之時，則又是再一次的複寫，讓南菜園的寓意更加豐富而複雜，也更值得細細品味。

¹³⁷ 〈南菜園の追憶〉，《臺灣婦人界》，1936年8月2日，頁13。

¹³⁸ 魏清德，〈南菜園雅集引〉，參見詹雅能、黃美娥選注，《魏清德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頁162。



附圖：



圖一：南菜園內部格局¹³⁹



圖二：南菜園實景¹⁴⁰

¹³⁹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 笏山衣洲（中）〉，頁 380。

¹⁴⁰ 《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6 月 17 日。

第五章 差異的凝視：從《台灣風俗詩》看殖民視域中的臺灣圖像

初山衣洲所作的臺灣相關詩歌散見於《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會雜誌》等報章媒體，雖然據中村櫻溪所寫的〈南巢集序〉可知，衣洲曾經有意將臺灣時期的報章作品集結成書，但這些作品可能因為不得而知的因素，最後未能成書，或是業已成書，但在遺稿輾轉流浪中佚失。而《南菜園唱和集》、《穆如吟社集》等吟社雅集之作，雖有成書，但一來作者不獨衣洲一人，二來抒發內容又以吟社課題為主，並且有一種在群眾面前書寫下不免會產生的「粉飾性」。在此情況下，《台灣風俗詩》是唯一一本，出於衣洲自由意志之下獨立撰寫成書，且具有主題性的臺灣時期作品¹，但此書軼失多年，才因中之島圖書館的整理而得以重見天日²，成了吾人追索衣洲凝視臺灣視線的窗口。

第一節 《台灣風俗詩》概述

根據中之島圖書館所藏《台灣風俗詩》例言之末所寫年代，此書作於「明治癸卯嘉年月」，亦即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當時是他居臺第五年，正為赤痢之症所苦，輾轉於臺、日之間養病，此書即為養病無事的空閒之作。全書開頭有例言如下：

- 一予在臺五年，風俗節物之異，每所聞見，輒寄諸筆墨，以資吟咏。今夏杜門養病，長昼無事，乃取舊錄，每事係以小詩編綴一卷，名曰臺灣風俗詩，間有登眺游覽之作，亦參襍收之。
- 一采風訪俗，紀錄宜詳，如予閉戶操觚，且不曉土語，既囿于見聞，又昧于沿革，茲編所載，闕漏固多，意擬以他日續補，若援証引拋，糾繆摘訛，則俟博雅君子。
- 一詩拋實直敘，不敢須雕飾。嘗觀古人紀風土詩，往往別成一體，予竊倣焉，化俗為雅，自憾才力未至耳。
- 一臺北竹枝詞，素與土俗無涉，故別錄卷尾，不敢混同。
- 一臺灣歲時俗尚，及婚姻喪葬諸事，概係現行俗例，與臺灣府志淡水廳志所載，互有異同，覽者彼此參觀，亦粗知沿革矣。
- 一現行俗例，予未及聞見者，吾友粘君伯山代為錄出，實有將伯之助³

¹ 此書雖未有正式出版紀錄，但就出土文獻內容看來，已有完整之篇目編次及書籍形式，故筆者再此將之視為已然成書，只是未正式出版。

² 目前已有相關單篇研究論文出現，見白佳琳〈帝國下的臺灣風土：初山衣洲及其《台灣風俗詩》研究〉，收錄於《第九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05-427。

³ 將：請求；伯：長者。請求長者幫助。指別人對自己的幫助。語出《詩經·小雅·正月》：「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例言之二明白指出寫作動機，此書原始內容來自於衣洲居臺五年期間，平日對臺灣觀風訪俗的心得，尤其以一日本人眼光審視臺灣的「風俗節物之異」，對於「他者」（臺灣）相對於「我者」（日本）的「異」處，透露出了高度興趣。原文本為漢文書寫之隨筆式散文，為了編輯成書而「每事係以小詩編綴一卷」，展現其漢詩人本色。而「又間有登眺游覽之作，亦參襍收之」，從中也可以看到日本漢詩人衣洲在臺疆的行腳軌跡。

例言之二中揭櫫他對於風俗紀錄的看法：「采風訪俗，紀錄宜詳，如予閉戶操觚，且不曉土語，既囿于見聞，又昧于沿革，茲編所載，闕漏固多，意擬以他日續補，若援証引摭，糾繆摘訛，則俟博雅君子。」首先他認為采風宜詳，而此種詳盡必須來自於走出門外實際踏查，並且通曉當地語言，既有個人的親見親聞，又能夠參酌文獻資料，方能寫得完善。而自己礙於病中出門不便，且又不曉土語，難免紀錄有誤，因此期待博雅君子糾繆。可見此書雖為閒居之作，但在寫作態度上是卻是嚴肅的，力求正確。

日治時期，日人以臺灣風俗為寫作題材的作品，根據林美容的研究指出，佐倉孫三⁵的《臺風雜記》應為第一人⁶。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作於 1903 年⁷，而後來的記錄者如片岡巖的《台灣風俗誌》、西岡英夫的《台灣の風俗》、山根勇藏的《台灣民族性百談》、鈴木清一郎的《台灣舊慣婚葬祭と年中行事》、東方孝義的《台灣習俗》皆出版於 1920 年代之後，當時日本領臺已逾 25 年，許多臺灣風俗在政治力的作用下已產生質變，因而林美容認為，如果要正確理解臺灣尚未受到日本文化影響之前，「中國福建廣東來的移民適應斯土斯文所產生的偏向海洋島嶼色彩的文化」⁸，並意欲從中看到此「文化的真貌」(authentic configuration)，那麼 1903 年以漢文書寫的《臺風雜記》是重要的參考文獻。在這個脈絡下，和《臺風雜記》同樣作於 1903 年，未正式出版的《台灣風俗詩》，應也有十分重要

⁴ 《台灣風俗詩》在中之島圖書館的衣洲遺稿中有兩個版本，一為編號第 11 號文獻，二為編號第 88 號文獻，筆者在此採用後者的內容，前揭論文〈帝國下的臺灣風土：初山衣洲及其《台灣風俗詩》研究〉應採用編號第 11 號文獻，故在筆者與前揭論文引用例言處文字略有出入，而文意則大同小異，特此說明。

⁵ 佐倉孫三（1861-1941），號達山，福島縣二本松人士，1895 年來臺，擔任學務部員，後轉任警保課高等警務掛長，1898 年升為鳳山縣打狗警視，後又升任臺南縣辦務署署長，1899 年 3 月轉調回日本靜岡縣。創作以漢文為主，居臺三年期間，他在公務之餘完成《臺風雜記》，以作為施政之參考。詳細生平可參見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五十五卷三期，2004，頁 9-12。

⁶ 參見林美容前揭論文頁 13：「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之間（1895-1945），有不少關於臺灣的風俗紀錄，其中由單一作者所寫的專書主要有六本，即 1903 年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1921 年片岡巖的《台灣風俗誌》，1929 年西岡英夫的《台灣風俗》，1930 年山根勇藏的《台灣民族性百談》，1934 年鈴木清一郎的《台灣舊慣婚葬祭年中行事》，1942 年東方孝義的《台灣習俗》。」

⁷ 按：書中篇章實際寫作年代為 1895-1898 三年間，於 1903 年正式整理出版。

⁸ 見林美容前揭論文，頁 14。

的時代意義。惟林美容研究《臺風雜記》之時，衣洲的《台灣風俗詩》尚未出土，因而未能參酌互相驗證，殊為可惜。故筆者在本章分析《台灣風俗詩》時，也將適度參酌《臺風雜記》的相關記載及研究，作一參照座標。

例言之三闡述他對「紀風土詩」的寫作方針：「詩捭實直敘，不敢須雕飾」，顯現他重視風土紀錄求「真」的特質。例言之四、例言之五則說明另外寫作的〈臺北竹枝詞〉、〈臺灣歲時俗尚〉與土俗紀錄無涉，放在風俗詩的系統中性質不相合，故而放在附錄中，便於區辨和閱讀。最後的例言之六則感謝臺日報同仁粘伯山（粘舜音）在撰寫上遇到有未及聞見之事所給予的協助。

由以上例言可知，此書內容可分三部分：〈台灣風俗詩〉、〈臺北竹枝詞〉、〈臺灣歲時俗尚〉。全書目次按照原書收錄順序整理成表格如下：

《台灣風俗詩》目次及詩作

編號 ⁹	標題	詩作
1	歲旦	春聯戶戶映金烏，爆竹聲收寂九衢， 不見拜年人帶醉，掩門爭美牧豬奴 ¹⁰ 。
2	元宵	晚來鑼鼓太喧譁，簇佛燈毬盈狹斜， 三五嬌鬟諳故習 ¹¹ ，背人偷折玉蘭花。
3	雪	東皇昨夜駕初還，繚白縈青裝點山， 三十六天 ¹² 春尚闕，散花未肯到人間。
4	梅花	玉皇風起凜肌膚，捲簾紛紛庭上趨， 欲護梅花無紙帳，春寒香迸碧紗幘。
5	櫻花	雨晴郊野帶煙霏，二月春風暖袂衣， 一朵櫻花爭襲視，游人晚自草山 ¹³ 歸。
6	草蟲	相思樹上月朧明，動地風來雲復生， 蟋蟀悲秋猶未足，春霄還作不平鳴。
7	清明	插秧人去亂蛙鳴，極目無花草怒生， 不是香烟墟落白，爭知今日是清明。
8	紙錢	蔓草萋萋冷墓烟，灰餘銀紙亂墳前，

⁹ 原文無頁碼，詩作也無編號，此處編號為筆者所加，為便於檢索。

¹⁰ 牧豬奴，又叫「牧豬奴戲」，賭博或奕棋之意。語出《晉書·陶侃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樗蒲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撻，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

¹¹ 元宵慣習，未嫁之女若偷折他人花枝則可得佳婿，已婚婦人折枝則能得良子。

¹² 道家分三界四梵為三十二天。第一：欲界六天。第二：色界十八天。第三：無色界四天。三界計二十八天，其外尚有四梵天，共成三十二天，加上大羅天，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是為三十六天。涵蓋整個宇宙空間。此處詩句推測應單純指「人間」之意。

¹³ 今臺北陽明山。

		不知黃土為何用，虛費人間幾萬錢。
9	捕蛙	城南城北兩如塵，乍燠乍寒過一春， 夜黑池塘燈上下，狗兒遙吠捕蛙人。
10	荔枝	宋香陳紫 ¹⁴ 滿盤堆，細擘虬珠笑口開， 不用紅塵飛騎走，片帆一夜送新來。
11	端午	採蓮歌 ¹⁵ 起曲街中，不見芙蓉一朵紅， 何日龍舟來競渡，大江吹徹屈原風。
12	雙廟	巍峨雙廟 ¹⁶ 共千秋，文武應兼日月侔， 孔聖祠荒幽艸碧，居民獨祭壽亭侯。
13	粵婦	簪笠藍衫露跣行，為夫傭役為夫耕， 健兒三十何疎懶，喝雉呼盧 ¹⁷ 不入城。
14	鴉片煙	燈花如豆半牀明，不識鄰雞下五更， 日日烟霞噀還吐，學仙卻恐不長生。
15	圓山	蔥籠樹色晝生涼，士女如雲羅綺香， 今日萑苻 ¹⁸ 全掃蕩，青山隔水拜親王 ¹⁹ 。
16	學堂	唱出琅琅君代歌 ²⁰ ，學堂 ²¹ 新落傍山阿， 塾師寂寞生童少，四十初諳伊呂波 ²² 。
17	纏足	弓鞋蓮步不須車，亭仔脚荒歇又斜， 嫵媚丫鬢時曳仗，龍鍾老嫗尚簪花。
18	茶	山南山北簇紅粧，採採嫩芽清且芳， 輸向華旗 ²³ 爭賞味，武夷 ²⁴ 應遜烏龍香。

¹⁴ 「宋香」、「陳紫」皆為荔枝之品種，宋代的蔡襄在《荔枝譜》中記載的福建荔枝有三十二個品種，其中就有「十八娘」、「陳紫」、「火山」、「方家紅」、「宋香」等等。

¹⁵ 相傳採蓮是泉州的端午節習俗，採蓮時唱的「採蓮歌」，幾乎每唱一句歌詞，就要接唱一聲「嚟囉嚟」，因而此活動也被直接稱為「嚟囉嚟」。據清乾隆版《泉州府志·風俗》所載：「五月初一日，採蓮城中，神廟及鄉村之中，以木刻龍頭，擊鼓鑼，迎於人家，唱歌謠，勞以錢或酒美。」至清朝中晚期，活動時間變為五月初五。

¹⁶ 文廟指孔廟，武廟指關帝廟。

¹⁷ 呼、喝：喊叫；盧、雉：古時賭具上的兩種顏色。泛指賭博。南宋陸游《風順舟行甚疾戲書》詩：「呼盧喝雉連暮夜，擊兔伐狐窮歲年。」

¹⁸ 意指盜賊。

¹⁹ 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為日本皇族，曾赴普魯士留學，曾任中將近衛師團長。乙未戰爭攻臺時死亡，後總督府於圓山公園設置其人銅像紀念之。

²⁰ 指日本國歌《君が代》。

²¹ 即「書房」，清代臺灣民間最普及的教育機構。

²² 伊呂波源自日本平安時代（794年—1179年）的《伊呂波歌》（日語：いろは歌），全文以47個不重複的假名組成，「いろは」則是此詩歌的前三個音。《伊呂波歌》在後世被當成書法習字的範本，一直沿用至今。日本中世到近世的字典類書籍中廣泛採用伊呂波作為內容的索引順序，因此伊呂波大致等同於英文裡的「ABC」，指最基本的字母。

²³ 即「花旗」，指美國國旗。

²⁴ 武夷，中國福建省武夷山所產之茶，烏龍則為臺灣特有茶種，此處有讚揚臺灣烏龍茶風味更勝福建武夷茶之意。關於日人對烏龍茶的觀察與愛好，佐倉孫三在《臺風雜記·烏龍茶》中有更細緻的描述：「臺北地方多產茶，香味不讓我宇治、狹山等所產者，而色稍呈褐色。灌熱湯四、五

19	普度	千盞華燈似挂帆，山環海錯列甘鹹， 不知幽鬼飢還飽，却付游人任放饞。
20	檳榔	摘來碧玉一籃香，游步街頭細細嘗， 却嘆人情不如昔，鮮紛無復送檳榔。
21	釣魚	山蒼水蒼一色中，濯足清流白鷺同， 貫之以柳魚猶小，立盡幻前沙尾風。
22	榕樹	根為几榻葉為幕，別是人間銷夏灣， 垂蔭重重如大廈，杜陵可起必慚顏。
23	演戲	採茶戲 ²⁵ 罷又車鼓 ²⁶ ，鼓笛深霄出翠筠， 女伴相呼頻笑語，可憐終作劇中人。
24	中秋	晚來古廟散香烟，月餅圓如明月圓， 驅疫未終還禱福，人間多事累神仙。
25	捻頭額	金匱靈樞方不窮，却將赤手療頭風， 女郎枉擬梅花額，印破眉間一點紅。
26	毒蛇	隊隊水牛游未返，秋深原隰草生芽， 牧童得意迎人說，薄暮池塘殺毒蛇。
27	竹圍	浣衣女去夕陽紅，野水參差獨木通， 卻叩人家乞花去，突如犬吠竹圍中。
28	淡江	繫纜漁篷雨未乾，大屯山月落清瀾， 平沙萬頃芦花雪，吹作城中一夜寒。
29	蜥蜴	晚稻漲黃秋色淒，朝裘午葛客心迷， 恍疑杜宇催歸至，殘月床頭蜥蜴啼。
30	芭蕉	蔽日窗前綠扇垂，幾曾点滴助吟思， 可憐結子身枯瘦，不待明年秋雨時。
31	酒館 ²⁷	行酒珠娘小錦華，滿頭茉莉送香多。 夜深茗戰華燈燦，重聽琵琶一曲歌。
32	紙虎	恩李怨牛 ²⁸ 今古同，讀書明理有何功？ 暗投紙虎亦閑事，白日推人陷奔中。
33	蘭	屯峯探遍又觀音，絕澗幽林次第尋， 真箇美人羞自獻，清時猶自入山深。
34	迎年菊	渺渺平蕪草半黃，窮陰郊色自荒涼，

回，猶不減香氣，一飲爽然開胸膈。混化之以牛乳、白糖，亦甚適口。」

²⁵ 流行於中國南方的一種民間小戲，其音樂基礎為民間採茶時所唱的採茶山歌，此處應指臺灣客家人之戲劇表演。

²⁶ 中國閩南特別是同安地區一種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民間娛樂形式，它是一種說唱、表演合一的民間歌舞藝術，在臺灣為主要的陣頭之一，其音樂也常見於道教及臺灣民間信仰的祭典上。

²⁷ 〈酒館〉一詩的詩句在衣洲遺書編號第 88 號文獻中，因抄寫遺漏，未見內容，此處參酌編號第 11 號文獻增補之。

²⁸ 唐末之牛李黨爭，此指讀書人互相傾軋。

		歲寒之友應添一，臘底無霜菊吐香。
35	寺廟	殘粉零金選佛場，老僧貪睡寐長廊， 蛛絲滿面阿羅漢，猶受佳人一瓣香。
36	浣衣	吳姬越女可憐粧，初日池塘笑語涼， 可識郎如六郎貌，浣衣帶得藕花香。
37	惜字亭	隔竹書聲不可聽，幾人當日此窮經， 東廂衙散殘箋亂，碧蘚空封惜字亭。
38	除夕	平生愛惜孔方兄，却至今霄一擲輕， 豐饌祀先人未寐，已聞爆竹迸春聲。
附錄	臺北竹枝詞	
附錄	臺灣歲時俗尚婚姻喪葬附	

試觀察此書內容的目錄排列，在第一部份的〈台灣風俗詩〉應該是按照時序編排，時間從一年之初的「歲旦」寫到一年將盡的「除夕」，中間則擷取四時節氣中關注的主題書寫。就題材而言，各篇有描述臺灣節令及其習俗者，如歲旦、元宵、清明、端午、普度、中秋、除夕；有介紹臺灣建築及地景者，如圓山、淡江、學堂、寺廟、惜字亭；有考察臺灣特有動植物者，如毒蛇、草蟲、蜥蜴、蘭花、荔枝、檳榔、芭蕉、迎年菊；有勾勒臺灣婚喪喜慶及特殊慣習及民俗療法者，如纏足、捻頭額。全書從以四季為經，以臺地風俗為緯，從自然景觀到人文采風，都選取能凸顯臺灣特色的題材書寫之。至於第二部分的「臺北竹枝詞」則將視線凝聚於詩人在幾個臺北地景的行腳經驗，可視為衣洲主題式的「臺北書寫」。第三部份「臺灣歲俗時尚」中對臺人結婚和喪葬儀節有更加翔實的描述，可作為風俗詩中未盡之處的補充。

對於《台灣風俗詩》一書，有趣的觀察點在於，衣洲作為一個日本人／漢文人／媒體人，多重身份所形成的矛盾體質，使他在寫作時無形產生一種「差異的凝視」——記者的客觀記錄，漢文人的漢學認同，日本人的文明追求和殖民視域，同時並存在他身上，也構成此書看似有著「書寫臺灣風俗」這主題上的一致性，實際上卻產生不少視角轉移和濾鏡切換下導致的不一致性。以下小節，將分別論述四個切入《台灣風俗詩》的視角，嘗試透過衣洲目光之折射，去追索在臺日人看待臺灣的方式。

第二節 《台灣風俗詩》中的四個視角

一、觀風訪俗：中國節慶的臺地變貌

作為一漢學基底深厚的詩人，衣洲對於中國的節慶，例如元宵、七夕、普度等風俗儀式，應不陌生，然中國幅員廣大，即使是同樣的節日，也會因地域不同

而有所變化。衣洲在風俗詩中書寫了諸多中國式傳統節慶，而又在其中特別關照臺灣特色。例如風俗詩的開卷之作〈歲旦〉：

春聯戶戶映金烏，爆竹聲收寂九衢，不見拜年人帶醉，掩門爭美牧豬奴。（臺俗人家，門楣貼揭楹帖，多寫開春大吉、福祿壽喜、千金百順、家聲世澤等語，間有錄前人詩句為門聯者：酒館則「玉液沽東邀月飲，金貂換去向花傾」；茶館則「花前渴想相如露²⁹，竹下閒參陸羽經³⁰」；書店則「玉軸牙籤³¹唐李泌，琅函金笈³²晉張華」；鞋店則「才人步月能飛鳥，貴客登雲可代梯」；肉店則「釣屠隱宰相，塵市出公卿」；藥店則「穿雲採芝草，待月燒神丹」之類。長短不等，帖皆用紅箋，歲旦必去故換新，謂之春聯。臺人飲酒，鮮至于湛沔荒溺者，惟好博賭，自元旦至三日，百工輟業，聚賭達旦。近時，此風浸歇。按陸放翁詩：「呼盧院落爭新歲。」注云：「鄉俗歲夕聚博，謂之試年庚，俗間好賭，固非臺之獨有也。」）³³

張貼春聯、燃放爆竹皆是傳統中國在春節的例行儀式，而其中衣洲特別關注的是春聯的內容，這顯然和他的漢詩趣味有深刻關係，而「相如露」、「陸羽經」、「玉軸牙籤唐李泌」、「琅函金笈晉張華」等中國古代文人典故，衣洲也能信手拈來，毫無窒礙地接收其指涉意涵，其漢學素養可見一斑。此外，他在此文中特別留意到臺人好賭一事：「臺人飲酒，鮮至于湛沔荒溺者，惟好博賭，自元旦至三日，百工輟業，聚賭達旦。」相較於日本人對飲酒的興趣，臺灣人在新年時分最沉迷的還是賭博，甚至到了通宵達旦聚賭的地步，但他特別描寫臺人嗜賭，並無批判之意，故而在文末補充說明，早在南宋陸游的詩中就有提到中國有「呼盧院落爭新歲」的新春賭博傳統，藉此證明「俗間好賭，固非臺之獨有也」。此一賭風亦可以見於〈端午〉：

採蓮歌起曲街中，不見芙蓉一朵紅，何日龍舟來競渡，大江吹徹屈原風。（端午日，市井好事之徒，釀錢糾會，舁龍王像以游行街衢，又或設宴演戲，均唱採蓮曲。是日近水居民於河水清淺處，用錢或布為標，多飾龍舟，爭相奪取，勝者得彩，土人號為鬪龍舟。連日賭勝，雖過端午亦未遽止。五月五日有風，謂之屈原風。）

²⁹ 司馬相如，西漢文學家，《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提到：「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可知司馬相如患有消渴症，經常口渴、善饑、尿多、消瘦，故而常需解渴之茶飲。

³⁰ 陸羽，唐朝人，精通茶道，著有《茶經》。

³¹ 李泌為唐代藏書家，相傳他的藏書皆使用青紅綠白等象牙質書籤，以區分所藏經史子集等書，後以「萬軸牙籤」為藏書眾多之意。韓愈詩云：「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³² 晉張華好書，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凡天下奇秘，世所未有者悉在華所。「琅函」、「金笈」皆指精美的書箱，用以藏書。

³³ 臺灣風俗詩的型態皆為先寫一首七言絕句，然後附上一段散文體文章。為避免混淆，本文將散文體文字以較小字體呈現，以下皆同，不再說明。

端午時節的鬥龍舟活動，臺人「連日賭勝，雖過端午亦未遽止」，在龍舟競賽中又加入了賭博遊戲，甚至到了節日已過而賭風未已的地步。這種賭風如此興盛的來由，在附錄〈臺灣歲俗時尚〉中有詳細的說明：「自元旦至三日，各商賈閉戶輟業，往往乘閒共聚，為牧豬奴之戲。清政府時，其官於平日禁賭，雖或甚嚴，當此時亦從寬假，俗人遂以寬典，誤認為例，競藉賭為消閒具，至今此風從未盡歇。」原本清政府禁賭甚嚴，但在歡慶春節時分，特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於賭博一事寬鬆看待，不料土人「誤認為例」，從此成為消閒風尚，再難消滅。

除了好賭，〈除夕〉一詩，更生動指出臺人的金錢觀、儲蓄觀和重視祭祀的習俗：

平生愛惜孔方兄，却至今霄一擲輕，豐饌祀先人未寐，已聞爆竹迸春聲。
（臺俗平生趨利如蟻之即羶，錙銖之差，猶口角飛沫相爭不下，故執賤工者，亦多囊有餘錢。然歲時伏臘，祀先饗客，則宰割雞豚，競具盛饌，囊錢一擲，不敢為意。歲除之夕，雖至貧者，亦必設牲祀先，燃放爆竹，直連元旦。）

臺人有著「趨利如蟻之即羶」的金錢至上觀，和後藤新平對臺人「愛錢、怕死、要面子」的特質評論頗有相合之處，佐倉孫三《臺風雜記》中也提到：「臺人勤貨殖之風，無貴賤，無老少，皆然。是以一年三百六十餘日，營營栖栖，未嘗休業撤勞。」³⁴由於勤奮工作，錙銖必較，即使窮人賤工也都善於攢錢，大多囊有餘財。而這樣「平生愛惜孔方兄」的臺灣人，到了歲末「却至今霄一擲輕」，都是為了「豐饌祀先」，也可以看出臺灣人重視祭祀，敬天敬祖的一面。

再看〈紙〉一詩，亦可看出臺人的重祭：

蔓草萋萋冷墓烟，灰餘銀紙亂墳前，不知黃土為何用，虛費人間幾萬錢。
（臺人家祭墓祭，皆焚化紙錢，以修死者冥福。紙錢用金銀紙箔，截方五六寸，金者價貴，銀者價賤。雖至貧者，亦爭焚之。俗傳焚紙愈多，死者愈福。清明日過，于郭外田塍間，故墳新墓累累上下紙灰滿蹈，時聞哭聲。聞此紙由鷺江香港等載到，每年閩島所費，不下二三萬金。）

此詩接續在〈清明〉之後，〈清明〉僅輕描淡寫帶過焚燒紙錢的風俗，而衣洲在此特別另立一則來描述臺人焚燒紙錢的鋪張情況，可知此風俗習慣令他感到驚異。臺人祭祖焚燒紙錢所費不貲，不僅紙錢的材料是「舶來品」，而且因為迷信「焚紙愈多，死者愈福」，故而一年豪擲二、三萬金也是常見之事，連貧者也

³⁴ 林美容《白話圖說臺風雜記：臺日風俗一百年》（臺灣書房：2007），頁 91。

爭相焚之，為的就是希望死去的先祖能夠得到優渥的供奉。

除此之外，風俗詩中描寫其他節慶的部分，也可看到臺人喜歡熱鬧和過節的一面，例如寫〈元宵〉：「晚來鑼鼓太喧譁，簇佛燈毬盈挾斜，三五嬌鬟諳故習，背人偷折玉蘭花」，在鑼鼓與燈火聲色交織中，女子按照故俗偷折花枝祈求良緣；寫〈普度〉：「千盞華燈似挂帆，山環海錯列甘鹹，不知幽鬼飢還飽，却付游人任放饑」，燈火通明，山珍海錯，無論冥界人間，都要熱鬧一回；寫〈中秋〉：「晚來古廟散香烟，月餅圓如明月圓，驅疫未終還禱福，人間多事累神仙。」在月圓人團圓之夜，一邊品嚐月餅，也一邊祈求神明驅除瘟疫，保佑平安。

從衣洲的詩句看節慶下的臺灣人，可以看到一種錙銖必較，平日勤於攢聚錢財，但在節慶來臨時不惜鉅資，也要讓活著和死去的人都能夠歡快的民族特質。衣洲在此部分的描寫，帶著較為客觀的目光，大致都能夠依照所見所聞，翔實記錄臺人的年中行事及臺地風俗。

二、物種書寫：南國情調與「內地」疊影

《台灣風俗詩》有相當比例的篇章在描寫臺灣當地物種，例如梅花、櫻花、草蟲、捕蛙、荔枝、茶、檳榔、榕樹、毒蛇、蜥蜴，芭蕉、蘭等等。對於熱帶植物及動物的書寫，經常出現在日本領臺之初來臺文人的作品中。在這些主題中，其中一類是書寫臺地特有物產，例如〈茶〉一詩：

山南山北簇紅粧，採採嫩芽清且芳，輸向華旗爭賞味，武夷應遜烏龍香。
（茶糖樟腦，是為臺之三大產。南路產糖，北路產茶，樟腦則盡於內山採之。臺北旁近，桃仔園、大科崙³⁵等處，山腹水裔，靡不種茶。清明將近，久雨放霽，婦女戴箬笠，被紅衫，左手提籃，右手摘芽，夕陽在山，猶聞笑語。茶製為二種，一名包種，一名烏龍。包種培製之日，用茉莉、梔子、黃枝、秀英等花配之，故香氣芬郁可愛。然真有陸羽癖者，愛烏龍而不愛包種，蓋以其藉花氣而掩真香味故也。美國人最嗜之，每年裝運桑港³⁶，為數甚鉅。）

此段可視為臺灣重要經濟作物的簡介，點出了臺灣有三大特產：茶、糖、樟腦，這些也是後來日人在臺灣掠奪資源的重心。而衣洲在《台灣風俗詩》中只選擇「茶」來書寫，除了揭示茶的外銷經濟收益鉅大，美國人特好此物之外，他也以文學家目光細膩描寫採茶婦女的樣貌：「戴箬笠，被紅衫，左手提籃，右手摘芽，夕陽在山，猶聞笑語」，營造一特殊而生機蓬勃的南島風情。這種「勞動婦

³⁵ 今桃園大溪。

³⁶ 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港口，日文譯為「桑港」。

女」的樣貌在另外一首〈粵婦〉中也有勾勒：「箬笠藍衫露跣行，為夫傭役為夫耕，健兒三十何疎懶，喝雉呼盧不入城。」〈粵婦〉詩後補注的文章中提到：「閩人婦女纏足，恆習刺繡；粵婦則蹠跣，與男子同負販耕耘，日事勞役，男亦善勤稼穡，然間有游手耽賭、依婦為活者。」明白區分了臺地的漢族移民以閩人、粵人為大宗，而閩人婦女因纏足之故，行動不便，多只能在閩中從事針線女紅，和粵人婦女跣足勞動，甚至強悍勤奮勝過男兒的樣貌形成對比，也顯示出衣洲對於臺地人種的細膩觀察。

〈檳榔〉是臺灣的特有物產，吃檳榔更是臺人的特殊風俗，自然也成為風俗詩的題材：

摘來碧玉一籃香，游步街頭細細嘗，却嘆人情不如昔，鮮紛無復送檳榔。

（予嘗巡遊彰化、鹿港諸市，見路上男女皆啖檳榔，其唾如膿血，齒牙盡黑。土人言啖之能祛瘴氣，惟北路則不多見之。《府志》³⁷云：「檳榔樹直無枝，高一二丈，皮類青桐，節似筠竹，葉皆上豎猶鳳羽，舞風旖旎可人目。葉脫一片，內現一包，數日包綻，即開花二三枝，淡黃白色，朵朵連珠，香芳襲人，實附花，下圓而光，宛似棗形。自孟秋以至孟夏，發生不絕，與椰肉、香藤、萋根夾灰同啖。惟六七月始無，臺人以薰乾者繼之。」又《廳志》³⁸云：「臺地閩里詬誶，輒易構訟，親到其家送檳榔，數日即可消怨釋忿。」張涓³⁹詩云：「睚眦小忿久難忘，牙角頻爭鼠雀傷，一抹腮紅還旧好，鮮紛惟有送檳榔。」此風今看等兒戲矣。）

文中點出臺灣南部人流行吃檳榔，且認為檳榔有驅除瘴氣的療效。接著，因為檳榔樹及檳榔對日人來說，都是過去在內地不曾聞見的鮮奇之物，故而詳述了檳榔的樣貌，供讀者勾勒想像。最後以檳榔為引，談到臺灣舊有的文化慣習中，有「送檳榔解紛」的時風，但在衣洲所處的時代已經不再流行，對他來說，「此風今看等兒戲矣」。衣洲曾在日本修習過法律，也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翻譯連載《法制經濟大意》，其人思維難免以現代法律為檢驗框架，因此看到臺灣舊有「解紛」的方式居然是送檳榔，深感不可思議，甚至認為等同兒戲。但回到原詩去察看，〈檳榔〉詩末以「却嘆人情不如昔，鮮紛無復送檳榔」收束，可見他也能從民俗考察的角度去體悟送檳榔解決紛爭的方式，其實背後寓含的是一種臺人

³⁷ 此處指《臺灣府志》。

³⁸ 此處指《淡水廳志》。

³⁹ 應為「張涓」之誤，其人詩作〈檳榔〉。張涓字鷺洲，號南漪，又號柳漁，浙江錢塘人。雍正十一年（1733）進士，散館授編修。乾隆六年（1741）四月十二日由翰林院遷巡臺御史，兼理提督學政。一年任滿後續留任一年。其在任中革科場積弊，嚴稽冒籍，教士公明，並與滿御史書山合奏，阻止臺米大量外流，以平抑臺灣米價。八年四月秩滿離臺。十月丁憂回籍。十六年官兵科給事中；十七年時曾任巡漕御史；十八年任雲南道監察御史，署京畿道事。工詩，與厲鶚等唱和，詩風「春容華潤」，官中編《珊瑚集》及著《瀛壖百詠》。後者所載皆其巡視臺灣時，雜採歲時、習俗、山川、草木、蟲魚之類以為詩，可為采風者資。另著有《柳漁詩鈔》十二卷。書法秀逸，當時殿試無出其右者。

特有的「人情之美」，一種不需倚仗法律就能夠縫合裂痕的純樸時風。相較之下，佐倉孫三對檳榔的觀點：「檳實含茶褐汁，可以染物。土人隨吃隨吐，唇皆帶異色，齒亦悉涅黑，一見知蠻習矣」⁴⁰，則純粹把吃檳榔當作「蠻習」看待，而沒有留意到背後的文化意蘊，殊為可惜。

除了以上的經濟物種，衣洲也描述了他在臺灣欣賞到的各色水果、植物、花卉，諸如〈荔枝〉一詩中，特別提到此物產於華南地區，臺地自海船攜來，一日可至，香味不變，「不用紅塵飛騎走，片帆一夜送新來」，比起唐朝楊貴妃幸運許多；而〈榕樹〉：「根為几榻葉為幕，別是人間銷夏灣，垂蔭重重如大廈，杜陵可起必慳顏」，勾勒出臺人喜愛在榕樹下乘涼，老者閒談、兒童嬉戲的鄉間社交風貌；〈蘭〉：「屯峯探遍又觀音，絕澗幽林次第尋，真箇美人羞自獻，清時猶自入山深」，寫北臺灣大屯山、觀音山等地的蘭花樣態，並於補注中略述臺地蘭花的品種⁴¹；〈迎年菊〉則寫迎年菊「立春始開，而至二月」的特殊生態，並點出和內地（日本）菊花的開花時節不同。

在這些植物書寫中，筆者所特別關注的部分是，〈梅花〉和〈櫻花〉二詩所折射出來的，日本漢詩人衣洲的心象風景：

玉皇風起凜肌膚，捲簾紛紛庭上趨，欲護梅花無紙帳，春寒香迸碧紗幮。
（前略）……臺地梅花甚稀，聞枋橋林氏園中有兩三株，予未及往觀焉。近臺駝有售盆梅者，皆自內地載到，玉骨嵯峨，幽香披拂，宜于机上清玩，惜隔年乃枯。）

雨晴郊野帶煙霏，二月春風暖袂衣，一朵櫻花爭聚視，游人晚自草山歸。
（草山在臺北北東數里，七星山麓有一樹林，花淡紅而單瓣，粗似櫻花，土人不知其名，又不知何代種之，好事者遂呼為櫻花。云花時游人麇至，多折花枝而歸，土人亦或伐為薪，樹年年就減，可惜也。予嘗為「折花嘆」一篇，載在《南巢集》。……（後略））

〈梅花〉詩中提到臺地鮮有梅樹，衣洲雖曾聽聞枋橋（今板橋）的林家花園有梅株二三，但未親往觀賞。接著說有臺駝自日本內地運來盆梅兜售，雖然有「玉骨嵯峨，幽香披拂」之妙趣，但因風土所異，只能存活一年旋即萎死。蓋梅樹本生於中國，後移植到日本、韓國等地，日人愛梅賞梅，歷史悠久，甚至有部分行

⁴⁰ 林美容《白話圖說臺風雜記：臺日風俗一百年》（臺灣書房：2007），頁 257。

⁴¹ 《台灣風俗詩》中〈蘭〉一詩補注文章如下：「臺地花卉，予未觀其可愛者，特蘭葉秀香烈，其種亦多。《廳志》所載八種，一曰素心蘭，產紗帽山、八里坌、觀音山中。一曰鶴頂蘭，花白心紅。一曰硃沙蘭，蕊紅如硃沙，而葉仍素。一曰鐵枝蘭，葉瘦勁而直，花白較小，香清越。一曰獻歲蘭，俗呼拜歲，除歲始開。一曰大菁蘭。一曰焦尾蘭。一曰雞爪蘭，似金粟，開於夏秋間，即內地珍珠蘭，一名賽蘭。今人家所種，素心、獻歲之類居多，其他罕見。近內地好事之徒入山採蘭，多及數十種，中稱馬耳蘭者，葉直粗似建蘭，一莖數花；鳳尾蘭者，葉細花大，一莖一花；翡翠蘭者，花大，色如翡翠，皆為奇品，不可多得。」

政區將梅視為縣花、縣樹，例如大阪府、和歌山縣、福岡縣、茨城縣、大分縣皆是如此。日本史上，奈良時代起即有貴族將梅花作為家紋使用，「學問之神」菅原道真亦十分喜愛梅花，因此，後人為祭祀他而建立的天滿宮遂採用梅花為神紋。換言之，「梅花」原先在漢文學傳統上，是一種中國古典文學符碼，是象徵君子節操的歲寒三友之一，但在日本人眼中，卻也是一種日本內地風景的異地展演。古典文學中的尋常梅花，在臺地卻顯希罕，漢詩人衣洲欲在臺灣尋索漢文學的血脈，然而臺灣漢文的「風土」畢竟和中國有異；而梅樹的異地移植，終告失敗，是否也預示著，日本人衣洲在臺灣「水土不服」，黯然而去的終局。

櫻花則與日本人的淵源更深。據人類學家大貫惠美子的考察⁴²，在日本歷史上，櫻花的意義曾歷經多次演變：在早期民間信仰與儀禮中，櫻花與米粒相對，象徵生命、重力、生產力等，反映出農耕社會的宇宙觀；在王朝逐漸衰微的平安時代，文學作品常描繪華麗卻空虛的貴族生活，詩歌中流露「物哀」之情，櫻花的意象開始用以象徵生命的無常；到了中世以後的舞臺藝術中，櫻花象徵著「自我與規範」的逸脫；江戶時代興起的町人文化中，櫻花則幻化為藝者和遊廓的顯影，一種華麗而虛幻之美。而在與漢唐文明的接觸中，櫻花成為相對於外國人的，日本人自我認同的表徵。江戶時代以後，透過幕府的大量栽植，以及浮世繪的傳播，大量在各地建構的櫻林、櫻花並木道構築出「日本的空間」，櫻花成為「文化民族主義」的自我隱喻，進入明治時期，因為軍事擴張與國族主義的形成，櫻花先是被廣為栽植在殖民地，作為一種日本勢力在東亞擴張的印記，到了戰爭末期更成為愛國軍魂的象徵，鼓吹戰士為國壯烈犧牲，如同櫻花瀟灑落地。

衣洲身處臺灣之時，正值日本剛開始領有殖民地，因此在當時尚未推行廣植櫻花政策。〈櫻花〉一詩所描述的櫻花，生長於草山（今陽明山），「淡紅而單瓣，粗似櫻花，土人不知其名，又不知何代種之，好事者遂呼為櫻花」，由於日本在明治時期以後最常見的櫻花為花瓣呈現淡粉色的「染井吉野」，草山之花顯然與此相異，是否可以算是櫻花，衣洲也不能確定，只說好事者呼為櫻花。若根據特徵來看，此種「淡紅而單瓣」的花應是櫻花無誤，但為臺灣原生的山櫻花，根據顏杏如的研究⁴³，草山竹子湖附近的櫻花是在掃蕩抗日軍⁴⁴時意外發現的，而目前在報章雜誌上最早可以見到的草山櫻花報導，為1900年刊載於《台灣日日新報》上的一篇短文，標題為〈台灣の櫻〉⁴⁵。

筆者據此說法，考察《台灣日日新報》之記事，發現1897年3月7日的日刊第三版亦有短篇記事名為〈台灣の櫻〉，內文駁斥臺灣無櫻之說，並說自己造

⁴² 參見大貫惠美子著，堯嘉寧譯《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臺北：聯經，2014）。

⁴³ 顏杏如，〈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植櫻與櫻花意象：「內地」風景的發現、移植與櫻花論述〉，《臺灣史研究》第十四卷第三期，1997，頁97-138。

⁴⁴ 〈竹子山包圍攻擊詳報〉，《台灣日日新報》1897年8月27日。

⁴⁵ 下文提到的文章內容原文皆為日文，轉引自顏杏如前揭論文中的翻譯文字，頁101。

訪剛從「生蕃地」歸來的某氏之家，看到其人帶回一棵淡桃色的櫻樹，可知臺灣深山生蕃所居之地是有櫻花存在的；此外，1898年1月21日日刊三版亦有記事〈生蕃の櫻花〉，內文寫臺日報社記者造訪大庭殖產課長⁴⁶家，見到大庭家中的花瓶插有來自生蕃居地的櫻花花枝，「色澤淺紅，如桃花，如海棠」，並感嘆嚴寒的一月天竟可看到如此爛漫的櫻花，臺地跟內地風物之異明白可知。惟此二篇記事都沒有說明發現櫻花之地確切為何地，無從稽考。故若將範圍限縮到「明確指涉」臺北城附近草山竹子湖的櫻花蹤跡，確實仍以1900年的記事為最早。這是野生櫻花發現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日日新報》1899年2月14日日刊一版中，可以見到總督兒玉源太郎有詩一首〈巳亥二月庭前櫻花盛開、漫賦一絕、是日有東京大雪之報〉⁴⁷，而時任漢文主筆的衣洲亦有唱和之詩〈兒玉爵帥新移櫻花於前庭、鮮紅可愛、聯觀之餘、卒賦一絕、以呈左右〉⁴⁸，充分反映了政府高官對故土之櫻的思慕，進而有移植的舉動；1899年4月22、23日則有「觀櫻御宴」的報導，記日本天皇及皇后至濱離宮賞櫻擺宴之事，也一定程度投射了在臺日人對內地賞櫻經驗的懷想。

回歸到1900年〈台灣の櫻〉此一記事，作者首先提到自己「生於足以自豪盡在櫻樹間的東洋櫻花國，然以此身遠赴南溟之地，春天的心情亦不恬靜，儘抱怨著此地無櫻的春天之寂寥。」可見領臺之初臺灣民間不見櫻花的蹤跡，使來臺日人倍感寂寥。而後話鋒一轉，提到發現櫻花的訊息，「偶然聽聞櫻花的音信已然欣喜」，於是作者不辭勞苦輾轉來到草山竹子湖賞櫻⁴⁹，而此地的櫻花「其花形與內地稍異，單瓣，濃紅，初見如紅梅，其香味馥郁，更有勝內地櫻」，此文作者為何人不得而知，但文中的描述和衣洲寫於1903年的《台灣風俗詩》中對櫻花的描述相當一致，可見兩人看到的都是臺灣原生的山櫻花，而非日本品種。而自從〈台灣の櫻〉此篇文章開始，臺日報上逐漸有日人到竹子湖賞櫻相關心得刊出，或流露出和日本櫻花相較之下美中不足的遺憾之情⁵⁰，或藉由臺灣櫻花作為媒介遙思故國春天⁵¹，無論哪一種，都可以看到日人投向櫻花的目光，往往都穿透了櫻花本身，而將視線落在遠方，試圖透過看來彷彿相似的景觀，在「外地」尋找「內地」風景，作為化解鄉愁的寄託。

更加耐人尋味的是，衣洲在〈櫻花〉一詩的補注中提及：「云花時游人麤至，多折花枝而歸，土人亦或伐為薪，樹年年就減，可惜也。予嘗為〈折花嘆〉一篇，

⁴⁶ 筆者查詢「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於1898年的資料中，並未見到姓氏為「大庭」且擔任殖產課長之人，但在1906年的資料中，可見到有一人名曰「大庭巍」，任職於殖產局農商課，不知此處所指是否即為此入。

⁴⁷ 詩云：「聞說都門雪滿城，何圖此日看紅櫻。硯池滴露裁家信，添得花期字幾行。」

⁴⁸ 詩云：「不信京城雪萬堆，微風扇暖早櫻開。莫訝紅頰含羞澁，移向相思樹畔栽。」

⁴⁹ 1901年8月以前淡水線鐵路尚未開通，從臺北城內前往竹子湖，需先搭人力車到士林，再徒步健行上山，早上七點出發，抵達時已約莫下午一時。見顏杏如前揭論文，頁102。

⁵⁰ 見顏杏如前揭論文，頁102。

⁵¹ 見顏杏如前揭論文，頁103。

載在《南巢集》。」衣洲特別感嘆土人對於櫻花不甚愛護，賞花時隨手折枝，甚至伐為柴薪亦不覺可惜。他也補充，自己寫於 1902 年，發表在臺日報上的〈折花嘆〉⁵²有類似的感觸：

屯山之下竹子湖，逶迤林塢接平蕪。南國春風別有力，櫻花二月綴繁珠。……（中略）……此花原是扶桑種，嘗近紫宸邀君寵，不知流落自何時，來與黃茅共一隴。可憐真賞竟無人，儘被樵夫採代薪，曙光映出絕塵姿，輸與凡桃能避秦，君不見芳山千樹香雲吐，長護帝陵不入斧，哪禁此處獨摧殘，天上願頌續命縷。

詩中指出臺灣地處南方，因為「南國春風別有力」，櫻花在二月即開放，和日本櫻花花期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不同，「此花原是扶桑種」，將櫻樹與日本作了血緣上的連結，而櫻花在日本是尊貴的象徵，日本皇室的紫宸殿左側植櫻，右側種橘，這兩棵樹分別象徵左、右近衛府，負責護衛皇室⁵³，因此衣洲「嘗近紫宸邀君寵」一說，也將櫻樹置回日本歷史中定位其特殊身分。如今櫻樹流落他鄉，景況堪憐，「不知流落自何時，來與黃茅共一隴，可憐真賞竟無人，儘被樵夫採代薪」，在異國風土中，櫻樹必須與低賤的黃茅共土生長，而且也失去了能夠「真賞」它的知音者，甚至淪落為柴薪，僅存實用價值，而抹滅了它在美學上的意義。賞花之風，本有民族地域之異，一方面，衣洲在此不自覺地將日本式的「美意識」加諸在臺人身上檢視，藉由臺地賞櫻風俗的寥落，進而強化自身大和民族思想脈絡下的美學觀，拉出了他者和我者的差異；另一方面，櫻的流落，和漢詩人衣洲的流落，影像重合，字裡行間也寄託了自己從「東都」流落「南荒」的自傷身世之感。

有趣的是，衣洲的文友中村櫻溪，在 1902 年也寫了一篇取材相當類似的漢文〈竹子湖觀櫻花記〉⁵⁴：

櫻花者，神州清淑之氣所磅礴鬱積而生也，故海外諸邦有此花者希。而臺疆特有之，豈以其風氣有所相通而然耶？……獨惜櫻樹僅不過二三十章，而土人伐採出鬻之市，遊人又有折枝者，苟不為之禁遏，恐將歸殘滅也。……余筆示曰，此花是天下名葩，勿伐勿折，謹護之以為此土之寶。其人怡然而頷，似有所解者。

⁵² 衣洲植客，〈折花嘆〉，《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3 月 5 日。按：使用《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檢索時，因資料庫將作者姓名誤植為「旅洲植客」，故搜尋關鍵字「衣洲」會遺漏此詩。

⁵³ 見顏杏如前揭論文，頁 103。

⁵⁴ 中村櫻溪，《涉濤續集》（1904），頁 4-6。按：此文最初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4 月 16 日第一版，篇名原作〈竹仔湖觀櫻花記〉，後收入中村櫻溪的漢文作品集《涉濤續集》，標題改作〈竹子湖觀櫻花記〉，內文和原始版本大致相同，僅部分文字略有修改。此處以《涉濤續集》中的版本為主。

夫臺疆之闢，實由我浪遊之士，而鄭延平以我婦人之出，據以唱義，則櫻花之產於此土者，其豈偶然。今夫香魚，臺人呼為國姓魚，傳言自鄭氏入臺始有之，余未知其信然否也，然吾聞風氣由人工而開，風氣之變，動植亦化。果然，此花之生，其亦在我遊士雄據之日歟！抑鄭氏唱義之時歟！嗟呀！余觀此花，而知臺疆之歸神州有故矣。

中村櫻溪在文中同樣提到「土人伐採出鬻之市，遊人又有折枝者」的當地風氣，但他的作法是訴諸文字，告訴土人中稍知文字者「此花是天下名葩，勿伐勿折，謹護之以為此土之寶」，扮演起美學教化者的角色。而此篇文章更加耐人尋味的是，藉由「櫻花」這個符碼被連接起來的臺日血緣關係：因為櫻花除了日本以外，「海外諸邦有此花者希」，所以在臺地發現櫻花一事意義重大，顯示出臺日之間本來就氣息相通。文末更拉回歷史現場，特別強調臺疆本為荒莽之地，開闢自日本浪人始⁵⁵，其後對臺灣建設有功的鄭成功，他的母親也是日本人。中村櫻溪試圖透過這些（日人建構的）歷史跡證，去證成臺灣和日本之間有著血脈相連不可分割的關係，也使櫻花在臺地的現影，充滿一種政治化的象徵意義，「則櫻花之產於此土者，其豈偶然」、「余觀此花，而知臺疆之歸神州有故矣」，最後的結論將「櫻之國土」等同於「日本帝國之國土」，也將日人在臺的殖民政權徹底合理化。不同目光所折射出的臺地櫻花形象與意義，確實十分耐人尋味。

三、文明開化：現代思維下的臺灣慣習

《台灣風俗詩》對臺灣民俗的觀察，有不少客觀的書寫，例如前述對於節日、物產的觀察，大致都能切合實際狀況；然而，在某一類型的議題上，除了觀察之外，衣洲也從日本人的「文明」視角發出批評。這和日人在明治維新之後，朝向「脫亞入歐」、「文明開化」的追求有關。

例如〈雪〉一則中，提及臺灣土民誤解內地人好吃冰雪一事：

山麓土民傳聞，內地人好食冰雪，竊謂取之鬻市，必得奇利，比鄰相約冒寒而登山，至半腹，風自絕巔下，雪片紛起，不辨咫尺，四肢凍冷，痛若受針砭，終嗒喪而歸，于今傳以為笑禡。

此文寫臺灣山麓土民因為聽信謠言，產生了荒謬的北國想像，誤以為來自臺灣之北的大和民族愛吃冰雪，為了牟利而上山取雪，終致四肢凍冷，痛若針砭，嗒喪而歸。市井謠言的流傳，是傳統社會的尋常之事，然而在文明社會中，對這

⁵⁵ 日人主張早在中國明末時期，便曾有日本浪人在基隆一帶拓墾，並初步建立起航海貿易基地。見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頁70。

類無稽之談則嗤之以鼻。衣洲將此事引為笑談，一方面凸顯土人的愚騷，一方面也隱然標記了自身的文明高度。



又如〈寺廟〉一則，文中描述：

……又有道士，分為二種，其頭戴黑冠者，謂之烏頭，每為人行引魂建醮之事，其神奉太上老君等。其頭戴紅巾者，謂之紅頭，亦行起土禳煞之事，其他土人有疾病者，亦多延家祈禳。又有女巫，呼曰紅姨，每挾左道欺人，詭言幽冥之事，土人信之尤深。

寫臺人的宗教信仰，相信道士、女巫等祈福的能力，即使這些人可能裝神弄鬼，「每挾左道欺人，詭言幽冥之事」，土人也「信之尤深」，點出臺人過度迷信而可能反遭欺罔的愚昧。

這種「文明目光」的展現，更鮮明地展現在〈纏足〉和〈鴉片〉兩則記事上，首先看〈纏足〉：

弓鞋蓮步不須車，亭仔脚荒歇又斜，嫵媚丫鬟時曳杖，龍鍾老嫗尚簪花。
（閩人婦女纏足為習，嘗有設天然足會者，意在革除此陋習，以使歸天然。然創設以來，多經年所，而會中婦女解纏者，尚以十數，沿襲之久，牢不可破，可嘆也！……）

纏足之風自中國傳來，實為禁錮婦女自主性的一大陋習，日治初期即有仕紳主張婦女應解纏足，崇尚天然足。衣洲在補注中提到的「天然足會」，其來由最早可以參見 1899 年臺日報上的啟事：

婦人纏足，實有碍於衛生法度，且行走不便，如遇水火盜賊，則其十分困苦，亦昭人耳目間，何自古在昔竟習慣自然耶？曩福州曾創設不纏足會，維新家莫不鼓掌稱善，奈繼起者寂寂無聞，未免留一點缺憾。昨稻江步蘭亭宴會，座中醫士黃玉階談及婦人纏足，此俗亟宜改移，聞其說者，咸深贊美，於是互相討論，遂擬倡立一天然足會，所有簽名各紳商，將表率為人作觀瞻，此亦移風易俗一大關要也。聞將請官存案，記其美事。⁵⁶

此會由漢醫黃玉階⁵⁷發起，最終得到各界迴響以及總督府的支持，在 1900 年

⁵⁶ 〈天然足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6 日。

⁵⁷ 黃玉階（1850-1918），臺中梧棲人，20 歲習中醫，26 歲以後懸壺濟世，日治初期曾救治許多北部、中部感染病患，並於 1897 年取得正式的中醫師執照，次年獲總督府頒授紳章。1899 年籌組「臺北天然足會」，1911 年和謝汝詮共同發起「斷髮不改裝會」，皆擔任會長。一生熱心公益，致力於「放足斷髮運動」，對於社會風俗的改良貢獻卓著。見吳密察監修《臺灣史小事典》（臺北：

3月正式成立，成立大會之日冠蓋雲集，「兒玉爵帥、民政長官、村上知事及以下各官，概內地紳商、揚文會員等均陸續參集」⁵⁸，顯見總督府亦有意藉由改造身體，革除愚昧的、中國式的傳統面貌，換來文明的、日本式的「新國民身體」⁵⁹。然而衣洲〈纏足〉詩中也明白指出，此一由仕紳所主導的放足運動，到了1903年，實際上並沒有收到多大的成效，畢竟「沿襲日久，牢不可破」，並抒發其深感「可嘆」之情。事實上，解纏足運動發展到1910年以後才逐漸興盛，其後，1915年總督府「保甲規約」中明訂條文，強制規定禁止纏足，違反者將依照保甲連坐法處罰，從此纏足之風才完全消失。⁶⁰

至於〈鴉片烟〉一詩所述，也是日人經常關心的議題：

燈花如豆半牀明，不識鄰雞下五更，日日烟霞喻還吐，學仙卻恐不長生。
（臺人嗜鴉片者，尚十有六七，白日牀上安一小燈，弓臥其側，燒膏為小丸，黏于竹筒孔，口就燈火吸之，其狀似可甚樂者。客至，則延之牀上對臥，且吸且談，有徹旦未寐者。富者一日所費一二金，貧者亦不下二三十錢矣。鴉片之毒，世所已知，今不必言。清客某有詩錄以為戒曰：「如膠如漆瞎嚙嚙，痴痴公然有老饕，一種鳩丸兼禍水，可憐耗盡我脂膏。」鴉片別稱甚多，曰烟膏、曰洋煙、曰芙蓉膏，又戲呼嗜之者曰煙霞癖。）

此詩點出了1903年當時，臺灣人吸食鴉片的現況，參酌佐倉孫三《臺風雜記》中〈鴉煙〉一文，當能更加明白日治初期臺人吸食鴉片的風氣之烈：

臺灣人士嗜鴉烟，甚於食色。大抵男子自十七、八歲喫烟，至老尚不廢。每家寢臺，列置烟器，橫臥喻之；有客亦供之。余親觀其狀，烟管大如洞簫，盛以鴉液，燈火熱之。喫二、三回，漸入佳境。既而雲霧冥蒙，結華胥之夢，其快味忘死，宜哉！賤民一日所費不下二、三十錢；至貴人則糜八、九十錢，而不顧云。費財猶可，鴉毒猛烈，喫久而漸發癮疾，面容枯槁，元氣沮喪，不任用者甚多。清國銳意講洗除策，而未能除之，其餘弊滔滔至今日，亦可嘆矣！⁶¹

由於清朝政府飽受鴉片毒害的前車之鑑，身為鄰國的日本深懷危機感，在明治維新伊始便禁止鴉片，故而在日本並無鴉片問題。乙未割臺之後，臺灣成了日

遠流，2000），頁110。

⁵⁸ 〈開會盛典〉，《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3月20日。

⁵⁹ 有關臺人接受日本統治後，藉由斷髮、解纏足、著新裝、受新式教育、講日語等方式，形塑出現代化的「新國民身體」之討論，詳細可參見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八期，2006，頁81-119。

⁶⁰ 《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2000），頁111。

⁶¹ 林美容《白話圖說臺風雜記：臺日風俗一百年》（臺灣書房：2007），頁43。

本的殖民地，臺灣的鴉片問題也變成了日本統治者不得不面對的棘手問題。衣洲的《台灣風俗詩》和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所記錄的情形都顯示出，在 1903 年當時及更早之前，亦即日本領臺的前八年期間，臺地的鴉片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日本領臺初時，臺灣的人口約有二七〇萬人⁶²，而其中吸食鴉片的人口約十七、八萬人⁶³，其中又以勞動階級為大宗⁶⁴。勞動階層的薪資微薄卻是鴉片吸食主力，衣洲所言「貧者亦不下二三十錢矣」，以及佐倉孫三所述「賤民一日所費不下二、三十錢」，都可以證明當時的貧窮勞動階級在鴉片上花費鉅資的不良風氣。而總督府對於整治鴉片一事，根據對象的不同，而有兩種態度：對於在臺日人，基於保護立場，嚴禁吸食，臺人若有提供日人鴉片、吸食器或吸食場所者，處以極刑⁶⁵；而對於臺人，雖然一開始有「嚴禁論」、「漸進論」、「放任論」等不同看法，但最後總督府採取的是「漸進政策」。後藤新平在其〈關於臺灣島鴉片制度之意見〉⁶⁶中主張對臺灣行使漸進政策，其主要理由有三：其一，嚴禁鴉片會引起抗日武力運動；其二，對鴉片成癮者，斷然禁絕會導致死亡；其三，鴉片收入在臺灣統治上不可缺少。然而根據實際情形，財政收入應該才是最大的考量點。根據資料顯示，1888 年至 1893 年，鴉片的收入佔據了臺灣歲收的百分之五十以上⁶⁷，日本領臺初期的總督府財政艱困，鴉片歲收自然不可或缺。因此，在鴉片政策上，採行漸進路線顯然是為了歲收鋪路，總督府將鴉片收歸官方專賣並提高鴉片煙膏價格，藉由賣鴉片給臺人賺取鉅額歲收，以支撐殖民政府運作所需——這便是 1903 年當時，衣洲見到臺人吸食鴉片風氣仍熾之怪現狀，其背後的「真相」。

衣洲以現代性的「維新」眼光看臺人，感嘆「日日烟霞噀還吐，學仙卻恐不長生」，感嘆「一種鴉丸兼禍水，可憐耗盡我脂膏」，不解臺灣人何以深陷這傷身又傷財的事物中，然而他並未覺察帝國擴張下的殖民政策，有極其弔詭之處：日人全面禁止吸食的鴉片，卻由官方主導將之賣給臺人，鴉片政策的權宜正反映殖民本質中以資源掠奪為中心的暗影，而詩人的文明視野有時成了以管窺豹、染指嘗鼈的偏斜之見。

⁶² 臺灣總督府在 1904 年 10 月舉行「臨時戶口調查」，在此之前沒有正式的調查，但是根據《臺灣總督府專賣事業年報》第四十二年，頁 39 所示，1897 年年底的臺灣人約有二百七十萬人。

⁶³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 臺灣統治編》（東京：太平洋協會，1943），頁 279。

⁶⁴ 參見《臺灣慣習記事》第二卷第十號，1989 年 9 月，頁 191。根據文中表格〈日據時期臺灣吸食鴉片者之職業別〉所示，在接受調查的吸食者共 152044 人中，臺灣在 1902 年 3 月底吸食鴉片者的職業以「農人」最多，有 51059 人，其次為「其他勞動者」，有 22433 人，其餘超過萬人者尚有職業別為「商」、「粗工」以及「無職者」。

⁶⁵ 1895 年 7 月 6 日，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公布〈臺灣人民軍事處分令〉，同年 11 月 17 日頒佈〈臺灣住民刑罰令〉，明確規範臺人不得提供日本軍人及平民任何鴉片相關物事，否則將處死刑。

⁶⁶ 《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78），頁 13-16。

⁶⁷ 《臺灣總督府製藥所事業》第二年報，附錄，頁 24。



四、政治無意識：國族認同的「溫差」

如前所述，在自然、節氣的觀察上，衣洲能力求客觀描繪所見所聞，針對舊社會遺留的陋習，則由文明目光提出慨嘆或批判。然而在涉及國家主權、歷史詮釋的政治、教育相關題材中，卻呈現出較為顯著的殖民者視角。

以〈圓山〉一篇為例：

蔥籠樹色畫生涼，士女如雲羅綺香，今日萑苻全掃蕩，青山隔水拜親王。
（圓山之下，建置故水野⁶⁸長官銅像。君名遵，字大路，尾張人。乙未之役，以辦理公使來于茲土，尋為民政局長官，無幾罷官回京。庚子六月，以病卒于東都第宅。故友僚屬及臺民仰君遺德者，協力捐資以建設銅像，傳諸不朽云。予聞訃之日，賦挽詞一章，併錄于左，曰：「虎門夜于礫川煙，洛社風流憶昔年，功業豈輸鞍馬上，雅望素著□□前。曾經盤錯快刀斷，況見松篁清節全，一樹棠梨何處覓，島人相遇淚漣漣。」）

此詩及其補注描述初代民政部長水野遵和臺灣的淵源，以及死後「故友僚屬及臺民仰君遺德者」，合力捐資為他豎立銅像的情景。認為他死後「一樹棠梨何處覓，島人相遇淚漣漣」，儼然將之塑造成勤政愛民的地方官形象。

水野遵任職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長的時間為 1895 年 5 月至 1897 年 6 月，約兩年左右，之後罷職回到日本，逝世於 1900 年 6 月 15 日。逝世不久，即有為水野遵設立銅像的討論出現，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中的記事，最早論及此案的是 1900 年 6 月 26 日〈故水野遵氏銅像□設の計畫〉一文，隔天 6 月 27 日則刊出漢文版本：「前民政局長水野遵君，物故京師，屢經登報，今聞本島辜紳顯榮等深仰其遺德，同志胥謀釀資三千金，欲建設一銅像，以傳之不朽，既托臺灣協會支部以

⁶⁸ 水野遵（1850～1900），號大路，尾張（今愛知縣）地方之武士。1870 年曾留學中國，熟悉華語，日本在發動牡丹社事件之前，曾派樺山資紀來臺灣偵查，當時便由水野遵擔任翻譯；迄日本出兵時，便加入軍隊擔任海軍省譯官，並撰有〈臺灣征番記〉。甲午戰後，日本取得臺灣，在交換馬關條約批准書前，最初被任命為接收臺灣的「辦理公使」，此時的水野氏原任眾議院書記長官。而後，第一任總督由樺山資紀出任，在樺山推薦下，1895 年 5 月 21 日被任命為代民政局長，其後臺灣總督府官制制訂後，成為首任民政長官，後再隨官制改定而成民政局長，總計在臺任職，歷經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三任總督。1897 年 6 月因為乃木總督上京與中央當局議處臺灣官界貪污紀律問題，水野遵遂被免職。在臺期間，於 1896 年曾在艋舺（今臺北萬華）江瀨亭，與通信部長土居香國、臺北縣書記官金子芥舟及臺北縣庶務課長加藤雪窗等聯合創設「玉山吟社」，是日治時期最早出現的詩社，該詩社經常舉辦吟宴雅集，並時或邀請臺人如陳洛、李秉鈞、黃茂清……參加，相關詩會作品多刊於《臺灣新報》，水野遵作品亦見其中。參見「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dcm.nmtl.gov.tw/twp/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000696>（最終查詢日期：2014.11.25）

代辦一切事宜云「嗟乎，一樹甘棠召伯之德，百世流芳，而況千古不磨之銅像乎？」但由於募資需時，以及銅像材料需從日本訂購等種種因素，從倡議到正式落成歷時兩年多，於 1903 年 1 月 18 日才正式舉辦落成典禮。臺日報於 1 月 18 日當天在日刊二版放上水野遵的肖像畫，同時刊登木下新三郎撰寫的〈水野大路先生の銅像成る〉〈故水野大路先生略履歷〉等文，以及後藤新平所撰的漢文體銘文〈銅像刻銘〉，以報紙的三分之二版面盛大介紹水野的生平與功業。落成典禮結束後，1 月 20 日的〈水野氏銅像除幕式〉也詳細記錄了開幕當日的盛況，等於藉由報紙版面，將此事化作一次盛大的政績宣傳。

水野居臺時間只有兩年，於日本殖民政權的經營雖有草創之功，但是否如衣洲所言，到了「一樹棠梨何處覓，島人相遇淚漣漣」的程度則令人存疑，而這所謂的「島人」所指涉的對象，亦顯得曖昧不清。水野居臺時期，臺灣尚處於島民對殖民政權武力抗爭階段，因而此「島人相遇淚漣漣」的情景當不致發生在臺灣本地的一般民眾身上，恐怕其實際指涉的僅止於在臺日人以及臺灣本地親日傾向的仕紳階級。

「設置銅像」一事原本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讚揚功績的同時，也在豎立官方的典範價值，以昭示大眾。後藤新平繼任民政局長之後，將前任的水野遵塑造為「銅像」，將無形的殖民治績直接予以具像化，並展示在臺人面前，而參與募資的臺灣仕紳，包括了鹿港辜家及霧峰林家等顯赫家族⁶⁹，此一消息見報之後，也將引起臺人廣泛注目。而設置銅像的地點選在「圓山」，理由是希望島民在遊覽圓山公園、參拜臺灣神社之時，順便也能欣賞到水野銅像的颯爽英姿⁷⁰。「圓山公園」是現代化地景⁷¹，「臺灣神社」乃宗教場域，而「水野銅像」又作為一政治符碼，三者相綰糾結，走一趟圓山之旅，在日人建設的新式公園中，參拜日本神明，懷思日本官吏，這現代性／殖民性的同場展示，頗耐人尋味。

又以〈學堂〉一篇為例，其詩云：「唱出琅琅君代歌，學堂新落傍山阿，塾師寂寞生童少，四十初諳伊呂波。」其補注內容無意間透露出日本治臺以後，前清時代遺留的書房漢學教師面臨改朝換代的悲歌：

清政府時所設學校、書院、義塾，今皆廢之，代以公學。其教習之法，畧倣內地小學，每遇歲時慶節，辮髮小童肅然成列，合唱君代歌，雍雍然有升平之氣象矣。近時廳治以外，多設公學，窮陬僻境，間有鄉紳捐資，新建校舍者，可以知風氣之所嚮矣。又旧有書房者，今存其半，專為童蒙而

⁶⁹ 〈水野遵氏の銅像 有志者の盡力〉，《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0 月 28 日。

⁷⁰ 〈水野遵氏の銅像 建設地點〉，《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0 月 28 日。

⁷¹ 日治時期以前，臺人並無人為建制的「公園」之概念，圓山公園於 1897 年竣工，是臺灣第一座公園。

設。子弟上學，大抵自八九歲始。初時讀三字經，次臨摹楷書，次讀學庸論孟，其至二年以後者，每日中課令作對，總以二字至七字為度，即如天地對山川，日月對風雲之類是也。蓋取其平仄諧叶，對仗工整，廊作為詩賦之日，藉以知其門徑也。又生童所讀之書，每日背誦兩次，中有遺忘，則以夏楚戒之。去歲，官改定其課目，加以假字、美術、体操等。如有不遵行，令其撤帷而不得授徒，房師一時慌惑，不知所為。間有負氣者，急就內地人肆習假字，臨渴掘井，此之謂歟。

從上文中，吾人可以看到日治時期教育政策的演變：總督府廢止了清朝官方的學制，轉而設置公學校，臺灣學童於校園中習唱日本國歌「君代歌」；至於民間仍存的書房教師，原來講授的是四書、五經等中國古籍，後來因政策改易，規定需講授「假字、美術、体操」，否則不得掛帷授徒，為了生計，這些漢學教師只能急忙向內地人學習日本假名。對衣洲來說，學童唱君代歌，「雍雍然有升平之氣象矣」，而塾師學假字，則為「臨渴掘井」，頗有不以為然之意。寥寥數語，鮮明呈現了殖民者視野。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中亦有對臺灣舊式書房教育的闡述：

本島從來隸屬清國，文獻可徵者尚多。唯至學制，則規模極小，無足觀者。其所謂學房者，大抵街中陋屋，或以祠廟之廡庫充之。案榻十數腳，生徒數十人，或讀書、或習字，雜然排列。其所謂教科書者，不過三字經、四書、五經類，至史籍則寥寥如晨星。教師者，亦大抵固陋淺學，不足與談。我封建時代所謂「寺小屋」是耳。唯兒童敏捷，指字讀之，強記如流，不讓內地兒童；如筆跡，則遠在其上。於是余喫一驚。蓋聞臺島兒童，大抵敏捷伶俐，漸長至壯年，勞力廢學，又嗜鴉煙，消耗精氣；前寧馨兒，變為魯鈍漢。畢竟學制未完備，啟蒙之道迂且疏，可嘆矣！今也，我總督府設國語學校，大圖教育之進步；則不出數年，文運鬱興，英才輩出，與本國無軒輊矣。⁷²

佐倉對舊式書房的教學模式、教學內容之敘述與衣洲大同小異，但對於「臺／日」與「舊／新」之際的差異有更露骨的批判：書房教育乃至於教師都是舊時代的產物，所學的內容「不過三字經、四書、五經類，至史籍則寥寥如晨星」，不足以應付瞬息萬變的近代社會，而所負責教學者又「大抵固陋淺學，不足與談」，因而在教育上有迫切改革的必要。臺島兒童代表著新世代的希望，為了避免「前寧馨兒，變為魯鈍漢」的悲劇，因而設置總督府國語學校，追求進步之教育，期望不出數年，便可以讓智識落後的臺島兒童「與本國無軒輊矣」。這其中的思維所呈現出來的問題是：誰來決定進步的教育為何？使用的教材又為何？此種「智

⁷² 林美容，《白話圖說臺風雜記：臺日風俗一百年》（臺灣書房：2007），頁 111。

識落差」的評判標準又為何？而這樣的教育方針又是否確切為臺人所接受呢？

公學校課程包括國語（日語）、算術、體操、美術等新式課程，且要習唱君代歌，以養成現代日本人為目標；而書房教育則教授中國傳統儒家典籍，如三字經、四書、五經等，以漢文教育為核心。日人雖有普及公學校、轉化臺地教育之心，但在經營臺灣初期，因為教育經費不足，且不敢貿然禁絕臺人傳統文化，避免引發反彈，故而對書房採取寬鬆態度。根據吳文星的研究⁷³指出，迄至 1903 年，書房數仍為公學數的十倍，書房學生亦較公學校學生多四千餘人⁷⁴，日治初期書房不衰反盛的現象，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家長對公學校教育缺乏信心，對於學習「番仔書」（西方文明教材）興趣不高；其二，士人憑功名以圖進取之路斷絕，紛紛開設書房謀生；其三，書房是學習漢文的最佳場所，而漢文仍是臺人日常所需的溝通媒介⁷⁵。據此文獻資料，再回頭看衣洲文中所述：「去歲，官改定其課目，加以假字、美術、体操等。如有不遵行，令其撤帷而不得授徒，房師一時慌惑，不知所為。間有負氣者，急就內地人肆習假字，臨渴掘井，此之謂歟。」官方鼓勵書房教育加入新式課程一事確實為真⁷⁶，但根據文獻所示，並無「如有不遵行，令其撤帷而不得授徒」之嚴苛情形。實際上的情況是：地方政府會定期舉辦書房教師講習會，使書房教師熟習公學校之日語、算術等科目，如有將之放進書房課程並績效良好者，便可得到補助金⁷⁷。由此看來，衣洲和佐倉孫三對於新式教育的肯定，對於書房教育的貶抑，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顯得一廂情願，雖則，日治中期以後，書房和公學校逐漸有此消彼長之勢，但在日治初期，書房教育的蓬勃之狀及其所發揮的功用，並不如在臺日人的眼中所示，是那樣的落伍而不堪。

〈圓山〉和〈學堂〉二篇，包括日本偉人形象的豎立，國歌與教材的改易（君代歌、伊呂波、假字），都是新政權思想植入的常見操作模式，但這樣的操作，事實上在當時並不為廣泛大眾所接受。執政者的導引與期待，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應，顯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溫差」。衣洲在看待這些現象時，不僅沒有覺察到其間的差異和矛盾，反而呈現出一種理所當然的直線思維，由此可知，在關涉國族認同的寫作題材上，作為記者，作為漢詩人的衣洲，終洗脫不了殖民視域下的帝國之眼，而其人的政治無意識，也全然在特定議題中流露出來，無所遁形。

⁷³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十六卷第三期，1978 年 9 月，頁 268。

⁷⁴ 1930 年的書房數為 1365 所，學生總數 25710 人；公學校則有 146 所，學生總數 21406 人。參見吳文星前揭論文之表格三，頁 284。

⁷⁵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十六卷第三期，1978 年 9 月，頁 268。

⁷⁶ 1898 年 11 月 10 日頒佈之〈關於書房義塾規程〉，有「書房義塾之課程可依循慣例，惟應漸次加設日語、算術」之語，參見《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75。

⁷⁷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十六卷第三期，1978 年 9 月，頁 270。

第六章 結論：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



進入本章結論之前，筆者擬將時間的軸線從初山衣洲的時代再往後拉，拉到日治末期的 1940 年代，看島田謹二如何看初山衣洲。

島田謹二為日治末期重要的日籍文學評論家，根據其戰後自述，他在 1935 年末開始認真思考，意欲撰寫一冊關於明治大正時期渡臺日人文學作品研究的著作，並預計題名為《華麗島文學志》，打算在日本領臺五十週年之際，整理出版。從 1935 年至 1945 年間，島田依次完成了多篇論文¹，分別探討當時在臺日人的漢詩²、俳句³、短歌⁴、散文及寫生文⁵、現代詩⁶、小說⁷等各類作品，涵蓋範圍甚廣，島田並提出「外地文學」論，試圖為在臺日人的創作理出一條既不同於日本中央文壇但又能與中央文壇接軌且擁有獨特風采的路徑。

島田這一批發表於臺灣各報章雜誌的系列論文，因太平洋戰爭日本戰敗，日人撤離臺灣，在混亂之際，未能整理成書，直至一九九五年，才由平川祐弘加以編輯，由明治書院出版成書，命名為《華麗島文學誌——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⁸。書中的章節安排，大致依照島田於〈台湾の文学的過去に就て——「華麗島文學誌」緒論〉⁹一文中的規劃，其中出入較大的部分在於，原規劃列入全書第三章的〈初山衣洲と大橋豹軒〉並未出現在最後成書的內容中，事實上，島田後來完成的論文並未多言大橋豹軒，而是將焦點集中在初山衣洲的研究討論上，以〈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為題，分成三部分發表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學術期刊《台大文學》中¹⁰。平川祐弘在《華麗島文學誌——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一書後記中說明，由於此篇論文體制龐大，且已先收錄於島田謹二所著的《日本における外国文学》¹¹一書中，故在諸多考量之下，最終選擇割愛。

¹ 島田在臺灣報章雜誌發表之文章細目可參見橋本恭子『『華麗島文學誌』とその時代——比較文学者島田謹二の台湾体験』（東京：三元社，2012）一書附錄（三）「島田謹二在台期著作年表」，頁 513-520。

² 關於在臺／旅臺日人漢詩作品的研究，可參見〈征台陣中の鷗外〉、〈領台直後の物情を詠えるわが漢詩〉，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誌——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1995），頁 65-130。

³ 參見〈正岡子規と渡辺香墨〉、〈続香墨記〉，同上，頁 131-212。

⁴ 參見〈山おくの桜ばな——山田義三郎の歌——〉，同上，頁 213-245。

⁵ 參見〈原十雉の御祈祷〉、〈臺灣に取材せる写生文作家〉，同上，頁 254-300。

⁶ 參見〈伊良子清白の「聖廟春歌」〉，同上，頁 301-313。

⁷ 參見〈佐藤春夫氏の「女誠扇奇譚」〉，同上，頁 350-285。

⁸ 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誌——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1995）。

⁹ 同上，頁 14-38。

¹⁰ （上）篇發表於《台大文學》第五卷第四號（1940 年 10 月），（中）篇發表於五卷六號（1940 年 12 月），（下）篇發表於六卷二號（1941 年 5 月）。

¹¹ 收錄於此書下卷 120-206 頁，朝日新聞社出版。

參酌前行研究中關於島田謹二的論述，大多著眼於島田的「外地文學論」詮釋之爭，前行研究者或批判島田在倡議外地文學論並建構在臺日人文學史時，全然忽略了臺籍作家的聲音，是一種帶著殖民意識帝國之眼的評判標準¹²；但亦有論者認為，島田長期受到諸多臺、日學者的偏頗批判，事實上島田從一開始就無意書寫(以臺人為主的)臺灣文學史，他所關注的焦點在於在臺灣的日本(外地)文學史，換言之，他原本就打算以「在臺灣的日本作家、作品」為論述核心，至於論述未旁及臺灣人書寫之文學作品則單純因為「沒有研究興趣」，因此不應把島田置於包含臺人文學作品的臺灣文學史脈絡中探討其位置，並得出島田具有殖民者史觀的結論。¹³

又有論者¹⁴針對此翻案回應，認為不言亦言也，研究一個人的思想或立場，除了看他「說了什麼」，更要看他「沒有說什麼」，島田做為一個長期在臺耕耘的學者，對於臺灣出產的文學作品不可能只看見日人作品而不見臺人作品，而他在論述中只針對日人作品論述，本身即有「選擇」下所見的「立場」問題，故他的「書寫」固然值得探究，但他的「不書寫」也並非毫無意義，此種身份血統導致的「政治無意識」十分耐人尋味。

研究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以及外地文學代表作家西川滿的論述頗豐，在此不擬一一詳述，在這之外，筆者所關心的議題是，島田於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間所發表的長篇巨製論文〈南菜園の詩人朮山衣洲〉，過去幾無人加以研究¹⁵，此篇長達 180 頁的論文，島田自稱是因為聽了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神田喜一郎的演講之後，對於朮山衣洲產生了莫大的興趣，於是展開對朮山衣洲的研究¹⁶，論文發表時以島田謹二和神田喜一郎合著的名義，一方面是對於論文發想啟迪者神田喜一郎的尊重，另一方面，島田謹二本身的專業在於法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在漢文漢詩的判讀及理解上想必需要神田充當顧問。惟清查神田喜一郎畢生出版的論文集，均未見收錄此文，可以此篇文章真正的主導者應為島田謹二。

在前面幾個章節的論述中，吾人可見：生於明治時期的朮山衣洲，他一方面見證了明治末期日本本地漢文的由盛轉衰，一面卻又因帝國擴張而能夠以漢文作為文化資本流動於臺灣、中國東北等東亞的同文圈，從此一個案的身上，我們已看見日本漢學體系下漢詩文的前世(日本本地明治期漢文)與今生(殖民地殖民

¹² 此種觀點可見諸藤井省三、河原功、游勝冠、陳建忠等人的研究。

¹³ 此翻案論點主要來自橋本恭子的研究，詳細可見其碩士學位論文《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誌》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2003)及其博士學位論文修訂出版之著作《『華麗島文學誌』とその時代》。

¹⁴ 陳建忠〈華麗背後的腐壞：回應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誌》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中的翻案觀點〉(2003.04)，

¹⁵ 目前只可見橋本恭子之博士學位論文修訂出版之著作《『華麗島文學誌』とその時代》中有針對此文加以評析，參見前述書籍第六章，頁 417-486。

¹⁶ 《華麗島文學誌——日本詩人の臺灣体験》，頁 30。

時期漢文)，前塵與後路；而在此，筆者認為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在初山衣洲死去二十多年後，島田謹二花費如此巨大的篇幅論述一位他所不熟悉的漢詩文領域作家，其時代意義何在，和一九四〇年代的太平洋戰爭氛圍有無干係？和其「外地文學論」又是否有所勾連、有所印證？而這種藉由論述所生發的作家形象之「再現」與作家本人的原始樣貌是否產生歧異？這樣的「借屍還魂」，所展現出的漢詩人的「來世」，有何質變？

島田在其論文尾聲，讚揚衣洲的詩文內涵與不凡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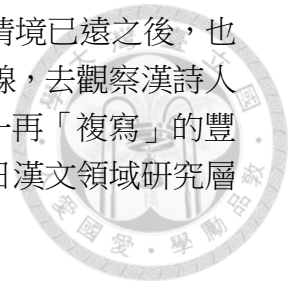
恐怕在此地，成為文藝的中心的要素能明白呈顯出來，再怎麼看都是從初山衣洲開始的。而衣洲和大陸、香國等總督府官僚相異，和唐陽這樣的軍醫也相異，他據守當時唯一在文壇受到矚目的新聞……握有自由職業人的特權，可以縱橫無盡歌詠所懷。例如，從志在翼贊宣撫總督府施政方針的大作，到寫花柳風俗、艷冶的竹枝漫吟；從公職之人威儀嚴正的抱負與所懷，到私人身份惻惻的感傷和鬱悶，走筆之處，以兒玉總督、後藤長官時代，即內地人在臺灣的草創期為背景，遍及人事及自然諸般，宛如將臺灣史的一面文藝化之後示人。在這個意義上，從歷史價值這一點來展望，衣洲的詩文必然具備極高的意義。¹⁷

島田此文的觀點自然不無問題，例如此段文字便透露出以「日人視線」，看待「日人文學在臺灣」的見與不見，固然衣洲的詩才確實高出其他日本漢詩人許多，也因此才能讓臺灣漢詩人由衷嘆服，衣洲作品中特有的「鄉愁」意識，也成了他藝術風格的鮮明旗幟。但「據守當時唯一在文壇受到矚目的新聞」、「握有自由職業人的特權」、「宛如將臺灣史的一面文藝化之後示人」等說法，值得玩味。《臺日報》是「唯一受矚目」嗎？初山衣洲又真的「自由」嗎？這裡的「臺灣史」內涵又是什麼呢？這樣過於簡化的說法，雖然抬高了初山衣洲的地位，卻不免將政治力的運作及權力位階的不平等下，臺人在公領域的發言權是被相對剝奪的情形略而不見，也忽略臺灣民間媒體在言論箝制下潛伏的能動性，以及臺、日之間歷史詮釋權的爭奪戰。

礙於時間及篇幅的限制，筆者未能在論文中拉出更多軸線去探究初山衣洲在歷史長河中被一再複寫的每個片刻，茲舉島田謹二的例子為代表，筆者想要談論的是：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的研究所能夠開展的方向，當不僅只於他的文藝成就層面，在時代的巨變下，他的身份、他的視野如何影響他看待「初山衣洲在臺灣」這件事；而立場轉換之後，當時的臺灣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在時代氛圍或政權的改易中，後來的日本人（如島田謹二）、臺灣人（如魏清德），又是如何對其人

¹⁷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下）〉，《臺大文學》六卷二號，1941，頁145。

其事其作進行「再詮釋」？而現今的吾輩，在昔人已杳、殖民情境已遠之後，也有了各種解讀的角度。鑑此，我們彷彿可以拉出一條時間的軸線，去觀察漢詩人
初山衣洲作為一個「文本」，如何在不同的時代脈衝之下，被一再「複寫」的豐富與複雜性。而這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也使日治時期臺、日漢文領域研究層次豐富，而值得後人更深入探索發揮。



參考文獻



(一) 研究材料

初山逸也，《明治詩話》卷一（大阪：青木嵩山堂，1895）。

初山逸也，《明治詩話》卷二（大阪：青木嵩山堂，1895）。

初山衣洲編，《南菜園唱和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0）。

初山衣洲編，《穆如吟社集》卷一（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0）。

初山衣洲，《台灣風俗詩》（未刊稿，1903）。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遺書」（共 134 件，詳見本論文第二章附錄）。

(二) 專書

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製藥所事業》第二年報（臺北：台灣總督府，1899）。

中村櫻溪，《涉濤續集》（1904）。

五十嵐榮吉，《大正人名辭典》（東京：東洋新報社，1917）。

西村時彥，《碩園先生文集》卷二（大阪：懷德堂記念會，1936）。

谷河梅人編，《南菜園》（臺北：臺灣婦人慈善會，1943）。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 臺灣統治編》（東京：太平洋協會，1943）。

王松，《臺陽詩話》（臺北市：臺灣銀行，1959）。

林文龍編，《臺灣詩錄拾遺》（臺中：省文獻會，1970）。

程大學，錫專同編譯，《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78）。



鄭鵬雲，《詩友風義錄》（玉禾山房，1979）。

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東京：筑摩書房，1983）。

加藤秀俊、前田愛對談，《明治メディア考》（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

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東京：角川書店，1984）。

日本近代文學館編，《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第二卷（東京都：講談社，198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東京：綠蔭書房，1986 復刻版）。

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臺灣慣習記事》第二卷第十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89 年 9 月）。

郭衛東主編，《近代外國在華文化機構綜錄》（上海：上海人民，1993）。

羊子喬編，《郭水潭集》（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4）。

台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南天書局，1995）。

村山吉廣《漢学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か》（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

吳密察監修，《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2000）。

許雪姬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2000）。

李慶《日本漢學史：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臺北：臺灣學生，2002）。

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2003）。

《臺灣日日三十年史——附臺灣の言論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4）。

永嶺重敏，《〈読書国民の誕生——明治30年代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読書文化〉》（東京：三秀舎，2004）。

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蘇碩彬，《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左岸文化，2005）。

加藤徹，《漢文の素養》（東京：光文社，2006）。

周佳榮，《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香港：三聯書店，2007）。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林美容《白話圖說臺風雜記：臺日風俗一百年》（臺灣書房：2007）。

許天奎，《鐵峰山房唱和集》（臺北縣板橋市：龍文，2009）。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桃園：華夏書坊，2009）。

中村義等人編，《近代日中關係史名人辭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

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詹雅能、黃美娥選注，《魏清德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大貫惠美子著，堯嘉寧譯《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臺北：聯經，2014）。

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的體驗與解讀》（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三）期刊論文

〈南菜園の追憶〉，《臺灣婦人界》，1936年8月2日。

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南菜園〉（《臺灣時報》4、5、6月號，1937）。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臺大文學》五卷四號（1940年10月）；五卷六號（1940年12月）；六卷二號（1941年5月）。

島田謹二，〈臺灣的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原載《文藝臺灣》，1941年5月。後葉笛翻譯刊載於《文學臺灣》，1996。

劉篁村，〈艋舺人物誌〉，《臺北文物》二卷一號，1953年4月。

郭水潭，〈臺灣日人文學概觀〉，《臺北文物》三卷三期，1954。

黃玉齋，〈章太炎與本市操觚界〉，《臺北文物》五卷四號，1957年6月。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十六卷第三期，1978年9月。

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五十五卷三期，2004。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八期，2006。

顏杏如，〈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植櫻與櫻花意象：「內地」風景的發現、移植與櫻花論述〉，《臺灣史研究》第十四卷第三期，2007。

程怡雯，〈行過臺灣：日治初期日本文人初山衣洲在臺漢詩文作品分析〉，中興湖文學獎第26期（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

高平，〈日據初期臺灣漢詩領袖初山衣洲詩學研究〉，《外國文學》第1期（北京：外國語大學，2010）。

許時嘉，〈在文體與國體之間——甲午戰爭後漢詩文意識之一個面向〉，《日本思想史學》42號（日本思想史學會，2010）。



蕭惠文，〈論初山衣洲及其「南菜園時期」的意義〉，《臺灣文學評論》十卷四期，2011。

黃美娥、蕭惠文，〈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簡介：兼論《穆如吟社集》、《臺灣風俗詩》二作〉，許素蘭主編，《鈎沉·瑣憶·補遺：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二輯》（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第20卷第4期，2013。

（四）會議論文

薛建蓉，〈初山衣洲在臺經驗、交遊及其對臺灣文壇的影響〉，「異時空下的同文書寫——臺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成功大學，2008年11月29~30日。

白佳琳，〈帝國下的臺灣風土：初山衣洲及其《臺灣風俗詩》研究〉，《第九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

（五）學位論文

洪桂己，《臺灣報業史的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57）。

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2011）

橋本恭子，《『華麗島文学誌』とその時代——比較文学者島田謹二の台湾体験》（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論文，東京：三元社，2012）。

（六）線上資料庫及網站

漢珍 YUMANI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臺灣歷史辭典》資料庫

《臺灣人物誌》資料庫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http://stfj.ntl.edu.tw/cgi-bin/g32/gswweb.cgi/login?o=dwebmge&cache=1421838346998>

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cgi-bin/g32/gswweb.cgi/login?o=dwebmge&cache=1421838401166>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http://xdrm.nmtl.gov.tw/twp/>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臺灣記憶

<http://memory.ncl.edu.tw/tm/cgi/hypage.cgi>

日本人名大辭典

<https://kotobank.jp/dictionary/nihonjinmei/>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www.boch.gov.tw/boch/>



附錄：初山衣洲臺灣時期作品目錄初編



說明：

1. 本目錄之建置，主要材料來自《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會雜誌》，少數則來自島田謹二論文¹所引之於日本雜誌《花香月影》發表作品及其他書籍。
2. 衣洲居臺時期發表，除了使用本名之外，亦常以別號發表作品，筆者考察之後，認為比較信而有徵的有「初山衣洲」、「初山逸」、「初山逸也」、「初逸」、「衣洲楂客」、「衣洲病夫」、「衣洲狂夫」、「衣洲醉士」、「衣洲逸士」、「衣浦泛楂客」、「澄心廬主人」、「秋蓮菴（庵）主」、「南園寓公」，故本目錄以上述名號為核心，一一清查過濾。
3. 前行研究中，有幾個曾被歸類為衣洲別號的稱呼，例如「市川玩球」²、「虛空山人」³、「宗之丞（亟）」⁴、「夢清散人」⁵、「月江漁人」⁶、「湘江漁隱」⁷、「淡川漁長」⁸等，根據筆者考察都有可疑之處，故目錄中暫不收錄，尚祈指

¹ 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著論文〈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臺大文學》五卷四號、五卷六號、六卷二號，1940-1941）

² 市川玩球：島田謹二論文提到「市川玩球」為衣洲筆名，但考察臺日報 1897 年 6 月 4 日之記事，提到「《東京日日新聞》報上久以狂詩使人捧腹的市川玩球氏，或因就官途，而將於今明之際來臺」，但衣洲是在 1898 年 12 月才首次來臺，時間並不相合；1899 年 1 月 17 日市川發表〈思阪部春燈〉，內文提到自己和阪部為同鄉，且曾經同在神戶的報社任職，阪部為常陸笠間（今茨城縣）人，衣洲為三河西尾（今愛知縣）人，也不相合。

³ 虛空山人：島田謹二論文提到此名稱，並引用其人作品〈仙術問答〉，內容為一和文落語之作，但論文中沒有證據顯示該名為衣洲別號，考察臺日報亦不見其他「虛空山人」的作品，故暫時存疑。（按：〈仙術問答〉文末提及山人本籍為「仙臺人」，若屬實際，則此人應不是初山衣洲，惟落語內容或有虛構的可能性，故在此附記以供參考）

⁴ 宗之丞（亟）：島田謹二論文提到此名稱，並引用其所寫〈茶の烟り〉系列，內容在談論茶的歷史掌故，但論文中沒有證據顯示該名為衣洲別號，且考察宗之丞發表於 1908 年 3 月 4 日的和文雜文〈市井雜觀〉，內容提及自己居住在新起街一丁目，一來 1908 年衣洲早已離台，二來衣洲並非居住在新起街，由此可知該人不是初山衣洲。

⁵ 夢清散人：島田論文及程怡雯論文提到此別稱，然考察衣洲 1903 年的形跡，根據臺日報的官紳動態報導，他在該年 5 月 17 日歸往內地，當日報端也可見〈晚春招飲諸同人於南菜園席上賦似〉此作別之詩。同年 5 月 29 有署名「夢清散人」者寫作〈將發台北題舍寓壁〉及〈留別諸同人〉，當時衣洲早已歸東，頗顯矛盾，且詩內也無明確線索指向此人即為衣洲。

⁶ 月江漁人：程怡雯論文提到此別稱，衣洲在 1903 年 7 月 11 日發表〈癸卯六月東歸，與林古松探霞浦諸名勝，獲絕句十首錄五〉，同一天有「月江漁人」的詩〈水川國手將歸內地送別率賦〉，何以同一天要用二種筆名發表？推測二者恐非同一人。（按：「月江漁人」此名都出現在與藤井韋城的唱和詩中，或許是一條可以追查的線索）

⁷ 湘江漁隱：程怡雯論文提到此別稱，衣洲在 1903 年 10 月 23 日及 24 日連續發表〈臺北竹枝〉系列計九首，25 日則有「湘江漁隱」發表〈臺北竹枝〉八首，因為時間和主題上皆有連貫性，所以值得深究。但考察《臺灣風俗詩》一書附錄中收錄內容，卻只有 10 月 23 日、24 日發表之九首作品，所以二者是否為同一人，也只能暫時存疑。

⁸ 淡川漁長：程怡雯論文提到此別稱，然據筆者考察鄭鵬雲之《詩友風義錄》（玉禾山房，1979，頁 52），發現其中僅收錄三首衣洲作品，署名為「初逸」，而此三首後之〈風雪歸棹圖〉則署名「淡漁」，按原書體例，同作者當不致用不同署名標示，故此名是否衣洲別名亦存疑（按：時任台北縣知事的村上義雄曾於唱和詩中自號「江濱漁長」，且其所建置的別墅「江濱軒」位於淡水，

點。

4. 衣洲主要居臺時期為 1898 年 12 月 16 日起來臺任職，至 1904 年 4 月 11 日舉家歸日為止。然其間曾有數次東歸日本的紀錄，時間從數天到二、三個月不等，且離台後報端仍不時可見寄稿作品，1914 年衣洲更曾重遊臺灣二個多月，北臺三大詩社為了他的到訪，舉辦聯吟活動，亦留下部分作品。因此本目錄收錄範圍採寬鬆認定，自 1898 年起，收錄至 1915 年為止。

(一) 漢詩作品 (共 432 首)

A. 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

編號	詩題	體裁及數量	日期及版面	署名 ⁹
1	將發東京諸公送到新橋賦 此以呈	七絕一首	1898-12-16 01	
2	秋懷	五古四首	1898-12-24 01	
3	餞歲 玉山吟社席上課題分韻	七絕一首	1898-12-31 01	
4	平樂園讌集賦贈同座諸公	五古一首	1899-01-08 01	
5	謁兒玉爵帥於公館 恭賦 七律一章	七律一首	1899-01-29 01	
6	兒玉爵帥新移櫻花於前庭， 鮮紅可愛，聯觀之餘，卒賦 一絕，以呈左右	七絕一首	1899-02-14 01	
7	夜雨不寐 雪社課題	七絕一首	1899-02-14 01	
8	二月某日，同社粘伯山、翁 林星樵、呂玉峰、李逸濤諸 君、邀飲守屋社長、村田理 事、木下主筆、日下峯蓮及 余于平樂園、席上賦此代 謝，併索高和	七律一首	1899-02-18 01a	
9	臺妓阿蟬來侑酒，婉慧絕 倫，戲贈一絕，綺語如此、 來世泥犂之苦，其不免乎	七絕一首	1899-02-18 01a	
10	落花	七律二首	1899-03-24 01	
11	落花	七律二首	1899-03-25 01	
12	隨轅紀程 (一) 附詩	七絕二首	1899-04-19 02a	

或為可追查的線索)

⁹ 因作品中以署名「初山衣洲」最多，故在此欄未別說明者皆為署名「初山衣洲」之作。

13	隨轅紀程（二）附詩	七絕四首	1899-04-20 02	
14	隨轅紀程（三）附詩	七絕二首	1899-04-21 02	
15	隨轅紀程（五）附詩	七絕一首	1899-04-25 02	
16	隨轅紀程（六）附詩	七絕二首	1899-04-26 02	
17	隨轅紀程（八）附詩	七絕一首	1899-04-28 02	
18	隨轅紀程（九）附詩	七絕一首	1899-04-29 02	
19	隨轅紀程（十）附詩	七絕一首	1899-05-03 02	
20	五懼堂詩 原五首節二	七絕二首	1899-05-21 02	衣洲狂夫
21	夢舊	七律二首	1899-05-26 02	
22	疊韻寄人	七律二首	1899-06-03 02	
23	咏杖	七律一首	1899-06-08 02	
24	將東歸賦此以留別諸同人 次韻	七絕一首	1899-06-10 02	衣洲
25	奉和瑤韻	七絕一首	1899-06-17 02	
26	臺北雜詩	七絕一首	1899-06-22 02	
27	游南菜園驟雨乍至	七絕一首	1899-06-22 02	
28	己亥六月將回東京題寓居 壁	七律一首	1899-06-22 02	
29	歸家作	七律一首	1899-08-06 01	
30	八月初七逢黃植亭於吉田 如蘭處，談及風災之事，戲 疊韻一首	七絕一首	1899-08-15 01	
31	星岡茶寮酒間率賦	七律二首	1899-08-31 01	
32	稻江晚步，奉和兒玉督帥早 秋瑤韻	七絕一首	1899-09-03 01	
33	墨水舟中，讀曆園主人詩， 扣舷和之，限韻	七絕五首	1899-09-17 01	衣洲病夫
34	聞佐佐木侍從銜詔南下，賦 此志感	七律一首	1899-09-19 01	
35	己亥中秋，吉田如蘭要予及 黃植亭泛舟淡江，植亭詩先 成，因次其韻	七絕三首	1899-09-26 01	
36	己亥十月南菜園再築告竣， 因借其一廡，安排筆硯，朝 暮吟眺，獲小詩五首，雖拙 亦紀實也（實為六首）	七絕六首	1899-10-15 01	
37	航南日記（四）附詩	七絕一首	1899-11-26 07	

38	航南日記（七）附詩	七絕一首	1899-12-03 03	
39	航南日記（八）附詩	七絕一首	1899-12-05 03	
40	航南日記（九）附詩	七絕一首	1899-12-08 05	
41	南菜園晚眺	七律一首	1899-12-19 01	
42	金臺詞兄見和拙詩，興到之餘，又疊前韻	七律一首	1899-12-21 01	
43	南菜園獨坐，有憶黃植亭三疊前韻	七律一首	1899-12-22 01	
44	獨坐無聊，賦此遣悶，四疊前韻	七律一首	1899-12-22 01	
45	喜梯雲樓主見過五疊韻	七律一首	1899-12-23 01	
46	庚子元旦試筆，時寓南菜園	五古一首	1900-01-05 01	
47	一月二日南菜園坐雨，喜片岡副官山岡參謀見訪，走筆賦此	七律一首	1900-01-05 01	
48	一月三日又雨，賦此排遣	七律一首	1900-01-05 01	
49	酬李君石樵見寄六疊韻	七律一首	1900-01-17 01	
50	苦雨嘆	五古一首	1900-01-18 01	
51	戲與梁上君子文末附詩	七絕一首	1900-01-30 01	
52	南菜園病中偶作	七絕三首	1900-02-06 01	
53	二月初六晨起，觀微雪	七絕一首	1900-02-08 01	
54	南山行	歌行體一首	1900-02-16 01	衣洲楂客
55	解嘲	七律一首	1900-03-01 01	衣洲醉士
56	閑居四咏	七律四首	1900-03-11 01	澄心廬主人
57	庚子三月十五日，兒玉爵帥邀集諸名宿於淡水館名曰揚文會，恭賦五言一章，以紀盛事	五古一首	1900-03-15 01	初山逸
58	白水君孤峰將赴讚州南菜園話別	七絕一首	1900-03-24 01	
59	卽事	七絕一首	1900-04-06 01	衣洲逸士
60	酬王君友竹見寄，仍用前韻		1900-06-05 01	
61	村園雜興，以王新城門外野風開白蓮句爲韻	七絕七首	1900-06-12 01	
62	庚子六月十六日，□大路水	七律一首	1900-06-19 01	

	野君之□，□□之餘，賦此□代□歌			
63	蔡玉屏蔡要蘭二君，見訪南菜園賦此以贈	七絕一首	1900-07-03 01	
64	南菜園雅集即事	七絕一首	1900-08-12 01	
65	南菜園雅集贈孫王□先生		1900-08-18 01	
66	八月十五夜，陪節制公南菜園觀月	七律一首	1900-09-12 01	
67	戲贈艸妓阿尾	七絕四首	1900-09-23 01	衣浦泛植客
68	陳君直卿與李張邱諸子，訪予於南菜園，餽以茶餅蕉子，云茶清蕉香，可以爲君頌之，予喜其言甚雅，乃以四字次第押韻，率賦四絕句以酬之，語無倫次，不必言詩也	七絕四首	1900-10-02 01a	
69	庭前胡枝花開感而有作	七絕一首	1900-10-05 01	
70	雜詩四首	五古四首	1900-10-25 01	
71	庚子重陽日，黃君植亭、張君清澄、邱君亦礪邀予泛舟於淡江，漫賦四首	七絕四首	1900-11-06 01	
72	重陽前三日，南菜園留植亭同飲，用杜甫九日會飲崔氏莊韻，各賦	七律一首	1900-11-08 01	
73	讀史	七律一首	1900-12-04 01	
74	十二月十九日，邀飲同社諸君於南菜園，席上賦示	七律一首	1900-12-28 01	
75	二月初五曉起，見大屯七星諸山白雪皚皚如被絮帽	七絕四首	1901-02-07 01	衣洲植客
76	西安	七律一首	1901-02-09 01	
77	春初即興	七律一首	1901-02-24 01	衣洲植客
78	一月念四日訪衣洲植客於南菜園，酒間分韻各賦，得茅	七絕一首	1901-02-27 01	
79	送大鳥秘書官回東京	七絕一首	1901-03-03 03	
80	南園席上分韻得貧字	五絕一首	1901-03-06 01	
81	夢星岡故居覺而有作	七絕二首	1901-04-21 01	南園寓公

82	落花	七律一首	1901-05-08 01	衣洲楂客
83	大東君招飲席上聞水鷄聲	七絕一首	1901-05-18 01	衣洲楂客
84	相思樹歌	七言古詩	1901-05-30 01	南園寓公
85	銷夏雜詩	七絕五首	1901-07-21 01	
86	江瀕軒雅集席上分賦八勝 屯嶺晴雪	七絕一首	1901-08-01 01	
87	北投松濤園逢大風雨二十 韻	五古一首	1901-08-13 01	
88	中元感事	七律一首	1901-08-30 01	衣洲楂客
89	陰曆□月□□，邀飲諸同人 於澄心廬，漫賦二首	七律一首	1901-09-07 01	衣洲楂客
90	辛丑九月，橫澤君湘南舉一 子，名曰太一，蓋桂爵相所 命也。予與君交游十餘年， 自漂泊南國以來，亦常聚首 論心，以慰晨夕，乃聊賦拙 詩以代賀辭，情見乎詞	七絕二首	1901-10-08 01	衣洲楂客
91	初度自述	七律二首	1901-10-16 01	衣洲楂客
92	奉和奎海先生瑤韻兼呈制 府公	五律一首	1901-10-20 01	
93	親王偉勳歌 ¹⁰	七言歌行體	1901-10-28 01a	初山逸
94	臺灣神社舉大祭式典，恭紀 盛事十六韻	五言古詩	1901-10-30 01	初山逸
95	陰曆十月望夜月明如畫，獨 步中庭，忽聞笛聲隔竹而 起，歌以和之	歌行體一首	1901-11-27 01	衣洲楂客
96	訪陳君直卿新居	七絕二首	1901-12-13 01	衣洲楂客
97	南園閑興	七絕四首	1901-12-20 01	衣洲楂客
98	藤井君葦城旋里展墓，賦此 奉贈	七絕一首	1901-12-24 01	
99	餞歲得刪	七絕一首	1902-01-08 01	
100	寄西村天囚在滬上	七律一首	1902-02-02 01	衣洲楂客
101	送清水少佐任之越川	七律一首	1902-01-16 01	衣洲楂客
102	謁菅公廟	五言古詩	1902-01-18 01	衣洲楂客

¹⁰ 此詩歌實為木信綱作的歌曲〈宮の功勳〉，原文為和歌，衣洲將之譯成漢詩發表。筆者認為比起文章的轉譯，詩歌的轉譯有較多詩人再創作的成分，故而亦將此詩放在衣洲著作中。特此說明。參見島田謹二、神田喜一郎，〈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中）〉，《臺大文學》五卷六號，1940年，頁。

103	二月二日游北投松濤園	七絕七首	1902-02-08 01	南園寓公
104	二月二十三日一品會席上 分韻得歌	七絕一首	1902-03-02 01	
105	折花嘆	七古一首	1902-03-05 01	衣洲楂客
106	讀史	七律二首	1902-03-09 03	衣洲楂客
107	黃匪行	歌行體一首	1902-03-13 01	衣洲楂客
108	微雨獨坐，心甚鬱陶，賦此 遺懷	七絕二首	1902-03-25 01	衣洲楂客
109	奉送藤田軍醫正之任廣島	七絕三首	1902-03-30 03	
110	四月初三天陰風寒，賦此遣 懷	五古一首	1902-04-05 01	衣洲楂客
111	清明日南園雅集分韻得蕭	七絕一首	1902-04-08 01	
112	晚春偶拈索諸同人和	七律一首	1902-04-24 01	衣洲楂客
113	四月念七日游竹城途上口 占	七律一首	1902-04-30 01	衣洲楂客
114	驟雨所見	七絕四首	1902-05-17 01	衣洲楂客
115	濁水清	歌行體一首	1902-05-22 01	衣洲楂客
116	讀白水君下鷄籠河詩依韻 賦贈	七絕一首	1902-05-31 01	衣洲
117	夏曉散策	七絕三首	1902-06-01 01	衣洲楂客
118	後壁林	七古一首	1902-06-03 01	衣洲楂客
119	孤松軒雅集席上分韻	七絕一首	1902-06-10 01	
120	大雨行	七古一首	1902-06-17 01	衣洲楂客
121	月下納涼分韻得江	七絕一首	1902-06-25 01	澄心廬主 人
122	六月十八日，與櫻溪、袖海、 一堂諸同好，泛舟青潭溪， 詩以紀游	七古一首	1902-07-06 01	衣洲楂客
123	同上得刪	七絕一首	1902-07-11 01	
124	無題有引	七律二首	1902-07-16 01	衣洲楂客
125	聽蟬分韻		1902-07-17 01	澄心廬主 人
126	蓮池浣紗分韻得鹽	七絕一首	1902-07-23 01	衣洲
127	殘荷分韻得支		1902-07-27 01	衣洲
128	秋近分韻得先	七絕一首	1902-08-01 01	衣洲
129	蘆花分韻得歌	七絕一首	1902-08-03 01	衣洲
130	漁家樂分韻得蒸	歌行體	1902-08-05 01	衣洲

131	新秋分韻得元	六言古詩	1902-08-14 01	衣洲
132	病中偶得	六言古詩	1902-08-24 01	衣洲楂客
133	病中即事	七絕二首	1902-09-11 01	衣洲
134	病中讀新報載畑箕山訃報 悼然有作	七律一首	1902-09-19 01	衣洲病夫
135	壬寅中秋諸同人讌集于本 願寺別院，予以病不赴，賦 此以寄	七絕二首	1902-09-19 01	衣洲病夫
136	臺北醫院養痾有作	七律一首	1902-09-24 01	衣洲病夫
137	病中雜吟時在臺北醫院	七律一首	1902-09-28 01	衣洲病夫
138	病中雜吟時在臺北醫院	七律二首	1902-10-01 01	衣洲病夫
139	送小松君孤松之東京	七絕一首	1902-10-01 01	衣洲病夫
140	病中雜吟時在臺北醫院	七律一首	1902-10-03 01	衣洲病夫
141	病中雜吟時在臺北醫院	七律二首	1902-10-08 01	衣洲病夫
142	病中雜吟時在臺北醫院	七律一首	1902-10-12 01	衣洲病夫
143	病中雜吟時在臺北醫院	七律二首	1902-10-15 01	衣洲病夫
144	喜伯山、植亭二君見過，分 韻得陽	七律一首	1902-11-02 01	衣洲病夫
145	病中遣悶時再入臺北醫院	五古一首	1902-11-02 01	衣洲病夫
146	壬寅十一月十七日將游豐 後別府，題南園寓壁。	七古一首	1902-11-16 01	衣洲楂客
147	文字關與鹽川一堂別	七絕一首	1902-12-12 01	
148	由別府抵濱脇途中所見	七絕一首	1902-12-12 01	
149	朝見散策	五律一首	1902-12-12 01	
150	濱脇寓樓即事寄台北諸同 人	七律一首	1902-12-12 01	
151	游豐詩艸 別府雜詩	七絕六首	1903-01-18 01	衣洲楂客
152	游豐詩艸 別府雜詩	七絕三首	1903-01-20 01	衣洲楂客
153	探梅口占	七絕二首	1903-01-20 01	衣洲楂客
154	游豐詩艸 田湯旅舍即事	五律三首	1903-01-22 01	衣洲楂客
155	游豐詩艸 田湯旅舍即事	五律二首	1903-01-24 01	衣洲楂客
156	臘月念五烈風徹且雪霰交 至乃書所見	七絕二首	1903-01-24 01	衣洲楂客
157	除夕	五古一首	1903-01-24 01	衣洲楂客
158	游豐詩草 癸卯元旦	七絕二首	1903-01-27 01	衣洲楂客
159	游豐詩草 烏瀉醫學士，園 中種梅花數十株，已開二三	七絕一首	1903-01-27 01	衣洲楂客

	分，幽香襲人，予屢過門外，而未得一游觀，臨去賦詩以贈			
160	一月初七將去別府，題寓樓壁	七律一首	1903-01-27 01	衣洲楂客
161	游豐詩草 一月初八，由文字關駕車，途經大里，相傳檀浦之役，安德天皇，置行宮於此，因稱內裏，後改大里，感而有作	五古一首	1903-01-29 01	衣洲楂客
162	游豐詩草 小倉投武谷藤陰家，夜風雪撲窗，主人插梅花一枝，相對話舊	七絕一首	1903-01-29 01	衣洲楂客
163	還南菜園	七律一首	1903-01-29 01	衣洲楂客
164	雨霽	七律一首	1903-03-25 01	衣洲楂客
165	題衣浦垂釣圖贈泊堂隱士	歌行體一首	1903-04-02 01	
166	春日漫興六首	七絕六首	1903-04-08 01	衣洲楂客
167	望獅子頭山慨然有作	七古一首	1903-05-12 01	
168	晚春招飲諸同人於南菜園席上賦似	七律一首	1903-05-17 01	
169	相州秋谷距葉山一里餘，負山臨海，眺矚尤佳，今茲六月，予養痾於此，林古松期而不至，賦此以寄	七言歌行體	1903-07-10 01	
170	癸卯六月東歸，與林古松探霞浦諸名勝，獲絕句十首錄五	七絕五首	1903-07-11 01	
171	七月稔六日圓山臨濟精舍雅集 分韻得肴	七絕一首	1903-08-02 01	
172	癸卯八月大風屢至賦此志感	七律二首	1903-08-22 01	
173	陰曆七月十一日夜南菜園與柳君松塢分韻得支	七律一首	1903-09-11 01	
174	次柳君松塢韻	七律一首	1903-09-19 01	
175	南園胡枝花盛開有憶亡友衣白山人	七古一首	1903-09-22 01	
176	敗荷分韻得侵	七絕一首	1903-09-26 01	
177	箕山墓前情見乎詞	七絕二首	1903-09-29 01	

178	八月十七日夜陳淑程、白井如海、翁林星樵諸君招飲席上次金臺洞丈韻	七絕一首	1903-10-11 01	
179	中秋無月	七律一首	1903-10-15 01	
180	是夜雨霽月出，淑程諸君要諸同人泛舟于淡江舟中又得一絕	七絕一首	1903-10-17 01	
181	臺北竹枝	七絕四首	1903-10-23 01	
182	臺北竹枝	七絕五首	1903-10-24 01	
183	秋懷八首節五	七律五首	1903-11-16 01	
184	癸卯臘杪積陰數日杜門不出賦此遣興	七律二首	1903-12-29 01	
185	甲辰元旦	七律一首	1904-01-09 01	
186	癸卯臘杪山口君東軒招飲席上分韻，與櫻溪、袖海、五溪、白水諸君同賦	七絕一首	1904-01-09 01	
187	歲晚雅集席上分韻得東	七絕一首	1904-01-14 01	
188	一月十七日圓山竹林庵雅集與諸同人 分韻各賦	五律一首	1904-01-24 01	
189	餘興未盡，又得六言一首，是日會者八人，故及	六言古詩	1904-01-24 01	
190	子銘參贊函中有墨水花月華壇詩 次韻遙寄	七律一首	1904-01-29 01	
191	南菜園席上諸君有詩見贈，賦此以酬	七律一首	1904-02-10 01	
192	紀元節日聞渤海之捷，喜而有作	五古一首	1904-02-16 01	
193	送原田春境君赴任千秋田縣，得刪	五絕一首	1904-02-18 01	
194	新柳	七絕一首	1904-02-25 01	
195	哭粘伯山	七律二首	1904-02-28 01	
196	決死行	五言歌行	1904-03-03 01	
197	將辭臺北留別同社諸君	七律二首	1904-04-06 01	
198	兩催詩龔與橘園、橘村二子夜話，分韻各賦	七絕二首	1904-05-10 01	
199	餞春	七律一首	1904-05-10 01	
200	箕島寓居雜感寄示柳君松	七律二首	1904-06-02 01	

	塢			
201	大谷澡泉詩並引	七絕八首	1904-06-22 01	
202	六月念六，柳君松塢自臺灣至，與二水佛石、琴堂橘村諸子分韻同賦	七絕二首	1904-07-13 01	
203	中秋無月，獨坐遣悶	七律一首	1904-11-10 01	
204	京友寄書問近況，賦此以答	七律一首	1904-11-10 01	
205	將赴東京題于寓館壁	七律一首	1904-11-10 01	
206	觀曾我兄弟遺像歌有序	七言歌行	1905-03-03 01	
207	寄懷白水賢兄在臺灣兼似植亭□壇	七律一首	1906-12-13 01	
208	丁未新年	五律一首	1907-02-13 01	
209	東白水詞兄追懷前游走筆畫二絕句	五律一首	1909-01-21 01	
210	謁楊忠愍公祠 有引	七古一首	1909-05-20 01	
211	聞故國洪水有作	七絕一首	1910-09-28 01	
212	庚戌秋晚將去保陽，留題於水壺軒壁	七絕二首	1910-11-22 01	
213	題周忠介公墨蹟 并引	七古一首	1912-06-13 03	衣洲 初山 逸也
214	偶作	七絕一首	1914-01-20 03	
215	新春雜咏	七絕四首	1914-02-05 03	
216	甲寅三月將游臺灣有感而作	七絕四首	1914-03-13 03	
217	甲寅三月十七日，由基抵臺北，白水故人迎予車站，偕至北投松濤園，主人預掃室以待，置酒歡洽，予醉甚，索筆書此，雖拙而紀實也	五古一首	1914-03-25 03	
218	甲寅陰曆三月三日，淡瀛桃三社諸同人，畢集於宜園，侷蘭亭故事，席上擊鉢敲詩，蓋一時之盛事也	七律一首	1914-04-01 06	
219	瀛社席上送許君迺蘭赴閩中	七絕一首	1914-04-08 06	
220	四月十一日卽事時寓于松濤園	七律二首	1914-04-14 03	
221	暮春送客 六魚韵	七絕一首	1914-05-05 06	

222	甲寅四月重過南菜園，柴門 緊閉不可入，悵然有作	七絕五首	1914-05-19 03	
223	過三板橋乃木將軍遺髮墓 感作，別呈木村鬼村兄	五古一首	1914-06-20 03	
224	謁圓山臺灣神社，呈山口東 軒宮司	七律一首	1914-06-20 03	
225	水壺軒文稿 乙卯初度自 述	七律一首	1915-09-19 06	

B.刊登於《臺灣教育會雜誌》¹¹

編號	詩題	體裁及數量	日期	期數及頁碼
1	過劔潭有感而作	七律一首	1901-07-20	n001 p.80
2	南菜園即日 ¹²	七絕二首	1901-07-20	n001 p.80
3	寄友人	七律二首	1903-08-25	n017 p.10
4	題衣浦垂釣圖 ¹³	七言歌行體	1903-09-25	n018 p.13
5	南園間與 ¹⁴	七絕二首	1903-09-25	n018 p.13
6	七夕	七絕一首	1903-09-25	n018 p.13
7	漁家樂 ¹⁵	歌行體一首	1903-10-25	n019 p.12
8	七月既望招客南園即事	七律二首	1903-10-25	n019 p.13
9	早起	七絕一首	1903-10-25	n019 p.13
10	謁菅公廟 ¹⁶	五古一首	1903-11-25	n020 p.16
11	送人歸江州	七絕一首	1903-11-25	n020 p.17
12	閑居四咏 ¹⁷	七律四首	1903-12-25	n021 p.11
13	移居雜咏	七絕十首	1904-01-25	n022 p.10
14	星岡夜歸	七絕二首	1904-02-25	n023 p.17
15	雪夜喜友人至	七律一首	1904-02-25	n023 p.17
16	客至	七律一首	1904-02-25	n023 p.17
17	十春詞	七絕十首	1904-03-25	n024 p.08
18	送黃葉盟臺之東京	七絕二首	1904-04-25	n025 p.10
19	甲辰四月將去台北留別諸 同人 ¹⁸	七律二首	1904-04-25	n025 p.10

¹¹ 刊載於此雜誌之漢詩作品皆署名「初山衣洲」。

¹² 第二首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22日，標題為「游南菜園驟雨乍至」。

¹³ 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893年4月2日，標題為「題衣浦垂釣圖贈泊堂隱士」。

¹⁴ 應為「南園間興」，此處誤作「間與」，其中二首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2月20日。

¹⁵ 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8月5日，標題為「漁家樂分韻得蒸」。

¹⁶ 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月18日。

¹⁷ 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3月11日。

¹⁸ 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4月6日，標題為「將辭臺北留別同社諸君」。

20	落花 ¹⁹	七律四首	1904-05-25	n026 p.03
21	雙清吟榭雜吟二首	七律二首	1904-07-25	n028 p.09
22	客中感懷	七律四首	1904-08-25	n029 p.13
23	中秋夜半夢覺雨聲蕭然憶 人在遼東	五古一首	1904-11-25	n032 p.11
24	題楠公迎輦圖	七絕一首	1904-11-25	n032 p.11
25	諦江棹歌	七絕四首	1904-12-25	n033 p.12
26	風雨入都宿星岡海燕堂時 重陽日	七律一首	1905-01-25	n034 p.09
27	初冬游湯本途所上見	五律一首	1905-01-25	n034 p.09
28	客中偶感	七律一首	1905-01-25	n034 p.10
29	觀曾我兄弟遺像歌 ²⁰	七古一首	1905-02-25	n035 p.10
30	冰壺軒題壁	七律一首	1906-12-25	n057 p.12

C.其他

編號	詩題	體裁及數量	日期及版面	出處
1	春水	七絕一首	1900-02-23	《穆如吟社集》卷一
2	南都途中	七絕一首	1900-02-23	《穆如吟社集》卷一
3	哭稻垣衣白	七律一首	1900-02-23	《穆如吟社集》卷一
4	游枋橋林氏園	五古一首	1900-02-23	《穆如吟社集》卷一
5	寄題牧山先生風月園 並祝古稀	五律一首	不詳 頁 52	《詩友風義錄》

(二) 漢文散文作品 (共 66 篇)²¹

A. 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

編號	篇名	日期	署名
1	九轉記 碧玉軒	1899-01-20 01	
2	九轉記 櫻雨草堂	1899-01-20 01	
3	九轉記 尚素堂	1899-01-24 01	
4	九轉記 守拙廬	1899-01-24 01	
5	九轉記 秋蓮庵	1899-01-24 01	
6	九轉記 獨木窩	1899-01-25 01	

¹⁹ 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3月24日、3月25日。

²⁰ 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3月3日。

²¹ 漢文作品因篇幅較長，常有一篇文章拆作數日刊登情形，在數量上，只要是同一題目且內容有連續性或高度相關性的系列作品，則視為一篇觀之。例如，〈九轉記〉只算一篇。

7	九轉記 玄默精舍	1899-01-25 01	
8	九轉記 秋錦莊	1899-01-26 01	
9	九轉記 水仙庭	1899-01-26 01	
10	臺灣銀行論	1899-02-24 03	
11	臺北夢花錄 自序	1899-03-02 01	秋蓮庵主
12	臺北夢華錄 君子	1899-03-07 01	秋蓮庵主
13	論臺灣事業公債	1899-03-11 03	
14	公法問答	1899-03-28 03	衣洲
15	臺北夢華錄 助六	1899-03-31 05	秋蓮庵主
16	墨水觀櫻記	1899-05-20 04	衣洲
17	游唐澤山記一	1899-05-21 06	衣洲
18	游唐澤山記其二	1899-05-21 06	衣洲
19	游唐澤山記其三	1899-05-21 06	衣洲
20	客問 一	1899-05-28 06	衣洲
21	夢游齋記	1899-06-02 04	衣洲
22	客問 二	1899-06-04 06	衣洲
23	客問 三	1899-06-11 06	衣洲
24	名花十種 梅花清友	1899-08-22 01	
25	名花十種 海棠名友	1899-08-22 01	
26	名花十種 芍藥艷友	1899-08-22 01	
27	名花十種 茉莉雅友	1899-08-22 01	
28	名花十種 荷化淨友	1899-08-23 01	
29	名花十種 瑞香殊友	1899-08-23 01	
30	名花十種 菊佳友	1899-08-23 01	
31	名花十種 樞子禪友	1899-08-23 01	
32	名花十種 茶蘼韻友	1899-08-23 01	
33	名花十種 桂花仙友	1899-08-23 01	
34	雜話四則其一	1899-08-26 01	
35	雜話四則其二	1899-08-26 01	
36	雜話四則其三	1899-08-26 01	
37	雜話四則其四	1899-08-26 01	
38	雜話四則其一	1899-08-27 03	
39	雜話四則其二	1899-08-27 03	
40	雜話四則其三	1899-08-27 03	
41	雜話四則其四	1899-08-27 03	
42	芝浦登仙亭記	1899-09-03 06	
43	書北驂小稿後	1899-09-07 01	

44	南菜園記	1900-01-01 03	
45	論學者宜通時務	1900-01-09 03	
46	論揚文會	1900-01-14 05	
47	戲與梁上君子	1900-01-30 01	
48	成島柳北	1900-03-14 04	衣洲
49	鷺津毅堂	1900-03-17 04	衣洲
50	小野湖山	1900-03-18 05	衣洲
51	門田朴齋	1900-03-20 04	衣洲
52	大沼枕山	1900-03-21 06	衣洲
53	青木樹堂	1900-03-23 04	衣洲
54	關根痴堂	1900-03-24 04	衣洲
55	諭新學會	1900-03-25 05	衣洲
56	岡木黃石	1900-03-25 06	衣洲
57	宇津木靜區	1900-03-27 04	衣洲
58	釋大俊	1900-03-28 04	衣洲
59	山崎鯁山	1900-03-29 04	衣洲
60	筒井秋水	1900-03-30 04	衣洲
61	末廣雙竹	1900-03-31 04	衣洲
62	依田學海	1900-04-01 06	衣洲
63	杉山子和	1900-04-07 04	衣洲
64	信夫恕軒	1900-04-13 04	衣洲
65	西島城山	1900-04-14 04	衣洲
66	結城凡鳥	1900-05-16 03	衣洲
67	醉餘放言	1900-05-20 05	衣洲
68	星岡小記	1900-05-29 04	澄心廬主人
69	星岡小記第二	1900-05-30 04	澄心廬主人
70	星岡小記第三	1900-06-01 04	澄心廬主人
71	星岡小記第三	1900-06-02 04	澄心廬主人
72	論清國之禍媒	1900-06-15 03	
73	登仙亭記	1900-06-24 06	澄心廬主人
74	南菜園小記	1900-09-09 01	
75	普泉記	1900-10-16 01	
76	論氣	1900-11-03 12	
77	論海外貿易之利	1901-01-09 03	
78	衣白山人遺集序	1901-02-17 05	衣洲
79	與田邊蓮舟先生	1901-03-27 01	
80	昨檢舊簾，獲雜文數篇，皆係	1901-05-19 06	衣洲

	幼時所鈔錄者，左繙右閱，如劉阮再到天台，目不遑睫，乃採其會心者錄登報端，以頌同好之士蓋雖云游戲之作，未必無補于世道人心也		
81	催詩會記	1901-08-20 01	
82	三大利器說	1901-08-31 09	
83	論房屋宜及時改築	1901-09-11 03	
84	創建神社說	1901-09-15 05	
85	論學者宜用力譯書	1901-09-26 03	
86	北白川能久親王事略	1901-10-27 05	初山逸
87	才人清玩	1901-11-21 04	衣洲
88	濱田彌兵衛傳	1902-01-01 09	
89	雪月花記	1902-01-01 17	衣洲植客
90	臺語類編叙	1902-02-14 01	衣洲植客
91	如此江山樓一笑詩話序	1902-02-26 01	
92	天足會報序	1903-03-22 05	衣洲
93	感舊錄	1912-05-01 57	
94	遊鳥羽公園記	1914-04-02 05	
95	送田中義卿游燕京序	1914-04-05 06	初山逸
96	冰壺軒文稿	1915-09-16 06	初山逸
97	冰壺軒文稿 六十自壽序	1915-09-16 06	初山逸
98	冰壺軒文稿	1915-09-18 06	初山逸
99	冰壺軒文稿 記夢	1915-09-19 06	初山逸
100	冰壺軒文稿 浦衣漁叟傳	1915-09-19 06	初山逸

B. 刊載於《臺灣教育會雜誌》

編號	篇名	日期	期數及頁碼	署名
1	催詩會記 ²²	1903-08-25	n017 p.9-10	初山衣洲
2	普泉記 ²³	1903-09-25	n018 p.11-12	初山逸也
3	與蓮舟先生書 ²⁴	1903-11-25	n020 p.13-14	初山逸也
4	安諦江泛舟記	1904-07-25	n028 p.09	初山衣洲
5	紅葉樓記	1904-11-25	n032 p.11	初山衣洲

²² 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8月20日。

²³ 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0月16日。

²⁴ 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3月27日，標題為「與田邊蓮舟先生」。

C.其他

	篇名	日期	出處
1	與大江敬香書	1899-02-10	《花香月影》26號
2	續名花十種	1900-02-23	《穆如吟社集》卷一
3	詩腋	1900-02-23	《穆如吟社集》卷一

(三) 漢文小說 (共 4 篇)

編號	詩題	日期	署名 ²⁵
1	美人櫻 (上)	1898-12-17 01	
2	美人櫻 (下)	1898-12-18 01	
3	幽婚	1899-05-07 06	
4	節婦	1899-05-14 06	
5	姑射仙子傳	1901-01-01 01	

(四) 和文作品 (共 7 篇)

編號	詩題	日期	署名
1	夢のなごり	1899-01-15 03	秋蓮庵主
2	野中の水 (一)	1899-01-22 03	秋蓮庵主
3	野中の水 (二)	1899-01-25 04	秋蓮庵主
4	野中の水 (三)	1899-01-26 01	秋蓮庵主
5	野中の水 (四)	1899-01-27 04a	秋蓮庵主
6	野中の水 (五)	1899-01-29 03	秋蓮庵主
7	野中の水 (六)	1899-02-03 05	秋蓮庵主
8	隨轅紀程 (一)	1899-04-19 02a	衣洲
9	隨轅紀程 (二)	1899-04-20 02	衣洲
10	隨轅紀程 (三)	1899-04-21 02	衣洲
11	隨轅紀程 (四)	1899-04-23 02	衣洲
12	隨轅紀程 (五)	1899-04-25 02	衣洲
13	隨轅紀程 (六)	1899-04-26 02	衣洲
14	隨轅紀程 (八)	1899-04-28 02	衣洲
15	隨轅紀程 (九)	1899-04-29 02	衣洲
16	隨轅紀程 (十)	1899-05-03 02	衣洲
17	隨轅紀程 (十一)	1899-05-04 02	衣洲
18	銷夏錄 (三十二)	1899-08-20 01	衣洲

²⁵ 漢文小說皆署名「初山衣洲」。

19	銷夏錄（四十一）	1899-08-31 01	衣洲
20	航南日記（一）	1899-11-22 02	衣洲
21	航南日記（二）	1899-11-23 07	衣洲
22	航南日記（三）	1899-11-25 07	衣洲
23	航南日記（四）	1899-11-26 07	衣洲
24	航南日記（五）	1899-11-29 05	衣洲
25	航南日記（六）	1899-11-30 07	衣洲
26	航南日記（七）	1899-12-03 03	衣洲
27	航南日記（八）	1899-12-05 03	衣洲
28	航南日記（九）	1899-12-08 05	衣洲
29	航南日記（十）	1899-12-10 07	衣洲
30	航南日記（十一）	1899-12-14 05	衣洲
31	航南日記（十二）	1899-12-15 07	衣洲
32	感舊錄	1912-05-01 41	初山衣洲